

武俠世界
第33年
13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新作「無妄之災」在今期刊出。十餘歲的農家女風采家中遭大劫，父母雙亡，她更被誣陷縱火罪而入獄，出獄後又被人賣入青樓，僥倖被嫉惡如仇的四位神尼救出，並帶回風雨無崖學藝，剛過了四年平靜的生活，突又飛來橫禍，累及四位師傅均被迷毒所害而身亡，風采含恨收埋四位師傅，决心去天山找四殘，盤查自己的身世，千里跋涉尋到四殘，四殘却已被岳陽鴛鴦掌擊斃，風采爲何無端屢遭災劫？故事撲朔迷離，耐人尋味。

繼「浪子出馬」之後，辛棄疾先生所著「慾海五壯士」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辛棄疾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情節風趣、生動見稱，喜讀辛棄疾先生佳作的朋友，這回又可一飽眼福！

巴人先生所撰著的「情俠希夷故事」之「劍底鴛鴦」也由今期起連載。另有連雲嘯先生新作「飛鳳・天靈・黑煞手」，石秀先生所著「峨嵋雙秀」，多篇佳作貢獻給各位，包你滿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雲飛雁所著「邪龍」。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13期
（總號166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無妄之災

虎口餘生　四尼授藝

四個步伐整齊的人。

四個打扮一式一樣的人，黑頭巾，素色長袍。

因爲他們是裹着黑色頭巾，所以一時之間，無法分辨他們究竟是男人或是女人。

他們從大街轉入了小巷，再由小巷出來。

另外四個人，四個江湖打扮的人，其中一人提着一個布袋，似乎可以裝得下一個人。

這四個人在小巷子與大街交界處站定。

四人互相望了一眼，沒有交談，可是，他們似乎都明白對方的心意。

他們向着大街前去。

四個黑頭巾、素色長袍的人也從小巷出來。

他們站定，很清楚的看到那四個江湖人，走到大街盡頭，閃身進入那右邊的大門戶內。

那四個黑頭巾、素色長袍的人，仍然是步伐一致的趕往那大門戶。

他們正想竄入，但他們呆住。

大門戶外排着兩個大燈籠，金碧輝煌的大燈籠，上面寫着：

怡春別院。

他們站定，互望一眼，決定入內。

四人飄身入內。

一個裝飾得極爲美侖美奐的大廳，四壁字畫，前面是一條樓梯。

樓梯分兩路，左一條，右一條。

而當中站着一人。

那人一身短打，手上提着一枝長長的旱煙管，竟然柔聲的問道：

「找人？」

那四人並沒有回答。

那人吸了一口煙，然後噴出一口濃濃的烟霧，慢慢的走下階梯。

「找我？」那人又柔聲地問。

四人仍不回答。

他們兵分兩路，閃身迫近那枝旱煙管的人。

那人並不看這四人一眼，煙管一揮。

四人感到一陣迫人的勁力，立時把身子稍側，避開了烟管所透出的力量。

四人分作兩組，同時閃開，同時出掌。

他們的手法竟是同出一轍，彷彿那是一些舞蹈步伐似的。

那手持旱煙管的人，正以烟桿相迎，然而，那四人掌力一致，而且開始是陰柔，但掌力至半途，已轉爲極剛强。

那人並沒有適當的準備。

「砰」的一聲，旱烟管首先飛出，繼而便是那人直飛出街外。

四人並沒有理會。

他們各自上了二樓。持旱煙管的人也上了二樓。

二樓也是一大廳堂，這個廳堂與下面比較，面積較小，但却是精緻得多。

本來是一個非常寧靜而優美的地方，却坐着四個極不相襯的人。

剛才提着布袋進來的四個人！

他們衣着本是極爲普通，但經過僕僕風塵，已是有點衣衫襤褸，在這精緻的地方，更顯邋遢。

尤其是地上那布袋。

四人有些詫異，因爲他們竟想不到他們會進來。

更詫異的是他們一動，那持旱煙管的人，便像箭般出了外面。

那人怪叫一聲。

怡春別院的大門已關上。

那四個大漢仍然坐着，其中一人站了起來。

這人極怪，只見他雙袖垂下，當中卻是沒有手臂，他一直走近布袋的前面，道：「你們追到了，又怎樣？」

其中一個戴黑頭巾的人道：

「布袋！」

只是簡單的兩字，但聲音極爲細嫩，是個女人！

「你要來作甚麼？」

她並沒有回答。

她動手，那沒有了雙臂的人也動。

兩人便在布袋之前，動起手來。

動手的只是那個黑頭巾女人，而那大漢只是脚動。

劈！劈！啪！啪！

四聲，四招直接接觸的招式，兩人同時躍開，因爲他們都從這四招之中，知道對方實力不弱。

那漢子把雙袖一揚，道：

「上！」

其餘三人已上。

而戴黑頭巾的三人，亦已齊上。

一時之間，這個本來並不太大的廳子，滿是人影，但人影分明，素色長袍在那些襤褸的衣衫中晃動。

那持旱煙管的人又已上來。

在人影之中，他無從插入。

他叫道：「住手！」

沒有人聽到他說話似的。

他叫道：「你們住手！」

仍然沒有人理會他。

人影衣衫迅速的交替晃動，衣袂獵獵作响，掌拳之間碰擊，劈啪之聲不絕於耳。

持旱煙管的人，忽然感到一陣撲面勁風，他不由自主向左邊退去，一時之間，站穩脚跟，跌坐在一張酸枝木椅之上。

他正雪雪呼痛。

然而，他的眼角落在那個布袋之內。

布袋本是如一堆爛泥般躺在那裏，可是，而今却是會動的。

他色然以喜。

一閃身，他已竄至布袋的旁邊。

他舉起了旱煙管，作擊下之狀，叫道：「你們再不住手，我便一管打下，這叫做一拍兩……不，是一拍三散。」

立時，兩邊的人都分開。

那個沒有臂膀的人，在分開之一刹，仍然把他的雙袖用勁鼓起，向着其中一人甩去。

那黑頭巾的人冷不提防，被他衣袖甩中。

黑頭巾被扯了下來。

露出了一個光頭！

光頭之上，可以清晰的看到九點香火炙痕。這四個黑頭巾、素長袍，行動一致的人，居然是尼姑。

那尼姑怒起。

她迅速地把頭巾拉上，並且發出一掌。

這一掌勁力非凡，那雙袖無臂的人無法閃開，硬生生的以肩膊接了這一掌。

那人叫了一聲，被勁力拋至他的同伴身旁，三人同時把他接着。

那尼姑仍想再進。

另一個尼姑叫道：「曉風，住手！」

那尼姑竟有一個如此雅的名字！

那持旱煙管的人，仍用旱煙管抵住布袋，叫道：「我旱煙管一下，便是一拍三散……我散了也不怎樣，你們可別怨我。」

雙方的人，各退一方。

那手持旱煙管的道：「這買賣我不做了，你們把這布袋帶走，至於你們怎樣，離開我怡春院再說。」

那個沒有臂膀的人道：「煙龜奴，這怎成？」

煙龜奴道：「怎麼不成？」

「咱們當家吩咐過，一定要把這丫頭賣給你們怡春院的。」

「爲甚麼要選中咱們！」

「因爲你們怡春院有你煙龜奴，那一個丫頭見了你，那敢不聽話。」

煙龜奴大笑起來。

那四個女尼却臉露鄙夷之色。

煙龜奴看這四位尼姑，心中早已嘀咕：「大清早遇到四個尼姑，今晚我還有生意？」

煙龜奴清了一清喉，對四位尼姑道：「四位師太，你們又如何？」

那個使掌極爲厲害的曉風道：「咱們當然是要回那可憐的孤女。」

煙龜奴道：「這丫頭與你們有何關係？」

曉風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

煙龜奴道：「既然不是你們女兒，也不是甚麼親戚，你們何必淌這渾水？」

衆尼聽了，十分憤怒，因爲她們都是女尼，何來女兒親戚？那自然是那煙龜奴嘲諷之言。

曉風最是忍不住氣，怒道：「你這死龜奴，口裏乾淨點，否則我掌下……」

另一位女尼接口道：「曉風，你不用再跟他們理論，讓我來！」

曉風退後。

那女尼雖是在黑頭巾下，仍然是一臉英氣，莫說是女子，男子也少有這種氣概。

煙龜奴看着她，倒也有些顧忌，這種顧忌使他不敢再多汚言，他道：「師太你……」

女尼舉手作了佛號，道：「貧尼法號殘月，與這布袋中女孩，無親無故，但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只想把她帶離怡……」

煙龜奴聽了，臉上赫然變色，道：「原來四位是名重江湖的『雲雨風月』四神尼！」

那個無臂的人也接口道：「雲雨風月四神尼！」

煙龜奴道：「四位師太，我與這事並無瓜葛，只是他們……他們要把這丫頭賣給我……既然你們要，我不沾手便是。」

殘月道：「那好極，這事不與怡春院有何關係，這位大哥……」

她指的是那無臂大漢。

那無臂大漢似乎是有點躊躇不決。

其他三個大漢一直沒有開過口。

這時，其中一個，只見他目光呆滯，朗聲道：「費大哥，咱們當家吩咐，理他是甚麼神尼……」

「住口！」費大哥道。

殘月道：「這位大哥……」

費大哥道：「師太，實不相瞞，在下四人，携這丫頭南下，並不是欺凌弱女，只不過是受人所托……」

「受何人所托？」

費大哥緘口不言。

曉風忽地插口道：「是受人所迫？」

她這話一語中的。

那四大漢臉現怒色，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似的。

費大哥道：「是受人所迫還是受人所托，皆是咱們的事。」

那目光呆滯的人又道：「咱們千辛萬苦，携這布袋來到怡春院，眼看責任已完，却又遇到你們四個瘟……」

費大哥立刻接口，道：「師太，咱們對這丫頭無仇無怨，你們要的話，那便……」

殘月道：「那好極！」

她走近布袋，輕輕拍了幾下，道：「姑娘，你不用驚慌，我們帶你出去。」

那個目光呆滯的人一竄上前，叫道：「老費，你這麼大方，我却不想再日夜擔驚受怕……」

他一手便想把那布袋拖走。

殘月雖然出手比他慢，却是一出手便抓着布袋，只見她一推一放，那目光呆滯的漢子便好像在風浪之中不由自主的被拋上半空。

幸好那人身手不弱，翻身落下，穩立於地。

他正想發怒。

姓費的道：「古老弟，我看殘月師太並不會太怪責你……殘月師太，這位是我們『天山四殘』中的老二——『視而不見古師』！」

古師道：「我們何必……」

姓費的並不理會他，續向殘月師太介紹他的兄弟，道：「那位一直沒有開言的，是我們三弟『有口難言』希賢聲。」

希賢聲一直沒有出聲，但而今提到了他，他却一直在咿咿呀呀，却是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費大哥道：「四位神尼，我這位兄弟，見識不廣，不知道四位神尼在江湖俠仗義，名聞遐邇……」

殘月師太道：「你不用多言，貧尼愧不敢當，閣下一定是『天山四殘』的費力，『殘而不廢』費力了！」

「不敢當，在下領着三位兄弟……對了，還有我們這位四弟『聽而不聞』樂安寧——他並不是天生聽不到聲音，而是被人……」費力不想說下去。

樂安寧道：「是被人拍聾的！」

衆人都覺得十分奇怪。

費力道：「他懂得猜唇語，因此，他雖是聽而不聞，却知道我們在說甚麼！」

殘月師太道：「你們天山四殘，一向都是武林中正派人物，爲甚麼會把這孤女賣入青樓，而且選了這一間著名的『人間地獄』？」

「殘而不廢」費力嘆了口氣，道：「這事我們不想再說，如果師太你誓要救這孤女，我們也無話可說。」

殘月道：「既是如此，我們當然是不能見死不救，至於……」

費力也不待她說完，立即拱手道：「既是如此，咱們就此告別！」

他率着三人要離去。

殘月道：「那不便之處，敬請包涵。」

費力道：「我們並沒有甚麼要求，只有……你們救了孤女之後，盡量不要讓她在江湖出現！」

殘月道：「這女孩究竟……」

費力道：「受人所迫，全不知情。」

煙龜奴見他們妥協已定，道：「好了，好了，事情既解決，我恭請你們離去。」

費力領着三人，向樓下退去。

煙龜奴道：「衆位師太，如果你們嫌前門不方便，那可走後門去。」

殘月看看布袋，本來想把袋中女孩解救出來，但回想這地方根本不適宜留連。

她回首道：「走……」

聲音未了，她已覺勁風從後而來。

她不敢用手，改用袍袖一揚，只見素色袍袖上已綴滿了小釘似的東西。

曉風轉身便要奪出。

殘月道：「曉風，讓他去吧！」

「那人暗器極好！」

「對於一個盲人來說，那是好至無可再好的了。」

「是那個盲者放？」

「是的，『視而不見』古師的暗器，早已名動江湖。」

曉風道：「爲甚麼這樣白白讓他們離去？」

殘月道：「算了吧！」她頓了一頓，對另外兩個師太道：「雲愁、雨恨，你們倆抽起布袋，咱們走。」

煙龜奴道：「衆位師太，請。」

四位師太也不再與他多說一句，向着後門而去。

這怡春院相當大，她們經過了幾道月牙門，才來到後門，一路上有亭台樓閣，地方極其雅緻。

四人目不斜視，不過，她們也看到很多房門半掩，很多脂殘粉褪的女人待在裏面。

她們一直沒說話。

直到出了後門，曉風才悻悻地道：「這地方簡直是人間地獄，眞恨不得立時一把火把它燒掉。」

曉風的牢騷得到其他兩位師太的同意，獨是殘月沒有任何表示。

曉風忍不住問道：「師姐，你認爲這地方……」

殘月道：「師妹，這地方無疑是令人厭惡，但如果一把火燒掉，她們無家可歸，甚至葬身火海，你才變成人間地獄的閻羅王！」

曉風似乎有點明白。

殘月續道：「莊子有道：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曉風聽了，似乎是明白她師姐弦外之音，不過，她是個有點固執的人，道：「既是如此，我們又何必救她！」

殘月笑道：「在她未入火坑之前，而我們又有能力，怎能不拔刀相助，而且，我們已跟了這『天山四殘』幾日，他們向來在江湖上，

並不是邪惡之人……」

「他們既不邪惡，怎會把一個女孩子賣落青樓？」

「你沒有聽到他們說過，他們是被迫。」

「你相信這些人所言？」

「信不信也是如此，快，前面似有歇脚之所。」

四人快步而去。

而那時有一陣雪花飄下，而且是越飄越密，轉眼之間，她們本來戴着的黑頭巾，已漸變白。

前面是一間看似廟宇的建築物。

當他們再行近，果然是一間相當大的廟宇。廟分前後。

前面的一間，掛着一個牌匾，匾上早已蛛網塵封，但仍可看到四個字。

神恩浩蕩。

看來這地方以前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那時一定是香火鼎盛。

不過，那段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

這前面的一間，是個主殿，殿內仍有一些菩薩、金剛，不過，早已東歪西倒。

四人放下布袋，一同合十。

殘月道：「這地方不宜我們住宿，去後面看看。」

四人繞過前殿，往後面去。

後面的建築，更是一片頹垣敗瓦。

不過，這地方看來像一些禪房、靜室，適合她們住宿。

她們入內。

在其中一間較爲潔淨的房內，先把布袋放下，雲愁與雨恨二人，把布袋解開。

袋中是個俏麗的女孩子。

她雖是頭髮蓬鬆，但仍然可以看得出她的秀氣。

「你姓甚名誰？」殘月問。

那女孩並沒有回答，一對機靈的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四人。

殘月首先拉下黑頭巾。

跟着，三人也拉下，露出光頭。

那女孩有點愕然，囁嚅道：「四位是師太……」

「咱們是比丘尼。」

「多謝師太救命之恩，」她從布袋出來，立時伏在地上叩首，並道：「救命之恩……大恩不言謝……」

殘月一手扶起了她，道：「你既如此說，也不用再多作俗世的禮節，你姓甚名誰？」

「小女子姓風，單名一個采字。」

「風采？可是而今你却不是風采依然。」

風采道：「四位師太……」

「貧道殘月。」

「貧道曉風。」

「貧道雨恨！」

「貧道雲愁！」

風采只覺她們法號怪誕，合什道：「多謝師太！」

殘月道：「咱們四人雖是出家人，却一向少在庵內清修，多在江湖走動，人們稱咱們爲『雲雨風月四神尼』！」

「呀，我早也聽過，江湖中有四位師……師太，專門在江湖四處走動，扶弱救危，特別是救一些無辜弱女，神尼，你們果眞是神尼。」

曉風道：「神尼是不敢妄稱。」

風采道：「你們怎會發現我？」

「其實當你下獄之時，我們……」

「我被陷下獄，你們也知……」

殘月道：「我們每年在江湖走動，下定決心要救三個人，當我們到達虎地鎮……」

「虎地鎮……那是我的家鄉。」風采陷入回憶，茫然道：「你們怎知？」

曉風道：「那年這事極爲轟動。」

殘月道：「我們發覺，那件殺人放火的案子，兇手竟是一個弱質女子，事情似乎並不應是這麼簡單。」

「是的，我無端被人陷害。」

「甚麼人？」雲愁雨恨齊聲問。

「我也想知道。」風采道。

「你一向有深仇大恨的人？」

風采搖了搖頭。

「你令尊？」

「相信沒有。」

「你有沒有問過？」

「以前問過，不過，他只是一個村中小小教頭，那會與人有甚麼深仇大恨？」

「那麼，你懂武功？」

「不多，我父親在世之時，一直渴望自己有兒子，好好的……」

「好好的接受他的武藝？」

「不，他希望有一個兒子，有一天可以上京赴考……其實他一直怨自己讀書不多。」

「他有沒有兒子？」

「沒有，只我一個女兒。」

「他傳授你武功？」

「沒有，當我是小孩時，連提起學武功也不可，他希望我成爲一個大家閨秀。」

「他如願以償？」

「結果……也可說是結果惹來大禍！」

殘月道：「爲甚麼？」

風采道：「人算不如天算。」

曉風道：「究竟內情如何？」

風采嘆了一口氣，道：「我受了這麼多無端的苦難，如果那是我犯的錯，我也認命，可是，事實上

，我對這些事情是一無所知。」

雨恨道：「我不相信！」

雲愁也有同樣的表示。

風采道：「你們不相信，我也可以理解，不過，我把知道的告訴你們，也許我是當局者迷。」

四人齊道：「好極。」

「我父親姓風，單名穩，他年幼時學武藝，並不是拜甚麼名師，而是隨着鄉中一些教頭，東學一些，西學一些，並不成氣候。

「後來，因爲逃避北方戰禍，來到虎地鎮，做甚麼也不成，便濫竽充數的當起教頭來。

「那虎地鎮並沒有甚麼人，而人們學藝又只是爲了强身健體，因此並沒有對我父親有甚麼大要求，所以，我們在虎地鎮總算安居樂業。

「轉眼是十八年，我長大成人，也是我父親唯一女兒，我母親早年去世，那時他唯一的願望，是我下嫁一個富戶人家。

「我偷學過一些武藝，本來不願一切事情都由先父操縱，不過，他後來要我下嫁的一家人，是個獨子，樣貌也不差，是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閒來也幫助他父親料理一些生意……」

曉風道：「一切正常。」

殘月也道：「照理你可一生平淡過去。」

風采道：「事情却突然的發生，一夜，一羣不知是何來歷的賊人，洗劫我們虎地鎮，傷了不少人，也劫走了不少財物。

「事情發生之後，官府派人來查，也派了一些兵勇前來，說是保護虎地鎮，其實是在監視，希望可以找到一些線索，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一帶的鄉鎮，都先後被洗劫，可是，却沒有一人被捕。」

殘月道：「這些洗劫鄉村之事，有很多地方也有，可能是一些北京來的饑民餓漢。」

風采道：「有一日，一隊官兵來我家，不由分說便把我扯上了衙門，沒有審訊，便坐了幾個月牢。」

雨恨道：「你家人有沒有救你？」

「當然有，我丈夫爲了救我，差不多用盡家財，後來不知甚麼緣故，再沒有來看我，後來，我從一些獄卒口中聽說他們不知是死了，還是被迫流徙至別處，我無法再知道，在牢中更是無法可查。」

「你想以後一定老死獄中？」

「我有如此想過，甚至我想自殺過，我找到了繩索，爲自己做了一個吊環，但始終沒有勇氣死。

「我並不是害怕死，而是不甘心死得不明不白，假如我死了，下到陰曹地府，閻羅王問我，爲何枉死，我也不知如何作答。」

風采一直是一個表現相當倔强的女孩子，但說到這裏，實在忍受不住，眼淚有如斷線珍珠垂下。

衆人也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風采續道：「我咬緊牙齦，又渡過了一段日子，有一天，監獄門開，獄卒帶了我出去，我追問他們，是否放我，但並沒有明確答覆。」

「往那裏？」

「往一處極爲僻靜地方，我知是虎地鎮郊外之處，但並不確實知曉那是甚麼地方，他們給我新的衣服，並有一個嬤嬤來照顧我。」

「她知道甚麼？」

「她甚麼也不知道。」

「至低限度她應知道誰派她來，誰僱用她。」

「她有口難言，因爲她是啞巴。」

「那些獄卒？」

「再沒有獄卒，而改換了另外一些人，那些人十分惡，而且在外面，完全沒有接觸。」

「你的生活呢？」

「改變極大，以前在獄中，吃的東西根本入不了口，但爲了生存，無法不吃，但在那小屋中的日子，雖不是山珍海味，但比一般中上家庭還要好。」

「你有甚麼反應？」

「我只是懷疑。」

「怎麼想？」

「有好人打救，但想不到這一段安好的日子，却是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他們來了？」

「是的，這四人一早來了，那個無臂的人，吩咐其他人，把我裝在這個布袋之內。」

「你沒有反抗？」

「當然不是，可是，他們都力大如牛。」

「你知他們是甚麼人？」

「不知道，直至剛才在怡春院，才知道他們是『天山四殘』，四個都是身有殘疾的人。」

「他們身體雖有殘廢，但在江湖上，也有很多人知曉，他們並不是邪派。」

「他們怎樣對付你？」雨恨問。

「沒有甚麼，只是放我在布袋之內，你們怎會發現了我？」

殘月道：「四個大漢，外表已是這麼奇特，再加上這麼小心奕奕對付一個布袋，我們當然好奇。」

「我們不想打草驚蛇，其實我們一直跟着他們，一直到了怡春院，才不得不動手。」

「我也一直不知道到了甚麼地方，但當我一到那裏，便有一股香氣似的，當你們說話，我才知道是那種鬼地方，如果沒有你們……」

一頓又再說：「我看見那煙龜奴，眞是汗毛倒豎！」

曉風道：「事情到此，也算是完結，爲甚麼他們會將你賣入青樓？」

「一點都不明白？」

「完全不知道，那四個殘廢人，只有那個無臂的人說話，其他的只有那個啞巴，咿咿啞啞的回應，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甚麼。」

「據說他們是被迫。」

風采道：「是誰人所迫？」

「我們也想知道，如果知道了，大概也會查出迫害你的人了。」

殘月道：「你不用擔心，我們會爲你查出來的。」

曉風道：「好了，我們現在應該去找點東西吃，安頓一下。」

雨恨與雲愁道：「讓我們去。」

風采道：「我也去。」

殘月道：「不，你被縛在袋內，手脚屈着，你應好好舒展休息一下。」

曉風也幫忙收拾一下房間。

過了不久，雲愁雨恨回來，對她們道：「這地方廢置很久，根本沒有東西可吃。」

曉風道：「我們還有一些乾糧。」

殘月道：「不，風采旅途勞頓，還要啃那些硬東西，你們到附近四處，看看有沒有野兎，可以熬一點湯給風采喝喝，盡快恢復元氣。」

兩人同意，一同離去。

風采覺得非常奇怪，問道：「師太，你們也吃肉？」

曉風道：「咱們四海爲家，一切隨緣，並沒有規定不吃肉，不過，在環境許可之下，多是吃素。」

殘月道：「咱們入道，無非是濟世爲懷，不一定要拘泥於任何儀式誡條。」

曉風道：「而今你要快點復原，喝點肉湯，相信是會快一點。」

殘月道：「人生其實也是如此，一切隨緣，隨遇而安，那日子才好過。」

想不到這兩位久歷江湖的師太，與一般世俗人，甚至是方外人，亦有不同的想法。

她們正說話間，雨恨雲愁忽然而回。

曉風問道：「這麼快便找到了？」

雨恨道：「不，那四個殘廢人又來了。」

「來這破廟？」殘月問。

雲愁道：「看他們所走的方向，正是向我們這方面而來。」

「他們知道我們在此？」

「並不！只是他們手持酒肉，看來是要找個歇宿的地方，而附近並沒有片瓦遮頂之地，我看他們是一定會來到這處。」

風采道：「他們會再來捉我？」

殘月道：「我看未必。」

曉風道：「我們準備一下。」

於是，四人各自找到了最有利位置。

風采跟着曉風，兩人上了一處屋簷內。

這座荒廢廟宇，分爲前後兩座，照她們的估計，他們只求一夜歇宿，相信是會佔着前面那座。

不一會，果然聽見人聲。

「殘而不廢」費力道：「看來周圍幾十里也無棲身之所，就在這破廟歇息一下吧！」

接着是一陣咿咿呀呀的聲音。

不用說那一定是那個「有口難言」啞巴希賢聲了。

「這地方有人來過。」

那是另外一個陌生的聲音。

風采從木隙中窺看，見那出聲的，是目光呆滯的「視而不見」古師。

他是個盲人，反而是感覺最敏銳的一個。

「一定是那班……尼姑……」

這人聲音十分古怪，幾乎沒有一個字的發音是正確的，因此，聲音十分難聽。

風采再看，發現是一直沒有出聲的「聽而不聞」樂安寧，原來他是會說話，只不過聲音十分難聽。

四人入廟宇，坐了下來。

費力道：「啞巴，你去看看。」

希賢聲走了向後面那廟宇。

他非常機警，發覺地方似乎是剛打掃過，却沒有人，他小心看了一遭，回到前面。

他在費力面前，咿咿呀呀的說了一大堆。

躲在屋角的四神尼與風采，根本並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只是咦啞連聲。

不過，那三個伙伴却似是十分明白。

費力道：「看來她們也來過此地，不過，她們一發現我們出現，早已落荒而逃。」

樂安寧又發出古怪的聲音道：「我們……還是小心……好……」

古師也道：「再惹上她們，又有麻煩。」

費力道：「你們不用擔心，其實她們也怕我們，尤其是她們手上有孤女，她們發現我們朝這方來，早已聞風先遁！」

古師道：「爲甚麼？」

啞巴也在咿咿呀呀。

費力道：「她們並非怕我們武功高强，她們只是害怕我們搶回孤女……唉……」

他重重地嘆了口氣。

費力道：「不要理這麼多了，我們還是飲酒吃肉，好好的相聚一

下。」

啞巴雖然只是咿咿呀呀，不過，他做事却是十分快捷妥當，不一會，他已在當中生了個火。

那時已是入夜，外面寒風吹入，倍添寒意。

不過，有了這個篝火，只覺溫暖異常。

他們四人各自從懷中拿出食物。

他們的懷內居然有不少食物，包括燒肉、鷄鴨，滿滿的一大攤，放在地上。

費力更拿出了一個大葫蘆。

葫蘆一開，酒香四溢。

費力首先把葫蘆拿起，大大的喝了一口。

接着是啞巴，然後是每人一大口。

費力嘆道：「喝了這次之後，我們又不知何時可以再相聚在一起。」

四神尼與風采躲在屋角之內，聞到他們酒香肉香，本來已不甚耐煩，可是，聽到費力這話，她們又集中精神，聽聽他們要說些甚麼。

啞巴又咿咿呀呀，說了一大堆話，不過，在上面的四神尼與風采，却完全聽不懂。

但其餘三人，却是非常明白。

樂安寧問道：「費大哥，我們眞是要各走他方？」

費力道：「你想我們大家死在一起？」

「當然不……」

「那麼，我們便要分開，希望他們追來，只是追到我，他們殺了我之後，也許會放過你們。」

這費力的爲人，似有義氣。

古師道：「他們一定來？」

「一定來！」費力道。

「爲甚麼？」

「因爲失去了孤女這事，對他們來說，是一件難以饒恕之事。」

古師道：「其實，要把一個女孩子賣入青樓，那根本是一件輕而易擧的事。」

費力道：「我們辦到了沒有？」

三人啞口無言。

費力道：「賣一個普通女孩子入青樓，當然是易事，可是，賣這一個女孩，入這一間怡春院，我早知並不是一件易事。」

安樂寧道：「爲甚麼？」

費力又再大口大口的喝酒，然後把酒壺遞了給啞巴，自己又扯下了半邊鷄，往口裏送。

他吃了大半截鷄腿之後，才道：「這次我們行事，已盡量保持秘密，却仍然讓人知道。」

「你認爲一定有人插手？」

費力點點頭，道：「我們遇到這四個神尼，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如果遇到一些自認爲天下行道的大俠，我們可能性命不保。」

「這孤女究竟是甚麼人？」古師問。

費力道：「沒有人知道。」

「你也不知道？」

費力並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只道：「你是否不相信我？」

沒有人回答。

他們都沉默地飲酒吃肉。

這些談話聽得上面的四神尼與風采牙癢癢的，她們只是渴望他們喝醉了酒，將秘密說了出來。

不一會，費力似乎是有點不勝酒力，夢囈般道：「咱們眞不知交上了甚麼衰運，竟然遇到了……」

「是……誰？」樂安寧也忍不住的追問。

費力無聲。

「呀……呀……」是啞巴的聲音，說了這麼多「咿咿呀呀」四神尼與風采最明白是這句，因爲他也是在追問費力遇到了甚麼人。

費力仍然沒有回答。

古師道：「費大哥，這件事是關乎我們性命的，你應該說出來，讓我們知道。」

「不用了，吃完這一餐，我們各向東南西北逃去，然後找一處地方躲起來，過下半生。」

古師道：「爲甚麼不告訴我們。」

「因爲我不想你們下半生有太多心理負擔，你們只要依從我的話，找個地方躲起來，不要再在江湖上混，那便可以一直活到九十九歲。」

樂安寧道：「那人……那人眞是那麼厲害，一提他的名字，也會令我們心頭不快？」

費力睜開了眼睛，鄭重地道：「不是不快，而且驚恐不已。」

「我不相信，世上有這樣的人。」

費力道：「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只希望你們平安渡過餘生，不用擔驚受怕。」

三人似乎非常渴望知道，但礙於他是大哥情面，而且費力又再灌酒。

他們「天山四殘」出道已久，亦互相扶持已有了一段日子，他們比親生兄弟更要好，他們都明白，費力如此做，的確是爲了他們好。

他平日喝酒並不多。

而今却是盡情灌下，從這點可以知道，他內心是充滿了恐懼的。

三人也不再多說。

費力忽然又道：「快點，快點，我們喝完這一頓，便各自離去，以後不要再互相找尋，便當是你我互不相識。」

古師道：「但我們是以『天山四殘』在江湖上出名的，怎能……」

費力道：「怎麼不能？咱們以

後永不再在江湖出現，人們便會淡忘。」

一直沒有出聲的樂安寧，也用古怪的聲音道：「難道一年一次也不可？」

「不可，千萬不可！」費力斬釘截鐵地道。

「十年一次？」古師一邊說，一邊望着他們一向相扶相持的好兄弟。

「十年……唉，十年人事幾番新了。」費力道，他雖然是竭力的忍耐着，不過，他的聲音也忍不住透出一股淒酸的味道。

衆人再沒有出聲。

你一口，我一口的把葫蘆內的酒灌完。

然後又開始灌另外一壺。

四神尼與風采一直躲在牆角之上，沒有動，直至那「天山四殘」醉至不省人事，她們才敢稍動。

殘月首先跳了下來。

接着是風采。

那四個殘疾人，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地上還留着很多吃不完的肉。

曉風、雨恨、雲愁也紛紛躍了下來。

「天山四殘」武功本來十分高强，但在這大醉之後，甚麼也不知道。

殘月示意她們拿走一些沒有吃過的食物，然後，立刻回到後面。

殘月道：「我們聽了半天話，也不知道迫害風采的人究竟是誰，不過，看來這個主謀人，是非同小可。」

風采道：「我只是一個小教頭的女兒，有些甚麼值得一個如此有份量的人迫害？」

她們都不明白。

雨恨道：「他們說要各散東西，目的是避開那個主謀人，我們四人，能否與他們一拚……」

殘月道：「他們武功不在我們之下，如果是硬拚，也大多是兩敗俱傷，也得不到甚麼口風。」

曉風道：「四個打一個，我看是全沒有問題。」

殘月道：「四個打一個？」

「是的，明天一早，他們各自上路，我看四人之中，那個無臂人所知道的事情最多。」

殘月道：「對，我們跟踪他，然後逼他說出。」

衆人也同意這個辦法。

於是，她們各自吃了一點東西，便準備睡覺，但爲了防備「天山四殘」發現她們，她們並不睡在床上，而是睡在床下，並且把所有門窗通道，都用重物阻着，只要稍爲一動，她們便會知曉。

風采被綁着躬屈了一天，最爲疲倦，轉眼睡了。

其他四尼，也紛紛睡了。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外面竟傳來一些吆喝的聲音。

殘月低聲道：「讓我去看，你們小心戒備。」

衆人點頭。

殘月先上了屋頂，從屋頂飛身過了那小天井，便到了前面的大殿。

她從殿上的破瓦中窺去，只見四殘正與八個黑衣人大戰。

四殘是宿醉未醒，那八個黑衣人却是如狠似虎的向他們攻去。

黑衣人全是幪了臉，手上同時使着一種金光閃閃的刀子，那刀子是半圓形狀，十分古怪。

他們揮動着這金光彎刀，虎虎有聲，每一招式，都是向敵人要害斬去。

四殘也明白，只要稍一不留神，便要掛彩。

那八個黑衣幪臉人，越打越勇。

四殘却是越打越見下風。

忽地，「殘而不廢」費力發出了一聲怪叫。

其餘三人躍開。

費力忽又再衝入戰圈。

那其餘在圈外三人，都向外面躍去。

六個黑衣人追上。

他們在外面稍爲交戰一下。

首先是「有口難言」希賢聲躍上牆頭，繼而是「聽而不聞」樂安寧躍起，上了一棵極爲高大的樹。

接着是「視而不見」古師也一個大車身，趁着那些黑衣人稍向外避，也向另一邊牆頭飛身而去。

轉眼之間，三人已無影無踪。

那六個黑衣人分別追出，可是，不一會，他們似無所獲的回來。

回到廟門，只見兩個黑衣人仍纏着費力，費力看來也並不戀戰，只希望一走了之。

不過，他竭力也逃不過眼前那兩個黑衣人的糾纏。

這時，雲愁也出來，與殘月一起，居高臨下的窺伺着，而這個時候，那六個黑衣人也回來。

六人立刻加入戰團。

費力奮起精神，雙袖鼓起，有如上了風的風帆，他的武功本來也是十分厲害，但兩個黑衣人早已牽制着他，再多六人，任他武功如何高强，也是無能爲力。

六柄彎刀，一同削出。

「嘶嘶」連聲，費力的雙袖竟然被削下。

費力沒有了雙袖，整個人好像失去了魂魄似的，他只能用雙脚對付彎刀。

不過，他再沒有那麼靈活。

而且，他雙袖被削，對他來說，無疑是一種侮辱，他內心憤恨，

招法自然凌亂。

眼看他快要被八個黑衣人宰了。

殘月想躍下去。

雲愁一手拉着她，用手掩鼻，然後右手一揚，下面起了一陣煙霧。

殘月也連忙掩鼻，因爲雲愁是個使用毒氣的能手，她隨着雲愁，兩人躍離那屋頂。

雲愁道：「我看他們是受不了。」

殘月道：「你這樣做也是個好辦法。」

過了一會，她們再躍上屋頂，那陣煙霧已散，下面却不見一人。

原來那八個黑衣人也十分醒覺，知道無端一陣煙霧，當然不會是好東西。

他們首先跳開。

費力也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奮身向上，逃了出廟外，轉眼之間，也失其所踪。

八個黑衣人分別找了一會，不得要領，只好無可奈何的離去。

殘月與雲愁回到廟宇後座。

她們把情形說了一遍。

曉風道：「我們也不能久留此地。」

殘月道：「是，風采，你怎麼了？」

風采道：「休息了一夜，沒有甚麼問題。」

殘月道：「我們就此起程。」

曉風道：「回去？」

殘月道：「風雨無崖。」

其他三位神尼，對這話都似乎十分高興。

風采有點奇怪，問道：「甚麼是風雨無崖？」

殘月道：「是我們修煉之地。」

風采道：「是個地方？」

「對，是個終年不雪，溫暖如春的好地方，你願意跟我們去？」

風采點了點頭。

衆人稍作收拾，也把風采打扮成她們一模一樣——長袍，黑頭巾，一起上路去。

* * *

風雨無崖。

這地方處於一個巨大斷崖之上，果然是個非常好的修煉地方。

起伏不定的崖頂，竟然可以種滿了奇花異卉。

雖然沒有人工的修飾，更見自然可愛。

在疏落的松樹周圍，有四個山洞修成的靜室，正好是四神尼各自修行的好地方。

殘月看看四周，嘆了口氣道：「好久沒有回來了。」

曉風道：「是的，大師姐，你打算在這裏留多久？」

「沒有甚麼打算。」殘月道，頓了一頓，又道：「曉風，難道你飄泊江湖這麼多年，沒有一點疲倦？」

曉風並沒有直接回答，把問題轉問她的兩位師妹，道：「你們呢？」

雲愁道：「也有點累了。」

雨恨道：「好好歇息一下，再上路吧！」

這四神尼年紀相差不大，但殘月與雨恨也相差幾年，心境自然是不同。

殘月道：「我們並不是完全歇息。」

曉風道：「風采。」

「對，風采是個可憐的女孩子，最令人奇怪的是，她出身平凡，爲甚麼會有如此不幸的遭遇。」

「風采？」

殘月道：「不用再叫她，這地方沒有人會到，也十分安全，由她去吧！」

曉風道：「你想爲她報仇？」

「報仇雪恨之事，也就言之過早，不過，至低限度，她也應有一些保護自己的武功。」

雲愁道：「大師姐，你要收她爲徒？」

殘月沒有話聲。

雨恨道：「這個主意極好。」

殘月道：「你們兩個呢？」

曉風道：「我們？」

雲愁道：「我沒有師姐的本領。」

殘月笑道：「我們四人一起作她師傅，至於將來如何，那要將來看她造化。」

三人都點頭。

曉風道：「不過，她未必肯……」

風采這時却從外面一躍而入，叫道：「四位師傅，請受風采一拜！」

四人聽了，喜極，一起扶起了風采。

殘月道：「風采，咱們四人，本是青城山上一間庵堂的尼姑，早年遇到了異人，得傳武功。」

曉風道：「我們本想入青城派，但山上那些牛鼻子老道却不肯認我們，因而……」

雲愁道：「因而我們下山，雲遊四海，有時是劫富濟貧，有時是以山水作樂。」

雨恨道：「江湖上稱咱們爲『雲雨風月四神尼』，神尼二字自然是不敢當，而雲雨風月却是因爲咱們的法名，你眞的願意拜我們爲師？」

風采道：「眞的願意！」

殘月道：「我們四人，各有擅長的武功，我是使鈎刀的。」

「颯」的一聲，一柄鈎刀從她袖內竄出。

殘月一直沒有使過這刀，因爲這刀並不輕易露臉，一經出鞘，似乎非要飲血不可。

因此，這柄鈎刀又叫作「飲血鈎刀」。

曉風道：「我擅使掌……」

她話未說完，雙掌輕拂，身隨掌轉，使出一個極爲優美的姿態。

只見前面那兩棵松樹，「卡喇」一聲，竟然無端自斷，風采不禁喝采。

雲愁道：「我拳脚功夫不及二位師姐，不過，我擅長使毒氣。」

殘月道：「剛才救了費力，或者先嚇走了那批黑衣人，也是她發出的毒氣煙霧。」

曉風道：「你以爲那費力會否因毒氣而死？」

雲愁道：「照理是不會，我揮出的毒氣流星，並不是十分猛烈，看他功夫修爲，應該不會死的。」

雨恨道：「我也不及三位師姐拳脚，但我擅放暗器，江湖上有三十六種暗器，我却有七十二種。」

風采道：「好厲害！」

殘月道：「你願意嗎？」

風采點了點頭。

曉風道：「你一個人要學四種武功，一定是非常辛苦，你能吃得苦？」

風采點了點頭，道：「我一定要好好學，我有了四位師傅的武功，才可以爲我父親報仇，也可以找出陷害我的人，看他究竟居心何在。」

「好極。」

忽然，風采眉頭輕皺，似乎有些難題。

殘月道：「你想到甚麼難處？」

風采搖了搖頭。

曉風道：「你說出來，反易解決。」

雨恨與雲愁也催促她。

風采囁囁道：「我要當尼姑嗎？」

四人聽了，都笑起來。

殘月道：「你想當尼姑也不是這麼容易，那要看你的慧根、因緣、造化。」

風采道：「那是不一定要當的了？」

四人又笑。

風采也有點天眞，尷尬地笑了起來。

殘月道：「其實我們四位也並不是眞正的尼姑，因爲我們的夙緣造化俱不夠。」

風采這時才明白她們在旅途之上，有時吃素，有時吃葷的原因。

於是風采便在風雨無崖上安定下來。

* * *

一轉眼間，已是四年。

這四年中，風采苦練四位師傅的武功，對於鈎刀、鐵掌、毒物與暗器的使用，已有不錯的造詣。

四年之內，也沒有人上這風雨無崖。

這日，風雨無崖却是滿崖風雨。

眞正的風雨。

雨水被狂風吹過，像一片一片的簾幕，風采持着殘月師太爲她精製的鈎刀。

忽然，她好像看到雨中有人影閃過。

風采以爲自己眼花，因爲在這地方，已很久沒有見過他人的踪影。

不過，她幾乎可以肯定，那人身穿白袍，在雨中一閃而逝，像給人一種幻像的感覺。

風采集中了精神，果然，在對山的雨幕之下，那白影一閃再閃。

這時，風采已可以肯定，那決不是幻像。

她不再理會風雨，雙腿一躍，過了一個小山坡，然後以最快的速度，來到白影出現之處。

雨仍是密密的下着。

可是，那裏並沒有人影。

幾棵巨大的松樹，在風雨之下，特別顯得搖曳生姿。風采爲了避免被雨水淋濕，走近一棵松樹。

當她一接近松樹，她便看到那白衣人。

那人在樹椏之上。

風采一躍而上，手中鈎刀指着那白衣人。

那白衣人倒也機靈，雖然他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會有人出現，而且鈎刀直指自己咽喉，他一退身，便躍過了另一棵松樹之上。

風采隨着他的去勢而去。

可是，那白衣人在急忙之中，並沒有估計另外那棵松樹所能承受的力量。

那是一棵較幼的松樹。

他人一落在枝上，便已發覺那樹枝承托不住他，但那時已是太遲了。

他已跌了下去。

風采隨着他落下，鈎刀仍指着他咽喉之處。

那人狂叫了一聲，竟然昏倒過去。

風采覺得非常奇怪，爲甚麼這一個人，本是好好的，跌了下來，便無端昏倒。

她用脚一撩那人肩膊，只發覺那人的背部正透出血漬，風采是個天生俠義心腸的人，雖然她並不知道這人是敵是友，她仍然決定救這人。

那時，雨已漸停。

男女有別，風采不想用手去扶起這男人，便在附近，拉了一些野藤蔓草，迅速的織了一個藤牌，拉

他睡了上去，以便拉回去見四位師傅。

那人在被拉之際，可能傷口太痛，被弄醒了，他甚麼也看不見，只看見風采的鈎刀。

他叫道：「殘月師太！」

他說完這話，又再昏倒。

風采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他會叫自己爲殘月師太？那唯一的原因，是他認得這鈎刀。

既是如此，這人一定是認識殘月師傅的。

因此，她更迅速把那白衣人拉回山上。

那時，四位師傅正在靜室前的空地閒聊。

風采把那人放在外面，自己入內，道：「師傅，我發現了一個受了重傷的人。」

「甚麼人？」

四人奔出。

風采略述了發現這人的經過。

那人衣衫已濕透，並且整件衣服前後，也滿是血蹟。

風采道：「殘月師傅，他看見我的鈎刀，叫了一聲殘月師太，我看他是認得你的鈎刀。」

殘月道：「他還說了些甚麼？」

「沒有再說，又再昏倒。」

殘月一推那人肩膊，發現那人背部滲血更多，似乎是有很多傷口似的。

殘月道：「我看他是因太痛而昏倒。」她說完之後，便在他胸前一點。

那是一個止痛的穴道。

曉風道：「他是個男人，不宜留他在此地。」

風采道：「他既然是止了痛，讓他醒後，再問他，我先拉他往那邊荒廢的山洞。」

「好極。」

風采正想把藤牌再拉動。

那人轉動了一下，又看見風采的鈎刀，叫道：「殘月師太，殘月師太救命！」

殘月師太本想說話。

風采却搶先道：「你要我怎麼救你的命？」

那人半張開了眼睛道：「不，你不是殘月師太！」

「你找殘月師太做甚麼？」

「救命。」

他說完之後，打量站在另一邊的四位師太，他一看見她們，便撲起來，跪下道：「師太救命！」

可是，因爲傷口太痛，一時之間，又跌了下去。

「你怎認識我？」殘月師太踏步上前問。

「我並不認識你，只認識你的彎刀。」

「怎麼認識？」

「四年之前，我見過你出彎刀救人，你彎刀一出，猶如一彎新月，我印象最爲深刻。」

「你是甚麼人？」

那人呻吟着，似乎是想說，但身體痛苦之極，使他不能說下去，但他仍奮力的道：「我是青城山的……」

「青城山？」殘月有點緊張地道：「青城山？甚麼派別？」

那人並沒有說下去。

殘月道：「風采，你還是把他拉過那邊山洞，看他醒後再說吧。」

風采依着殘月的話去做，把那人拖到一處較爲乾燥的地方去。

不過，看着他那可憐的樣子，風采本想替他把濕透的外衣換下來，但一想到男女有別，她並沒有去做。

在這山上，只有她們的長袍，根本沒有適合的衣服讓他換過，風采仍然找了一塊大布，放在山洞之外，希望他醒來的時候，可以自己更換。

她又放了一些乾糧在他身傍。

然後，她回到師傅處。

四神尼已不在靜室外面的空地，而是移入了殘月師傅的靜室之內。

風采覺得有點奇怪。

師傅她們向來沒有甚麼秘密可言，而且這地方平日沒有人到，因此她們有甚麼事商量，也不會躲藏起來。

而今她們進入殘月師傅的靜室，看起來，她們對這陌生人的到來，似乎有些顧忌。

當她進入了靜室之時，她更感到奇怪。

因爲四位師傅都是一臉嚴肅。

風采正想說話，但殘月師太已截住她的話頭，道：「風采，我們商量過，把他趕下山。」

風采聽了，有點愕然。

曉風道：「我們這麼做，目的是不想把我們寧靜的生活弄糟了。」

風采道：「不過，他是受了傷的。」

雨恨道：「假若他一醒了，便叫他下山。」

雲愁道：「假若他再出現，我們不會客氣。」

風采想說話，但結果也咽回肚內，看來四位師傅早已有了決定，自己多言無益。

她只好點了點頭。

殘月道：「而今你把他安置在那裏？」

「那邊山洞。」

「他仍然是不省人事？」

「我放了一塊乾布，一些乾糧在他身邊，看來，他醒來的時候……」

殘月道：「他一醒來，便叫他下山。」

風采道：「是。」

雲雨風月　葬身無崖

然而，風采的心內却在嘀咕着。

四位師傅平日教導她，要濟世爲懷，救人於水火，然而，對這一個受傷的男人，却是了無情義。

那日，她們再沒有說過什麼。

而外面的雨越來越大。

風采走出山洞之外，只見外面洞口像披了一塊透明的薄紗似的。

那男人便在對面的山洞，因爲雨實在太大，一時之間，她也沒有想到要去看看他。

轉眼是一宵。

翌日醒來，雨不但沒有停下來，而且起了狂風，雨勢更是大得使人害怕。

風采心裏盤算着，假如那人是皮外傷，一日一夜的時間，應該會醒了過來。

那包乾糧夠不夠他吃？

她心內盤算着。

忽然，殘月在她身後出現，道：「風采，我看你還是叫那人離去。」

「這麼大雨！」

那時雨勢實在太大，根本沒有可能離去。

殘月道：「好，等雨勢稍停再說。」

風采點點了頭。

雨一直下着，直到那天深夜，當風采在睡的時候，雨仍然沒有停，因爲一直下雨，山洞之外，滿是水聲，一直嘩啦嘩啦的。

風采在不知不覺間睡了。

當她醒來的時候，有一種特別的感覺。

那是外面非常沉靜。

停雨？

她從床上起來，披上了外衣，走向洞口。

外面果然沒有雨了，水勢亦已完全停頓，看來雨已停了一段時間。

因爲習慣了幾日的雨聲水聲，而今沒有了，覺得特別寧靜。

她忽然想起那人。

當然，而今已是深夜，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候叫他離開，不過，她心裏實在有點好奇，那人而今怎樣？

傷勢更重？

已恢復了精神？

那包乾糧吃完了沒有？

她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決定往那山洞一看。

這地方她十分熟悉，而且一輪明月在半空，照着她的步伐。

那山洞也是異常的寧靜。

當她稍爲入內，那包乾糧已不見了，風采心內想：「那人並沒有死掉。」

她似乎放下了一塊心頭大石似的。

再深入一些，她看見有一些衣物似的東西，搭在山洞內突出的地方，好像是晾乾似的。

那人已換上那塊大布？

她想到這點，急忙轉身，因爲畢竟是男女有別！

可是，當她一轉身，她便看見一個人。

一個披着那塊大布的人！

「你……」風采實在不知該說些什麼才好。

那人拱手道：「多謝小姐相救！」

風采冷冷的道：「我並沒有救你。」

那人深深的一揖，道：「大恩不言謝！」

風采再看清楚那人，只見他把那塊大布，居然左扎一下，右扎一下，成了一件簡單的袍子。

那人抬起頭。

風采也望着他。

那人有一雙深邃的眸子，臉容有點憔悴，不過，整個輪廓是極其俊秀。

假若他會把頭髮梳一下，那一定是會使人更有好感，風采故意避開他的視線。

風采道：「你沒有事了？」

「托姑娘洪福，賤體總算沒事了。」

「那包乾糧呢？」

「已吃了一大半！」

「好了……你既然沒事，天一亮便要離去。」

「離去？姑娘，可否讓我再停留一天？」

「爲什麼？」

「因爲我的傷勢依然嚴重。」

「你又說好了？」

「我可以在這附近行動，不過，假若再長途跋涉，我又會在半路昏倒。」

「你究竟受了什麼傷？」

「我被人追殺……他們放一些暗器，那些暗器上附有一些劇毒，而且一沾皮膚，那皮膚便會腐爛。」

「你並沒有……」

「你看。」

那人把長袍拉開，轉身露出肩膊。

本來應是光滑的地方，却是滿是傷痕，好像給人用刀或者其他利器所傷。

那些傷口已結了痂。

風采看了，覺得有點害怕。

那人道：「對不起。」

「你既然說這暗器厲害，爲什麼你不會死？」

「多謝天公一場大雨。」

「下雨也救了你？」

那人披上衣，轉過身來，道：「是的，幸好這場雨，我在雨下冲洗了一天一夜，那藥性才過。」

「那你也算命大！」

「並不……」那人並沒有說下去。

風采有些好奇，道：「怎麼？」

「外面皮膚的毒藥已去了大半，但我無法逼出體內已滲入的毒。」

「怎麼？」

「我元氣未復，無法運功抗毒。」

「會死？」

那人嘆了一口氣，道：「也說不定！」

風采看着那人的眸子，那裏發出一種深沉的光，使她有點不自在。

不過，她仍然冷冷地道：「明天一早，你便要離去，否則……」

那人並沒有再說話。

風采也不想再留下，她回到自己洞內寢室。

那夜她一直沒有好好睡過。

一早，她便醒了過來。

她想再去看看那人，可是，回心一想，他一定已經離去，何必多此一舉。

她披衣梳洗之後，携着師傅爲她做的一柄「半月鈎鐮刀」，往外邊山坡上去。

微風吹來，令人精神舒暢。

她便在山坡之上，舞起了那柄半月鈎鐮刀。

這半年多以來，她已把自己的心力放在這鈎鐮刀之上，雖然，火候有點不及，然而已有了殘月師傅的眞傳。

鈎鐮刀過處，殺氣騰騰，破空的聲音，使人未接觸到彎刀，已起了震慄。

當她把一套刀法演練完畢，居然有人拍掌。

風采回身，一躍而起。

彎刀便斬向掌聲來處，一個人影閃開，然後滾在地上，風采刀再下。

那人叫道：「姑娘饒命！」

那人竟是那個受傷的人。

風采把刀收了，道：「你還沒有下山？」

那人道：「沒有……」他似乎欲言又止。

風采看着他，他已穿回了他自己的衣服，精神似乎已恢復一點。

「你還不下山，一會讓我師傅知道……」

「姑娘，有道是送佛送到西……」

忽然，那人露出一陣痛苦的神色。

「你怎麼了？」

那人並不答話，回身便跑。

「你下山？」

那人並沒有回答。

風采只好跟着他，那人並不是走回他先前歇息的山洞，而是翻過了斜坡，來到後面一個懸崖。

那地方風采平日也很少來。

那些懸崖的對面，便是另外一個山，如果在乾燥的日子，那便是一個缺口，但剛巧前幾天的大雨，使下面的空間，滿是奔流的水，發出萬馬奔騰的聲音。

那人似乎想躍過去，可是有點力不從心。

風采看着他，他人在半空，眼看便要跌下去，她的心跟着他的人影往下一沉，而她雙腿也一躍。

她及時躍到了崖畔，伸出了右手。

那人在半空墮下，自然而然的舉起了雙手，向空中亂抓。

他抓着了風采的右手。

風采的手扣着那人的手腕，那人的手也扣着風采的手腕。

那人下墮的力量極大。

風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把力量沉墜在腰腿之間，把那人緊緊的拉着。

風采道：「我用力扯向上，你試借力上來。」

那人點點了頭。

風采一運氣，那人企圖借力跳上。

可是，那人借力並不得其法，幾乎把風采也扯了下去，幸好風采的下盤力量非常穩固。

風采讓他穩定了身體之後，又道：「再來一次！」

這次，那人有了經驗，向上一晃，整個人已上了懸崖之上。

那人倒在懸崖之畔，喘氣道：「多謝姑娘再度相救！」

風采道：「客氣話不必多說。」

那人緩緩的站了起來。

風采看着他，似乎有點不忍地道：「你而今這個樣子，怎麼離去？」

那人俯首無言。

風采道：「如果你不下山去，我師傅……」

「姑娘，我不敢再痲煩妳，我下山去。」

他說完便掉頭而去，步履並不穩。

風采道：「你……你還是先躲一下再說。」

「躲在那裏？」那人回首，有點喜出望外。

「你就在這裏……那邊有一個山洞，你再休息一、兩天，再下山去。」

「謝謝妳……」那人似乎找不出其他要說的話。

風采道：「我過兩天再來看你。」

風采離開了這懸崖，心下有點忐忑：「爲什麼要留這陌生人在這裏？如果被師傅知道，那一定是不得了。」

她開始有點後悔。

可是，回心一想：「師傅一向亦是濟世爲懷，這人被人追殺，上來這地方，也只是暫避，並不會對我們有什麼妨礙……可是，如果他是個壞人……」

她不斷的猜想着。

這一天，她爲師傅預備飯菜，爲師傅做一些日常雜務，一連出錯了無數次。

殘月師太看見她有點精神恍惚，便道：「風采，妳似乎有些不對勁。」

風采道：「沒有什麼！」

曉風師太插口道：「那人離開了？」

「離開了……」風采不知爲了什麼原因，要替那人的行踪掩飾。

雨恨師太道：「我們這裏一向人跡罕到，但他竟然可以上來，我們一定要小心。」

雲愁也道：「風采，妳無論什麼時候也要醒覺一點，妳可知道，外邊的人……」

她沒有再解釋下去。

風采道：「徒兒知道，並且會加倍小心。」

晚飯之後，四位師傅一起練功。

風采並沒有打擾她們。

一向以來，當四位師傅一同修練玄功，她都會獨自一人在山坡之上，舞練她的彎刀。

今夜，彎刀雖然在手上，可是，沒有一招一式是使得自己滿意的。

她終於放下了彎刀。

她到廚房內拿了一些飯菜，往那懸崖處。

來到山洞口，風采叫道：「你還在嗎？」

洞內傳來那人的聲音：「我在！」

風采聽了，心頭一陣難以言喻的喜悅，她跑進了洞內，只見那人打坐着。

「怎麼了？」

「沒有什麼。」那人臉色已比較好了一點。

風采道：「這裏有些飯菜，你吃一些？」

那人道：「多謝姑娘。」

他看見了這些飯菜，好像看到了什麼山珍海錯似的，狼吞虎嚥的，不消一刻，已把所有東西吃光。

風采道：「你好久沒有吃過東西？」

「有。」他從懷裏拿出一包東西，把油紙打開，只見那東西好像一團爛泥似的。

「這是什麼？」

「是個乾饅頭！」

風采笑道：「我以爲是一團……」

兩人都笑了起來。

那人道：「風采姑娘，我實在不知如何感激妳。」

「咦，你爲什麼知道我的名字？」

「……我聽你的師傅叫過。」

風采道：「那你叫什麼名字？」

那人拱手道：「在下郭斌。」

「郭公子。」

郭斌道：「妳不用這麼稱呼我。」

「你怎麼會來這地方？」

「我不是已告訴你？」

「沒有……我只聽你模糊地說過，你是青城派的。」

「是的，我是青城派的弟子。」

「你來這裏做什麼？」

「我是被人追殺的。」郭斌頓了一頓，道：「本來我是奉師傅之命，往江南探望一位同門師伯，但在路途之上，却遇到了一個和尚，這和尚兇殘成性，我不知什麼時候開罪了他，他要追殺我。」

「那是個什麼和尚，怎麼會無端追殺你？」

「我也不知道。」

「那和尚是什麼法號？」

郭斌吶吶道：「我也不知道。」

風采對郭斌說的話，並不十分相信，可是，心底內却有一種感覺，郭斌並不會向自己說謊的。

她不知這種感覺是怎麼來的。

他們說了一段時間，風采才回到自己的居所。

以後一連的幾天，風采都爲郭斌送食物，而郭斌也漸漸恢復了健康。

郭斌在受傷之時，已是有一派不凡的風範，而今臉色回復紅潤，身體健康，眉宇間一股英氣，使風采不期然的希望常見到他。

因此，風采一直沒有叫他離去。

而郭斌也並沒有離去的意思。

轉眼已是七天。

那天晚上，風采來到洞前，便看見一堆篝火，篝火隱隱透出一陣肉的香味。

風采叫了一聲：「斌兄！」

洞內傳來一陣爽朗的回應，道：「采妹妹，你進來看看！」

風采進入洞內。

一隻燒熟了的小黃麖被架在樹枝之上，原來那陣肉香的味道，便是來自這東西。

風采道：「你往後山獵取的？」

郭斌點點了頭，道：「妳來試試看。」

「沒有吃過已知道那一定非常美味。」

「先試一口再說。」

風采用手撕下了一塊肉，放進口內，果然是非常鮮美。

「你看。」

風采看着他拿出一個乾瓜似的東西，她忍不住的問道：「這是什麼？」

「是酒。」

「酒？」風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這種乾瓜，山頭到處都有，只要是搗爛中間一些肉，加一些水進去，過了幾天，妳便可得到一些香醇的美酒。」

「這麼容易？」

「妳可以試試。」

風采爲了好奇心，果然是試了一口，她從來沒有喝過酒，一喝之下，倒覺得香甜。

郭斌道：「吃些烤肉，喝些自製美酒，倒是人生快事。」

風采似乎有些同意。

她自從出娘胎之後，除了有父親照顧的一段日子，稍爲安樂之外，其餘的日子都是異常艱難。

雖然，她並非完全沒有機會喝酒吃肉，但是對着自己一個有些好感的朋友，那實在生平第一次。

她不覺多喝了兩口。

開始的時候，還沒有什麼，再多喝了兩口，她才發覺自己全身發熱，而且有點渾身不自在。

那時，郭斌也有一些臉紅耳赤。

郭斌本來也是一個英俊的青年，而今在酒醉下，風采更覺他像夢中的王子一般。

她似乎已渾忘一切，而且有點心猿意馬。

郭斌漸漸移近。

忽然，風采感到全身無力，而郭斌不斷在她面前說話，而她並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

郭斌已在她跟前，並且要抱起她。

這時，外面傳來一聲「劈啪」，而且閃耀着一陣强光，本來是相當幽暗的山洞，也光亮了一下。

風采似乎有些驚覺。

郭斌並沒有把風采抱起，而是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爲什麼這個時候來？」

他步出了山洞。

只見外面的天空又閃起了一陣白光，這陣白光並非天然，而是在山下有人燃點而起的。

郭斌有點氣惱，走近那些柴火。

那時，火已漸熄。

郭斌用一些枯枝，把爐火撩起，發出一陣一陣的煙，本來在這黑夜時份，並沒有辦法看到那些上升的煙，但不久一陣的閃光，却可以清晰地看到。

這爐火的煙竟然是一種回應的訊號。

郭斌弄了一會。

下面突然又有一陣閃光。

這次並非白色，而是一陣綠色的光線。

郭斌自言自語地道：「眞的在這個時候？」

他有點喪氣的回到洞內。

風采在郭斌走出去之後，因爲外面不斷閃着强光，使她雙目感到非常不舒服。

這時，她突然有了警惕。

郭斌究竟是個什麼人？看來他不懷好意。

一想到這裏，她似乎已從酒醉中完全醒了過來，不過，她仍然覺得手足酸軟，全身無力。

她仍躺在地上。

郭斌回到洞內，看見風采，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非常愉快地對自己說：「這次上山，冒險要被四個尼姑打死，却想不到有此好收穫。」

他蹲了下來，稍稍推動了風采。

風采突然一個鯉魚翻身。

這一動，郭斌也有點意料不到。

風采退到一邊，道：「你想怎樣？」

郭斌聽了，有點愕然，然後笑道：「難道妳還不明白我要怎樣？」

風采氣極。

郭斌狂笑，道：「妳還沒有醉倒？」

「你這禽獸！」

郭斌似乎並不介意她說些什麼，一步一步的迫近。

風采叫道：「你不要再來。」

郭斌只是笑着，仍然一步一步的迫近。

風采一直以爲郭斌是個好人，而且他有英俊的臉孔，一言一笑，都是令人極有好感的。

想不到這一刻已全變了。

他臉上的笑容已變成猙獰可怖。

他的行爲更是令人髮指。

風采已看清楚他的眞面目，而且看清楚他的來勢，她雙掌遞出。

郭斌並不介意，他只作閃身，然後一掌使出，已化解了風采的來勢。

很明顯，此人武功不錯。

風采又一連出了五招，這五招都是四個師傅所授，而且經過她不斷的磨練。

這五招使郭斌暫時沒有辦法近身。

「風采姑娘，武功原來不錯。」郭斌道，而他也用了七分功力使出招數。

風采只感到他拳風極盛，而且滿有勁度。

她知道定要速戰速決，一則是脫離虎口，二則是要通知她四位師傅，因為山下會有人攻上來。

她一摸腰間，心下非常驚懼。

因為日夕伴隨在她身畔的彎刀竟然不見了。

郭斌一連幾招，迫得她連連後退，並且早已知道她想拔出彎刀。

郭斌笑道：「妳的寶貝，在我這裏。」

只見他也從腰間一拔，赫然是風采的彎刀。

郭斌舞着彎刀，又再向風采咄咄的壓迫過去。

風采連退多步，想不到已近洞壁。

郭斌彎刀一閃，向她頸部劈去，風采想昂頭閃過，但後面再無餘位。

她的頭撞在洞壁之上。

而彎刀並沒有劈下，而是擱在她的肩膊之上。

郭斌笑道：「趁他們未來到之前……」

風采恨極，不過，刀鋒在她肩上，無法反抗，她在一時之間，並不知如何才好。

她索性閉上眼睛。

郭斌正想有所行動，外面强光又閃。

他自言自語道：「怎麼這麼快便上來！」

他突然放開了彎刀，道：「風采姑娘，妳不用驚慌，也不用愁，回到我們的大本營，我會好好……」

風采非常惱怒，趁他彎刀一離開，右手併指如戟的插向郭斌。

那知郭斌早已料她有此一着。

他一閃身，反身向她腰脅之間一點，那是她的「京門」穴。

這一指力透風采的腰背。

頓時，她整個人呆了，動彈不得。

郭斌得意地道：「妳好好的在這裏，讓我出去看看，弄完一切，再回來與妳相聚。」

他臨出洞之前，還在風采臉上香了一香。

風采雖是不能動彈，但她仍是可以感覺，並且知道身邊的事。

郭斌出了洞外。

風采幾經辛苦，才可以坐了下來。

郭斌那一指，力度極為深邃，使她半邊身體也有點痳痺的感覺。

她自信可以運功，衝破那被點的穴道。

* * *

當山下發生一些閃光的時候，殘月、曉風、雲愁、雨恨，四人早已驚醒。她們實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她們走出到居室之外。

只見山下人影幢幢。

她們沒有交談一句，早已知道有人要來攻山，這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使她們有點手足無措。

不過，她們都是歷過江湖風險的人，她們先聚在一起，看看山下湧上來的情形。

山腰不斷發出一些煙花似的閃光。

殘月道：「這是通訊息的。」

曉風道：「那麼山上已有內奸？」

雲愁道：「那個——那個傢伙。」

雨恨道：「那人一定還在！」

殘月道：「風采呢？」

曉風道：「那人長得英俊瀟洒，難道……」

這時已有一些人接近。

那些人全是一色黑衣，並有幪頭面罩。

「什麼人？」

沒有人知道。

她們也沒有機會再互相詢問，因為那些人已像潮水一般的湧上來。

殘月道：「多年來沒有開殺誡了。」

其餘衆人亦道：「殺！」

一時之間，整個山頭响起殺戮之聲。

殘月幾次控制一些人，希望可以找到一些來攻她們山頭的消息。

那些人都十分口硬，寧死也不透露半點。

接着來的幪面人，武功比較厲害。

然而，他們都不是「雲雨風月四神尼」的對手。

不過，這一批人似乎有計劃，他們一部份死纏着四神尼，另外一部份卻竄入了靜室。

不久，靜室已成了一片火海。

殘月眼看這自己多年的心血，竟被這一班如狼似虎，但不明來歷的人搗毀了。

她非常憤怒。

雙手有如利刃，左右劈出，打開了一條血路。

曉風也是怒極，她也是奮不顧身，一連殺了多人。

雨恨撒出了無數暗器，使很多人倒了下去。

雲愁本想使出毒氣，可是因為這是個山頭，而且會危及自己人，只好見敵殺敵。

以四神尼的武功，區區幾十人來攻，並不是一個什麼問題。

可是，敵人有如潮水而來。

殘月開始感到，這次來攻的人，並非為求其他，而是來取她們「四神尼」的命。

這班是什麼人？

他們與「四神尼」有何仇恨？

殘月實在是想不出原因。

這些人並不似烏合之衆，他們來此，自然有其目的，可是，為什麼選擇這地方？

殘月一邊想，一邊要對付這些似乎沒完沒了的人。

他們武功不弱，稍一敗陣，另外一批又上。

忽然，她想到這些人並非為「四神尼」而來，那可能是為風采而來。

幸好風采並不在。

不過，她們都不知道，那究竟是幸運或是不幸。

這時，人已退了一些。

她們也感到十分疲累。

忽地，雲愁大叫：「伏下！」

雲愁是個毒氣的能手，她是放毒氣的高手，當然亦明白其他人放毒氣的本領。

當她發覺人潮漸退，而另外一幫人上來的時候，那些人雖然同樣幪臉，但所用的幪臉巾却是不同，在一陣一陣的閃光之下，他們的幪臉巾也反光。

那是一種並不十分透氣的幪臉巾。

雲愁立即發覺，他們也是打算在使毒氣。

果然，那些人漸散去，還有十來個武功極强的人，死纏着四神尼。

雲愁見其他人在後面，似乎有所異動。

當外面閃光再亮，她已可以清楚地見到他們正撒着一些無色無味的東西，那些粉末似的東西，一着地便化成一陣青氣。

青氣，劇毒的明顯象徵。

雲愁叫道：「閉氣！」

如果只是靜下來閉氣，對她們來說，是完全沒有問題，但那時她們仍要對付敵方的攻擊，她們根本沒有時間閉氣。

因為不斷的運功，反而要多吸氣。

雲愁果是毒氣中的高手，她是最後一個倒下的人，連施放毒氣的那些人，也有一些人倒下。

他們有防毒氣的幪面巾，也要倒下，可知這種毒氣是如何的厲害。

當風采衝破了郭斌的點穴之後，她在洞口便看見有幾個人，那幾個並非什麼高手，風采三兩下手脚，已打敗了他們。

風采知道，郭斌的出現，並非偶然。

她一定要找到他，把事情弄清楚。

對面的山頭，仍然是殺聲震天，她知道如果這麼出去，一定是逃不過劫難。

可是，她也不能這麼呆下去，她一定要到外面看看，尤其是四個師傅。

她並不太擔心，因為她們武功已達爐火純青的階段，只是害怕那些人的偷襲。

她先把地上其中一個較纖瘦的男人的衣服脫了下來，換在自己的身上，這樣至少也可以冒充他們。

她迅速的換過了衣服。

她出了山洞，往師傅靜室那邊而去。

那時，人已疏落，攻上來的幪面人也不太多，而且有一些向她做着一個手勢，風采雖然不明白，但也猜測到是下山去或者是撤退的意思。

她當然不知那邊有毒氣。

迎面而來的人越來越多。

當她到達師傅的靜室時，先看到躺在地上的幪臉人，他們似是受了重傷，有些甚至早已死掉。

風采雖然看不見當時打鬥的情形，但是眼前的景象，也知道當時的戰況實在是異常的慘烈。

她心中焦急。

四位師傅呢？

當她想衝進去的時候，靜室之內，却有幾個人出來，雖然大家都是穿上同一式衣物，並且也是幪上了臉，可是，風采感覺到他們都是這一次攻上來的領導人。

其中一個似乎是郭斌。

風采心頭火起。

不過，他們正帶頭撤離，風采並沒有抗拒的能力，如在這個時候露出馬脚，自己也有可能脫離不了。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

她決定先隨着人潮撤退。

她一直跟着人羣，直到她找到一個可以藏身之地，她躲進了一個小山洞。

撤退的幪臉人多而且快。

轉眼之間，整個山頭又回復了寧靜。

風采從山洞走出來，直向師傅靜室狂奔而去，在她奔走期間，她開始想起十多年前的情景。

她早已經歷過的一次屠殺滋味。

而今這屠殺又再一次出現。

為什麼會如此？那是自己帶來的噩運？

上次使自己家散人亡，而這一次却使師傅也……

她不敢再想下去。

她飛快的到了靜室，靜室之內，似乎還傳出呻吟之聲，她撲了進去。

她首先看到雨恨與雲愁兩位師傅。

她們分別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風采叫道：「師傅！」

沒有回應。

她走近二人，撫摸她們的身體，已完全沒有了氣息，皮膚冰冷。

她再細看，只見她們的指甲都有瘀黑的顏色。

毒！

她又再狂叫：「師傅！」

她進入內裏。

只見殘月與曉風兩人仍打坐着。

風采走近，無意一碰曉風，她整個人便跌了下來，只剩下殘月仍僵坐着。

「怎麼了？怎麼了？師傅？」

一時之間，她不知如何是好，眼淚如缺堤般墜下，口中說了一些連她自己也不明白的話。

她撲前，擁着殘月。

忽然，她覺得她似乎仍有一些氣息。

四位師傅中，殘月無論在武功內力方面，都在首位，難道只有她才留下性命？

風采既驚且喜。

她先試以內力逼入殘月師傅的體內。

過了一盞茶時份，似乎有些起色，她再盡力，不過，當她意運丹田之際，她也感覺到自己的絡脈似也因爲一些不知原因的外來因素所紊亂。

她立即收攝心神。

而這時，殘月慢慢張開了眼睛。

當她一見風采，淚水便從她低垂的雙目，汩汩的流了下來。

她雙手一抖，把風采推開。

風采還以爲師傅惱怒，惱她在這緊急的當兒，都不知去了那裏。

可是，殘月並不是如此。

她用極其微弱的聲音：

「不……不要用眞氣輸入我體內，否則……連妳也中毒而死……」

風采急道：「我應該怎樣救你？」

殘月搖搖了頭。

過了半晌，才續道：「……毒……找回……殘……目的……可能……仍是妳……」

「找我？」

殘月點點了頭。

她身體搖搖晃晃。

風采急叫：「師傅，妳怎麼了？」

殘月沒有再回答，她看了地上躺着的曉風，然後又打量了四周一下，雙目垂下。

風采狂叫。

殘月再沒有反應。

風采撲上前去，殘月整個身體已完全乏力，倒了在地上，她的氣息已絕。

風采狂叫着，可是她已不能把她的魂魄喚回來。

她實在不知叫了多久，也不知哭了多久。

當她覺得再沒有眼淚的時候，她才感到悚然而驚，這地方已被放過毒氣，連功力深厚的四位師傅都抵受不住，那麼自己再逗留下去，一定是沒命。

不過，她一直都沒有事。

她站了起來，看看四周。

這樣哭下去，也是無濟於事。

四位師傅日夕授她武功，眼看要去查出陷害自己的人，快要成爲事實，想不到又無端發生了這一場劫難。

風采二十多年來，遇到如此多苦難，從來也沒有埋怨過，此時她實在無法不深責自己。

自己果如是俗語所謂的不祥人？

她不敢再想下去。

而今唯一應該做的，是收拾好這個殘局，把四位師傅好好的殮葬。

這一番工作，也費了風采一些時日。

當她把一切事情弄妥之後，她有時間靜了下來，她仔細把自己這麼多年來所受的無端禍事，一一細想。

其實自己是一個極爲平凡的女孩子。

可是，每一次的劫禍，矛頭都是指向自己。

自己有什麼可貴的地方？

她實在不知道，也不知如何去找尋。

郭斌應該是第一個下手偵查的對象，可是，人海茫茫，那裏去找郭斌？

不過，往人海裏去鑽，總比呆坐在山上好。

翌日，她決定下山。

當她再在四位師傅墳前拜祭之時，她聽見了人聲。

四個人，他們是邊談邊走。

「那姑娘不會再在此處等死的了。」

風采已躍上了山墳後面的大樹之上。

「不過，他們要那姑娘的頭，我們也沒有辦法。」

「不要多言，小心搜索爲是。」

是熟悉的聲音——赫然是郭斌。

有道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風采本想一撲而出，不過，她仍然按捺着，她一定要非常小心，否則這線索一斷，便再無從入手。

另一個道：「咦，有花？」

風采警覺身後有人追來。

他指的是四位師傅墳頭的野花。

四人有點緊張起來。

郭斌突然叫道：「風采，風采姑娘！」

他似乎滿有把握的認爲風采便在附近，他走上前來，又再叫了幾聲。

風采仍然按捺着。

郭斌向另外那三人道：「你們各自分開找找看看！」

三人走近樹林。

風采從上面看下去，看清楚三人的行踪。

開始他們三人一起，漸漸分三路而去。

看他們的步履，他們武功並不高。

風采有了主意。

她首先跟了其中一人，覷準了機會，從樹上跳下，立即用了殺手鐧，把那人窒息而死。

風采殺了那人，感到有點心寒，因爲她雖然多次受害，却從來沒有殺過人。

這次她是被迫，她感到有點厭惡。

可是，她沒有其他選擇，假如讓他們四人聯手在一起，她沒有把握可以戰勝他們。

他留下郭斌一人，她却有些把握，而且她並不想殺死他，一定要留下一個活口。

她繼續找另外兩個人。

那兩個人並不機警。

風采很快便解決了他倆。

郭斌仍然在外面候着，風采想嚇他一跳，她十分熟悉附近樹林的情形。

她先找到一些藤蔓，用極其迅速的手法把三人縛了在樹上。

然後她發出一些聲音，那些哨子似的聲音引了郭斌入樹林之內。

「啤……啤……啤……」

郭斌有些奇怪，不過，他並沒有走入樹林。

他反而大叫：「老許！老莫！」

當然沒有人回答。

風采又再吹起哨子「啤……」

郭斌無法抗拒好奇心，他開始行近樹林。

啤聲又响。

郭斌再深入一點。

「砰」的一聲，一個屍體從天而降。

郭斌看着屍體，驚魂未定，另外一具屍體從天而降，他看到了是兩個同伴的屍體。

他狂叫道：「風采，妳出來！」

風采依然沒有出來。

接着又是「啤啤」的聲音。

郭斌這次是嚴陣以待。

一個屍體慢慢的從樹上滑了下來，郭斌仍然不敢走近，可是當那

屍體快要接近地面的時候，那屍體却吊在半空，不上不下。

郭斌終於忍耐不住，他小心上前。

當他一接近那屍體，突然從屍體的背後，一柄彎刀伸了出來。

那彎刀正好擱在他的頸項之上。

郭斌只感覺到那彎刀的冰冷，却並沒有看見持彎刀的人，不過，他知道那一定是風采。

「風采姑娘！」

那彎刀反而一緊，刀鋒壓在他的頸項之上，只要多加一點力量，一定可以割破他的喉嚨。

風采道：「是誰派你們來？」

郭斌並不回答。

風采彎刀再緊。

郭斌幾乎叫了出來，因爲已經有血自彎刀滲下。

風采道：「誰？快說！」

郭斌道：「妳……妳先放開手，我才說。」

風采果然把手略爲鬆開。

郭斌想乘勢把風采掃開，不過，風采早已有了準備，只要他一動，她便把彎刀收緊。

這一次風采所用的力量更大。血更加迅速的滴下。

郭斌當然感覺到那刀鋒嵌入了他頭頸的皮肉，他知道再等下去，自己的頭顱一定會掉下來。

他突然心生一計。

他叫道：「妳來了！」

風采聽了，心中一凜。

而郭斌也趁着這唯一的機會，以肘子撞向風采，風采雖然已小心防備，但從來也沒有想到除了那三個人之外，郭斌還有幫手。

她只感胸口一陣劇痛。

而郭斌已離開了她的刀鋒，反躍過一旁。

前面那裏有什麼人？

那只不過是郭斌人急智生的冒險一着。

郭斌立時回身，施展出「空手入白刃」的本領，希望可以搶到風采的彎刀。

風采被他這一騙，心中惱怒又再加添，她把彎刀使得密不透風，而且咄咄迫人。

郭斌不單沒有力量把她的彎刀奪到，反而處處受風采的制肘。

想不到這丫頭的彎刀本領已到達了如此境地。

郭斌已從腰間抽出了一柄緬刀。

也是一柄刀，而且是非常柔軟的刀。

兩人對峙，刀鋒破空的聲音，使人肌膚顫慄。

風采突然使出兩招極快的招式，整個身體來一個大迴旋，那弧型的轉動，極爲配合她那彎刀。

郭斌只覺風采的彎刀轉出了無數的金弧影子，他感到有些眩目。

而他的刀也慢了下來。

這一慢正給了風采的一個好機會。

只見彎刀一閃。

郭斌的頭部一涼，但見風中飄着一些黑髮，原來這一刀，不但把郭斌的頭巾剷了下來，而且把前額的頭髮也同時削了下來。

郭斌心中一驚。

而風采的彎刀又至。

他回身便跑，希望可以逃出風采的彎刀。

風采當然是窮追不捨。

郭斌只是見路便跑，他眞的後悔自己請纓而來，以爲既可以立功，又可以享受一下這美麗的姑娘。

想不到自己武功竟在她之下。

他一直跑到另一邊山坡。

當他見到那邊是個懸崖的時候，他才知道他自己選擇了錯誤的路。

可是，他仍然只有向前走。

當他看到那崖下望不到底的時候，他只好轉過身來。

而風采的彎刀在他前面。

風采喝道：「什麼人派你來？」

郭斌道：「我不知道！」

「你不說，只有賠了生命。」

「我……我……」他企圖揮刀。

風采看着他的來勢，後發而先至，竟然硬生生的把他持刀的手腕也削了下來。

郭斌痛得死去活來。

風采向來有好心腸，但經過一連串的劫難，她的心已變成冰冷。

她仍然用彎刀威脅着郭斌，道：「快說，你再一動，我會再削去你另一隻手。」

郭斌既痛，而且也非常驚怕，叫道：「我說，我說……我是……」

風采非常緊張的聽着。

忽然，郭斌向下蹲去，左手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向風采撒去。

這一陣刺目的沙泥，使風采一時之間無法不稍退，當她一退，郭斌便轉身逃走。

這一轉身的狂奔，已分辨不出前面是什麼方向。

他忘記了自己已走到了崖邊。

他一踏空，整個人已滾下懸崖。

當風采看清楚前面時，已沒有郭斌的影子，只聽到從崖下傳上來凄厲的叫聲。

風采呆着。

推郭斌下了懸崖，是爲四位師傅報了仇，也爲自己洩了心頭之恨。

可是，他是誰派來的？這問題還沒弄清楚，線索也完全中斷了。

她眞是後悔，郭斌是個關鍵的人物，假如可以從他口中得到線索

，知道他是來自那一個組織，那麼，有可能找出自己爲什麼自小便被人迫害的理由，甚至找出一直迫害自己的元兇。

可是，而今一切可追尋的脈絡已斷。

郭斌掉下這個懸崖，再無起死回生之理。

她再搜索那三個屍體，身上也沒有什麼東西留下，這個組織的規矩也是十分嚴格，力量也一定是十分龐大，否則他們也沒有辦法查到這個山頭來。

她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失落。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逗留在這山上，因爲郭斌不回去，這表示他已敗在自己的手上。

而那些人看來是一定要得到她的性命才甘心。

她不能坐以待斃。

躲避並不是辦法，自己向來命大，但這種幸運不知可以維持多久。

總有一天，好運會終止，噩運來臨。

她一定要找出一直要迫害她的人，特別是爲什麼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孤女，竟會有人花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要把自己置於死地。

她越想越多。

她臨離開這個山頭之前，把那三個屍體，在四位師傅的墳前燒了，以祭師傅在天之靈。

她默禱道：「這只是個開始，只要讓我找到派人來殺我們的首腦，我一定要挖他的心肝出來，再祭師傅。」

她不再是含淚離開這隱居了四年的地方。

而是滿腔怨憤的離開這「風雨無崖」。

* *

爲了紀念師傅，風采也打扮成一個道姑的模樣，她彎刀在身，手上却是拿着一把塵拂。

她從風雨無崖一直向那個名叫宜昌的小鎮而去。

她心想：「那個派郭斌來的組織，一定還會有人來接應，那麼，接應的人一定是在那個小鎮。」

可是，當她到了那個小鎮，找了兩天，仍然是沒有什麼頭緒。

來往鎮上的人，大都是一些小商賈，根本沒有什麼人懂得武功。

風采決定離開。

她再費了多天，在附近一帶找尋那幫人的踪影，她親自到處搜索，到處問人，也了無結果。

開始的時候，她實在不相信，這麼一個龐大組織，派過這麼多人攻山，竟然沒有留下什麼踪跡與線索，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可是，事實確是如此。

風采知道，這個組織實在不簡單。

要找出這個組織已是如此艱難，要對付這個組織，眞是談何容易。

她並不灰心。

她記得非常清楚，自己的四位師傅，是從「天山四殘」的手上把自己救出來的。

那「天山四殘」本質也並不是壞人。

聽說他們也是被迫的。

如果找着這四人，應該可以有些線索，可是，人海茫茫，而且事隔四年，到那裏去找他們呢？

她記得他們是回去隱居的。

隱居？

最好的地方當然是自己的出身之地，可是，他們會否回到天山？

他們的外號是「天山四殘」，天山——豈不是他們可能歸隱的地方？

不過，天山離這地方極遠，相信騎最好的駿馬，乘最快的船，也非要三個月不可。

三個月便三個月。

風采決定北上天山。

她只希望找到其中一殘，也可以大概弄個明白。

那日，她來到了一個渡頭，天色相當晴朗，渡河的人並不太多。

她上了那小渡船。

船家爲賺多兩個錢，並沒有立即把船開動。

不久，有兩個勁裝打扮的人，一踏上船，沒有多說一句話，船家便立即開船。

風采坐在一旁，心裏有點嘀咕，想道：「這個船家倒也是欺善怕惡。」

小船沿着水流而去，不一會已到達對岸。

那個穿勁裝的人，並沒有趕着下船。

風采覺得有點奇怪，她上了岸，緩步而行，她回過頭來，只見船家正與兩人說話。

他們說些什麼，風采無法聽到。

不過，那老船家却是一臉愁苦，而兩個勁裝大漢却是趾高氣揚。

一會，那老船家從懷中抽出一些碎銀兩，交與那兩個大漢。

大漢一手收入懷中。

另一人一手把老船家推入船內。

那老船家雖非七老八十，但也是一把年紀，被那大漢一推，幾乎跌下河中，幸好他已習慣了船上的顛簸，一時之間，也勉強攀着船邊，坐在船舷之上。

兩個大漢也不回頭，揚長而去。

風采實在看不過眼。

她正想追那兩個大漢，很明顯

這兩個大漢，是欺壓良民，收取保護費。

當她走了兩步，便覺得有人追着他。

她回過頭來，只見一個中年漢子，手持油紙傘，身上背着一個藥囊似的東西。

那漢子道：「公子慢走！」

風采只看着他，並不知道他是呼喚自己。

當那漢子再叫，並且奔上來時，她才記起自己已改扮了男裝。

風采應道：「你喚我？」

那漢子點點頭道：「是的！」

「做什麼？」

「你想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風采猶豫，但終於點點了頭，道：「那又如何？」

「千萬不要意氣用事。」

「什麼意氣用事？」

那人道：「我看公子步履穩健，當然是有極好身手，但前面兩人卻是千萬得罪不得。」

「爲什麼？」

「你不慣在江湖走動？」

風采並沒有回答，態度是模棱兩可。

「我看你肯定很少在江湖走動……你不知道那兩個漢子的來歷？」

風采搖搖頭。

那漢子嘆了口氣，道：「他們來自岳陽樓。」

「岳陽樓？」

「是的，正是岳陽樓。」

「那又如何？」

那漢子看她沒有什麼反應，知道他並沒有聽過這岳陽樓的事情。

那人道：「你有沒有聽過：岳陽樓，江河兩岸愁！」

「什麼？那是什麼詩句？」

「那並不是詩句，而是表示岳陽樓這幾年，雄霸長江、黃河兩地，所有住在長江、黃河兩岸的老百姓，一聽到岳陽樓三字，便會發愁。」

風采道：「天下竟然有這麼惡的人？」

「當然有！」

「那兩人便是岳陽樓的人？」

那漢子道：「公子，我們在這裏說岳陽樓的人，也是不便，無謂惹上不必要的痲煩。」

風采道：「好，咱們走！」

那漢子道：「公子往那裏？」

風采當然不想把自己的事情告訴這陌生人。

那漢子道：「你不用告訴我，我也知道。」

「你知道什麼？」

漢子端詳了風采一會，道：「你哀愁雖不在臉上，卻在心頭；你臉有風霜，步頭向北。」

風采心下暗驚，道：「你怎知道？」

「你先說是不是？」

「你說話模棱兩可，只不過是個行走江湖騙人，混飯吃的人。」

那漢子並沒有惱怒，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說得肯定一些。」

那漢子道：「你內心有極大的愁苦，而你目的是到北方找人。」

風采更覺奇怪，他怎會知道自己的事情？

「你只是胡亂猜測。」

那漢子忽然打開那油紙傘。

那傘上寫着五個大字：鐵口神算子。

「你占卦算命？」

那人收了油紙傘，道：「那是信不信由你。」

風采道：「你怎知我心有愁，並要北上？」

那人笑道：「那你是相信我，並非胡亂猜測的了？」

「你怎麼知道？」

那人道：「這裏說話並不方便，再過兩條街，有間大酒樓，我們坐下談談如何？」

風采也覺有點肚餓，並且覺得這人有點怪，便道：「你想騙我一頓飯？」

那人道：「我坐下向你解釋，一定可以使你心服口服，到時，那頓飯就算我爭着付錢，你也不肯。」

這人竟然誇下海口。

風采道：「好，我看你有何本領。」

於是，兩人轉出了步頭，眼前便是一間酒樓。

兩人走入那酒樓之內。

大堂之內，一個掌櫃模樣的人，正在恭送兩個漢子，那兩個漢子是讀書人模樣，不過，眉宇之中，風采也可以看得出，他們是江湖中人。

他們的打扮，只是掩飾他們的身份。

其中一人把紙扇打開，赫然露出一個「岳」字。

風采正想看清楚二人，但那鐵口神算子却一手拉了他，向閣樓而去。

風采只好跟着他走，並輕聲問道：「又是岳陽樓的人？」

鐵口神算子點點了頭，立時找了個位子坐下。

他沒有徵求風采什麼，便向小二吩咐，叫了幾道十分精緻的小菜，並要了兩斤狀元紅。

風采道：「你叫了這麼多東西，身上有足夠的銀兩才好。」

鐵口神算子道：「我不用自己掏腰包的。」

「你眞的這麼有信心？」

他非常肯定地說：「如果我沒有信心，也不敢自稱鐵口神算子。」

風采道：「你究竟有沒有名字？」

「當然有。」

「那叫什麼？」

鐵口神算子並沒有回答。

風采以爲自己問得太沒有禮貌，改口道：「先生貴姓大名？」

鐵口神算子道：「我記不起了。」

「什麼？名字也記不起？」

「因爲太多人稱我神算子，因此我連自己眞實姓名也忘了。」

這人好大的口氣，不過，他雖驕傲，却也不算太討人厭。

「那麼，我怎麼稱呼先生才是？」

「你叫我鐵口也可，神算子也可，甚至鐵口神算子也可，閣下是……」

「你這麼聰明，我便給你猜一猜。」

「怎麼猜？」

「有中生無，無中生有！」

鐵口神算子沉吟一會，又似是合指一算，道：「空穴來風，並非無因。」

風采道：「你猜吧！」

「我不是已給你答案了？」

「什麼答案？」

「空穴來風，並非無因，公子姓風！」

風采被這一說，愕然起來。

難道這個人果眞是食飯神仙，鐵口神算？

「你怎知道？」風采問。

「是你自己告訴我的。」

風采道：「啊，那這不算是什麼，你懂得猜謎語而已，也沒有什麼出奇。」

「是的，你所說的無中生有，有中生無，已不是明明的說出風字？」

風采當然仍不會心服，道：「你怎知我會往北去？」

「那更容易，你乘船的步頭，根本朝北，而且我看你風塵僕僕，因此才有此斷定。」

風采知道，這鐵口神算子實在是觀人於微。

「你叫什麼名字？」

「你喜歡叫什麼便什麼。」

「我叫你鐵口好了！」

「好極！」

那時小二已送上了精美的小菜，並且有一大瓶剛開封泥的狀元紅。

倒出紅酒，當眞是香氣四溢。

風采不喝酒，但也覺得這酒味香醇。

風采道：「雖然你猜中我的事，但我仍不服。」

「有什麼不服？」

「你怎知我心有愁苦?我是非常快樂的。」

「對，你臉上看不出愁苦，但你的眼睛早已告訴了我，心上有解不開的愁結!」

「你知?」

「當然不知，我不會騙你，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你說出你的時辰八字，讓我爲你占一口卦!」

「卜卦?」

「是的，我鐵口神算子，醫卜星相，無所不精。」

「一定要時辰八字?」

「是的，天地是一個輪，一切運行，都逃不出一個改字。」

風采並沒有表示。

鐵口道:「如果你不想，那也算了吧!」

他小心地品嚐狀元紅。

風采此行，實在並沒有甚麼把握找到甚麼，她想了一下，道:「好!」

鐵口道:「你說出生辰八字。」

風采說了出來。

鐵口用手指占算了一下，臉上微微變色。

過了一會，他才從那個如囊似的東西內倒了銅錢與龜殼出來，他把銅錢放進龜殼，搖了幾搖，又倒了出來。

風采一向並不相信這些東西。

可是，當一個人感覺到心下並不穩定，前途茫茫之際，便有求神向佛之心。

風采當然並沒有例外。

鐵口緩緩道:「你此行北上並不易。」

「我想找的人，找到嗎?」

鐵口道:「找不到，找到也沒有用。」

「爲甚麼?」

「這點我却說不出來了，」他頓了一頓，道:「不過此行你有貴人。」

「貴人?甚麼貴人?」

「我實在不知道。」他自己沉吟了一下，才道:「你有貴人扶助，我只能告訴你這些。」

「不過，我是想去找尋一件事情的眞相。」

鐵口道:「我不能說你能否成功，但總之一句，你前途險阻，但會化險爲夷。」

風采道:「你這只是江湖口吻!」

鐵口道:「我只是根據卦象而說，有很多事情，是天機不可洩漏。」

風采默然。

他們都覺得有點肚餓，而鐵口點的菜，也是風味不凡，於是兩人吃着東西，沒有多言。

鐵口酒量不錯，而風采却是滴酒不沾唇。

當酒菜差不多吃完，鐵口已站了起來，他一張紙放在桌上，道:「風兄，我想這一頓飯，你一定要請我。」

「爲甚麼?」

「當我離開之後，你才拆開這紙條一看，你一定心服口服的請我。」

「如果不服呢?」

「不服也沒有問題，我也是北上，再過便是臨昌，那裏有一間大酒樓，你也一定要經過的，假如不服，到時，你一定可以找到我，我請你大吃一頓。」

風采實在看不出，這鐵口爲甚麼有這麼大的自信。

她讓鐵口離去，她並不介意請他吃一頓飯，至低限度，他也算是告訴過有關「岳陽樓」之事，否則剛才自己謬然出手，一定惹上大痲煩。

她剛想起「岳陽樓」之事，可惜鐵口已離去。

她看着桌上的紙條。

裏面會寫些甚麼，會令自己心服口服，請他吃一頓飯，而且他又會留下一個下次相見的地方約會?

風采以爲他又是寫下一些江湖口吻的話。

可是，當她把字條打開，她整個人呆着。

紙條上只寫着一個字:

女。

風采立時感到一陣臉熱，想不到鐵口已發現了自己是女孩子，她立刻離開，她想找他問問，如何會發現自己是個女孩子。

如果他是用占算的方法來測出自己是個女人，這一頓飯倒也請得心服口服。

那晚，風采並沒有離開這小鎭，投宿在一間客棧之內，她站在房間內的鏡子前，左看看，右看看，也無法看得出，自己身上究竟有甚麼破綻，被他看出是個女兒家。

眞的一點破綻也沒有!

也許是喉間的突出部份，因爲自己是女孩子，會被鐵口看到，不過，她早已利用衣物，蓋着頸項，他還有甚麼本領知道自己是女人?

風采實在沒法想通。

當她正在鏡前沉吟之際，外面傳來了一些吆喝的聲音，風采禁不住透過紙窗往外看。

那時已是入夜，大堂之上，並沒有甚麼客人。

而當中是一個拿着摺扇的漢子。

風采也認得，客棧的那位老闆，正在與拿着摺扇的漢子似乎有些爭論。

而另外兩個夥計正與另外兩人

僵持着。

老闆似在哀求。

那拿着摺扇的人，「颼」的一聲，把紙扇打開。

風采看得眞切，赫然是個「岳」字。

「岳陽樓，江河兩岸愁。」

難道又是岳陽樓的人來收錢?

那持着紙扇的人，又「颼」的一聲，把紙扇收了，而同時，他那兩個手下，立時動手。

可憐的兩個夥計，來不及抵抗，已被兩人打了幾拳，滿天星斗之際，再被踢了開去。

老闆想動。

那持紙扇的人也跟着動。

老闆知道沒法再週旋下去，於是又從懷中，抽出一張銀票出來。

那手持紙扇的人，才臉露笑容。

風采眞的想衝出去，可是，回心一想，自己並不清楚此事的來龍去脈，自己還是按捺着。

兩個夥計從地上爬起來。

他們安慰了老闆幾句，便離開了大堂。

風采想出去問問這老闆，但回心一想，自己是陌生過客人，他怎會說些甚麼?

不過，她想到其中一個夥計，那人較爲年輕，而且有些性子。

風采走出房門，那夥計正在走廊盡頭裏傷。

風采招手，示意他來。

那人走來，道:「客官有甚麼吩咐?」

「你進來。」

那夥計進了房間。

風采問:「那是岳陽樓的人?」

夥計有些愕然，道:「你怎知道?」

「當然知道，我沿路上也見過岳陽樓的人，他們勢力眞是這麼大?」

「當然大，你沒有聽過……」

風采接口道:「岳陽樓，江河兩岸愁?」

「是的，從這句歌兒中，你便知道他們勢力驚人。」

「官府沒理會?」

「官府?」那人笑了起來。

風采道:「也給他們收買了?」

「如果是收買了還好，事實上好像是各自控制了普羅百姓，官府有官府的稅收，他們有他們徵收。」

「你們可以不給?」風采也知道自己這話荒謬。

那夥計道:「岳陽樓的人都受過訓練，普通百姓，並不是他們的敵手。」

「那麼你們便任他們橫行?」

「還有甚麼辦法?」

風采道:「他們橫行了多久?」

「他們本來是在黃河附近，但這十多年來，已發展至整條長江了。」

「有人挺身而出嗎?」

「有。」

「結果呢?」

「無故失踪!」

這簡單的四個字已勾畫出這「岳陽樓」的組織的厲害。

那夥計道:「客官，我看你文質彬彬，是過路的，還是少理閒事。」

風采道:「天下間怎會有這個道理……」

夥計道:「客官，我也不與你多談，否則，牆邊有耳，我害怕明天無端失踪。」

夥計退出了房間。

風采眞的想留下，看看這「岳陽樓」究竟是甚麼東西，竟然可以一手遮天。

不過，回心一想，自己身上還負有重要的任務，而今最重要的還是上天山去找四殘。

又遇鐵口 同上天山

翌日一早起來，她還是離開了這小鎭。

一路上也沒有甚麼事情，轉眼過了五天。

從官道一直走，便看見下面一個非常大的市鎭，當她走近，便看見「臨昌」二字。

原來這便是著名的臨昌。

經過五天的路程，風采也感到有點疲倦。

臨昌的街道十分繁榮，往來人羣，摩肩接踵，非常熱鬧。

忽然，有人撞了他一下。

風采也不覺是甚麼，可是，剛巧她想拿些銀兩出來買一些衣物，她立時發覺身上那小小的香包，本來是裝有一些銀兩，已不見了。

她立時知道，剛才的一撞，並不是無意。

她回首一看。

只見幾個青年人，在那邊交頭接耳，其中一人還把她的粉紅色香包抛上抛下。

那人扒了別人的東西，還敢這麼囂張。

風采一個箭步上前。

那幾個人回頭，一見風采滿臉怒容，也不由分說的散開，又同時的聚攏，攻擊風采。

風采早已有備而戰。

那幾個人武功還算中規中矩，不過，風采要好好懲戒他們，下了幾道重手，把他們打得七歪八倒。

那幾個人立即四散。

風采一時之間不知應該追那一個才好，不過，要拿回自己的香包及銀兩，一定要捉到其中一個。

她立即去追最近她的一人。

那人身體細小，但動作却異常靈活。

風采拚命追着，那人却走進人羣，又走入附近一條滿佈攤檔的街道。

風采被阻，不得已的慢了下來。

那人已走近另一街口，風采竭力追去，却已不見人影。

風采氣極。

忽然，街角出現了一個人。

那人白衣白袍，手持一支竹竿，背後有背簍，一個很面善的人。

那人道：「客官找甚麼？」

風采再看清楚，道：「原來是你。」

那人竟是幾日之前所遇到的「鐵口神算子」。

風采仍想追上前去。

鐵口道：「找人？」

「你看見那人逃往那一邊？」風采問。

「看不見，不過，却拾到這東西。」鐵口把手中的東西一晃。

那是一件粉紅色的東西，風采一見，知道那是自己的香包。

風采道：「給我。」

「是你的？這是女兒家的東西。」

風采立時臉紅起來，叫道：「給我！給我！」

鐵口已一手把那香包放入懷中，轉身便走。

風采追上去，可是無論她走多快，鐵口仍在咫尺之外，無法接近。

他們轉了兩個街口，又回到繁盛的街道上。

鐵口慢下脚步，回身道：「你要拿回也可以，這一頓又要你付錢。」

風采道：「你把銀兩拿去，那東西交還我。」

「沒有問題。」

鐵口把香包拋了過去，風采一手接回，納入懷中。

「咱們再來好好喝一杯。」鐵口道，他一邊說一邊上了太白樓。

風采本來不想去，但心中好奇，想知道的事情很多，她實在無法相信，這天下間，果眞有食飯神仙？

太白樓，這地方比上次他們相聚的酒樓有氣派得多，鐵口神算子已找到了一個好座位。

風采坐下，道：「你怎會替我搶回那香……」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鐵口道。

「他撞到了你？」

「那是他的不幸。」

「你怎知我被他扒去了東西？」

「你一入城我便看到你了。」

「你一直在監視着我？」

鐵口沒有說話。

風采道：「你知道我的事不少？」

「也不太多。」

「我有一件事，實在不明白。」

「甚麼事？」

「你怎知我是……」風采望了四周一眼，低聲道：「我是女兒身？」

鐵口笑着，倍增神秘，道：「我要好好吃一頓。」

這牛頭不搭馬嘴的回答，令風采恨得牙癢癢，但爲了明白，只好道：「你喜歡吃的便自己叫。」

「那好極了。」他向小二招手，點了幾道非常精美的小菜，又再叫了一罎女兒紅。

「爲甚麼不要狀元紅？」風采問。

「那是配合你的身份。」

鐵口是取笑她是女兒之身。

「其實你怎知道？」

鐵口不答。

「我的扮相有問題？」

「沒有。」

「我的口音？」

「也沒有。」

「喉頭？」

「不，我看不到，也沒有注意到。」

「那究竟是……」

「看你這麼心急，好，讓我告訴你——你記得你曾經把你的八字交給我看？」

「那又如何？」

「你的八字，很明顯的標示出你是個女孩子。」

「眞是如此？」

「那要看我多年苦學，熟讀各種命理八字，才會一看便知你是女孩子！」

風采這時才佩服這鐵口，他實在並不是在開口亂說，他果然是眞材實料。

小菜來了，他們吃得津津有味。

風采也覺得，鐵口既然知道了自己是女兒身，動作也不需再作任何掩飾，整個人也自然起來。

「鐵口，你北上有目的？」

「正如你一樣。」

「你想做甚麼？」

鐵口突然嚴肅起來，道：「找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鐵口道：「雪蓮。」

「天山雪蓮？」

鐵口點了點頭。

風采道：「我也聽說過這東西是一種十分罕見的東西，不一定可以找到的。」

「那要看時間、機緣。」

風采道：「那我們可以同路。」

鐵口道：「你找人？」

「天山四殘。」

「四個殘廢的人，很久以前，我也聽過他們的名字，在江湖上也算响噹噹。」

「是的，不過，他們四人曾迫害過我。」

鐵口問道：「算是報仇？」

「不，他們只是被人所迫。」

「那你目的是要知道迫他們害你的幕後人？」

風采點了點頭。

鐵口道：「他們一定在天山？」

「不一定，我只希望我沒有白走一趟。」

自從那天起，他倆成了好朋友，並且決定一齊北上天山。

鐵口神算子外表老成，其實年紀並不十分大，如果與風采比較起來，只是大幾歲，因此兩人越談越投契。

在過黃河之時，他們一連碰見幾件有關「岳陽樓」的事，主要也是逼人交錢，風采幾次想挺身而出。

鐵口道：「我們還有要事在身，將來我們辦完了事，才再來對付他們。」

「你說眞的？」

「我當然會守諾言。」

兩人一直北去，過了黃河，「岳陽樓」的勢力已漸漸小了，再上，也沒有人提起。

那日，從路程計算來說，已是接近天山。

天氣十分寒冷，天色陰暗。

鐵口道：「看來快要下雪了。」

風采道：「我們找個地方歇宿一下。」

本來，依照路人指示，他們應該入黑之前，可以到達一個小鎮，在那裏打尖投宿。

可是，不知是走錯了路，還是他們走得太慢，到了天快黑的時候，他們還沒有見到那個小鎮。

而附近只有疏疏落落幾個村莊。

雪開始飄下。

風采生於江南，雖然是見過下雪的情形，但從來沒有見過鵝毛般的飄雪。

鐵口問：「冷嗎？」

風采搖了搖頭，把頭上的雪花搖了下來。

鐵口道：「我們還是找個地方歇下，否則，當雪稍停，我們便會覺得非常寒冷。」

他們走了不久，便見一間破屋。

鐵口走近，發現內裏沒有人，但仍留下一些幾乎沒用的傢俱，非常破爛。

鐵口道：「就在這裏歇一宿吧！」

風采沒有異議。

兩人合力，把一些破舊傢俬移開，用一些陳舊的禾桿舖在地上，權作床舖。

鐵口是慣於流浪的人，可以適應於任何環境，他找了一個破爐子，生了一個火盆。

兩人吃過一些乾糧，便在爐前閒話。

經過這多天的相處，他們已是無所不談。

風采也覺得鐵口這個人，雖然年紀不算很大，但學識豐富，無論是天文地理，醫卜星相，他都懂得。

鐵口是靠嘴巴來討生活的，因此，他說的話都具有異常的說服力。

風采久處深山，不知天高地厚，也有不少日常問題，要向鐵口提問。

當爐火烘烘之際，他們說起往事。

鐵口道：「我原來是一個莊稼漢的兒子，但由於一次大旱，父母都因爲這天災而死，只剩我一個人，到處流浪，幸好我生性好學，只要我遇到不懂的事與物，我便要追根究底。」

風采道：「怪不得你知識這麼淵博。」

鐵口道：「並不是淵博，只是見事問事，日積月累，才有些經驗。」

「你的卜卦看相，也是如此得來？」

鐵口點了點頭。

「武藝呢？」

「我那些三脚貓功夫，也是從一些打架經驗得來，有的是在一些古書中所得。」

「那你是無師自通的了？」

「不，我幼時在農莊，也跟過一些叔伯學過一些拳脚的基本功夫。」

風采實在羨慕這位聰明的大哥。

鐵口見她沉默，便問道：「我只知道你是四神尼的徒弟，其他的並不知道。」

風采道：「我出身一個中下的家庭，其實也是平凡之極，怎知道無端受了很多迫害，這些迫害，到了現在我還是不知道其中原因。」

風采把自己本來已準備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準備結婚，突然家中失火，繼而有人來搗毀他們的家園，她無端下獄，再而被天山四殘押往青樓出賣的經過說出。

鐵口實在想不到，這一個年紀不大的姑娘，竟有這一連串可怕的遭遇。

鐵口道：「你有沒有查過原因？」

風采搖了搖頭，道：「以前，我遇到所有的事情，都是沒頭沒腦

,而當事情發生了,根本沒有給我查問的機會,當我在獄中,你叫我問誰?當我被那四殘押下時,我問甚麼,他們也不回答。」

鐵口道:「你四個師傅怎麼說?」

「她們打算將功夫傳授了我之後,讓我自己下山查探,可惜,無端又……」

風采想起四位師傅,一時又悲從中來。

鐵口道:「我看你的身世其實有些特別……」

「甚麼特別,我的父親只是擁有一些田地的農戶,除了自己耕作之外,還租了一些給人。」

「那麼,他沒有理由與江湖之士,惹上任何關係。」

「這實在想不透。」

「而那些迫害過你的人,也一定不會花這麼大的人力物力來迫害你而無所因的。」

風采道:「我很希望知道。」

鐵口也沉默起來。

風采正想開口說話,但鐵口却用手勢止住了她。

鐵口道:「有人。」

他倆立刻把爐火弄低了一點,然後一起走近那個破落的窗口處。

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遠處有兩個人影晃動。

兩人移動極快,他們並不是向着鐵口與風采所處屋子而來,而是在前面不遠之處經過。

兩人轉眼已接近小屋。

那的確是兩個人,他們都是披着長披風,一個是深藍色,另一個是深紅色。

兩人步履一致。

一紅一藍,在雪地之中,十分顯眼。

鐵口道:「你看!」

風采已發現,這兩個人在雪地上走着,却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脚印。

那兩人漸漸遠去。

鐵口道:「這兩人實在不簡單。」

「果眞是踏雪無痕。」

鐵口沉吟道:「這兩人究竟是甚麼身份,在這大雪之夜,仍然匆匆而去?」

風采道:「倒不如爲他們占一口卦?」

鐵口笑道:「我憑甚麼占?」

風采想了一下,道:「就占我們?」

鐵口立時明白,道:「對,假若我們將來會遇到他們的話,那麼就占我們,也可知道他們一些大概;假若是再遇不到他們,占來也沒用。」

鐵口拿出了龜殼與銅錢。

他誠心地占算了一口卦,然後沉吟半晌,道:「我們同赴天山,目的不同,但行程是相同的。」

「會遇到兩人嗎?」

「我想是會的,因爲卦內顯出,我們將會遇到兩個高人,那豈不是他們?」

「究竟他們是甚麼人?」風采問。

鐵口道:「過幾天,假若有緣,便可知道,如若無緣,猜來也沒用。」

兩人在火爐畔,渡了一宵。

翌日上路,小雪初晴,一片白茫茫,倒也令人心曠神怡,步履輕快。

他們一直走,行近一戶農家,問清楚了天山方向,才知道他們走錯了一些路,他們立即改正,走了不久,果然發現農家所指的天山脚下的一個小鎮。

那小鎮其實也不算得一個鎮,只不過附近有幾條村落,在趁墟期間,此處人較多而已。

而這天相信不是墟期。

鐵口道:「相信我們需多等一兩天,才可以上天山了。」

「爲甚麼?」

「因爲不是墟期,甚麼東西也買不到。」

「那麼我們先找個地方歇一下。」

「吃些東西?」

風采點了點頭。

經過幾天在這些半沙漠的地帶行走,他們已是滿身泥塵,衣衫也甚爲汚穢。

他們找到了一間小麵店。

店主在那小店當中起了一個爐火,因此,店內洋溢着一片溫暖。

他們走進小店。

店內坐着兩人,兩人停住了脚步,因爲這兩人,一人披着一件藍色的披風,而另一個,是一件紅色的。

兩人都是背着他們而坐,因此,看不見他們的面孔。

風采與鐵口進入店內。

當他們找了個近火爐的地方坐下來之後,却仍不見小二上來招呼。

風采叫道:「店家。」

可是仍沒有人應。

忽然,有人說道:「你們來吃麵的?」

風采聽了,失笑地道:「當然是來吃麵的!」

另一把聲音道:「只是你們兩人而已?」

鐵口道:「是的,我們只吃個飽,便立刻離開。」

「只吃一兩碗麵,應該沒有甚麼問題。」

風采實在不明白,這兩人一直背着他們說話,既沒有禮貌,而且

這店肯定不是他們開的。

風采道:「兩位……」

鐵口趕快接口道:「如果不方便的話,我們可以……」

那兩人仍然沒有回過頭來,其中一人向厨房內叫道:「店家,有人光顧。」

一個老頭兒自厨房中出來。

那老頭聲音有些顫抖道:「兩位客官,請……」

「看來他們也是趕路的,就做兩碗麵給他們吃。」

那老頭向着那兩個背面人道:「好的,好的。」

老頭道:「我就給你們弄兩碗簡單的,吃了之後,好趕快上路。」

風采道:「我要……」

鐵口道:「好極,最方便最快捷,你便弄來。」

老頭子不再說話,走回厨房。

風采低聲問:「爲甚麼不許我自己點?」

鐵口也低聲道:「看來這地方有痲煩,我們還是快吃了便離開。」

風采還想說話,但那兩個人那邊,却又傳來說話:「你是個藥郎,還是個算命的?」

鐵口極有禮地回答道:「在下既是藥郎,也是個算命的。」

「算命的?」另一個聲音道。

「好極,你便跟咱們占算一卦。」

鐵口站了起來,想走近那兩人。

那兩人異口同聲道:「坐着!」

另一人道:「你便坐在那邊,替我們占算。」

鐵口道:「沒有問題,請問兩位,要占算些甚麼?」

「前程。」

「好。」鐵口把銅錢與龜殼拿了出來。

「怎麼了?」另一人似乎有些心急。

鐵口道:「我是依卦直說,你們不要責怪在下。」

兩人同道:「快說。」

「不瞞兩位,這是一支下下卦。」

「下下卦?」兩人同道。

「你解說來聽。」

鐵口道:「卦象顯示,前途重重險阻,甚至有血光之災。」

「有危險?」

「卦象對將來未有詳細顯示,用不用爲你們多占一口?」

另一人道:「不用了。」頓了一頓,似是自言自語,道:「我實在不信這些。」

那人道:「先生,卦金多少?」

鐵口道:「萍水相逢,算是有緣,不用付了。」

那人道:「不可。」

那人手肘一動,一錠黃金已從他那邊飛了過來,鐵口一手接着,道:「多謝。」

兩人不再多言。

而那老頭也把兩碗熱麵捧了上來。

風采與鐵口很快便把麵吃了。

外面寒風正緊,而小店之內,爐火烘烘,當然是非常溫暖,因此兩人仍想多留一會。

那兩個穿着披風的人,一直沒有動,雖然店主已拿上了一些食物,他們吃着,但外表看來,他倆似是一動也不動。

「你們還不走?」

鐵口道:「好極,我們走了。」

當他們轉身走出小店門時,遠處有些人影晃動。

他們略爲猶豫一下,八個黑影已清晰地顯現在他們的眼前。

八個人,八個黑色勁裝的人。

在這雪地之上,特別顯眼。

後面已傳來其中一人的聲音,道:「我看你們還是不要衝着他們,躲在一旁吧!」

「我們?」風采問。

另一把聲音道:「還有其他人嗎?」

這八個人已站在小店之外。

鐵口一手拉了風采,往店旁的地方走去,這店不大,他們閃入了厨房。

厨房之內,已沒有人,那老頭子似乎早已知機,不理會再有甚麼吩咐,已偷偷溜了。

那後門的地方,有厚厚的門簾,穿過那門簾,他們便可以離開。

可是,他們兩人都沒有出聲。

但是心意是相同的:他們都想看看,這兩個披着紅藍披風的人,究竟怎樣對付那八個黑衣漢子。

於是,他們不約而同的轉身,伏在厨房門口處。

八個黑衣漢子已進入店內。

而那兩個披着紅藍披風的人仍然沒有移動,兩人仍似是低下頭來,埋頭埋腦吃他們的東西。

八個漢子似乎都知道,這兩個人並不易對付。

其中一人喝道:「上!」

那兩人仍在吃東西,對他們全不理會。

八個漢子非常氣惱,提氣上前。

突然,那兩個蓋紅組披風漢子一同把抬子一拍,同時轉了身子,而他們桌上的碗筷杯碟都飛了出來。

碗筷杯碟都好像長了眼睛,向着八人飛去。

一時之間,飯菜胡亂飛揚。

八大漢紛紛跳開。

披藍披風的人叫道:「你們究

竟是誰？」

為首的黑衣人道：「你不用理會我們是誰，你倆交下人頭便可。」

披紅披風的人道：「啊，你們的要求原來是這麼簡單，那好極了，來拿吧！」

那人慢慢站了起來。

他的臉孔仍被披風帽子蓋着，看不清楚那人的尊容。

為首黑衣漢子道：「我們從不殺錯人，你是岳陽樓的人？」

雖然大家都看不到那人的尊容，不過，仍然感覺到他是非常驕傲的回答，道：「當然是，你們可站穩些，聽着，在下便是大名鼎鼎的『先天下之樂』洛融融。」

「原來果然是洛當家。」黑衣漢子道：「那麼，我們沒有找錯人了，這一位一定是……」

那披着藍披風的人也道：「在下正是人稱『先天下之憂』丘心忡。」

那黑衣人道：「那就完全沒有找錯人了。」他的語氣似是自言自語。

其實那是發號施令。

其他七個人在他語聲未歇之際，已然齊步向前，並下殺手。

這時那兩個披着披風的人仍然不動，只見他們披風慢慢的鼓脹起來。

那八個又同時出手。

可是，那丘心忡與洛融融同時轉身，面對着面，紅藍兩披風似是合而為一，鼓脹得像一個汽球。

八個黑衣大漢一近，便像接觸到一個燙手的火球似的，紛紛散開。

丘心忡笑道：「原來青城鬼域的殺手，也只是一班膿包而已。」

樂融融也笑道：「召人往鬼域的人，其實是自己步向黃泉之道。」

八個漢子都知道，這兩人是非常厲害。

為首的黑衣漢道：「你們既然知道我們是來自青城鬼域，倒不如爽爽快快的受死，免却不必要的痛苦。」

樂融融狂笑起來，道：「聽說青城鬼域內的猛鬼，全都是無姓無名，你們是甚麼猛鬼？」

那黑衣漢子道：「本來，咱們鬼域殺人，從來不開聲，你幾時見過猛鬼殺人，會報上名來？念着……」

丘心忡道：「念着，念着甚麼？」

那黑衣漢子其實是在拖延時間。

他道：「念着你們是岳陽樓的兩大當家，當你們下了黃泉，也可以告訴閻君為何而死。」

這時，他們似乎已準備妥當。

八漢子手中都持了一件非常怪異的兵器。

那是一柄滿是鋸齒的彎劍。

那彎劍非常薄，當他們稍為舞動，空中便迴蕩着一陣「轟轟」的聲音。

聲音並不太大，但使人耳根並不好受。

說時遲，那時快。

八把古怪的鋸齒彎劍已然揮上。

他們招式之快，連鐵口與風采也看不清楚。

只見一陣紅色與藍色的布碎，在半空飄起，然後徐徐落下。

本來是披着紅披風的洛融融，那披風已成片片蝴蝶般飛開了。

本是披着藍披風的丘心忡，也是如此。

八個漢子之中，已有四個倒地。

這一閃電式的交手，實在是使人覺得驚心動魄。

躺在地上的四人，全是被自己所拿的鋸齒彎劍所削，四人沒聲沒色的躺下，血肉模糊，衣衫破爛不堪。

為首的黑衣漢子似乎受傷最少，他叫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樂融融又再狂笑。

丘心忡却一再嘆息。

鐵口與風采兩人看到這情形，實在有點呆着，而心中湧起一陣既似慌亂又似痲癢的感覺。

那實在是可怕的武功。

雙方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厲害。

鬼域勝在人多，假若只得四人，丘心忡與樂融融早已獲勝。

不過，這剩下的四個鬼域來的漢子，自然並非平凡之輩。

鐵口低聲道：「這兩人有更厲害的招數。」

風采道：「你怎知道？」

「這兩人都是岳陽樓的重要人物，地位僅次於岳陽樓樓主，而他們的習慣是，當一人狂笑，一人便連聲嘆息，那麼，他們面對的無論是誰，無論有多少人，也將會無一倖免。」

「既然無一倖免，怎會有人知道？」風采道。

一時之間，鐵口也為之語塞。

而在他們說話之間，場中已又有了變化。

那四個「青城鬼域」的殺手，正在圍攏而來，而他們的手中，再不是持着那鋸齒彎劍，而是一團牙白色的東西，四人迫近。

那兩位岳陽樓當家，再也不從容。

因為他們也知道，那牙白色東西的厲害。

風采看到，心內也感到一陣驚怕，而皮膚立時起了疙瘩，原來這四個手持的竟是一個骷髏。

四人把骷髏一拋。

接着是一陣閃光。

兩位岳陽樓當家，四掌齊出，攻向那四個骷髏。

掌力極大，四個骷髏被震開。

那四位「青城鬼域」的殺手，驀地躍開，而四個骷髏却是隨他們閃來閃去，那是因為骷髏上有一根非常幼的線所聯着。

當他們一退，四個骷髏又擲了出來。

這一次，骷髏來得像一支疾矢離弓，標向兩位岳陽樓的當家。

一陣煙霧之後，又是一陣火燄。

鐵口已發覺極其不對勁，一手拉了風采便往外走。

而店內立時火光熊熊。

兩位岳陽樓當家，似乎並沒有想到這骷髏的厲害。

當鐵口與風采出了廚房，整間房子已陷入了火海，原來最初的時候，那四個骷髏噴出來的烟霧，根本是一些引火的烟霧，所以當火頭一經燃起，那便無法收拾。

四個「青城鬼域」的殺手，早已跳了出來。

他們並沒有離開，他們要看着這一個小店完全化為灰燼，才肯離去。

鐵口與風采已躲到另外一邊，那邊並沒有與小店相連，裏面放了一些農具雜物。

風采看着熊熊的火焰，忽然心有所觸似的，問鐵口道：「他們逃不了？」

「也說不定。」

「我們去救他們。」

「為甚麼？」

「我不知道，但我想……」

「他們都是岳陽樓的人，我們在道上已看得多，岳陽樓的人作惡多端，這兩個人是當家，燒死也不足惜。」

「可是，我有一種感覺……」

「甚麼感覺？」

「我也不大清楚。」

本來鐵口一直拖着她的手，這時，風采也不再理會鐵口，甩開了他的手，竟然衝向廚房內。

鐵口想阻止也來不及，只好隨着她的步履而去。

風采自己也實在不明白，為甚麼有這個衝動，她一直入了火場，廚房也已起火，到處煙霧瀰漫。

忽然，她看到兩個躺在地上的人。

前面的一個，仍然戴着那披風帽子，另外一個在後面，兩人似乎是互相扶持而向外爬。

鐵口叫道：「有毒！」

風采連忙閉着了氣，她一手拖起了前面一人，翻身便把他托在肩膊之上。

鐵口道：「我救這個。」

風采知道自己閉氣，不能維持太久，也不多言。

那時火勢已極猛，而且蔓延範圍相當大。

在前面的四個「青城鬼域」的人，並沒有發現二人把這兩個必死的「岳陽樓」當家救了出來。

鐵口與風采一直往小鎮的郊外逃去。

直到他們再看不見那直衝雲霄的黑煙，他們才敢慢下脚步。

他們逃走的時候，並沒有發覺天氣極是寒冷，但當他們脚步稍緩，便發覺寒氣迫人。

鐵口領着風采，找到了一個背風的山洞。

這山洞相當大。

鐵口道：「你把他們安置入洞內，我先在這裏生火。」

風采依言。

鐵口很快便在洞口弄了一個篝火。

忽然，山洞之內，傳來一聲尖叫。

鐵口連忙拿起了一支燃着的樹枝，跑入山洞之內，只見風采望着躺在地上的兩人，發出尖叫。

鐵口急問：「甚麼事，風姑娘？」

「你看！」

鐵口走近，只見兩人沒有了披風，但仍然是各穿紅色與藍色的長袍。

而那頂披風的帽子一直是在他們的頭上。

「看甚麼？」

風采掩面，並沒有回答，只是指着兩人的帽子。

鐵口把其中一人帽子拉下。

他也嚇了一跳，幾乎把手上那枝燃着的樹枝也拋掉，幸好他力持鎮定。

因為那戴着藍色的帽子的「先天下之憂」丘心忡的臉孔，實在是非常難看。

整個臉孔好像被人打爛了。

除了還有眼耳口鼻之外，臉頰前額，並沒有一寸完整的肌膚。

「他呢？」

風采道：「你自己看！」

鐵口把那紅帽子抽了起來，一眼看去，又再度使他驚叫起來。

原來這穿着紅色的披風的「先天下之樂」洛融融是個女人，其實，她的臉孔也是無從分辨她是男是女，只不過她梳的是個髻，因此才可斷定她是個女的。

她的臉孔也沒有一處完整的肌膚。

那根本不是人的臉孔。

鐵口把兩人的帽子拉上，道：

「風姑娘，請你出來。」

風采隨了鐵口出外，坐在篝火之前。

鐵口道：「怪不得人人都說，從來沒有人見過這兩位『岳陽樓』當家的臉，原來竟是……」

風采道：「他們一定不願意被人知道。」

「是的，因此，當他們醒來，我們也只是詐作不知，否則一定有麻煩。」

風采點了點頭，道：「你猜他們爲甚麼……」

「我想不用猜了，猜到也沒有甚麼好處。」

風采點頭，道：「你本來不想救他們？」

鐵口點了點頭。

「爲甚麼？救人一命……」

「我知道，不過，當時情形危險，而且這兩人是岳陽樓的當家，根本不是好人。」

風采道：「是的，我也這麼想過，不過，無論如何，我實在不忍心兩人在火中燒死。」

鐵口道：「是的，姑娘你宅心仁厚。」

這時，洞內傳出聲音。

鐵口與風采同時入內，不過，當他們快接近這兩人時，其中一人，像是丘心忡，道：「你……你們是誰？」

鐵口道：「我們是救你的人。」

丘心忡道：「是那個卜卦的人？」

「是的。」

「謝謝你們……我的朋友……」

「她在你身邊。」風采道。

「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甚麼？」鐵口問。

「有沒有……有沒有扯下我們的帽子？」

鐵口與風采齊聲道：「沒有。」

丘心忡如釋重負道：「好……好……我很……」

「怎麼樣？」鐵口問。

「我很口渴！」

風采道：「我拿水……不過，這裏甚麼也沒有。」

鐵口道：「外面下雪不久，有些積雪……」

「可以，快拿過雪球來……」

鐵口迅速的抓了一個雪球進來，想走近他。

丘心忡道：「不，你放在那邊。」

風采道：「你覺得怎樣？」

丘心忡道：「不要走近！」

「難道你不關心他？」

丘心忡移動了一下，才發覺躺在他身旁的洛融融是一動也不動。

他勉强坐了起來，用手搖着洛融融。

洛融融並無反應。

丘心忡道：「她中毒比我深。」

「中毒？」

丘心忡道：「是的，那幾個『青城鬼域』殺手，那種骷髏火焰彈，是獨步天下，既會燃燒，也會發散毒氣。」

鐵口道：「你也中毒？」

「有……你們出去，看看我自己能否化解。」

兩人走出。

不一會，丘心忡道：「你們進來。」

二人又走進來，只見丘心忡全身在顫抖。

風采問道：「前輩，你怎麼了？」

「我……我元氣已傷，再不能運功逼毒出體外，要你們幫……忙……」

他似乎是極不願意說出這「幫忙」兩個字。

風采道：「怎樣幫忙？」

「你們去找兩個大水桶……盛滿熱水，然後放我們下去，一直浸六六三十六個時辰。」

「這位前輩呢？」

「她也是如此。」

風采道：「好，我們去預備。」

她一手拉了鐵口出外。

鐵口道：「風姑娘，你忘記了這地方是荒山野嶺？我們往那裏找大木桶？就算找到了大木桶，又怎能爲他們燒一大桶熱水？」

風采想了一下，亦覺得自己答應丘心忡太過草率，只好道：「事已至此，我們只好四處找找……」

其實，風采也知道附近根本沒有這些東西，不過，她仍然走出山洞之外。

那時，山洞之外正飄着雪。

外面是一片銀白色的世界，曙光初露，反映在雪上，並不黑暗。

鐵口也出來，吸了一口氣，道：「這附近方圓十里，我想也沒有人家。」

風采也有些失望，忽然，她道：「卜一口卦，看他們生死如何？」

「那麼重的課題？」

「如果是救不了，我們去找也是多餘。」

鐵口並不願意卜這口卦，他知道作爲一個占卦之士，洩露太多天機，對自己並不好。

不過，他抵不住風采的懇求，終於再回洞內，用銅錢龜殼卜卦。

丘山忡在山洞之內，也聽見銅錢的聲音，道：「好極，好極，如果我們仍有生機的話，你們便救我們兩命，將來……將來用得着我們的地方，我們……」

鐵口似是自言自語道：「奇怪，是支上上的卦。」

風采道：「那麼他們有救！」

丘心忡聽了，說道：「好極，好極……」他的聲音充滿了一些喜悅，不過，聲音却越來越弱。

鐵口道：「既然卦象如此說，我們到附近找找看。」

他們一起向山坡之下走去，那時，山坡已積了不少雪，鬆鬆散散的雪，並不好走。

他們運起輕功，雖然不能踏雪無痕，但也可在雪面之上，滑步而去。

過了一個山坡，風采忽然看到不遠之處，有些似是白色的煙霧。

他們不約而同的往煙霧處走去。

行近時，他們更聽見一些流水淙淙的聲音。

「咦？爲甚麼這地方有水聲？」

他們走近，見那地方有幾棵冬青樹，雖然是鋪滿了白雪，仍是勁秀挺拔。

樹下便是透出輕煙的地方。

迎面一陣輕風吹來，居然有一些溫暖的感覺。

他們走入那稀疏的樹林。

白雪之下，竟然有一泓池水，而池水是冒出輕煙。

風采一馬當先，走近池水，用手舀了一些，叫道：「鐵口，你來試試，這些水居然是燙手的。」

「甚麼？」

鐵口也走近，舀水一試，也高興地道：「那麼那兩個怪物有救了。」

「怎麼救他們？」

「他們要熱水浸身，然後迫出所中的毒。」

風采道：「對，我們可以搬他們來這裏。」

鐵口道：「快！」

他倆撿下了一些樹枝，快手快脚，扎了一塊筲箕似的東西。

風采道：「用這東西當作雪橇，拉他們來。」

鐵口道：「是的，還要多紮一個。」

兩人又急忙的多紮了一個。

然後，他們趕回了山洞。

「先天下之樂」洛融融已醒，但正在胡言亂語，似乎是有些神智不清。

丘心忡見了他倆，「怎麼了？」

鐵口道：「我們找不到木桶，也拿不來熱水，但如果你肯隨我們去，那處有一個溫泉。」

「在那裏？」

「山坡之下。」

「怎麼去？」

風采已提了一塊那用樹枝紮成的雪橇。

「你坐在上面，我們拖你前去。」

丘心忡似乎並不想動，道：「她呢？」

「我們另有一塊。」

丘心忡才稍爲移動，原來他對這位伙伴，也是關心之極。

風采與鐵口預備扶洛融融先上那樹枝雪橇。

丘心忡道：「你們不要看她的臉孔。」

風采與鐵口並沒有回答。

丘心忡忽然厲聲道：「你們聽到沒有？」

風采與鐵口已把洛融融扶上去了，同聲回答道：「聽到了。」

他們又再扶起丘心忡，上了樹枝雪橇，他一直非常小心的把帽子遮住自己的臉孔。

兩人把樹枝雪橇推了出去，然後用滑行的方式，也費了不少勁，才把兩人半推半滑送到了那小溫泉處。

丘心忡一見了熱水，道：「天未亡我！」隨後他對兩人說：「你們爲我們護着樹林，只要四個時辰，我們便沒有事了。」

「你怎麼解毒？」

「放我在熱泉水當中。」

「她呢？」

丘心忡道：「你先抱我下去，然後把她放在我的懷內，那你們便在外面守護着……」

忽然，丘心忡發覺自己的語氣不對，改口道：「兩位大恩，我們如果不死的話，一定好好報答。」

風采道：「不要說了，你們好好解毒吧，要甚麼幫忙，你可以出聲。」

風采與鐵口合力，先把丘心忡放入池水之中，然後又再扶起那半昏迷似的洛融融也放入水中，讓她依着丘心忡，兩人只露出那個被帽子遮着的頭顱。

風采與鐵口坐在樹林的外面。

幸好那時風雪已停，他們坐了一會。

鐵口道：「我去找些東西吃，你生火？」

風采沒有異議，她見過鐵口生火，也學到了其中一些要訣，因此也很快築起了一個小小的篝火。

不久，鐵口抓了一隻野兔回來。

鐵口道：「這野兔餓得走也走不動，却便宜了我們。」

他們合力，很快便有美味的兔肉吃。

當他們吃完之後，都感到異常的疲倦，泉水透出來的暖氣，使他們很快的睡着了。

幸好在這幾個時辰內，並沒有甚麼外來侵襲。

當鐵口與風采醒來的時候，他們都嗅到了一陣惡臭，他們都捂着鼻子，道：「甚麼味道？」

味道來自那溫泉。

他們入內一看，只見那溫泉之

內，並沒有人，而整個潭水都變黑了，臭味正是從潭水傳出來。

丘心仲與洛融融却都不見了。

風采道：「你看！」

她指的是水池不遠之處，有一片冰壁。

冰壁之上，寫了幾個大字：大恩大德，來日必報。

那些深入冰塊寸許的字，好像是用硬物刮成，不過，他們都知道，那一定是丘心仲用指力所寫的。

風采道：「他們走了。」

鐵口道：「看他們留下這些字，他們應該沒有甚麼問題了。」

「爲甚麼他們不等我們醒了才……」

「我看他們是有重要任務在身。」

風采嘆了口氣，道：「我們也應該離去。」

「是的，我先和你一起去找你要找的『天山四殘』，然後，我才上天山的天池，找那天山雪蓮。」

風采一直希望鐵口可以陪伴他去找「天山四殘」，她直覺上覺得，她不會輕易找到那四個老人，而且，她實在有些膽怯。

而今，鐵口自告奮勇的要陪伴自己，她對這個年輕人，倒是大大的改觀。

開始的時候，她總覺得鐵口的卜卦相命，都是一些江湖混飯吃的技倆，但而今看來他並不是如此，他幾次的占卜，都似乎有些根據，有些靈驗。

兩人朝着天山而去。

天山是中國五大山脈之一，山勢巍峨，在春夏之際，還有一些登山遊覽，或者是採藥的人，但到了冬季，不要說人踪，飛鳥也絕少見。

鐵口道：「幾年之前，我曾上過天山採藥，那時候我已覺得這天山不易上，如果『天山四殘』是在山腰之間，我們還可找到，再上一些，我看是難之又難。」

風采道：「既然如此，你打算怎樣上天池？」

「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找不到四殘，我也陪你上天池。」

「那好極了。」

兩人邊走邊談，時間倒也過得很快。

到了半山之上，連小徑也沒有了，間中來一次的大風雨，更使他們不辨方向。

風采看見這個情況，心下冷了一大截，道：「鐵口，我看在這裏找人，比在海裏撈針還難……」

「不用擔心，如果要想找到的，便要有恒心……不過，我們沿着天山的路，也許會有奇跡。」

鐵口一直是這麼有自信。

過了半山，道路也更爲艱難，很多時候，一個山崖斷了，似是前無去路。

鐵口道：「你辛苦了，休息一下，讓我去看看怎樣過這個斷崖。」

風采其實是非常疲倦，她便倚在一塊岩石休息。

鐵口過了山後。

當風采快要睡着的時候，她忽然聽到了一聲叫聲，她整個人跳了起來。

聲音並沒有再來。

但風采心頭却有一陣恐懼，她急忙繞過山的那邊，那裏有一個地洞。

風采走近，她向地洞叫了一聲。

一陣迴响之後，她再仔細聆聽，忽然，她好像聽到了一些呼救聲。

呼救聲，一定是鐵口跌了下去。

地洞非常黑暗，鐵口沒有理由這樣跌下去。

她拿了火摺子出來。

火光之下，赫然發現這個地洞的旁邊，竟然有一些凹入去的地方，而且有幾個筆直的扶手。

可以下去的。

風采小心的沿着那些凹入的地方爬下去。

下了十來步，竟然是到了底，另外有一個斜斜的入口，風采小心的走近。

火光不能看清楚，她只試着先把雙脚放入，那是一處斜下而相當滑的地方。

她稍爲用力，整個人便滑了下去。

她想叫，但人已停了下來。

她甚麼也看不見，只是感覺自己已撞着一個人似的，她盡力把自己鎭定下來。

她慢慢的摸索，忽然，她摸到一個竹簍似的東西——那是鐵口的背簍。

風采叫道：「鐵口！」

「我……我在……這裏。」那是鐵口的聲音。

「你在那裏？」

鐵口並沒有回答。

風采循着聲音的來處，再移兩步，已撲着一些濕濡的東西，那是一些不愉快的感覺。

「呀！」

「鐵口，是你嗎？」風采把手縮回。

「是……」

「你怎麼了？」

「我……我是……」

「讓我看看。」風采想從懷中掏出火摺子。

鐵口道：「你……你想打

火……千萬不要……」

風采問道：「爲甚麼？」

「這地方似乎有些古怪的東西，如果一點火，便會發生爆炸……我剛才也是點了火，爆炸起來，把我拋向石壁，撞傷了頭……」

風采急忙把火摺子收回，道：「我怎樣救你？」

「我也不知……」他的呼吸有點沉重。

風采道：「那邊有點光，我去看看。」

她慢慢的摸索着，滑了過去。

那只是一個小小的洞，因爲外面太光亮，無法看見那是甚麼地方。

忽然，她感覺到外面似乎有些碰撞的聲音，這些聲音十分沉實。

然後，又傳來一些吆喝聲，似乎是打鬥中發出的吆喝聲，她再小心聽了一會，那的確是打鬥聲。

風采滑回鐵口身邊，道：「下面不知是甚麼地方，有人在打鬥。」

鐵口道：「我們不能再在這地方久留，否則可能會被一些氣體悶死。」

風采道：「我扶你走過那邊。」

「好，你自己小心一點。」

風采扶起了鐵口，預備慢慢再滑去那邊有光透入的地方，可是，當他們稍一移動，便覺得極滑，風采想控制雙脚，但鐵口身體的重量壓向她，她已無法控制，兩個人便一起向那有光之處滑去。

這一滑是全無控制的滑下。

「隆」的一聲，他們竟然破壁而出。

原來這地方可能是一個密室中的密室，這小小密室用泥土封着，經不起兩人撞下的力量，立時碎了。

兩人着地。

風采這時才看清楚鐵口。

只見他仍是背着那個背簍，不過，他整個人已差不多成了血人。

風采吃驚地道：「你怎麼了？」

鐵口也慢慢坐了起來，道：「沒有甚麼，剛才一些輕微的爆炸，把我推向牆壁，才會這樣……」

「你的頭……」

「碰傷了，不過，沒有甚麼，我還可以支持。」

風采撕下身上一些布，爲鐵口包紮了頭部，他身體其他部份，雖然有些傷，但那都是皮外傷。

「幸好你也跌了下來。」鐵口道。

「爲甚麼？」

「因爲我在上面不上不下，再逗留一些時間，可能會中毒！」他頓了一頓，道：「不要再說了，我們去看看！」他們慢慢的站了起來。

看來這是一間石洞改裝爲睡房的地方。

不過，這又不是一個睡房，因爲房內並沒有床，只有一個相當大而粗糙的蒲團。

風采道：「我在跌下來之前，聽到有人打鬥！」

鐵口道：「我們去看看。」

無妄之人　無妄之災

兩人小心地走向那好像門口的地方。

外面再沒有傳來任何聲音，風采閃身靠牆，她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形。

外面是一個客廳似的地方，並不是一般的客廳，而是有幾張用石砌成的石櫈石桌。

而那些石櫈石桌已被打得七歪八倒。

這些碎石塊之中，正躺着一個人。

鐵口也移近了風采處。

風采想摸出去，鐵口一把把她拉着，道：「還是小心一些！」

風采看了一會，發覺這室內似乎再沒有其他人。

鐵口道：「我先出去，你小心掩護我！」

風采道：「不，我去！」她說完已閃身而出。

鐵口無法，也跟着她出了外面。

他們走近那個躺在地上的人，其實那個人並非躺在地上，而是仆在地上。

他們無法看到那人的面貌。

最奇怪的地方，那人長長的衣袖，竟然是扁的，似乎是沒有了雙手臂似的。

鐵口已一手可把那人翻起。

那人竟眞是個無臂的人，而最令人害怕的，他們臉孔向前突出，已不成人形。

風采叫道：「這人豈不就是……」

「是誰？」

「是我要找的『天山四殘』之一？」

「是『殘而不廢』費力？」

風采點點了頭。

那人的臉孔極爲難看，鐵口把那人雙袖掀起，蓋着了他的臉部。

鐵口道：「他剛死了不久。」

「那麼，剛才的打鬥聲是……快……跟我出去，打死他的人可能仍在附近！」

兩人奔了出外。

這山洞原來是非常深入的，當他們走出這經過人工修葺的部份後，還要走一大段又滑又濕的天然通道，才走到山洞口。

兩人一面走，一面極爲小心的

察看。

這地方既濕且滑，如果有其他人走過，一定會留下腳印的，可是，一直走到外面，地面上完全沒有一個腳印。

他們終於走到洞外。

外面是奇岩怪石極多，把這個山洞隱蔽了，如果他們不是無端跌下來，他們也實在無法找到這個洞口。

這地方人跡罕到，假若有人經過，一定會留下一些腳印，可是，同樣的令人詫異，外面的怪石上，也沒有甚麼痕跡可尋。

鐵口道：「我們還是再進去看看！」

兩人再進入內。

鐵口看了一會，道：「假如這人眞是『殘而不廢』費力的話，那麼，你來天山找天山四殘的事，可能早已有人知道。」

風采道：「沒有可能。」

「爲甚麼？」

「因爲我根本沒有向人提起過，有也只是你一人，你有沒有告訴過別人？」

鐵口搖搖了頭。

他又小心看看這人致死的地方。

鐵口道：「費力是一個武功高强的人，他怎會被人活生生的打死？」

「當然是武功比他更强的人。」

「我看並不是一人。」

「爲甚麼？」

「你看，費力是被人用掌擊斃，不過，他左臉頰的掌印似乎與右臉頰的不同。」

風采小心地察看了一會，道：「是的，那是兩人合力，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同時發掌，這才把他打死，頭也幾乎扁了。」

「這兩個究竟是甚麼人？」

風采道：「殺人必有動機，我們再小心看看，那兩人一定會留下一些線索。」

於是，他們開始在洞中搜索，可是，搜了大半天，甚麼東西也找不着。

風采道：「費力死了，我們還可以找其他三殘，只要找到其中一人……」

「天山這麼大，往那裏找？」

風采道：「當年，他們敗於我四個師傅手下，說要回來天山躲避，我看他們雖是各自隱居，應該有一定的方法，互相通訊！」

鐵口也同意她說的話，不過，同意歸同意，搜索了兩天兩夜，仍然甚麼線索也沒有。

風采有些意興闌珊，道：「卜一口卦？」

鐵口道：「我們靠不了卦，有道是謀事在人……」

不過，他終於在風采的游說下，卜了一口卦。

鐵口看過卦象之後，道：「那是見龍在田……」

「表示甚麼？」

「表示可以見到想見的人。」

「那是好消息。」

不過，他們走出洞外，看見的並不是人，而是怪石嶙峋，再看遠一些，也只是連綿不絕的山崖。

站在羣山之間，實在不知道應往那裏走。

他們在洞外徘徊了一會。

忽然，風采似有發現，她叫道：「鐵口，你來看！」

那是一塊相當光滑的石，石上似有燃燒過的痕跡。

鐵口道：「這塊石……」

風采道：「沒有理由用來煮食……」

「當然不是……」鐵口小心地看看四周，忽然臉露笑容，道：「我們應該往西邊走！」

「爲甚麼？」

「你看，從這邊望去，三面都有高山圍着，而只有西邊才可以看見這裏升起的煙！」

「升起的煙？」

「是的，這平滑的石塊，正如你所說，並非一處煮食用的地方，但上面却有過火燒的痕跡，那麼這一定是個烽火台。」

「烽火台？」

「我只是借用這個名字。」

「我明白，意思是利用這地方，升起煙火，與其他的人通消息。」

「正是！」

「這實在是個聰明的辦法。」

「好了，你看，這地方只有前面，即是西方，才可以清楚看到煙火的升起。」

「當煙火升高了，其他地方也可看見。」

「這個當然，不過，你看看前面，這個烽火台應該是連接那邊的烽火台。」

「你的意思是四殘都是利用這方法，在天山上互通消息？」

「我希望是這樣。」

他們立即朝西方而去。

當他們找到另外一個山洞口之時，已是走了兩日兩夜的路程。

他們都覺得非常辛苦。

可是，當他們來到那個洞口，也發現了另一個烽火台的時候，他們的疲勞與倦意，立即消失了。

他們小心地沿着山洞而入。

這個山洞與費力的那個完全不同，同是一條通道，却是異常乾爽。

當他們走了十來步，便聽到一陣長長的叫聲。

兩人立時加快了步伐。

當他們到達了一個洞口之時，突然又聽見了「嘩啦嘩啦」的聲音，好像是一些石塊或者是牆壁塌了下來似的。

「快去看看！」

當他們到達了那地方，本來應該像一個房間的地方，而今已不再像一間房了。

因爲天花板的地方，已穿了一個大洞。

剛才「嘩啦嘩啦」的聲音便來自此處。

他們走近，仰頭一看，却看不見甚麼，只見一處石壁破了，露出了一個好像是天窗。

鐵口一縱身，上了上面。

他伸頭出外，看了一會，便再下來。

「看見甚麼？」

「沒有甚麼，這地方可以走出外面，看來這地方也是經過人工佈置的。」

「有沒有人影？」

鐵口搖搖了頭，道：「倒不如看看這裏。」

室內也是凌亂一片。

當他們把其中一些石塊移開時，風采叫道：「血！」

血是從一個人的身上流出來，大部份已凝固了。

「你看，他們死法與費力差不多。」

果然，當他們移開更多石塊之後，只見一個人仆卧在地上。

鐵口道：「不要給我猜中，他也是被兩人用掌力震死的。」

果然，那人臉部已變了形，這次掌力可能更勁，把那人的後腦也打裂了，血便是從後腦流出來的。

「你看這是誰？」鐵口把那人翻轉。

「是『聽而不聞』樂安寧。」

鐵口道：「這次他也是有口也難言！」

「看來是同一批人所做的。」

鐵口道：「快走。」

「往那裏？」

「我希望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或者可以追上那兩個掌力奇大的兇手。」

他們再衝出石洞。

因爲有了上次的經驗，他們很容易便找到那個烽火台，而那個烽火台指向的地方是向北。

風采道：「我們立即去。」

鐵口看看前面，仍是一片荒山峻嶺，道：「假如我們從這地方去，又要多費一天一夜，去到的時候，那人一定又死在兩人的掌下了。」

風采道：「是的，」她沉思了一會，道：「他們找到捷徑，我們也可以找到的。」

風采飛奔入內。

鐵口也明白她的意思。

兩人走入樂安寧的房間，一起躍上那處破頂之處，他們在附近搜索了一會，發現了一條小徑。

「爲甚麼這兩人總不會留下一些痕跡？」風采問。

「我想會有的。」

那條小徑看來是開了一段時間，因爲沒有使用過，因此雜草叢生，再走遠一些，小徑全部被一些有刺的荊棘所佔據了。

「難道他們眞有飛天的本領？」風采道。

「當然不是，他們輕功極佳。」

「輕功極佳？」風采忽而有所悟，可是一時之間，又似乎不能找到一些甚麼。

他們越走越是難走。

鐵口道：「讓我們合作，飛渡而去。」

「飛渡？你懂得飛？」

鐵口並沒有說話，他解下他身後紮着葯簍的長布帶，把一頭遞了給風采。

「怎麼？」

鐵口道：「我用力把你擲過去，然後你借力，在那邊也把我拉過去。」

風采明白他的意思。

開始的時候，並不太順利，不過，多試了一兩次，他們已懂得互相借力。

你拉我扯，兩人便在荆棘之上，飛渡而過。

果然，他們很快便找到了另外一殘——「有口難言」希賢聲。

他住的地方並不是山洞，而是一間本來是建得相當精緻的木屋，可是，當他們到達的時候，木屋已倒塌，而希賢聲也已仆卧在地上。

「我們來得太遲了。」

兇手仍然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而今只剩下「視而不見」古師了，如果再不及時找到他，天山四殘怎麼死去，將會沒有人知道。

風采道：「我們再也不能讓古師死去，否則我的身世也再沒有辦法知道了。」

鐵口道：「是的，不過，兇手沒有留下痕跡，看來他們武功比我們高，我們有甚麼辦法超越他們？」

風采道：「我們立即動身！」

可是，要動身也不是這麼易，因爲他們找遍了所有地方，却也不見烽火台。

風采忽然笑道：「他怎會有烽火台？」

「爲甚麼他會沒有？」

「難道你忘記了古師的外號？」

「古師的外號是『視而不見』，對，他是個盲人，他要烽火台作甚麼！」

風采道：「那麼他會用甚麼辦

法與人通訊？」

鐵口道：「如果我是他，我會用聲音。」

「聲音？聲音不能傳得太遠，假如你猜的是對的話，那麼古師的居住，可能是在附近。」

「有這個可能！」他頓了一頓，道：「小心一點，我們看看希賢聲留下一些甚麼通訊方法！」

他們便以希賢聲的屋子作爲中心，一直向四方八面的走，所經過的範圍，越來越大。

忽然，風采有所發現，道：「你看，對面是一個山谷。」

「那又如何？」

「你有聽過迴聲？」風采想大叫一聲。

鐵口一手掩住她的口，道：「我明白了，如果你而今大聲一叫，豈不是通知了所要攻擊古師的人？」

風采聳了聳肩。

鐵口掩着風采的口，風采一雙玲瓏的眼睛望着他，一時之間，他一陣臉紅耳熱，十分尷尬似的。

鐵口立時放開了手。

兩人也不再多言，向着山谷而去。

當他們快要接近谷底的時候，他們發覺雪越來越厚，而且開始有一些痕跡。

原來雪雖然是厚，但相當鬆散。

「對，是兩個人！」鐵口指着雪上的一些痕跡。

風采也道：「好厲害的輕功！這麼鬆散的雪上，竟然只留下這小小的痕跡。」

鐵口道：「難道是他們？」

「他們？他們是誰？」

鐵口想加以解釋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腳底一滑，整個人失了重心，向下滑下去。

風采一手拉着他。

那知道，兩人互相一撞，重量增加了，下墜之力更大，於是，兩人一直往下滑去。

在中途，他們連番盡力，也無法把身子停下來，反而是向下滑去，越滑越快。

他們眼巴巴的看着自己，一直滑到谷底。

當他們直達谷底之時，他們已看見谷底下甚麼也沒有，只有一座墳墓。

而那墳墓前面，有一塊相當大的石碑。

他們滑下的方向，正好是對着那塊大石碑。

兩人心中極感慶幸，只要一到達那塊石碑，他們就可以停下來。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

當他們幾乎同時到達那石碑，不約而同的用雙腿撐向石碑，企圖把身體穩定下來。

那知道，石碑竟然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堅硬！

「蓬」的一聲！

他們所坐着的地方，立時開了一個大口，兩人又再不由自主的往下墮去。

那石碑不是一處穩定身體的地方，反而是觸動機關的地方，機關開了，他們便一直向下墮去。

這一次，他們都自以爲沒命，尤其是當他們開始下墮，上面仍有些光線，但當他們再往下墮，上面光線已渺，下面又不知是甚麼東西。

又再「蓬」的一聲。

兩人只覺屁股劇痛！

雖然是劇痛，但身體其他部份却沒有甚麼，而他們把身體穩定下來，只覺是陷入了一大堆禾草之中。

也是這一大堆禾草救了他們的性命。

「鐵口！」

「風采！」

兩人在禾稈堆中找到了對方，可是他們無法看到對方，因爲這地方實在太黑。

他們互相移近了一些。

當他們移近的時候，禾草發出了一些聲音，他們慢慢的站了起來。

鐵口突然發覺有點不對勁，他叫道：「小心！」

他的語聲還未了，一股强勁的冷風已撲面而來，幸好鐵口一個迴身。

「鐸」的一聲。

風采問：「甚麼事？」

鐵口猶未加以解釋，風采也感到有一股冷風向她而來，她知道那是暗器。

她不敢硬接，迅速低頭。

一柄刀已插在靠近她的牆壁上。

一連兩柄飛刀，幾乎取去他們的性命。

兩人立時定了下來。

風采想說話，那知還未開口，但因爲身體稍作移動，禾草發出了聲音，立時又有暗器射到。

那是一連五支的飛鏢。

鐵口一手推開了風采，按她在草堆之中，自己以背相向，那個葯簍接住了五支飛鏢。

風采不敢再動。

鐵口也放開了手，伏着不動。

他們這樣，呆等了一段時間，可是，這樣呆下去，實在也不是辦法。

鐵口鎮定下來，他開始明白，施設暗器的人，是聽聲辨物，如果沒有聲音，他是無所施其技。

「你們是誰？」忽然，黑暗中說

出了這一句話。

鐵口和風采却不敢回應。

「你們不答我，我也知道。」

鐵口與風采依然不作聲。

「你們是兩個人，一男一女！」

鐵口與風采，心下覺得非常奇怪，因爲這地方非常黑暗，鐵口與風采幾乎是面對面，但也看不到對方的臉孔，而他竟知有一男一女墮了下來。

「我沒說錯吧！你們不用驚怕，如果我們這麼對峙下去，我們只會一起死去！」

風采道：「你……」

再沒有飛刀、飛鏢或其他暗器。

「你是天山四殘中的『視而不見』古師？」

他們都聽見了對方一些震動似的反應。

「你們是誰？」

「首先，我們向你保證，我們此來，對你全無敵意。」

「你們是誰？」

「你首先答我，你是古師？」

「是又如何？」

「那好極了，我來找你，並非報仇，我是被你們賣下青樓的……」

「那個可憐的小姑娘？」

「是的！」

「我們其實並不……」

風采道：「我知道，你們並不是自願的，你們是被迫的……」

古師發出了幾聲嘆息的聲音。

鐵口知道，這些嘆息，並不是造作。

「古前輩，你怎麼了？」

「我……我受了重傷……」古師的聲音，顯得十分沉重，原來剛才他一直是盡力隱瞞着。

「好，我們來看看你。」

「你們可有火摺？」

「有！」風采道。

古師道：「不過，你們可要小心，火摺燃着禾草，我們便要燒死在這地窖之內。」

「我會小心。」

鐵口小心地抽出火摺，亮起了一點光。

他們都看見了「視而不見」古師，他大半個身體也是陷入了一大堆禾草之內。

古師道：「好了，你們看清楚了……請你們把火摺熄了。」

風采問道：「古前輩，你被誰人所傷？」

古師道：「我們早已知道這日子一定會來臨……想不到我們還能多活五年！」

鐵口並不完全明白他所言，不過，他仍然有少許明白，便試探道：「你還多活一些，不過，他們……」

「他們……他們怎樣了？」

「他們……他們已經死了！」風采道。

「甚麼？你們騙我……」

鐵口道：「我們是親眼所見的，他們不單死了，而且死狀恐怖，他們雙耳被掌擊，頭被拍扁，眼珠突出！」

「他們……他們這麼橫蠻無理……」

「他們究竟是誰？」

「是岳陽摟……」

「岳陽摟，江河兩岸愁？」

「你們也聽過他們？」

鐵口道：「生長在江河兩岸的人，有誰沒有聽過！」

風采道：「那兩個來殺你們的人，是『先天下之憂』丘心忡，與『先天下之樂』洛融融？」

「是的，正是他們——想不到相隔幾年，他們所稱的『苦樂鴛鴦掌』，已經練成！」

「甚麼『苦樂鴛鴦掌』？」風采問：「他們又爲甚麼殺你們？」

古師忽然咳嗽起來。

鐵口聽到他的咳嗽聲，道：「古前輩，你的血氣開始減弱，如果你再勉强忍下去，你過不了一個時辰！」

「甚麼？你懂醫術？」

「略知一二！」

「好，你救救我……」

風采道：「你一定要把事情的眞相說出！」

古師道：「其實，我也不想活下去了，尤其是他們都已去了……」

鐵口道：「你先吞下我這一顆丹葯。」

他已移近了古師，並且把丹葯放入他的口內，然後爲古師把脈。

不一會，古師精神似乎又再暢順起來。

鐵口低聲對風采道：「他不能再支持多久了，你快快問他，否則我們又白走一趟！」

古師道：「風姑娘……其實我們『天山四殘』並不是想把你賣落青樓，而是被人所迫！」

「被岳陽樓的人？」

「是的，是岳陽樓樓主！」

「岳陽樓樓主是誰？」

「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勢力極大。」

「他爲甚麼迫你們？」

「我們……我們曾經做過一件大案……」

鐵口道：「大案，甚麼大案？你們在江湖之上，並不是甚麼邪門左道。」

「不，我們一直都是十分正直……不過，我們也要生活的，而且那次也並不是單獨爲了我們自己，那個貪官，他也是强搶別人而得

來的財富。」

「打家劫舍，對江湖人來說，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況且你們是劫富濟貧。」

「可惜的是，那貪官有一隻翠綠小馬。」

「那又如何？」

「樂安寧一時貪心，也可能是好奇，要據爲己有，而那東西，竟然是皇帝的。」

「皇帝老子的，又怎樣？」

「岳陽樓主發現我們擁有那翠綠小馬，要將我們告官。」

「告官，他在開玩笑？」

「如果在平時，我們當然不會當這是威脅，問題出在，當時主理這件案的是卓號白老頭。」

「白老頭？火辣判官白蛟？」

「你也聽過他的名字，那不用我解釋了。」

風采却是不明所以。

鐵口道：「他是一個黑白兩道，都會給他面子的人。」

風采道：「有這麼一個人？」

「有的，他本是江湖中人，爲人極重義氣，後來，不知爲了甚麼，他改投宦海，極得皇帝老頭子的信任，因此，黑白兩道，沒有人不給他面子，而當時皇帝老子，我想，正要找回綠色小馬。」

古師道：「對極，只要有人供出綠色小馬所在，他將是死無葬身之地！」

風采道：「因此，你們受他們所迫，把我賣入了青樓……」

古師道：「正是如此！」

「古前輩，你可知道，我在未賣入青樓之前，有一連串的可怕遭遇！」

「我並不知道。」

「我被人迫婚，下獄……還有更多！最可怪的是，我只是個孤女，並不是甚麼重要人物！至今我也不明白。」

古師忽然問道：「你父親是誰？」

「只是個普通的莊稼漢子。」

「姓甚名誰？」

「當然是姓風，字小土！」

「風小土，我也沒有聽說過這名字！」

鐵口道：「風小土，這名字可怪，小土……不像個眞正的名字！」

古師道：「小土……小土，豈不是個塵字！」

「塵……風塵？」

兩人都同時叫了起來：「風塵！」

風采道：「他叫風塵又如何？」

鐵口道：「假若令尊果眞是風塵，那整件事便可以解釋清楚了。」

「怎麼？」

「風塵並不是普通人，他是個文武全材的人，如果以岳陽樓主來作比較，他與令尊，是望塵莫及。」

風采實在想不到自己有這麼一個父親！

古師道：「是的，岳陽樓主本是依附風塵，但却暗中毒害了他，令尊風塵並不與他計較，遠走他方，隱居而去，躲在深山！」

「我父親既然已避開了他，他們爲甚麼還要害我？」風采實在仍不明白，道：「他們之間，一定是有甚麼重大的恩怨。」

古師道：「是的，聽江湖傳聞，他們都喜歡一個女人，而結果是那女人成爲了你的母親！」

「是嗎？」

風采一直沒有母親的印象，因爲她一誕下風采，便與世長辭。

「岳陽樓主恨我父親？」

「當然，他把一切都歸咎你父親！」

風采道：「後來，我父親死了，一切都了結了！」

「不！他仍然是一腔怨憤，要折磨你至死才甘心！」

風采至今才明白自己無端被陷害的原因，細想起來，一切都不是因自己而起，委實是無妄之災。

人生也許便是這麼荒謬。

「爲甚麼他不叫你們一刀把我刺死！」

鐵口道：「我看他後來整個人也變了，他變成一個魔頭似的，他往往發號施令，全不講理，才會有『江河兩岸愁』這個稱號！」

古師道：「後來，你被四神尼所救，而我們深知，完成不了這個任務也是兇多吉少，才決定回到天山隱逸，我們知道，他們遲早會再來！」

鐵口道：「想不到是派岳陽樓的兩個左右手！」

古師道：「他們已聯手殺了我三個兄弟，我也一定逃不了……你們還是先逃……看看以後有沒有機會報仇！」

鐵口道：「看來我們也逃不了！」

風采道：「古前輩，你也與我們一起逃吧！」

古師道：「你還要理我？」

「爲甚麼不？」

「因爲我也會是一個要殺你的人！」古師道。

「那你是被迫的！」

突然，古師再沒有說話，這空間頓時似是凝結了，在這極度寂靜的一刻，傳來了一些古怪的聲音。

風采道：「那是甚麼聲音。」

古師道：「他們兩個被我引進了一處地方，他們想出去，他們在亂闖亂蕩。」

鐵口道：「你既然已困住他們，何用再想？」

「不，他們有本領闖出來的……那只是時間的問題！」

風采慢慢的站起來，道：「我們扶你，一齊離開！」

風采是坐言起行。

古師有點感動地道：「風姑娘，你確實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姑娘……這是我們『夜迷宮』的圖……」

「夜迷宮？」

古師道：「你們都知道我是盲的，我比其他人更加感覺不安全，因此這幾年來，我不但自己隱居在這裏，而且在這山谷之下，造了一個迷宮，我看不見事物，整日都像黑夜一般，因此我把它命名爲『夜迷宮』！」

古師把一片瓦似的東西，交了給風采。

他們都看不見瓦上有些甚麼圖案，不過，只憑手指的感覺，也可以知道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坑線，由此可知，這夜迷宮是非常複雜。

風采與鐵口都是如此想着：「如果任意去硬闖，不知要闖到甚麼的時候，才可以走出去！」

風采一念之仁，感動了古師，這樣才可以有機會逃出生天。

假若風采是個心胸狹隘的小人，那麼，他們遲早也一定會像那兩人一樣陷入了迷宮。

鐵口道：「古前輩，迷宮這麼複雜，我看那兩人在一時之間，無法闖出，不要說甚麼，就是餓也餓死他們。」

「不一定……」古師道：「從聲音辨來，他們已看出一些眉目，他們都是非常聰明的人物，武功又好，只要讓他闖出，我們一定沒命！」

風采道：「我們盡快離開，再找個地方。」

「不。」古師突然有些激動，「天山這地方，已經算是十分隱蔽的了，仍然被他們找到，也被你們找到，那看來天下再沒有甚麼隱蔽的地方了……而且，他們已殺了我們四兄弟中的三人……我一人獨活，也是毫無意義……除非……」

風采道：「除非甚麼？」

「除非也爲三兄弟報了此仇！」

風采並沒有說話，一時之間，她的心也是充塞着仇怨，不過，如果這樣互相報仇，糾纏下去，也不知甚麼時候才能了結。

然而，她並沒有多言。

她也了解古師心頭的苦楚。

鐵口道：「風姑娘，我負責背着古前輩，你拿着那迷宮地圖，加上古前輩的指引，先找到那兩個人，爲他報了仇，我們才離開此地！」

風采道：「好極！」

於是，鐵口放下了竹簍，改負古師。

那時，古師雙腿已廢，如果沒有了風采與鐵口，他遲早餓死在這地方。

古師道：「我們先朝那邊走！」

其實，這個地方完全是漆黑的一片，沒有亮光，是不能多移半步，可是，古師與人不同，他有特殊的感覺本領，就像一隻蝙蝠在黑暗的山洞內飛翔。

他們走了一條頗長的狹窄通道。

古師道：「你們走時，試提氣慢走……暫時不用理會前面……然後，把意念集中在前額。」

兩人依言。

本來背負着古師疾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鐵口本身武功有相當造詣，而且他慣於背負葯簍，也有些幫助。

他們一邊走，一邊聽着古師的指引，過了半個時辰，他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有些時候，古師提出一些口訣似的話，這樣，他們在不知不覺之間，竟然學會了古師的上乘輕功。

他們不用休息，反而是越走越快，而且有身輕如燕的感覺。

道路是時闊時窄，他們不知走了多久。

古師忽然道：「這地方有些泉水的。」

風采用手指摸出當時他們所處的位置，不過，她仍不放心，便道：「我們點火看一看迷宮地圖，可不可以！」

古師道：「好，先找點水喝一下，才繼續。」

風采拿出火摺，照着了那迷宮地圖。

果然，地圖上面指示出向西的山壁是有泉水滲入。

他們只能利用手掌接了一些泉水飲用，風采見古師移動實在不方便，便親自接了一些水給他，古師表面並沒有甚麼，其實他心裏是十分感動。

不一會，他們又再起行。

古師道：「依我估計，那兩人現正被困在我這個夜迷宮的中心，轉來轉去，也可能要轉三五個時辰才可能有些頭緒，因此我們還有時間……」

風采道：「爲甚麼我們不直接……」

古師道：「你們兩人武功不及他們。」

鐵口道：「那麼，我們找到他們之時，反而是給他們殺死我們的機會。」

古師道：「要殺這兩人，我剛才與他們週旋之際，已找到了一個

秘竅。」

「甚麼秘竅？」

「他們兩人練成了『鴛鴦掌』，兩人以左右掌合而爲一，那時威力最大，而同時，那個時候他們身體也是最沒有防範的一刻，如果……我說是如果，當他們施出掌力之際，只要有一個小孩童，任意在他們身上一拳一腳，他們便會立刻死去。」

「我們怎麼接近他們的身體？」鐵口問。

「那便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風采道：「既知道他們的弱點，我們隨機應變，一定可以殺這兩魔頭。」

古師道：「風姑娘，你實在是一個好女孩，上天一定會保祐你的。」

不久，他們又再起行。

在這差不多兩個時辰之中，古師也一邊走一邊傳授了一些心訣給他們。

這些心訣，並無完整的排列，也沒有特定的系統，只不過是他多年以來，獨自一人想出來的一些武功，想不到他會把他獨得之秘訣傳授給兩人，這也可算是「緣份」。

兩人本已有極好的武功根底，而今聽了一些心訣，加上他們自己的想像力，竟然也可消化了一部份，唯一的缺陷，便是沒有辦法引證一下。

忽然，古師道：「停步。」

鐵口停了下來。

古師在他身邊道：「他們比我估計還要聰明，聽那細碎的腳步，他們兩人已在隔壁。」

「隔壁？」

「是的，那裏有一片特別薄的牆——」

風采問道：「我們攻過去？」

古師道：「我看你們的武功……我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你們是不及他們……唯一的方法……」

鐵口道：「攻其無備。」

「對！」

風采道：「不過，古前輩你……」

古師道：「你不用擔心我，放我下來，貼近那片薄牆壁，然後……」

他低聲說了幾句話。

風采聽了，道：「不，那太危險！」

「不會的，你依我的話去做，一定沒有危險。」

鐵口道：「我們還是再想另一個辦法。」

古師道：「不要再等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刻，假若再等，當他們頭腦清醒的時候，你們再沒有機會！」

他們爲了古師，仍然不動。

古師道：「我當然有自保之道。」

鐵口看着風采，洞內其實是非常黑暗，但他已在洞內習慣了一段時刻，而今居然可以看清楚風采的臉。

鐵口道：「那我們尊重古前輩的決定。」

「好。」古師道。

鐵口把他移近了那片薄牆壁。

古師在牆前打坐，道：「你們也隨時準備。」

兩人伏在一旁。

古師雙掌運功，突然的雙掌一擊，整片牆壁已應聲粉碎，整個山洞佈滿了石屑粉末。

古師便在塵埃與迷霧之中，整個人飛起似的。

那邊也立時有了反應。

兩人身影閃動，同時把掌擊出。

風采與鐵口已看得非常清楚，古師人在空中，那邊兩個人影，正是「先天下之憂」丘心忡，「先天下之樂」洛融融！

兩人掌力沉凝，在旁的風采與鐵口，已感到其中壓力。

雙掌已拍近古師的左右雙耳。

古師是一動也不動，他並沒有甚麼辦法去抵擋這兩人使出的「鴛鴦掌」。

鐵口與風采登時明白，古師其實並沒有甚麼辦法戰勝二人，他所說的辦法，其實是犧牲他自己，讓兩人發掌之時，趁他們身體防禦最差的時候，讓他們倆攻上。

丘心忡與洛融融人已在半空。掌亦擊出。

這是唯一的機會，鐵口竄出，風采也同時竄出，他們各自運盡功力，拚命擊出。

他們都聽到了骨骼斷裂的聲音，非常清脆的聲音。

古師狂叫了一聲，聲音在洞內迴響着。

接着是另外兩聲，那是丘心忡與洛融融的叫聲。

風采與鐵口同時感到一種難以抵受的迴反壓力，他們被彈開了十步以外。

他們墮下，全身痛極，並且有點暈眩。

良久，一切又靜了下來。

「鐵口？」開聲的第一個，竟然是風采。

「我在這裏！」

風采聽到了，身體似乎多了一種力量，她爬了起來，向着遠處一個蠕動的黑影爬去。

那個黑影也開始起來爬行。

「你沒事？」風采問。

「和你一樣。」

兩人都笑了起來，那笑聲在這沉寂的空間，顯然是十分怪異。

兩人終於接近，手牽着手。

良久，他們不再說話。

「我們看看古前輩！」風采道。

兩人已可以坐起來，並且站起，走向古師。

古師蜷伏在地上，他們看不見他的頭顱。

風采把他的身體稍作移開，便驚叫起來，因爲古師的頭額已不成頭顱。

鐵口也發出了驚叫。

丘心忡與洛融融的掌力似乎已發揮到了極點，因此，古師的整個頭顱都被拍扁了。

風采道：「他是故意犧牲自己的。」

「是的！」

「爲甚麼他要這麼做？」

「我看他知道自己三個兄弟已死，此生無可再留戀，而且他也向你贖罪！」

風采道：「他們加害於我，其實也是被迫！」

「他爲……只是……報仇！」

風采問：「你說甚麼？」

「不是我說的。」鐵口道。

兩人都感到一陣難以言喩的恐懼。

「兩位，你們想活着出去……」是丘心忡的聲音。

鐵口道：「你們還沒有死去？」

風采與鐵口已站了起來。

丘心忡道：「你們……我指是你……姑娘，你一定要救我們……」

風采道：「爲甚麼？」

「因爲你不救我們，你也會死掉。」

「你在恐嚇？」

「不……」丘心忡氣力似乎有點不繼。「融融，融融，還是你告訴她吧。」

洛融融並沒有回答。

他們都看到丘心忡慢慢的移近洛融融。

他推了洛融融幾下，可是洛融融却沒有反應。

丘心忡竟然哭了起來，叫道：「融融，融融……」

看來洛融融已死。

鐵口道：「風姑娘，我們走吧！」

「他……」

「讓他在這裏陪伴他已死的伴侶！」鐵口道。

丘心忡止住了哭聲，道：「鐵口，你也逃不了。」

鐵口道：「我逃不了，我根本不用逃！」

丘心忡道：「你是青城鬼域的人？」

「那又如何？」

「那麼，你一離開這地方，外面青城鬼域的人便會對付你。」

鐵口笑了起來，道：「丘心忡，我看你已神智迷糊，我是青城鬼域的人，青城鬼域的人會對付我？」

「是的，你說得對，不過，如果我早向青城鬼域的人說過，你救了你們『青鬼皇』的敵人，還有，你採了『天山雪蓮』，却自己吞服下去。」

「你在說甚麼？」鐵口問。

風采更是聽得莫明其妙。

「因爲風采姑娘已成爲了青城鬼域最大的敵人！」丘心忡似乎用盡了氣力。

風采道：「我是青城鬼域最大的敵人？」

「是的。因爲你根本是我們的樓主的女兒。」

「甚麼？你簡直是越說越糊塗。」

丘心忡道：「我與洛融融一生跟着樓主，有甚麼事情會不知道，樓主一直以爲你是風塵的女兒，他恨風塵……搶了妳的母親爲妻，因此，他要決定報仇……可惜，風塵早死，他便要把你迫害，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風采向鐵口問道：「他究竟在說些甚麼？」

「我也不知……讓他再說下去！」

丘心忡又開始說話，但聲線已更柔弱：「青城五鬼一向以來，都是跟岳陽樓作對的，而你救了岳陽樓樓主的女兒風采，而我又向他們放出過消息，說你背叛了他們……因此，你一出去，青城鬼域的人便會等着你了……」

不知是丘心忡受傷已重，還是他在歪曲事實，弄得他們倆都糊塗起來。

丘心忡又道：「你們……來救……我……當我恢復後……我再詳細告訴你們……這事……關於你們二人身世……也關於岳陽樓青城鬼域……」

鐵口道：「你越說越離奇。」

風采道：「救了他再說！」

風采一直無法知道自己眞正的身世，眼前只有這一個人才知道一些，她不能放棄他。

風采已不理會鐵口，移近丘心忡。

鐵口知道，丘心忡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說的話可能是毫無根據，只是刺激他們，以便在這絕望之中，有機會生存，因此，他並不想去救丘心忡。

不過，而今他再無選擇，因爲風采已移近丘心忡。

而丘心忡突然像一隻巨烏般飛起，他左右掌同時使出，風采發覺，已是太遲。

鐵口雙腿一觸地，向着丘心忡的掌與風采之間，有如疾矢離了弦的標竄過去。

鐵口只覺得身體尤如被火灼傷那麼痛楚，然後，風采狂叫一聲。

鐵口已不再理會甚麼，他回身也是雙掌而出。

這雙掌可算是用了生平之力。接着是丘心忡在半空之中，打了一個大觔斗，然後，鐵口也墮了在地下。

他感到全身散了似的，一動也不能動。

忽然，他聽到一些聲音，那是風采的聲音，不過，他却完全聽不到她在說些甚麼。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才再度醒來。

風采坐在他們身旁，但他們已不再在那山洞之內，而在一個洞口附近。

那裏有陽光透入。

風采道：「你終於醒來了！」

鐵口移動一下身體，道：「怎麼了？丘心忡呢？」

「他死了！」

「他死之前，還有說些甚麼？」

風采道：「我不大清楚，不過，他還是重重覆覆的說着那些話！」

鐵口慢慢坐了起來，他感到身體虛弱，但血氣均勻，內裏並沒有受重大的創傷。

風采道：「鐵口，你告訴我，其實你應該知道我的身世。」

「我……我只是青城鬼域派來保護你的。」

「你果眞是青城鬼域的人？」

「是的，我的任務是保護你而已。」

「爲甚麼要保護我？」

「我……我只知道，你是風塵的女兒，而岳陽樓主要殺害你，我們青城一直與岳陽樓作對，他們要殺的，我們一定要加以保護。」

「青城鬼域的主人與我父風塵相識？」

「我不知道！其實，我還有另一個任務，我也早已告訴了你。」

「甚麼任務？」

「是往天山天池採雪蓮。」

「保護了我之後，你還會怎樣？」

「照任務的計劃是帶你回鬼域！」

「帶我回去，有甚麼用？」

「我實在不知道！而且，我與你在一起已經有這麼一段長時間，外面發生了甚麼事情，我根本不知道！」

「你知道我的身世？」

「我知道的，你而今也知道！」

「丘心忡的話……」

「有些是眞的，有些我也不知。」

「好了，我當作丘心忡所說的是眞的，他臨死之前，無須還散佈一些疑陣，那對他完全沒有好處，他何必這樣做。」

鐵口也沒有再多言。

風采續道：「我們先試試一件事。」

「試甚麼？」

「他說過，你一出去，便會有青城鬼域的人來對付你，但你事實上是青城鬼域的人，他們沒有理由對付你，但是，假如這事是眞的，那麼，丘心忡並非信口開河了！」

鐵口也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

他們兩人並沒有立刻離開這洞口處，風采身體並沒有大礙，因爲鐵口爲他擋去了丘心忡臨死的雙掌，因此，她也視鐵口爲救命恩人。

她在附近找到一些野兔野山雞，藉食物使他身體復原，而鐵口本身的葯簍也有葯物，雙管齊下，也花了差不多二十天的時間，才完全康復。

在這期間，他們感情大爲增進。

他們發覺，兩人都有一個重大相同的特點，風采是孤女，而鐵口也是孤兒。

兩人身世都是謎。

風采的身世，在丘心忡口中已有多少透露，但他臨死之前，說得不三不四，把本來已是撲朔的故事，更多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那夜，鐵口已完全康復。

鐵口道：「我們而今便出去。」

「去那裏？」

「先看看青城鬼域的人是否找我！」

「然後呢？」

「如果我可以戰敗他們，我仍要上天山天池。」

「好，我陪你去！」

「當我採到天山雪蓮之後，我會與你同回青城鬼域，我想你身世一定會大白。」

風采道：「想不到我來天山這一轉，仍然沒有結果的歸去。」

「有結果！」

「甚麼結果？」

「你找到我！」鐵口道。

風采低下了頭，臉頰燙熱。

鐵口道：「風采，無論如何，我們永遠在一起。」

風采點點了頭。

鐵口把她擁入了懷。

忽然，他們在這寂靜的情形下，聽到一些衣袂悉索的聲音。

風采把鐵口緊緊的擁着，低聲道：「有人？」

鐵口道：「小心！」

他的話未說完，山洞周圍已亮起了一些鬼火般的暗光，那青燐燐的鬼火，在外面閃動。

鐵口叫道：「天南無路。」

有人接口：「地北無門。」

「我是鐵口。」

那外面的聲音道：「果然是你，我們找得你好苦！」

「青鬼皇？」鐵口道。

「正是我。」一個人影在燐光中出現。

鐵口正想說話，青鬼皇已一揮手中破扇，叫道：「生死也要拿下。」

鐵口再沒有說話的機會，因爲已有幾個身手極快的人，持着一些十分奇怪的兵器攻向他。

風采一直沒有使用的彎劍，這時也無法不抽出來，她的彎劍一揮。

金光映着青燐燐的燐光。

「殺！」又是青鬼皇的命令。

鐵口知道，丘心忡臨死時所說的話，並不虛妄，他大病初癒，氣力有些不暢順，但一連使了十多招，血氣竟然回復了正常。

他的長布帶仍然在身，他揮出長布帶，把其中幾個小鬼的兵器捲了下來。

青鬼皇本來不動手，却見鐵口仍是那麼勇猛，他也立時下手。

鐵口知道他想速戰速決，但他不會給他機會，他也迅速的揮動他手中的布帶。

那青鬼皇的破扇，實在是一件相當厲害的兵器，但鐵口的布帶也是不弱。

風采的彎劍也正發揮着威力，她使出殘月師太所授的「飲血鈎刀」本領，不出廿招，已把剩下的幾個小鬼，也鈎了下來。

她以背靠近鐵口。

鐵口道：「我用布纏他……」

風采已會意。

當鐵口的布帶使出，把青鬼皇的破扇與腰間互相纏住，她的彎劍已出。

一招「金鈎別離愁」，已把青鬼皇攔腰鈎住，再一使力，青鬼皇已倒地。

那纏着他腰間的布帶，本是白色的，而今已經變成紅色，因爲他腰間血如泉湧。

青鬼皇有氣無力的叫道：「鐵口，你逃不了……你逃得過我這一關，逃不了下一……」

鐵口道：「他們還有援手，快走。」

他與風采，再無選擇，向着天山最高的地方奔去，他們頭也不回的向上奔去。

他們一直走到天亮。

忽然，他們看見朝陽射着一處地方，發出强烈的反光，他們不期然受那反光的吸引，向那地方而去。

奔了半個時辰，他們才發現那是山上的一個天然湖，但因爲在這冬天，湖水已全結冰。

而反映朝陽的，正是湖上的冰。

他們試圖踏在冰上，竟然是硬如石地，他倆過了冰湖，却是另一個境界。

鐵口携着風采，道：「我眞希望能跟你在這裏，隱居下去。」

風采道：「我也是如此想……不過，我一日身世未明，我也不會安樂。」

鐵口道：「那麼，讓我們一起去打開身世之謎後，再回到這地方隱逸。」

「好。」

這時，他們已到了這一個相當大的冰湖的對岸。

「你聽……」風采道。

「水聲？」

風采不敢說出來，因爲這地方非常寒冷，如果有水的地方，早已結成了冰，怎會有水聲？

他們循聲音而去。

果然是眞正的水聲——一個小瀑布，像一條白布帶的垂下，下面是一個水池。

水池並沒有結冰。

正奇怪的是，池水之上，正着一些小小的蓮葉。

「爲甚麼……」

鐵口已一竄上前，高與叫道：

「雪蓮！」

「天山雪蓮？」

鐵口道：「爲甚麼這湖水不結冰，而且還有蓮花生長在上面。」

當他俯身下去，用手試試那些水的時候，他才明白，原來那些水是暖的！

天山山頂本是個終年積雪的地方，但山上唯一的地方，却有一個溫泉，而這溫泉便是天山雪蓮生長的地方。

鐵口道：「風采，你等我一下，我下去採蓮子。」

「不，會有危險！」

「有甚麼危險？整個水池是暖水，而且清澈見底，你來看看！」

風采也走近池邊，果然，水清見底。

鐵口放下了葯簍，脫去了一些衣服，便跳下去，風采看着他一直往下游去。

只見水中湧起了一些汚泥，看來鐵口已在下面找到了雪蓮的蓮蓬。

「想不到是這麼順利！」風采自言自語道。

不過，她實在高興得太早。

當池水再度澄清時，却不見鐵口上來，她等着，心想：「他可能游往別處。」

她再等待。

可是，足有炷香的時間，鐵口

還沒有上來。

風采知道不對，想也不再想，向水中跳了下去，水是非常的溫暖。

她向下沉去。

忽然，她感到一陣吸力，她知道池水下面有異，也許鐵口便是被這吸力吸了下去。

這些力量不知從何而來，自己力量微小，一定不能與之抗拒，她拚了力量，向上浮了上來。

她上了池邊，呆呆的坐着。

她已忘了呼喚鐵口，因為這一變化，實在是太突然，太離奇，令她不知所措。

過了不知多久，她突然幽幽地哭了起來。

她邊哭邊道：「為甚麼我的命運那麼苦？鐵口，鐵口，你究竟去了那裏？」

風采擁着鐵口遺下的衣物，大哭了一會。

不久，她又自言自語道：「我實在不明白我生下來作甚麼？無端被人迫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為甚麼我剛剛快要知道身世的時候，卻又失去了唯一的……鐵口，鐵口……」

她又再哭。

哭完之後，她又自言自語地說：「為甚麼我一生下來，便有這麼多無妄之災，無端被人迫婚……無端被人放火，毀了家園……無端被人陷下了監獄……又無端被人賣下青樓……更無端被人救了……無端的又再被人追殺……」

說到這裏，她竟然是笑了。

然後又是哭又是笑。

風采整個人已陷入了瘋狂的狀態，忽然，她站了起來，要往池水裏跳下去。

當她跳下，她感覺得有一些東西在牽着她的腰似的，她回過頭來，卻沒有甚麼。

於是，她又再跳下去。

可是，無論她如何用勁，她總是無法跳下池水，她試過了很多次，也是如此，回頭望去，卻並無人跡。

風采竟又嚎啕大哭，自言自語地道：「為甚麼連躍下去與鐵口一起死去也是這麼難？」

她又突然躍下。

想不到這一次躍下，後面竟然又沒有了那種牽引，因為她突然而來的力量，去勢極速，當她的臉幾乎要貼近水面的時候，她又被扯了回來。

這次，風采不再哭，而且回復了清醒的頭腦。

「你真的要死？」是一把祥和的聲音。

風采嚇了一跳，環視四周，找尋聲音的來源，然而，她連續看了三次，仍然找不到。

「那麼，你便再跳下去吧。」

風采並沒有動，她叫道：「你是誰？」

「我是個被你吵得不耐煩的……」

「你是誰？」風采又再前後左右的環顧。

「你不用找了，你不會看見我！」那聲音道。

風采只好重新坐了下來。

那聲音又起，道：「你剛才自言自語所說，都是真的嗎？」

風采有點負氣地道：「我不是說給你聽，說給自己的話也會假的？」

那聲音立時笑了起來，道：「對，說給自己聽的話，沒有理由是假的！那麼，風姑娘，妳實在是一個天生無妄的姑娘！」

「你認識我？」

「當然認識！你們一直在這雪蓮池前說話……姑娘，妳相信因果嗎？」

「甚麼因果？」

「天下事根本沒有無端端發生的，有果必有因，有因必有果。」

「我一切的遭遇，都是無妄之災！」

「你想知道所有原因嗎？」

「你知道？」

那聲音並沒有回答她，風采追問：「假若你知道，你一定要告訴我。」

「我沒有可能知道天下一切的事，一定要你自己去找尋，你留在天山上，我會教你找尋因果之法。」

那人聲音停了，雪蓮池前面不遠處，一些雲霧似在慢慢散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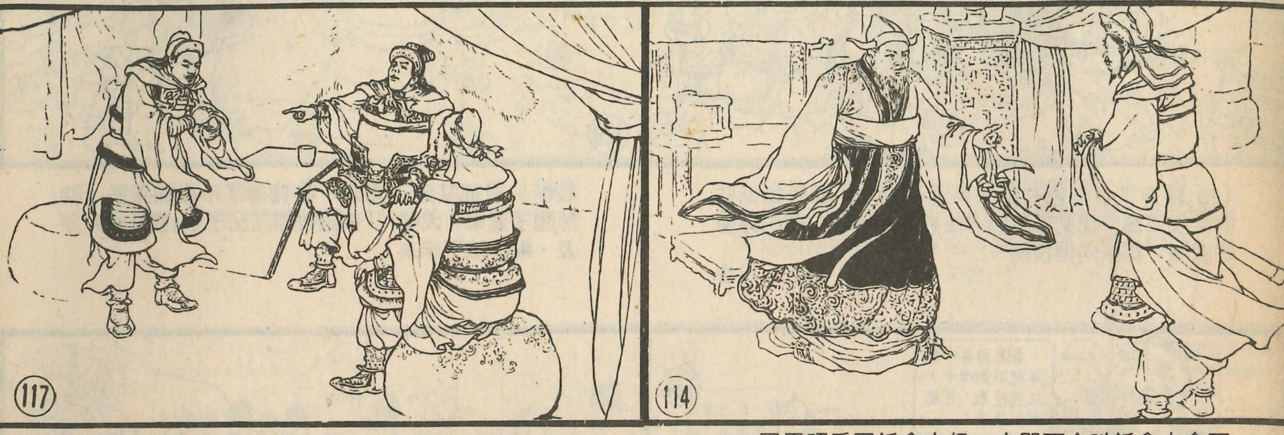
一個好像觀世音的人，便在山坡上出現，那人一揮手，道：「我給你一個新名字，你這麼多無妄之災，以後，你便叫風無妄！」

（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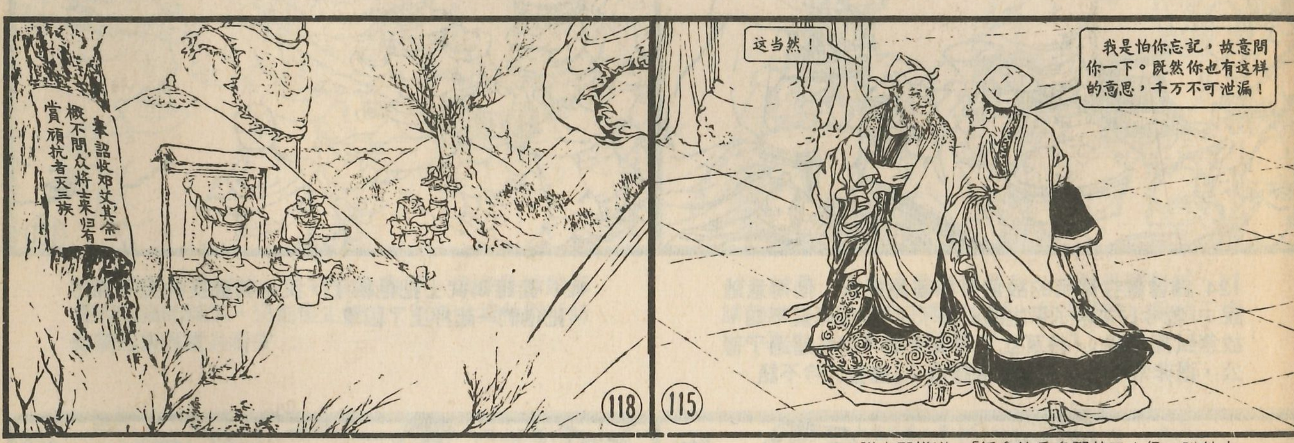
二士爭功（四）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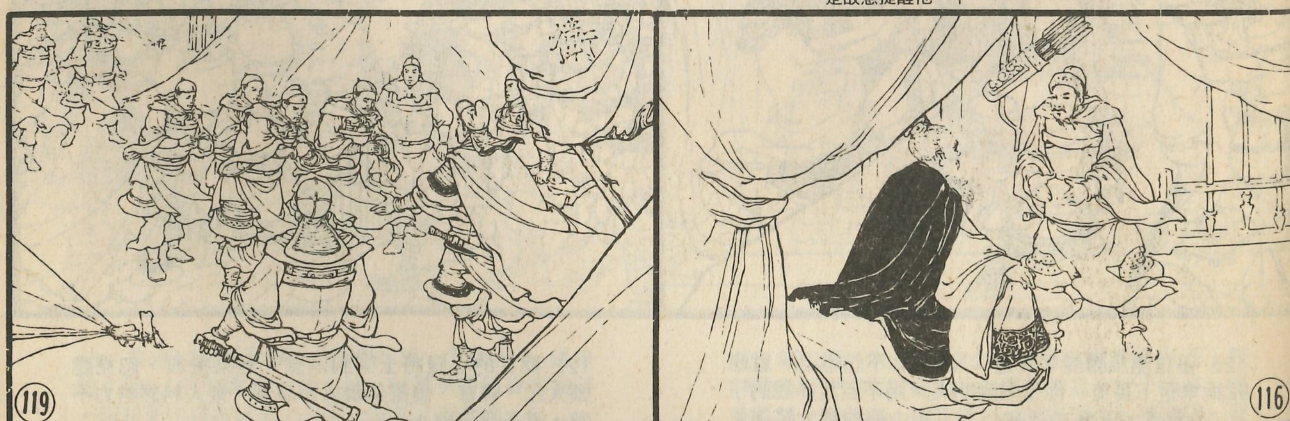
114 司馬昭看了鍾會來信，立即下令叫鍾會去拿下鄧艾；又派賈充率領三萬人馬，從斜谷進兵相助；一面調集大軍，準備親自前去。

117 鍾會接到司馬昭的命令，暗中和姜維商量好了，派監軍衛瓘去捉鄧艾，想借鄧艾的手，先把衛瓘殺死。



115 謀士邵悌道：「鍾會的兵多鄧艾五六倍，叫他去對付鄧艾盡夠了，何必勞你親自去呢？」司馬昭笑道：「你以前不是說過鍾會要造反的嗎？我這趟出兵，並不是為了鄧艾，實在是為了鍾會呀！」邵悌笑着說是故意提醒他一下。

118 衛瓘明知鍾會用的是借刀殺人之計，他卻自有主見，連夜趕到成都，不動聲色，先命軍士在鄧艾軍營附近，張貼了幾十道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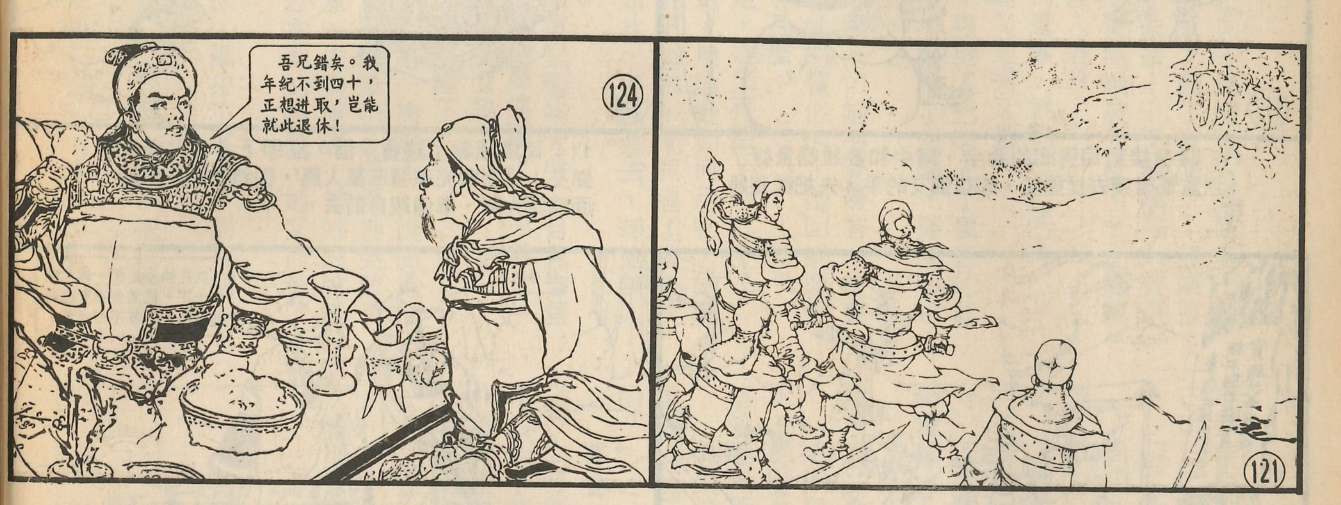
116 司馬昭臨行前，賈充也疑心到鍾會有變，特地前來告密。司馬昭卻說：「我要是派了你去，難道也能猜疑你嗎？到了長安，你自會明白。」

119 鄧艾的部將多是魏國人，對鄧艾的專權，厚待蜀臣，本都不滿。天亮後見了檄文，都紛紛投拜衛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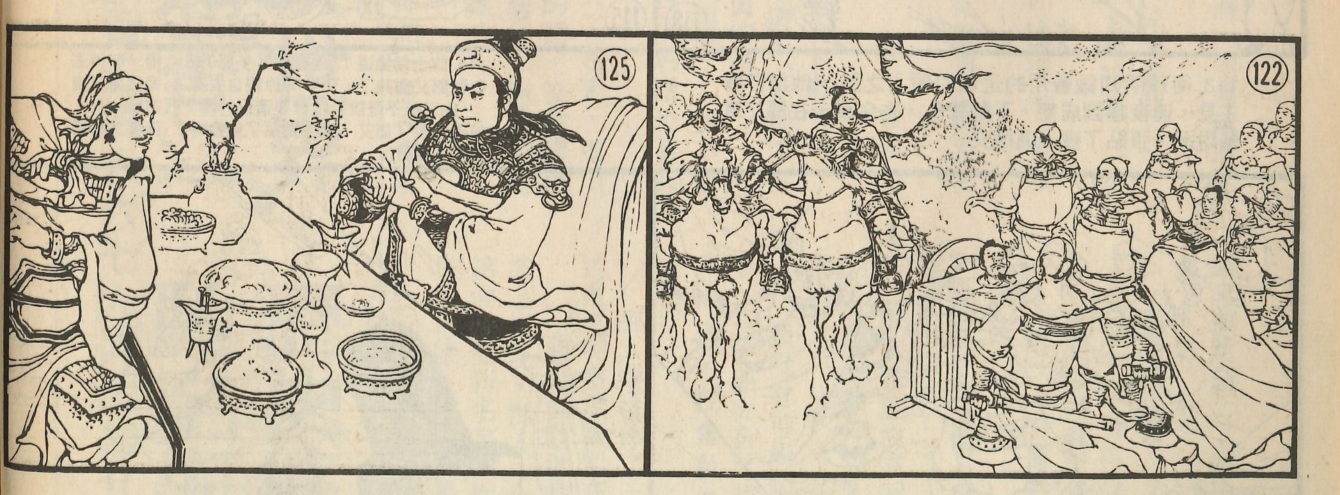
120 只有鄧艾還不知道，衛瓘帶了十幾個軍士，突然闖了進來，大喊：「奉詔收鄧艾父子！」鄧艾措手不及，嚇得滾下床來。

123 鍾會下令把鄧艾父子押送洛陽，一面收編鄧艾的全部軍馬。鄧艾部下的將士和蜀中百官，懼怕鍾會的威勢，都來向他投降。



121 衛瓘叫武士把他綁了，又拿獲鄧艾的兒子鄧忠，把他們一起押上了囚車。

124 鍾會就在蜀漢的故宮裏和姜維對飲，他得意地說：「我今日才稱了平生的心願了！」姜維假裝不知，故意試探他說：「將軍立下收蜀大功，聲威超過了晉公，這非常危險，何不見機隱退？」鍾會沉吟不語。



122 鄧艾的心腹將士得到消息，趕來搶救，忽見塵頭大起，鍾會、姜維帶着大軍趕到。衆人料想勢力不敵，就各自逃散。

125 姜維隨風轉舵，說道：「既然你不想隱退，就應該乘早定下良策，你是個聰明人，用不到我多說的了。」這番話，正說在鍾會心上，不由得拍掌大笑道：「姜伯約眞知道我的心啊！」



126 從此，鍾會每天和姜維秘密商議大事。這天，忽然專差送來司馬昭的信，大意是說怕鍾會兵力單薄，不能收服鄧艾，特地屯兵長安，不日就可相見。鍾會看了這信，不覺大驚失色。

129 魏將聽了大驚，都面面相覷，不作一聲。鍾會拔劍在手，强迫衆將畫押答應，違令的立即斬首。



127 於是，鍾會决意提早發兵，和司馬昭對抗。就請姜維作先鋒，約定事成以後，同享富貴。姜維正想從中取事，心裏暗暗歡喜。

130 衆將不敢抗拒，只得依次畫押。鍾會見他們都帶有勉强的神情，只怕發生變故，就下令把他們暫時監禁起來派重兵看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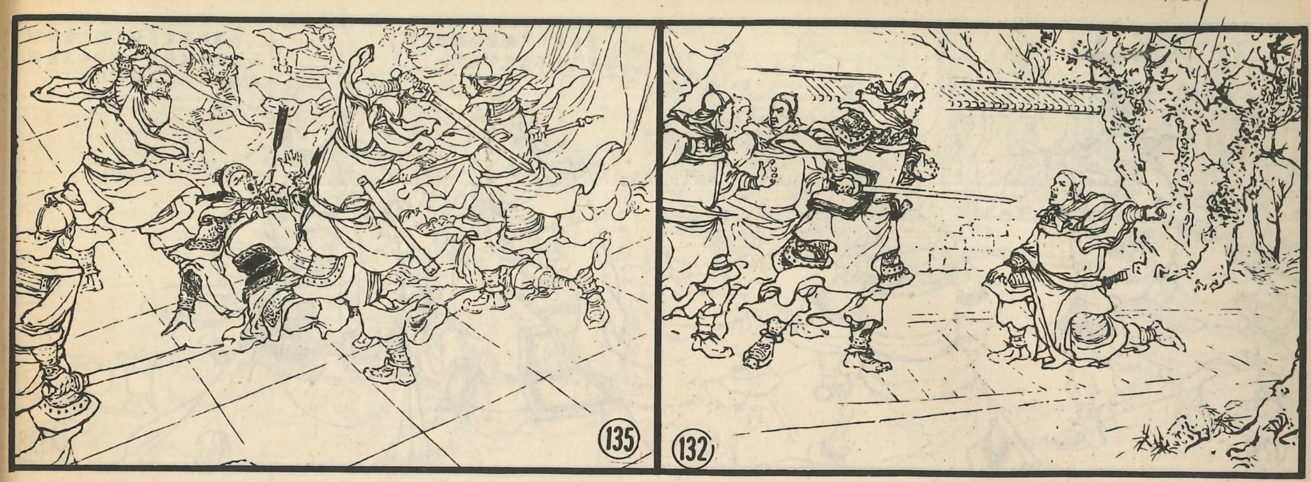
128 第二天，恰是正月十五，鍾會在蜀宮擺酒，請魏國衆將慶賞元宵佳節。衆將坐定後，飲了幾杯，鍾會忽然大哭起來，推說他自己受過郭太后的遺詔，要他起兵討伐司馬昭。

131 姜維和鍾會計議：「衆將不服，怎麼辦？」鍾會說：「叫人在宮裏掘一個大坑，把那些不服從的魏將一起殺死，埋在坑裏，外面一點都不會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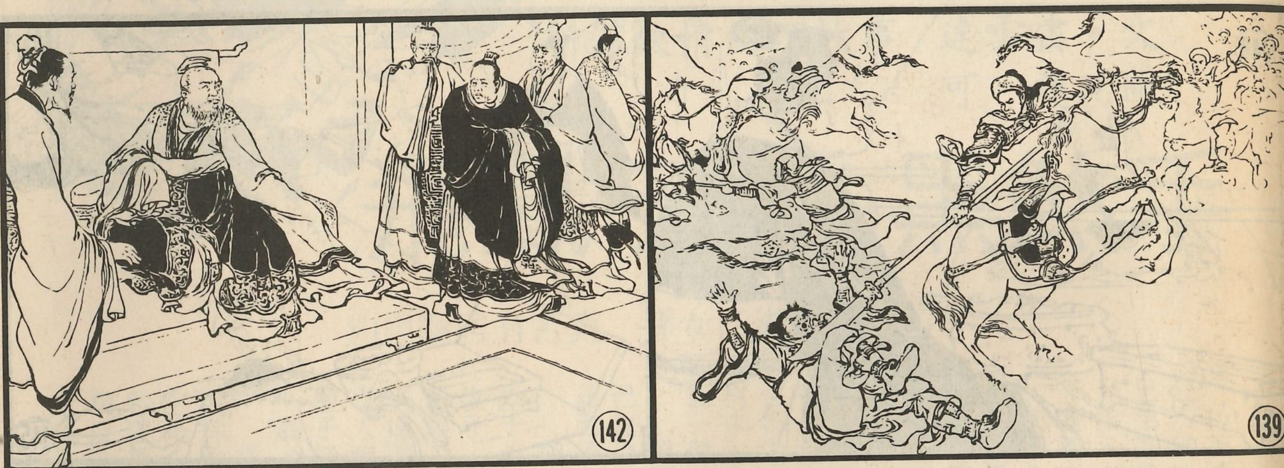
141 過不多久，賈充聽說司馬昭已經回到洛陽，就令衛瓘留守成都，他自己押着劉禪回到洛陽去。

138 衛瓘得知消息，想：「鄧艾是我拿的，如果放了出來，我可危險啦！」急忙派護軍田續，帶五百名軍士去追殺鄧艾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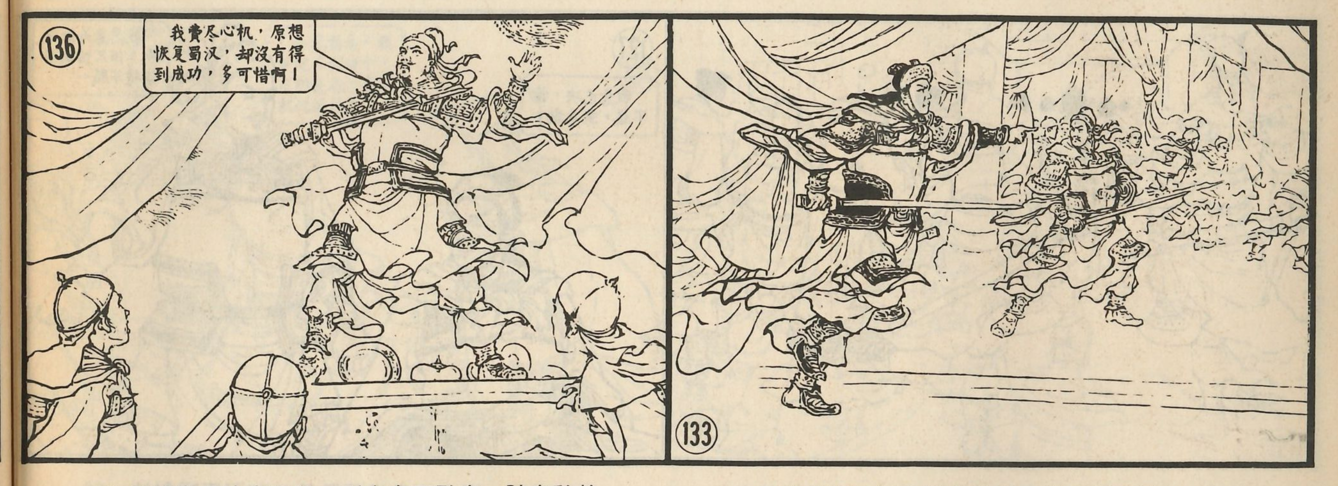
135 鍾會親自揮動寶劍，殺了數人，他自己却被亂箭射倒。衆將恨他入骨，趕上去把他砍死。

132 坑掘好了。姜維帶劍來到後宮，正要下手，猛聽得宮外喊聲震天，軍士匆匆來報，宮外已被無數魏軍包圍起來。



142 司馬昭喚劉禪上前，厲聲責問道：「你荒淫無道，照理應該誅戮！」

139 田續趕到綿竹，剛好鄧艾父子被放出囚車。鄧艾見是自己的舊部到來，不作準備，却被田續一刀斬了。鄧忠逃避不及，也被亂軍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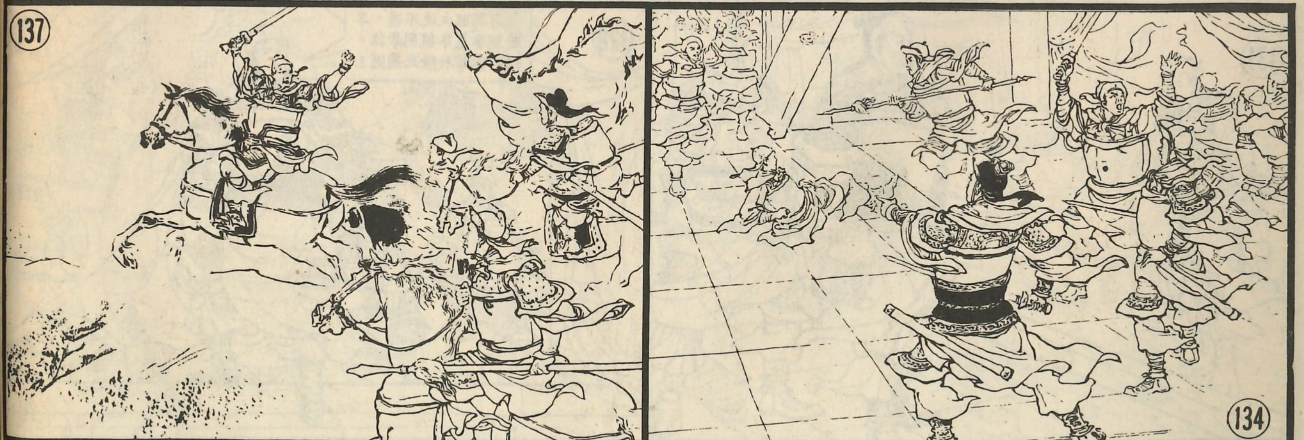
136 姜維奮勇往來衝殺，到底寡不敵衆，被衆魏將圍住，刀劍齊下，身上受了幾處重傷，便擧劍自殺了。

133 姜維顧不得去殺衆魏將，慌忙趕到前殿，只見鍾會已令衆衛士閉上殿門，上屋死守。原來有人走漏了消息，給衛瓘知道了，衛瓘帶着大軍來救護衆魏將。



143 劉禪嚇得面如土色，不知道怎麼說好。文武官員說他歸降得早，可以免他的罪。司馬昭便封他爲安樂公，又加封蜀中降官譙周、郤正等人爲侯爵，並將黃皓處死。

140 這時，魏軍因爲鍾會和鄧艾兩員主將都已被殺，一時軍民無主，互相殘殺，蜀將張翼、廖化、關彝、蜀太子劉璿等，也都被魏軍殺死。軍民死傷無數。十天以後，賈充的人馬趕到成都，出榜安民，才平靜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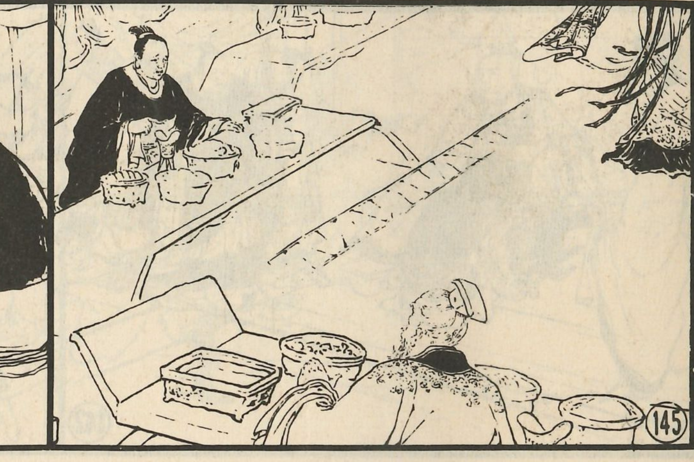


137 鄧艾部下的將士，乘鍾會、姜維已死，軍中混亂的時候，連夜出城去，追救鄧艾父子。

134 這時，宮外四面起火，大軍砍開了宮門，衝殺進來。裏面關着的衆魏將，也就乘機奪了軍士的武器，向外殺出，和鍾會的衛士激戰。



144 第二天，劉禪帶着郤正、譙周等來到司馬昭府中拜謝。司馬昭備酒款待，並命蜀人在筵前扮演蜀樂。蜀官不勝感傷，都掩面流淚；只有劉禪還在嬉笑，一點都不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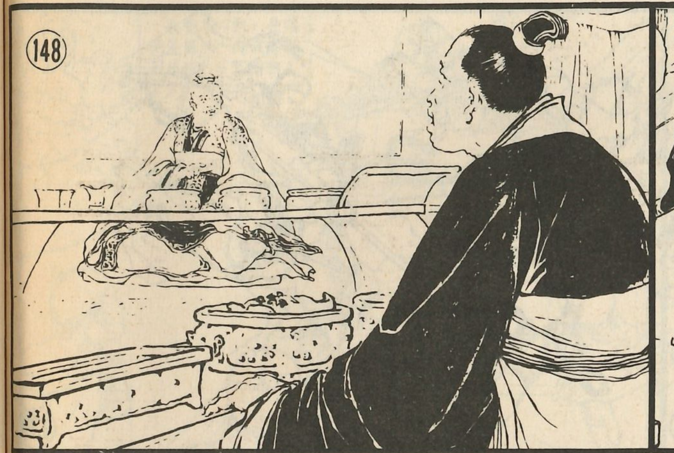


145 司馬昭輕輕嘆了口氣，對賈充道：「怎麼竟會有這樣沒心肝的人！即使孔明活着，也不能保他長久，何況姜維呢？」說完，回頭又向劉禪：「你還想念蜀國嗎？」劉禪答道：「這裏很快樂，一點也不想蜀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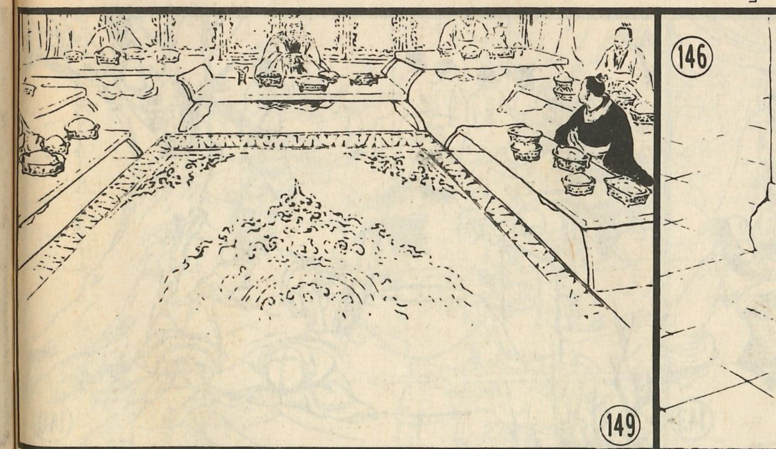
146 一會兒，劉禪起身換衣。郤正跟着出來，對他說：「你怎麼可以說不想蜀國呢？如果司馬昭再問你時，你得哭着說：『先人墳墓，遠在蜀地，無時不在想念它。』這樣，他就會讓你回去了。」



147 劉禪牢牢記在心裏，重新入席。又喝了一會，果然司馬昭又問道：「你還想蜀國嗎？」劉禪就照着郤正的話，一字不改地回答了。可是他想哭却沒有眼淚，只好把兩隻眼睛閉起來。



148 司馬昭問道：「你說的怎麼像是郤正的話啊？」劉禪不覺大吃一驚，睁開眼來答道：「你說的不錯啊！」



149 說得司馬昭和左右的大臣們都大笑起來。司馬昭倒也歡喜他的誠實，讓他住在洛陽養老。蜀亡後，東吳已成孤立。不久，便被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滅掉。

（本段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連雲嘯・文
可　飛・圖

飛鳳·天靈·黑煞手

釣叟隱居有苦衷　孫女江湖闖奇跡

五更剛剛打响，村外傳來一陣狂烈狗吠的聲音，等待已久的雷氏兄弟互相伸手握了一下，他們是親兄弟，心意相通，這一握手，已經了解對方的心意，等於告訴了對方，來了！他們來了！

雷氏兄弟是在這村子裡出生的，大哥雷志超，弟弟雷志遠，兄弟倆在江湖上都是有名的人物。但在村子裡，他們却是普普通通的一個農夫。從不在村人面前顯示武功，甚至他們受到村中惡少土豪欺凌，也都逆來順受，不予反抗，因此，村中人知道他們會武功的只有柳大爺一個人。

但是柳大爺從不說穿，他們自己也仍然懞在鼓裡，並未發覺柳大爺已經知道他們兄弟的秘密。

柳大爺六十出頭了，去年才拜六十大壽，他的兒子在十五年前和妻子一起被劫匪俘擄了，勒索一百兩銀子，柳大爺付不出銀子，兒子與媳婦便沒了下落，他只與孫女兒二人相依爲命。祖孫倆住在一間小屋子裡，生活算是過得去，雖然苦一點，却不慮凍餒。

這是由於柳大爺身子仍然健壯，孫女玉鳳也十八歲了，有氣有力，是一把好手，她雖然是個女子，幹着男子漢的活，一點也不遜色，相反的是比男子更細心，少出錯，所以她的名聲很好，許多人忙不過來的時候，找她來幫忙。

柳大爺是一位個性爽朗，喜歡釣魚、下棋的人，他的嗜好影响孫女兒，她每日有空閒，便陪爺爺一起去釣魚，特別是在農閒的時候，每日傍晚，幾乎都可以在竹灣找到他們祖孫，有時除了他們祖孫之外，還有村中其他人。

一些年輕人，往往是爲了接近柳玉鳳才去釣魚的，他們實際上沒有興趣釣魚，覺得那是一種受罪，特別是釣魚的時候，是不准大聲談話的，而柳玉鳳又是聚精會神的釣魚，根本不跟他們說話，他們不過是陪一個木美人而已，所以許多人都無此耐性，去過幾次之後，便不去了。

柳玉鳳除了學了爺爺釣魚之外，還學了爺爺另外一門嗜好，喜歡跟爺爺下水游泳。

本來在鄉間，女子甚少到河裡游泳的，因爲習俗相沿，認爲女子在河裡游泳是不雅觀的。但玉鳳自小就跟爺爺在一起，自小就跟爺爺在河中游泳，長大了已成爲習慣，她不理會別人如何看法和如何說法。

村人似乎對她比較例外，也特別寬容，並不怎麼說她，這也許因爲看慣她自小就在河中游到長大，已經是看慣了，要是別的女子跟她一樣去游泳，她們就會受到父兄的

勸阻，也會引起旁人的閒話，更大的原因是她們一直不曾在河中游泳過，是以見到水已經是害怕了，所以事實上是很少人敢跟她一起到河中去游泳的。

這一夜，村外的狗吠聲大噪，雷氏兄弟倆等着來人。柳大爺也警惕地看着來的是什麼人。他的孫女兒玉鳳，身子一側，再把一個枕頭壓在向上的耳朵，便聽不到狗吠了，她在繼續睡她春秋大覺了。

柳大爺經過孫女睡房時，靜聽一下，聽不到有異聲，微微一笑，搖了搖頭，輕輕自語：「這丫頭，到底還是個孩子，這麼大的狗吠噪聲，也能如此這般熟睡。」話聲未落，人已穿過窗口，出了屋外，他一點脚，拔起三丈左右，手中魚竿一抖，魚絲飛起，鈎住樹椏，借力向上一挺，又是二丈左右，於是蹲在樹上俯瞰察看這樹外情形。

這一夜，是下弦之首，二更過後，月色仍在，可惜是下弦，且天色不算太好，以致村邊的景物只是隱約可見，稍遠便一片模糊。柳大爺居高臨下，循狗吠之聲望去，發現有五、六個人，依他的目力經驗判斷，來人在五、六個以上，或可能不止六個，身形容貌年歲，則完全看不清楚，柳大爺暗暗稱奇，這些人是幹什麼來的？為什麼有這許多人？他想知道，又怕暴露身份，不敢走得太近，正猶豫間，狗吠聲已經很近，柳大爺看到三個，其他幾個去了何處？他也不知道。

柳大爺祇看出這三個人中，其中有一個是女人，她竟躍到柳大爺藏身的樹脚下一丈左右的地方躲起來。

另兩個是男的，他們一起走到雷家去。柳大爺暗想，原來是雷氏兄弟的朋友，早知如此，我不用出來偷看了，心中正在作此推想，念頭突然迅速一轉，又提醒自己道：「不對，他們如果是雷家的朋友，何必如此大費周章？四面埋伏？直接到雷家去不就行了嗎？」

這個念頭一起，柳大爺替雷氏兄弟不安起來，但他樹脚下有個女人，他是絕不能動的，一動，她會發覺，除非公然與來人作對，否則實在不宜妄動，經過考慮之後，終於還是蹲着不動，靜觀其變，到時再作打算。

雷氏兄弟此時早已等在家中，只等來人叩門，便會歡迎入內了，因此，叩門聲一响，雷氏兄弟就精神一振，本能的都站了起來，但他們只是站了起來，並未移步去開門。

老大看了老二一眼，低聲道：「不對！怎麼這樣的叩門？」

老二答道：「是不對，這不是我們約定的叩門聲，大哥，事情恐怕有變了，準備！」

老大點頭道：「對，可能出了岔子，敵人找上門來。」

老二忿然道：「這怎辦？難道就這樣的躲着？」

「當然不是，他們既然來了，騙的不成，就會用強的，老二，看來我們今晚要不想暴露身份是不能了，快去抄傢伙，準備與他們一拚。」

老二低應了一聲，分頭去抄傢伙，準備妥當，然後分別躲在有利的地方，等待對方强攻入屋時，突然襲擊。

雷氏兄弟與屋外人正在勾心鬥角之際，突然，在村的另一面陡然升起了一支紅色的响箭，在靜寂的黑夜，這一支紅色的响箭，特別易於被人發覺與注意。

火箭出現不久，一聲凄厲慘叫之聲撕破夜空，撕毀了寧靜，雷氏兄弟固然驚訝，來人尤感驚訝，擔心自己人受到突襲，已遭不測，因此呼嘯之聲四起，互通消息！

突然，另一聲慘呼又傳到各人耳中，這是第二聲慘呼了，憑經驗判斷，這是受到了重創，死前的哀號，所以特別凄厲驚人。

來人不敢再留，也不敢强攻雷氏兄弟的家門。

這時候，居高下望的柳大爺已看清了來人的數目，共是七個，比早先所見還多了一個，假如他不是早先看漏了眼，則慘呼的便不是屬於來人一份子，還有，七個人影都出了村外了，他樹脚下的女人却仍然蟄伏不動。

她不是來人的黨羽？那又是什麼人？難道是這麼的複雜？這一晚來的，竟不止一夥？柳大爺低下頭好奇的向脚下搜索，希望能看出一點綫索，可是，那個女的已經不見了，不知在什麼時候溜走了，居然連柳大爺也給瞞過了。

柳大爺心中暗道：「自己眞的老了，耳目均不如前，給人家由脚底下逃了也不發覺。」

柳大爺懷疑是第一次响箭升空，有人慘呼的時候，自己目光遠注，精神集中到遠處，對身邊的事物反而放鬆了。

這一夜，再沒有發生過什麼事，雷氏兄弟也等不到要等的人。

雷志遠道：「大哥，你猜他們為什麼失約？不會發生了什麼事嗎？」

「不，他們必然是發生了什麼事，祇是我們還不知道罷了！」雷志超稍為一頓，目光又注視着弟弟雷志遠道：「你守在這裡，我出去看看，很快就回來。」

「不，大哥，我們一起去，有什麼事也好有個照應。」雷志遠不願大哥一個人去冒險，但雷志超反

對，他認為自己的武功，足以應付任何突然發生的事情，若果應付不來時，再通知弟弟來救援也未遲，再不然，要逃走也未必逃不了，如是兄弟全部外出，家中無人，來人不知發生什麼事，又匆匆離開，豈非顧此失彼。

雷志遠聽了大哥的解釋，祇好同意了，由自己留守家中，但再三提醒哥哥，有什麼事就馬上通知，做大哥的自然也滿口應允，然後悄然地出門，疾向外閃，隱沒在黑夜之中。

雷志遠對於大哥的武功是了解的，不論在那一方面都略勝自己，尤其在判斷敵情方面，但是，這一夜發生的事，實在是太奇怪了，對方是什麼人？有多少？大哥會否碰上，可有危險，他實在未完全放心。

雷志遠在躭心大哥，雷志超也在警戒地掃視四周的環境。他覺得實在太靜了，靜得出了奇，村外村內的一草一木都是他所熟悉的，那裡該注意，那裡不必理會，早已心中有數，所以，他倒不為自己擔心，但事情也有出乎他意外的，在他認為不應有事的地方，竟然有個背影，他沉聲低喝道：「誰？什麼人？」

對方沒有回答，也沒有移動，形如石像，雷志超心中有氣，再問：「你到底是誰？再不出聲，休怪我無禮了。」語出，對方開口了，是一個中年女人的聲音，却不是本地口音，雷志超交遊甚廣，分辨得出這是山東口音。

這中年女人很不客氣的說道：「你給我滾得遠遠的，別惹我生氣，聽到了沒有？怎的還不滾？等什麼？等死？」

雷志超嚥不下這口氣，冷然道：「妳進入我的地方，還敢無禮，不教訓妳，眞不知天高地厚，看招！」

身形一矮，就撲出去了，對方凜然疾喝：「不許動，你眞的不要命嗎？」說着話，反手一甩，一道白光閃動，直射向雷志超，雷志超本能地向旁閃過，並注意對方，看她再有什麼舉動，不料對方祇一閃，眨眼工夫已失其所在，快如閃電的身法，為雷志超生平所僅見，知道追亦無用，便查看剛剛那道閃光的是什麼。結果在樹幹上找到，竟是一柄竹片削成的短劍，只有五六寸長，却是劍把、劍托、劍身俱全，十分精緻，他覺得可愛，便把它拿了下來，放進自己的鏢囊之中，回到了家中與弟弟燈下細觀這把短劍。

兩人這才發覺劍上繪有一隻栩栩如生的飛鳳，兄弟兩人同時驚叫道：「噢，飛鳳劍！」

「飛鳳劍」是十五年前江湖赫赫有名的一位女英雄的綽號，她行事從來是單人匹馬，獨行獨斷，因為她少有同黨，人又狡黠，輕功、武功、內力都是一流的頂尖兒人物，因此，別說對付她毫不容易，就是有機會看到她的人也極少，她是個怎樣的一個人，各有各說法，差別很大，甚至有人說她根本不是個女人，是個男的，說她是個女子的人，最大的理由是根據「飛鳳劍」這一個「鳳」字，多屬女子之名，加以該劍精緻靈巧，似為女子之物居多，且有人說曾見過她是一個身形瘦小的人。

但再追問下去，就無法提出更多更有力證據可以證明「飛鳳劍」確是一個女子了。

「飛鳳劍」縱橫江湖，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自從她獨闖烏江，力挫十五位黑道高手，破壞了他們結盟，火燒烏江寨一役之後，便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了，從此沒了音訊。

這都引起了江湖上諸多猜測，有人認為她當時也負了重傷，不久便死了，有說她怕仇人報復，躲了起來，不敢再出現等等。

「飛鳳劍」在聲譽正隆的時候失了踪，十五年來毫無音訊，漸漸，人們已經忘記了，特別是年輕的一輩，只有在偶然間聽到前輩說故事般提及「飛鳳劍」一些事迹，對她個人是完全不了解的。

雷氏兄弟都是三十許人，「飛鳳劍」失踪的時候，他們才方弱冠之年，正羨慕她在江湖上享有盛名時，她已不再現身，隔了十五年，對她也淡忘了。

想不到這一晚却發現了「飛鳳劍」，因此兄弟二人大為震驚。

「大哥，『飛鳳劍』又重出江湖了，你猜她還會不會跟過去一樣辛辣無情，使黑白兩道的人喪膽？還是收斂了性子，不再跟過去一樣？」雷志遠望着他大哥，等他回答。

雷志超仍然在翻動着那支「飛鳳劍」，沉思了好一會才說道：「這可難說，她本來就是一個令人難以捉摸的人，她的出現是突然的，據師父說，『飛鳳劍』只在西安出現，一夜之間連闖十數衙門，斃傷士兵無數，留下飛鳳劍，第二天，便轟動江湖成名了。

「先後不到幾年，又在一夜之間失踪了，相隔了十五年，今晚却在此地出現，是她老人家眞是重出江湖，還是別人假冒她的大名嚇人？這一點我仍在懷疑中，志遠，你以為有沒有這個可能？」

「大哥，你是否想過會不會是飛鳳劍的傳人？」雷志遠望着大哥。

雷志超道：「她的傳人？從來

沒有聽說過她有傳人！」

「大哥，你說的是她在江湖走動的事，我說的是她失踪之後的事，你想想，她失踪了十五年，假如她要調教門人，什麼樣的傳人都可以調教出來了，大哥，依我看，那一次惡鬥，飛鳳劍可能受傷不輕，甚至殘廢了，但却活着，她便躲起來養傷，後來，收了個門徒，把自己全部的武功，包括她的『飛鳳劍』傳給她的傳人。大哥，你以爲我這樣的推測怎麼樣？是否有這可能？」

雷志超點頭道：「有，這個可能性很大，剛才我看到的是個蒙上黑布的女子，看不出她的年紀與容貌，但聽得出是個年在三十開外，操山東口音的女子，她身形快極了，一閃就失了踪跡，看她出手也是警告性質，不是存心害我，我不知她怎會來到這裡，和早先那些人有什麼關係？」

「大哥，不管怎麼樣？她對你並無惡意的！」雷志遠說。「再說，我們雖然做的是無本錢生意，却並不傷天害理，問心無愧的，黑吃黑，我們要提防，俠義道上的人，是不會對我們不利的。」

雷志遠的話，雷志超亦認爲大有道理，但他却另外有所擔心。

他認爲這一晚約定的人沒有到，却來了一些不知來歷的人，還來了「飛鳳劍」，這些人來意如何？是何身份，均無所知，假如他們之來是另有目的，與自己無關，當然是無須理會，假如是衝着他們而來的，問題就大了。因此，他主張天一亮，馬上作一次詳細調查，假如是與自己有關，那麼，就只好遷地爲良，搬到其他的地方去，免得再受到精神上的威脅。

在另一方面，柳大爺脚下的人溜走了，他心中極不舒服，在四周找了一遍，沒有可疑之處，便悵然回家，經過孫女兒玉鳳的睡房，習慣的在門口站了一下，聽不到房內有什麼異聲，知道她仍在熟睡。老人甚爲欣慰，但亦有點擔心，因爲她一直都處在寧靜的環境，安逸慣了，所以外面發生的事情，這樣嘈吵的聲音，仍然毫無知覺，假如讓她單獨應付，只怕她警覺性不夠，會吃經驗不足的虧。

柳大爺這個擔心，與一般人是沒有兩樣的，俗語有云：父母愛子之心，無微不至，祖父也是一樣，每個老人家都是疼愛自己的孫兒的，何況柳大爺是一位有俠義心腸、有正義感的人，雖然亦有例外。不過，他却未眞正了解孫女，不知她的秘密。

這一夜，就這樣的只聞雷聲不見下雨的虛驚了一陣便過去了。

翌日，村人起來如常工作，甚少有人知道昨夕曾發生過什麼事情，有人聽到狗吠得很厲害，但都在朦朧中聽到，很快就過去了。誰也想不到是什麼事情，祇道是有什麼山神野鬼經過，被狗發現了，所以狂吠了一通，如此而已。

雷氏兄弟在村中的四周察看，什麼也找不到有可疑之處，暗暗稱奇。

柳大爺在灣邊垂釣，對孫女玉鳳道：「玉鳳，昨晚睡得很好嗎？聽到什麼聲音嗎？」

「爺爺，昨晚發生什麼事，說給我聽聽。」柳玉鳳俏目露出異樣的光芒，直視爺爺，等他說出來。

柳大爺道：「也沒有什麼，昨晚來了幾隻大耗子，很大的耗子，所以狗吠得很厲害，爺爺曾出去看了，但看不清楚，給他們溜了，雷志超也出來，大約也沒有看到什麼！」

「眞的？怎麼我不知道？爺爺，你怎麼不叫醒我？」

柳玉鳳撒嬌了，柳大爺哈哈一笑道：「妳睡得那麼熟，我要叫也叫不來了，妳以後還是醒睡一點吧！別給耗子摸了過來，咬了脚趾，還不知道這才苦了。」

柳玉鳳道：「我才不怕，牠敢咬我，我就宰了牠，南棗黑豆，加兩片老薑，牠的味道可眞不錯呢？」

逗得那柳大爺也笑了起了。

柳大爺笑了一會兒道：「妳就祇會貪吃、貪睡，小心變成一個大胖女，將來找不到婆家就後悔了。」

柳玉鳳滿不在乎的道：「我才不怕，你知道，就是釣魚也餓不了我啦，有吃有住，那還有什麼可怕。」

柳大爺道：「妳已經十八歲了，怎麼還像個小孩子一樣？妳能夠天天吃魚嗎？眞是小孩的話。」

柳玉鳳說道：「你才是孩子話，我可以用魚去和人家交換別的東西呀，我換回東西，就什麼都有了，怎會是天天都吃魚呢？」

柳大爺還是笑，沒有立刻說話，他看看孫女兒，想着兒子，一時竟是呆了。

柳玉鳳吃了一驚問道：「爺爺，你怎麼啦？你沒事吧？」

柳大爺急忙說道：「沒事，當然是沒事。」

柳玉鳳道：「看你剛才的那個樣子，眞給你嚇煞人啦。」

柳大爺道：「我就怕妳這一點，玉鳳，我想帶妳出去，妳去不去？敢不敢去？」

柳玉鳳急切答道：「去！怎麼不去，別說跟爺爺在一起，就是我自己一人獨去，我也不怕啦！」

柳大爺笑問道：「眞的，這麼

有志氣？」

柳玉鳳道：「當然眞啦，怎麼不眞，不過……」

柳大爺問道：「不過怎了？」

柳玉鳳道：「我不能立刻就走，要半個月之後才能去，可不可以？」

「爲什麼？妳有理由嗎？」柳大爺奇怪的查問。

柳玉鳳不假思索道：「當然有理由，但不能現在說，也要半個月後才能說！」

柳大爺點點頭道：「好，妳記住了，今天是廿三，下個月初三便是十日，初八是半個月，妳說半個月以後，當然是要超過半個月了，那麼，我們訂在下月十六日起程好了，妳沒話說啦？」

柳玉鳳道：「好，十六就十六啦，我一定做到，現在我要下水啦，我要趁這段日子游個夠的，將來出門之後，祇怕不容易有此機會了！」她略爲整理一下衣衫，便沉下水裡去。

柳大爺沒有看着孫女兒，他也下水去了，他與孫女兒在水中互相追逐慣了，看到的人也不以爲怪，祇有背後說他返老還童，童心未泯，他也聽到，但也不予理會，久而久之，也就見怪不怪，其怪自滅，再也沒有人說什麼了。

村中的男子都愛到河中洗澡的，他們世代相沿，本是脫光衣服，上下赤裸的，但因爲有柳玉鳳經常在場，大家都有了避忌，都穿上了褲子，不少佻皮的青年都有過妄想，希望一親香澤，故意向她潑水，還要把她按下水裡去喝水，但是，她游泳術得自祖父眞傳，比他們都高超，誰靠近她，誰就吃虧，一個她不是她的對手，兩個、三個一羣人聯手，都鬥不過她的，還要吃她的虧，試過了幾次之後，再也無人敢向她挑戰了。

* * *

光陰過得很快，白天、黑夜，又白天，很快的又過了半個月，到了第二月初十，再過五天，柳大爺祖孫就要起程了。

這一天，柳大爺吃過晚飯，沒有陪孫女兒去釣魚，他咬着一桿旱烟斗，來到雷氏兄弟門口。

雷氏兄弟正在吃飯，見到柳大爺，連忙起身相迎，搬出椅子請坐。

柳大爺也不客氣，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說：「你們不要客氣，請繼續吃飯吧，我已經吃過了，等你們吃過飯之後，我有幾句話跟你們說。」

雷志超道：「大爺請吧，我們都是你老人家的子侄輩，如有什麼做得不對，請盡量教訓好了，不必客氣，大爺！請你說吧！不要客氣。」

柳大爺的目光向四下一望，道：「這裡沒有外人吧，在這兒說話方便嗎？」

雷氏兄弟一凜，互相對望了一眼，然後說道：「這兒是沒有外人，大爺請說吧！」

柳大爺吸了兩口烟，噴出一團烟霧，然後道：「志超、志遠，你們兄弟能沉得住氣，實在不容易，你們作得很好，我很欣賞，這些日子來，村裡能夠鷄犬不驚，鼠竊斂跡，這眞是得你們兄弟出力不少。」

雷志超道：「大爺，這是全村的叔伯兄弟的福氣，怎能說是我兄弟倆的功勞呢？大爺這麼說，我們實在不敢當了。」

柳大爺道：「志超，你不要客氣，也別想瞞我，這十多年來，你們所作所爲，我都知道，上個月二十二日晚上發生的事情，我也看到了，我今天來跟你說的，也和這件事有關。」

雷志超面色爲之一變，赧然道：「大爺，我實在不是存心瞞你，祇因爲這裡的叔伯都是純樸怕事的人，若果知道是我兄弟所爲，恐怕會嚇得他們寢食不安，我們倒不知你老人家早已知道，實在慚愧，不知你老人家，有何指教？請直說罷！」

柳大爺道：「上個月廿二晚上，你却很遲的走來，你出來之後，我已避開了，你未出來之前，我却看到一些情況，我是聽到狗吠得狂烈才出來的，我看到六個或七個的人影，其中有女人，他們分別隱散四周，有兩個人直趨你們門口，却沒有扣門。

「我正感到奇怪，忽然先後兩聲慘叫，突然傳了過來。於是，站在你們門口的兩個漢子似乎知道事情有變化，匆匆回頭便走，其他人也冒出頭來，朝傳出慘叫的方向走了過去，跟着又匆匆的逃去了。

「我看得清楚，他們走的時候是七個人，也就是說，發出慘叫聲的不在這七個人之內，這就有兩個可能，一個是這七個人當中有人殺了人，另一個可能是他們不止七個人來，被斃傷者以外，仍有七個人！」

這時，雷志超兄弟靜靜地聽，默默地想。

柳大爺稍一歇又道：「我已想過了，不管這七個人殺了人也好，別人殺了他們的同伴也好，他們七個人的數目並未減少，他們來此的目的似乎是你們，他們這一次並未得手，今後肯定會再來，他們是不甘心失敗的，一定會再來報復的，志超，我今天要對你們說的，就是這一點，希望你們時刻要留意，免

爲仇家所乘才是！」

雷志超心頭一動道：「原來你老人家大智若愚，竟然是個大行家，我們的一切都瞞不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却瞞過了我們，柳大爺，這麼說，十五年前發生的賊劫阿福哥兩夫妻，不是眞的了？」

柳大爺點頭道：「不錯，那是假的。」

雷志超脫口再問道：「那麼現在阿福哥呢？他們在那裡？」

柳大爺道：「阿福兩夫妻都在離這裡百里左右的竹樹坡，他們也曾暗暗回來看看我們的。不過，他們回來得很秘密，你們不會發現的。」

「眞想不到，眞人不露相，你老人家是一位武林前輩，實在失敬了！」雷氏兄弟一齊道：「柳前輩，我有一點不明白，上個月廿二日到今天已經是十多天了，你老人家怎不早日通知我們，却等到今天才通知我們？又有別的原因？」

「這祇是我一點的私心，說穿了，正如你們一樣，你們不願讓別人知道，一方面是免得驚世駭俗，另方面也不願因此而招來痲煩，妨礙自己的寧靜生活，所以我遲遲不曾告訴你們，這是我的不是，我誠心向兩位道歉！」

雷志超急道：「柳前輩，你千萬別這麼說，過去，我一直得你老人家暗中照拂，現在又蒙提醒，我兄弟感激還來不及呢，怎當得起你老人家的道歉！不過有一點我還不明白，既然你老人家怕痲煩，何以又給我們說了？可是發現了什麼新的情況？假如眞有此事，希望你老人家直說，我們也好有防備。」

柳大爺安詳地說：「不是有新發現，但你們必須要時刻留心提防，絕對不能馬虎，尤其是月黑風高之夜爲甚，志超，我所以說，是因爲我自己有事，一兩日之內會離開這裡，所以我不能不在離開之前先告訴你們，現在，你們明白我爲什麼不早說啦！」

「哦！原來前輩要遠行，不知是老前輩自己離開，還是和玉鳳姑娘一起？」雷志超問。

柳大爺道：「我原想一個人走的，那會較爲方便，但不放心把她留下來，我也會考慮過把她托庇於兩位，但又怕成爲兩位的累贅，她也不肯，現在已決定和她一起走了！唉！她也不是小女孩子了，讓她到外邊見見世面也好些吧！」

雷志遠聽來若有所失，似自言也似對柳大爺說道：「本來我們是可以照顧她的，就是怕有心無力，且敵人不少，說不定會反而害了她呢！」

雷志超說：「玉鳳是應該跟老前輩出去走走的，她年輕，又有老前輩照料，是絕對不會有什麼的，老前輩如果不嫌棄，請接受我們替你老人家餞行！」

柳大爺忙道：「千萬不可，我有不少仇家，你們也有，我的仇家未必與你有仇，而你的仇人也未必與我有仇，我們要應付原有的仇人已經不容易了，如果被他們發覺我們原是世交，我們都會增加危險！我已經來了許久，該走了，兩位珍重，不必送了！」

柳大爺告別了，雷氏兄弟果然遵命不送，由門縫中看到他遠去之後，雷志遠道：「大哥，你相信他的話？」

雷志超一愣，反問道：「怎麼？你難道有懷疑？」

雷志遠道：「我不信，有一次，我見他抓一條魚，抓了好幾次還抓不到。又有一次，見他挑一擔柴看來不到六十斤，竟然壓得他兩腿搖晃不定，幾乎是無法走路，怎會是一個武功高強的人？他的玉鳳更不用說了，她是附近一帶出了名的刺綉好手，連鷄也不敢殺一隻，又怎麼會有武功？若果沒有武功，帶她到江湖上，不是十分危險？所以，我以爲柳大爺離開這兒是眞的，玉鳳嘛！必是寄住朋友處，決不會帶着她去闖江湖！」

但是，雷氏兄弟都猜錯了，當晚三更過後，雷志超到柳家去，柳家已經人去屋空了。

當雷志超在柳家找到柳大爺留給他的字條，字條字字蒼勁有力，却極簡單，大意是說，白天對他們說的全是眞話，千萬不要狐疑，致貽後悔，看他語氣，似乎聽到他們兄弟的談話，預先知道雷志超會來，所以留下字條，再行提醒雷志超，以致他看着字條發呆了。

柳大爺突然提前起程，打亂了孫女兒的計劃，以致她不得不在天黑之後仍要向鄰近的好朋友去告別。

她走到初更才回來，柳大爺已經等得不耐煩，在屋中走來走去，他看到孫女兒回來，便問道：「可以走了嗎？見過朋友啦！」

玉鳳說：「算了，這麼晚了，怎好意思再打擾他們呢？走吧！」

柳大爺「嗯」了一聲，大踏步出門。

柳玉鳳摸黑走了大半夜，一點也不覺得疲乏，沿途都精神奕奕的，借着月光向爺爺問這問那，令得柳大爺感到奇怪，他曾多次問她乏不乏，要不要休息，她都搖搖頭，說可能是第一次出遠門，心中興奮，所以不覺得疲倦。

柳大爺沒說什麼，只在心中嘀咕，暗暗留意孫女兒的動態。

柳玉鳳十分正常，除了精神飽滿之外，一點異樣也沒有。

柳大爺爲了測驗孫女兒，便在速度上用功夫，天色微亮之後，他走得極快，以爲孫女兒必然嫌快，跟不上來的，怎知她不但跟得上，而且十分從容，還不時提出問題，說話時氣息十分平均，絕無氣喘氣促之弊。

柳大爺心中起疑了，他年紀雖大，却仍壯健，幾乎幾十年來，從未曾間斷過鍛鍊，走了遠遠的一程，也覺得有點氣浮，何以孫女兒却無半點感覺，照道理，她是不應該有此功力的，爲此，他更暗加一把勁，用到十成勁道，再急走一程，看看她如何？

柳玉鳳不知爺爺爲什麼走得這麼快？却沒有問，提一口氣，緊緊的追隨着，一口氣跑出有十里左右，柳大爺停步了，孫女兒也停下來，氣定神閒，似乎仍有潛勁，未盡全力之感，柳大爺暗覺得這個孫女兒有些事情隱瞞着他了。

這一天是柳玉鳳離家後的第一天，她和爺爺在清和墟打尖，時間是巳牌時分，兩個人剛剛坐定，叫了吃喝，有三個大漢也來了。

他們一入食店，就大喝大呼，一個勁的催着要快，掌櫃的對他們十分的客氣，特別好招呼，先給了他們才供給其他的客人，他們吃飽了，抹抹嘴，站起來拍拍屁股就走了，多謝也沒有一句，掌櫃的還恭恭敬敬的送他們出去，看得柳玉鳳甚不服氣。

柳大爺說：「他們的坐騎不錯，玉鳳，吃了東西，我們去買匹馬吧，有馬代步，可以舒服了許多，他們掉了小皮包，我去撿了它，活該他們倒了霉！」

柳大爺撿了那三個大漢掉了的小皮包，出了門不久，那三個大漢就匆匆忙忙的趕了回來，向那掌櫃索取那皮包。

掌櫃的連見也沒見過，交不出，便挨了一頓毒打，後來三個大漢想到了柳大爺的祖孫，問知他們的去向，急急上馬去追趕他們。

三個大漢的馬實在是好馬，跑得快而穩，轉眼已跑出老遠了。

三個大漢在三岔路口停了下來，略一商量，三個人便分三條路去，繼續追查柳大爺祖孫兩人的行踪。

他們怎也想不到自己追得太快，到了前面，人家却跟在後面，又如何找得到呢？自然是白費工夫了。

翌日，柳大爺祖孫倆在一家飯店用膳，正在品評飯菜的味道，突然聽得有人大叫：「好呀！總算找到了這個老傢伙了！」聲到人到，當兩道人影閃入柳大爺眼中時，另一道寒光也同時入眼，「砰」的一聲，白森森一柄利刀插在柳大爺的桌子上。

柳玉鳳見此，受驚的「哇」叫了一聲，人也站了起來，可知道受驚程度如何了。

柳大爺倒十分鎭定，神色自若地看了對方一眼，先喝口酒，還挾了塊鷄吃，然後才問道：「朋友，你幹什麼？」

大漢本來是來勢洶洶的，見了他這個樣子，反而軟了一些，道：「不爲什麼！只要你交還我的皮包，我們就走，也不難爲你！」

柳大爺以訝異的口脗反問道：「皮包？」隨即轉臉問玉鳳：「玉鳳，妳拿了人家的皮包？」

柳玉鳳急得臉也紅了，尖聲道：「爺爺，你這是什麼話？我是這種隨便要人家東西的人嗎？你怎能相信人家的話，污辱自己的孫女兒呢？」

柳大爺拍一下自己的腦袋，道：「對！我的孫女兒怎會是這樣的人，我是老糊塗了！」又轉頭對那大漢道：「朋友，你找錯了人啦，我們沒有拾到皮包。」

兩個大漢無法下台，而且對柳大爺的身份有了懷疑，雖然有點忌憚，但却不能下台，也無法交代，所以，故作不在乎地冷笑，說：「老人家，我勸你最好別跟我們來這一套，這對你是沒有什麼好處。」

另一個又道：「你說一句『還』或是『不還』就行了，不必多言其他。」

柳大爺佛然不悅道：「朋友，做人得有個分寸，話不可亂說，你的皮包是什麼時候給了我的，要我還？」

大漢憤然道：「你別撒賴，皮包雖然不是我們親手交給你的，但却一定是你們取去了！」

「這就奇了，你不是交給我，是丟了東西，就一口咬定是我取了？還好，只是一個皮包，如是更貴重的東西，我不是連老命貼上了也賠不了，世間上有這樣的道理？」柳大爺諷刺地說道。

大漢冷然道：「你是撒賴不了的，當時，你就坐在我們鄰桌喝酒，看着我們，我們走了不久，再回頭去找，已經不見了。」

柳大爺道：「原來是在酒樓丟了的，你們當時怎不問我要？現在才找我？」

那大漢說：「我們發覺之後，回到那兒，你們已經走了，所有的客人也都走了，見不到你，怎問你要？」

柳大爺拉長聲音道：「朋友，你也不想想，當時酒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所有的客人都走了』呢！假如我們現在走了，發覺掉了東西，回來找，找不到，難道可以指着

這兩位兄台，硬說他們拿了我的東西，要人家賠償，當然是不可能啦，你的東西會否在路上丟了？就算眞是在酒樓掉了，我也只是受嫌疑一份子，你却不能一口咬定是我取了，要我還呀？這是拾遺，不道德的事啊！如果眞是我們拿了，你們也不能以這樣的態度對我，我不是偷、也不是搶，你怎麼能這樣對我？何況我根本沒有拿過你的皮包。」柳大爺說來合情合理，聽的人都表同情。

但是，柳大爺說得有理，便等於那兩個大漢無理了，因此，他們怒目橫掃了各人一眼之後，便發起蠻來了。

一個說道：「糟老頭，我只要你回答一句話，你說『還』還是『不還』？」

柳大爺道：「你這樣問，不是多餘嗎？我根本沒有欠你的，還什麼？」

大漢說道：「這樣說，你是不準備還了？」

這時，柳玉鳳沒有爺爺那麼好脾氣，她見對方咄咄迫人，忍不住憤然插嘴道：「少給姑娘嚕嗦，別說我們沒有拾到，要還也沒得還，就是將來有機會拾到了，也不會還給你了，我會把它燒毀了，或丟落水溝，也不會還給你這無賴，你死了這條心吧！」

柳玉鳳這幾句十分有力，兩個大漢都被她氣得臉如紫茄，其中一個伸手便要拔桌上的利刀。

柳大爺筷子一伸，挾住刀尖部份，道：「有話請說，何必動刀動槍，兵凶戰危，危險極啦！」

柳大爺說得十分從容，也不見怎麼用勁，那大漢却出了洋相，弄得臉紅脖子粗，頻頻抹汗，也無法將刀拔出來，他知道看走了眼，碰上了對手了，於是，不由暗急，只差沒有認錯吧了。

另一個大漢眞是魯莽得可以，見此情況仍不醒悟，一刀就向柳大爺的脖子砍下去。

雙方距離太近，要迴避是十分困難，所以柳大爺的處境是十分危險的，不少人都驚叫了起來。

但柳大爺却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危險，既不閃，也不回頭，一袖向後揮去，不快也不慢，恰巧捲住了那大漢的刀鋒，向旁一帶，把刀摔出門外，衣袖一扭一絞，那大漢失聲叫喊，丟了刀，人也斜撲出了兩步，一臉羞慚，旁觀者想不到有此變化，先是一愕，隨即喝采起來。

另一個大漢此刻也不敢逗留，於是，匆匆忙忙的逃走了。

一個丟了刀，一個不敢再拔刀，狼狽得可想而知。

但柳大爺却不肯放過他們，當他們走近門口時，突然聽到柳大爺一聲斷喝：「站住，我還有話問你。」

那兩個人也眞聽話，果然應聲停步，不敢再走，齊回頭問道：「老人家，有什麼指教？」態度甚爲恭敬，和先前的迥然不同。

柳大爺道：「我只想知道你們是什麼人？爲什麼說我拿走你們的東西，那又是些什麼東西？說清楚之後，你們可以走了。」

「我們是青州亡神熊六浩手下，奉命送天靈符到龍虎山張眞人處，請張眞人給我們解釋天靈符的意義與用途，不料途中遺失了天靈符，誤會是你老人家取去，因此，才會追索你老人家，這純粹是誤會，請你老人家千萬原諒！」

柳大爺沒有說什麼，但柳玉鳳却冷然一笑道：「哼，漏洞百出，胡說八道，幾十歲人，連這謊話也不會說，笨豬一名。」

柳玉鳳這麼一說，兩個大漢凜然的變色了，便急急分辯，說他們說的全是眞話，半句不假。

柳玉鳳道：「還敢嘴硬，你們早先明明說是丟了皮包，怎麼又變了天靈符了？我問你，是失了皮包，還是失了天靈符？」

那大漢說道：「姑娘有所不知，天靈符就寫在皮包上，所以皮包就是天靈符，天靈符就是皮包。」

柳玉鳳不信道：「胡說！」

柳大爺道：「他們說的也許是眞話，有人確是把重要證據寫在羊皮上保存的，我們沒有見過那個皮包，無法證實他們說謊，就當作是眞的好啦，況且這事和我們無什麼關係，青州亡神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與我們素無恩怨，自古道：不看僧面看佛面，何必多樹强敵？兩位請了吧！」

一擺手，兩個大漢一聲多謝，匆匆的走了。

柳玉鳳在兩個大漢離去之後，抱怨爺爺了。柳大爺朝她笑笑說：「誰說亡神是好人了？他本來就是獨行大盜嘛！」

柳玉鳳冷冷的道：「那你爲什麼放了他們呢？」

柳大爺道：「我不是說過了，我們跟人家無怨無仇，何必下這毒手？能不殺人就不要大開殺戒，玉鳳，這是做人之道呀，一個女孩兒家，怎能動不動就殺人啦！」

「爺爺，你忘了有句俗語叫做：縱虎容易擒虎難？又說什麼養虎爲患，你放他走，他未必領你的情，回頭來說不定咬你一口，你就悔之晚矣！爺爺，我不同意你的看法。當然，你是爺爺，我不會反對，但我不同意！」玉鳳侃侃而談，說來頗有道理，爺爺祇好安慰她，說凡事都應該向好處想，不要向壞處想。

柳玉鳳還是不同意的道：「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是不會向好處想的，對任何人都加以防範，總勝無防備的好。爺爺，剛才那大漢，我敢肯定他還會再來，看他臨走時迸射出來的狠毒眼光，就知他心懷怨恨的了。」

「別說了，吃飽了沒有，我們要上路了。」柳大爺說道。

柳玉鳳道：「隨時都可以起行，是不是現在就走？」

柳大爺於是叫小二結帳，祖孫倆走了不到半個時辰，那兩個大漢匆匆的趕了回來，他們問清楚了柳大爺祖孫的去路，立刻出門，隨即乘馬走了。

酒樓的人都替柳大爺祖孫兩人擔心，怕他們會有危險，祇是力有不逮，擔心也只是白擔心，無法作出有效的幫忙。

他們，想到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馬上就要受到這幾個莽漢的摧殘，心中感到無比的難受。

柳大爺上路之後，向孫女道：「玉鳳，妳似乎有什麼心事瞞着爺爺，到底是什麼事？快告訴爺爺！」

玉鳳否認，說她沒有瞞着爺爺，柳大爺不悅道：「既然沒有心事，怎麼一路跟來都悶悶不樂？不說話？」

柳玉鳳道：「爺爺，原來你是爲了這個，我是正在想那兩個傢伙應該快來了，怎麼還不見來？」

柳大爺愕然道：「你是說那二個大漢？」

柳玉鳳道：「不是他們，你估計我會說是誰？當然是早間在酒樓那兩個傢伙啦，我懷疑他們是去搬取救兵，應該是來了。」

柳大爺道：「妳怎知他們去搬取救兵？又怎知道他們一定會搬到救兵？」

「我是這樣的猜，既然是那麼重要的東西，總不會祇是付托幾個莽漢吧？因此，他們背後必還有人，莽漢出了事，硬說是我們偷了，自然是可以搬到救兵，他們來得越快，越易應付，來得越遲，來人武功就越高，打起來更不易取勝，爺爺，你信不信？」

柳大爺道：「妳想得太多了，快走吧，別再想了。」

柳玉鳳忽然勒住了馬，靜着耳聽，道：「爺爺，不是我想得太多，是你太相信他們了，快聽，蹄聲這樣急，一定是他們了，咦，好幾騎呢，少說也有四、五騎之多？」

柳大爺在她說話之後，也聽到蹄聲了，雖然仍不相信是那兩個大漢他們的，但對孫女的耳很靈光却十分的欣賞。

不過，柳大爺在欣賞之餘也感到奇怪，自己耳靈過人，雷氏兄弟也有所不及，何以孫女兒反而先聽到蹄聲？難道自己竟比不上孫女兒嗎？他滿腹狐疑，同時想到孫女兒沿途走路不覺疲乏，連速度也不差於自己，互相一印證，更覺可疑了。所以他留心觀察，看她有什麼特異之處。

不一會，果然在路上出現了五匹快馬，其中有兩個早先敗逃的大漢，另三個則是陌生人。

一個是五旬過外，有一撮羊鬚，一個是高高瘦瘦的道人，還有一個是四十左右的女人。

他們追上了柳大爺之後，有羊鬚的五旬老人立即搶到前頭，截住了柳大爺的去路。

柳大爺憤憤道：「你們這算是什麼，想以多欺少，攔途截劫？」

那女人冷冷一笑道：「糟老頭，隨你怎麼說，我們不在乎，我們只是要知道一件事，和我們作對的是沒有好處的，念你尚知分寸，不曾傷害我們的人，只要你肯叩頭認錯，投誠過來，我們亦不要你性命！」

「妳別做夢，就算妳向我叩頭認錯，我還不要，妳呢？有什麼本領儘管使出來好了，不必客氣。」柳玉鳳也說得十分豪氣，倒使她爺爺吃了一驚，暗暗叫苦，他想：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不知天高地厚，但他不肯示弱，祇好不出聲。

柳玉鳳挺身而出，凜然屹立，極具氣派，她本來就長得健美，這麼一站，挺胸平視，嫵媚中又加了英氣，更是迷人了，兩個大漢怔怔地看着，那婦人妒念頓生，「哼」了一聲，道：「臭丫頭，妳是想漢子想瘋了，也不想想自己是什麼東西，竟敢對我們說這種話？」一拔背後鋼刀，就朝柳玉鳳疾斬而去。

柳玉鳳退了一步，對方追擊，她又退了一步，對方再追，她仍然後退，並且說道：「我已讓了妳三招了，妳再不停手，我就對妳不客氣了。」口氣極硬，似眞有退敵的本領。

但是，那女人正佔了上風，如何肯罷手？一聲冷笑，揮刀又進，攻勢更加凌厲。

柳大爺已經作好準備，假如孫女眞有危險，他就會出手相助了，那個有羊鬚的老人也在注視柳大爺，看來他是要攔阻柳大爺出手援助孫女的。

雙方都劍拔弩張，氣氛十分緊張。

突然，各人祇見柳玉鳳伸手拔劍，寒光一閃，劍已歸鞘，是用什麼招式，根本無人看到，那個女人已經停步不動，之後，是丟了刀，頹然向後倒下，鮮血在喉間流下，原來她已被割斷了喉，連哼聲也沒

有叫過，就這樣的死了，包括柳大爺在內，各人都看得呆了！

長了一撮羊鬚的五旬漢子，把目光向柳玉鳳身上移向柳大爺，陰惻惻地道：「她是妳的孫女兒？這筆帳，你賴不了，我們青州熊家是不會就此干休的。」

柳大爺仍在沉思孫女何來這一身武功，沒有立刻給對方回話，柳玉鳳冷然的道：「你怎麼啦？瞎了眼？剛才沒看到人是我殺的？寃有頭，債有主，有什麼事你找我好了，管你什麼青州黃州，狗熊野熊，有種的你就放馬過來，你欺善怕惡，想找我爺爺出口氣，你是自己找死，我的武功是跟爺爺練的，連我你也應付不了，還敢找我爺爺算帳！」

柳大爺道：「玉鳳，由他去吧，我們不必跟他爭論這個！」轉過頭望着那羊鬚漢子道：「趁我還沒有動手，你們快些走吧，要報仇，你們儘管來好了，我隨時準備候教。」

「爺爺，何必跟這種人多說話，白費精神！」柳玉鳳說。

「臭丫頭，妳別狂，妳以爲練了幾年功夫就可以眼生於頂，目中無人，穆連生，你看着這個老頭，等我教訓這個丫頭！」那羊鬚漢子老氣橫秋的拔出武器，竟是一柄新月形的長鍊刀。

他向柳玉鳳一指道：「臭丫頭，亮劍吧！」

柳玉鳳却不聽他的話，傲然直視，冷冷地說：「你還是小心你自己吧，幾時才動武器，我自己有主意，用不着你來提醒。」

羊鬚老漢子被柳玉鳳氣得面肉跳動，雙目充滿殺氣，握着新月刀的手也戰抖不止，那是給玉鳳氣得這個樣子的。

柳玉鳳是初生之犢，不畏於虎，她屹立如一尊女神像，似不把眼前一切放在心中。

柳大爺怕她大意，提醒她：「玉鳳，小心向這位前輩討教幾招。」

柳玉鳳「嗤」之以鼻，說：「爺爺，你怎麼越來越膽小了，這樣一個的糟老頭，也配我討教嗎？他不配！」

「臭丫頭，看招！」羊鬚大漢子憤然發招了。他出手快，用招怪，明明是看到他由左方攻向右方的，却突然一變，變成由右方攻向左方。

柳大爺一見這招式，脫口叫道：「你是顚倒陰陽手方申一？」

羊鬚老漢得意地笑道：「算你有眼光，居然識得我方申一這陰陽神功。」

柳玉鳳道：「早先我讓過她三招，若不讓你，就顯得我不公平了，姓方的，你還有兩招可用，但兩招一過，我就不客氣了。」

方申一以爲用「陰陽神功」可以嚇怕對方，怎知柳玉鳳竟是不屑一顧，這一來，方申一不但氣憤，也有點膽寒了。

他摸不透柳玉鳳到底是孤陋寡聞，還是不知道「陰陽神功」的厲害，還是胸有成竹，早有破敵之計，若是前者，他固然值得高興，若屬後者，那就難說了。

但方申一老謀深算，却另有想法，他知道對方年少好勝，說過讓自己三招，就決不會食言，也等於說，他在這兩招之內，可以放膽進攻，不必顧慮其他，於是沉下臉來，故作不屑地道：「誰要妳讓三招，妳快接招吧！」話聲未斷，招已先出了，他左手由上而下圈了一圈，先發了第二招，掌風勁烈，使地下的沙塵也給旋了起來，他掌不停，旋動的砂泥也不停，轉得幾轉，突然發出新月刀，夾在沙泥當中，一口氣吹出，大量沙泥疾向柳玉鳳捲去，若被沾了眼鼻，不瞎也得流淚流涕，到時就會視覺失靈，精神受到困擾，非吃虧不可了，柳大爺因此大急。

但是，柳玉鳳一點也不急，她冷冷一聲道：「三招已過，你可小心了！」也不知她用什麼身法，身不搖，足不動，身子竟然橫移了五尺左右，恰巧站在沙泥以外，沙泥連她的衣角也沒有沾到，方申一知道眞的遇上高手了，心中一凜，立即改攻爲守，蓄勢以待。

柳玉鳳喝道：「看劍！」聲出招到，也不知她怎麼如此之快，拔劍，飛撲，進招幾個動作一氣呵成，漫天劍影罩下，他祇好揮刀環繞以求自保，因爲强弱懸殊，要保也保不了。

柳玉鳳在漫天劍影中突然發出一聲斷喝：「着！」劍影疾收，寒光如線，一閃而滅，原來她已經回劍入鞘了。

方申一猶握刀屹立，雙目大睜，滿目更是驚悸神情，不言不動，給人以一種恐怖的感覺，柳大爺關心孫女兒的安危，見她停手，急急迎上去問道：「玉鳳，妳沒事吧？」

「爺爺放心，我沒有事，他們還有三個人，我一起把他們收拾好了再說吧！」柳玉鳳豪氣干雲，猶勝男兒。

柳大爺急忙道：「妳已經打過兩仗了，先休息，讓爺爺來吧！」

柳玉鳳哈哈大笑，有意挖苦地說：「什麼？這叫做打了兩仗，這不是我發了兩招，比殺兩隻鷄還容易，怎能算數，如果這也算是兩仗，我就是再打一百場仗也不在乎，爺爺，你看我的，看看我練得怎麼樣？有沒有偷懶？」（未完·一）

峨嵋雙秀

武林軼事短篇／石 秀·文
可 飛·圖

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

這天一早，天龍鎮來了一羣各式各樣的青年武林好手。

這其中自然包括了當今四大門派的崑崙、武當、天山、峨嵋的後起之秀。

除了這等規行矩步的人，黑道上也來了不少朋友，端的是龍蛇混雜，良莠不齊。

他們帶來了天龍鎮十年未曾有過的熱鬧，酒家茶樓與客棧，早就擠了個滿，進鎮口那座小小的清風古寺，也住了一百幾十人。

晌午過後，湧進天龍鎮的人開始疏落，驕陽似火，炙得大道上幾個趕路的行人，汗如雨下，揮個不停，但臉上却無不勝其苦的表情，像趕來參與偌大的一件喜事般的，心情自是輕鬆得很。

正在這時，馬蹄「得得」，兩匹關外良種的花斑馬，神駿異常，緩緩的向天龍鎮馳來。

與其說是悠然自得，倒不如說飽受風塵之苦，已是疲乏不堪，而那二匹良種神駒，也疲態畢露了。

馬背上馱着兩個書生打扮的青年，雖是風塵滿臉，仍難掩其眉宇間勃勃英氣，尤以渾身素白打扮的一個，瞧他的眉目，更是英氣迫人，身軀却比素藍打扮的青年較爲瘦小，肌膚如雪，驟眼一看還當他是女子喬裝的。

這二個青年，年紀約莫在廿一、二之間，身邊帶了一個小包袱，此外便沒有甚麼了。

不久，來到了清風古寺之前，雙雙停下了，互望一眼，又一齊向天龍鎮望去，神情微見緊張。

片刻那藍衣青年喃喃的道：「這兒看來是有甚麼慶典啦！」

白衣青年的視綫一直瞪着鎮上，點點頭道：「是啊！這裏一定有甚麼慶典，不過我們已趕了三日三夜，這時節就是天塌下來，也得要找一個地方歇歇脚啦！」

藍衣青年緩緩的回過頭來，道：「看啊，那些人潮，找個地方歇脚也不易啦，最好還是趕了這程，到了龍陽驛再打算。」

白衣青年可沒有作聲，緩緩的收回視綫，瞥了同伴一眼，二人四目交投，白衣青年似感不安，臉上輕輕泛起了一陣子臊熱，旋即垂下了頭來。

藍衣青年說道：「三弟，你可是累透了？」

那三弟的搖搖頭，忽然又抬起頭來，一振精神，表現出很是剛勇無匹的樣子道：「人倒不打緊，可是牲口却吃不消了啦，再趕一程，恐怕未到龍陽驛，我們便得步行了。」

其實這兩匹關外良駒，雖然疲態畢露，要是繼續趕上一百幾十里，倒是沒有多大問題，只是白衣青

年另有一番打算罷了。

藍衣青年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我們在這兒歇一歇再說，反正還有一整天時間……」說到這裡，他忽然把話頓住，馬上便向同伴打了一個眼色。

白衣青年一怔，這時已傳來一陣叮噹鈴响和嘻哈的笑聲，接着身邊走過三個怪模怪樣的人來。

他們都是四十年紀的漢子，各都穿了一襲不長不短的黑白二色袍子，腰繫一條草繩，這草繩兩端各拴了一個金光閃閃的鈴子，發出清脆的聲音來。

三人像扭股糖兒般，片刻走到鎮上。

白衣青年輕輕哼了一聲，露出極其厭煩的神情，道：「這三頭怪物老是跟着來，眞是叫人煩死了。」

藍衣青年却神色緊張，輕輕的答道：「煩死倒好，我就懷疑這三人的行藏，會對我們此行不利呢。」

白衣青年「嗯」了一聲，道：「憑那三塊料也配嗎？」

藍衣青年道：「三弟，別小覷人家，所謂怪人多狡詐，江湖風險，比比皆是，我們此行事關重大，不能不小心，你可記得這三人在甚麼時候開始露面的？」

白衣青年稍一思索道：「還不是三天前在王家村遇上的。」

藍衣青年點頭道：「可是，第二天又給他們跟了上來，今天……」說到這裡，面色更見肅穆，壓低嗓子道：「三弟，那件東西你可保存妥當了沒有？」

這一問，白衣青年也暗自一怔，急忙探手入懷。

白衣青年吁了口氣，道：「二哥，別顧慮得這麼多，那件東西除非我不小心，否則不會輕易失去的。」

藍衣青年聽了，也重重的吁了口氣，像放下了壓在心頭的一塊大石，神情也開朗得多。

他一挺腰身道：「好吧，就在這小鎭找個地方好了。」

說完，一蹬雙足，牲口便洒開四蹄嘩啦啦直往天龍鎭馳去。

白衣青年也緩緩的在後面跟着。

來到鎭上，便見人頭湧湧，三五成羣，不知在談論些甚麼。

白衣青年大感奇怪，便留心聽那些人羣所談的話，可是因此却給人潮隔開了，無法跟上前面的藍衣青年。一忽兒更落後了數丈。

他欲待加快脚程，却又不易走動，又不好高聲呼叫，只好不停注意同伴的去向。

轉過另一條大街，更是熱鬧得很，不過，好些人壓根兒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白衣青年暗中注意的工夫沒有白費，知道鎭上的慈悲庵住持尼姑靜妙師太，今天爲女兒公開選擇佳婿。

大概她的女兒長得出落得比天仙還美吧！因此引來了不少青年。

白衣青年却害臊起來，暗罵靜妙師太不清靜，做尼姑竟像俗家般。

婚喜之事，對於空門子弟，便是不能牽惹的，如此一來，靜妙這尼姑不用想也知道是個不守清規的女子。

不過，姑勿論守不守清規，尼姑嫁女倒是一件罕有的怪事。

白衣青年不由也給這奇事動了好奇心，打算找到歇脚之所後，便去看看熱鬧。

那知一抬頭，已失去同伴所在。

急得隨着人潮轉了個街口，那裡是一條四通八達的大街，人潮已疏落一點，但却找不到同伴的踪跡，好不容易又轉到一條較僻靜的街道，跳下馬來，才翹首找尋同伴去向。

忽然一陣叮叮噹噹的鈴聲和嘻哈的笑聲由遠而近。

白衣青年一怔，轉角處，却來了三個人。

正是清風寺前見到的三個怪模怪樣的人，依樣扭股糖兒般的纏在一起，好似孩童爭奪甚麼扭作一團。

白衣青年幾番遇到這三個怪人，欲查個根底，只是都被同伴阻住，這時那同伴藍衣青年不在身邊，正好乘此機會。

他眼見三人盲了似的迎面而來，絕無閃避之意。

那知三人快要走近之時，忽地又吵了起來，而且大打出手，一追一逐，很快便到了白衣青年身邊，其中一個給打了一掌，蹌的倒向白衣青年的身上。

白衣青年有心查查這三人的底子，眼見這人退到，右臂暗暗運勁在那人右邊「章門穴」推了一掌。

那人「喲」的一聲滾在地上亂叫，身上的銅鈴叮噹亂响，似是着了他的道兒。

白衣青年一笑，心頭道：「二哥的顧慮多餘啦，全都是膿包。」

想罷，便自點足縱身，竄上馬背，自個離去，也不管滾在地上的人死活，逕找藍衣青年去了。

才轉了條街，這裡人潮又擠得水洩不通，躊躇間，人叢中忽然走出一老嫗，龍鍾老態，怕不止古稀之年，在常人的眼中相貌極其普通的。可是，白衣青年才瞥了一眼，不禁「噢」的一聲，幾乎驚叫起來，忖道：「這老嫗怎麼兩隻手黑白分

明，難道是師父口中所說的陰陽手方老嫗，若然，非避開不可。」

那知，白衣青年才撥轉馬頭，老嫗已走在他前頭，沉着聲道：「你可是八卦派秦一明的弟子、峨嵋雙秀之一的粉面羅刹司徒英？」

白衣青年一聽，這老嫗不僅身形手法快捷無倫，而且知道自己的姓名。

這老嫗大概是黑道中第一把交椅人物陰陽手方老嫗了。

白衣青年大大的吃了一驚，便記起了師父秦一明的話，說此行若不遇見這人，事情總會順利，若遇上之時，那就棘手，非千萬小心不可。

被稱作粉面羅刹司徒英的白衣青年，雖未見過陰陽手方老嫗，眼前的老嫗，怕不就是她，眼睛打量着老嫗，心中兀自思量如何應付。

片刻，他輕輕的答道：「在下是司徒英，敢問婆婆，是否就是人稱陰陽手方老前輩？」

老嫗陰惻惻的笑了一聲，道：「倒算你有點眼光，令師可好，此行關係重大，怎不親自一行，難道有別的事羈身不成？」

司徒英聽了方老嫗的話，竟然清楚自己此行任務，不禁駭然，一時間吶吶不知所答。

但他的手不期然向懷中摸去，生怕這樣對話，懷中的東西便會給她竊去。

那知司徒英手還未觸及衣服，老嫗已然冷冷道：「小子，還要摸嗎？那東西早就給人拿去了！」

司徒英那肯相信她的話，半個時辰之前還在懷中，那知一摸，面色突變，果然失去，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甚麼時候失落？

方老嫗哈哈大笑道：「秦一明一生謹愼，這番却大大失算了，怎麼只注意我方老嫗一人，不知岷江三怪比我更眼紅此事啊！也是他合該倒霉了。」

司徒英聽了，恍然明白過來，才知道那三個怪模怪樣的人，就是出了名狡猾的岷江三怪，看他們眞的是衝着自己而來，懷中的東西，怕不就是剛才給其中一怪倒在自己身邊時，乘機被他摸去。

這一出手，叫自己渾然不知，端的是俐落驚人，這次如何向師父交代？深悔自己沉不住氣，致有此失。

方老嫗不斷的陰笑，打量了司徒英片刻，道：「你同伴孟千行在雲來客棧等你啊！還不去想個辦法，我可沒有空陪你急了，還要趕到慈悲庵去看尼姑選快婿，你倆師兄妹有空趁趁熱鬧也好。」

說了，便一拐一拐的，轉入一條小街而去。

司徒英簡直呆如木鷄，尤其是「兩師兄妹」的一句話，他心想：「這老嫗的本領，怎麼會連自己……」

才想到這裡，便給一聲叱喝之聲驚住，接着「潑刺刺」來了五六騎，爲首的是個俊秀不凡的紅衣青年，拿着一柄長劍，更見其英姿勃勃，後面來了四騎都是官差打扮的。

看來這紅衣青年，是個甚麼官的兒子，趕着去慈悲庵的。

司徒英已是頹喪得如喪家之犬，那還動這閒腦筋，打算找到師兄才作計議。

司徒英帶轉馬頭，尋覓老嫗所說的雲來客棧方向走。

費了半個時辰，才由一個自告奮勇的小孩子帶到客棧，在門口下了馬，便抓了一把碎銀子給那孩子，作爲酬勞。

可是，那孩子却搖頭道：「我不要銀子！」

司徒英大感奇怪，打量這個小乞丐似的小孩子，不知他怎會拒絕收受，於是，再多給一些，孩子還是搖頭不要。

司徒英心中有事，已有點不耐煩，便問那孩子想要點甚麼？

那孩子睜大着眼睛答道：「我是奉大哥之命給你帶路的，甚麼也不要。」

說了，回身離去，這事奇怪得令司徒英呆了一陣，知道師父的話不錯，天龍鎭週圍五十里，奇人異士正多，這孩子來路更是奇怪。

「這孩子的大哥會是誰？」司徒英不能不推想：「爲甚麼會派個孩子帶引自己的路，這人不也分明清楚自己此次的行踪？」

可是不管司徒英抓耳搔腮的想，也沒有想出端倪來，兀自呆在雲來客棧門口的空地上。

忽然傳來了一陣步履聲，司徒英抬頭一望，見是師兄孟千行回來。見他氣急敗壞，心中更是難過，便迎上前道：「二哥，那東西……」

孟千行愕然望着師弟，沮喪不堪的道：「三弟，你不必說了，事情我都知道，且回到房中再打算。」

司徒英一楞，料不到自己出錯的事，他那麼快便知道了，急問道：「二哥，你是否也遇到了陰陽手方老嫗？」

孟千行點點頭道：「遇到的不僅是她，還知道千佛手盧百環也來了，這兒的房間也是他爲我們留下來的。」

司徒英詫異得張大了嘴巴，好一會兒才問道：「千佛手是不是指那一個丐幫首領！」

孟千行道：「正是。」

司徒英這才明白那小丐兒口中的大哥是那一路的人了。

他們說着話，這邊來了個店小二，接過了司徒英的牲口，二人才雙雙追入了客房，門一關好，司徒英忍不住的問道：「二哥，這丐幫首領盧百環已不露面多年了，怎麼忽然出現天龍鎮呢？」

孟千行頹然的倒在床上答道：「還不是與岷江三怪、陰陽手方老嫗一樣，爲了得到你失去的那件東西而來的嘛！」

司徒英這時反覺失去那件重要的東西，並不當作甚麼回事，只有一股好奇心，猜想着這幾名武功一等的高手，爲甚麼都爭奪那東西。

好一會才道：「二哥，你看這事好不好回去告訴師父他老人家？」

孟千行緩緩支起身子，道：「你想他老人家受得起這刺激嗎？他如不是病重，也許不會把這重要的事放在我們兩個飯桶肩上。」

這番話，說得司徒英好生沒趣，仍不住埋怨自己不小心，不過，他與師兄的想法不同。他認爲自己出錯，便得謀補救的方法，即使把性命豁了出去也罷，只是他一時又想不出補救的辦法來。

實情也沒有可補救的地方，除非把失物尋回，安然交到龍陽驛萬家莊的賈員外手上。否則，如照孟千行與司徒英所知，那會犧牲了性命。

可是，那件是甚麼寶貝兒！有如此厲害？被犧牲又是甚麼人，八卦門秦一明却緘口不言，大概誠恐事敗，要謀補救也沒個途徑。

其實此行，這兩個八卦門好手，只有責任把那包小東西送到萬家莊去便算了，個中秘密，一點也不知，事體之嚴重，不想可知。

孟千行身爲師兄，這事出了岔子，自然不像師弟司徒英輕鬆，滿不在乎。

實則司徒英何嘗不去忖測這事的重要性，他這時憑窗而立，兀自沉思。

他在想如何去找岷江三怪與方老嫗，與師兄空自焦急又是不同。

他忽然緩緩的轉過身道：「二哥，我覺得這事很奇怪。」

孟千行却不明所指，信口答道：「甚麼奇怪不奇怪？東西失去了，我們要幹的，就只有設法把失物尋回來。」

司徒英道：「不，我是說師父他老人家明知江湖風險多，尤其是天龍鎮，正是黑點子出沒之地，既然事關重大，怎不派大哥幹呢？說起來，最奇怪的還是他自己，半月之前還是精神奕奕，忽然病重起來，而且這次他病得前所未有……」

他的話，越說越把孟千行吸引住，想想確是奇怪，且司徒英所說的，每一點都有令人不解的地方，故此忍不住口道：「你是不是說師父派人四處求藥？」

司徒英點點頭，道：「正是，而且所求的又是早失種的血蓓，現下武林中誰不知道他老人家病入膏肓，可是我們下山之時，最後叮囑的幾句話，看來中氣不失，神脈未亂，那兒有甚麼大病，你也有此感覺吧？」

孟千行道：「你這是甚麼意思？難道你說師父他……」那料話猶未了，忽然有人打門，二人相視一眼，孟千行輕問道：「是誰？」

門外是孩子的應聲，道：「開門啊！我有話要跟你們說啊！」

孟千行心中一動，認出是帶自己到來下榻的小丐兒，急忙拉開一條門隙，輕輕的道：「小哥兒，可有甚麼事？」

小丐兒伸進半邊臉，輕輕的道：「大哥叫你們到慈悲庵去看看熱鬧呢！」

說着，做了個鬼臉後，又道：「尼姑白天只見應徵而來的，晚上才正式進行選婿。」

說了又作了個鬼臉，才轉身離去。

孟千行大感奇怪，小乞兒口中的大哥自然是丐幫首領，可是這個武林一代宗師千手佛盧百環怎會叫自己師兄弟到慈悲庵去看熱鬧？

司徒英便道：「二哥，我們此行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千手佛盧百環是何許人也？竟然教我們到慈悲庵去看尼姑選女婿，這跡近胡鬧的玩意兒，看來是大有文章，還是照他的話走一遭，說不定那兒會有事情出現？」

孟千行想了一會，才道：「可是我們還不清楚這千手佛的爲人，過去他不是與師父有點不歡的事嗎？」

司徒英爲人機智，早已考慮到這一點，可是東西既已失去，這令人懷疑有甚麼內情的尼姑選婿盛會，不必說很多武林人物前去，趁這機會暗中偵查，對失物的事，未嘗沒有幫助。

司徒英便向師兄陳述出這次非去一遭不可的理由。

那知道二人正決定前往慈悲庵時，突然傳來了一陣嘻哈的笑聲。

司徒英一楞，隨躍到窗前，探首一望，却沒有發現甚麼，窗外的空地上更是僻靜得很。

孟千行跟着走近，司徒英低聲說道：「你可認出那笑聲嗎？」

孟千行道：「還不是那三個怪人？」

司徒英面色一緊，道：「正是摸去那東西的岷江三怪！」

說着欲越窗而去。孟千行人雖比不上師弟司徒英機警，但却不如師弟那麼衝動。岷江三怪又是江湖

上扎手人物，憑師兄弟二人，自難討好，急忙按着師弟司徒英的肩膊，道：「三弟，別衝動呀！」

話聲甫落，嘻哈之聲又起，正是發自鄰房，孟千行不禁吃了一驚，如果不是湊巧，那麼千手佛盧百環的安排，就不能不顧慮，對那小丐兒的話，就不能不重新考慮，否則便會着了人家的道兒，因爲住處與岷江三怪毗鄰。

可是司徒英想法並不如此，早就想着如何尋到岷江三怪，這時知道他們都住在毗鄰房中，不正是尋回失物的好時機？便打算竄到三怪房中，闖它一闖，只是礙於師兄的阻止，一時不便過於衝動罷了。

就在這時，鄰房又是嘻哈的笑聲，接着有人說道：「估道八卦門的人怎生了得，原來都是飯桶，早知如此，我們就不必等到今天才下手，也不會遇上千手佛這斷。」

另一人接口道：「管他是千手佛或是萬手佛，東西既得到，還怕……」

下邊的話還未說出，其中一人低聲阻止了道：「喂，那兩個娃娃正在隔壁呢？事情還只是幹得一半，而且今夜還得應付那老尼？」

司徒英心中一怔，瞥了孟千行一眼，忽然又聽三怪中一人道：「這老尼姑端的花樣百出，才做了假壽不久，又玩這套徵女婿的把戲？」

另一人插口道：「老二你可不知道，這老尼姑正衝着我們而來的。」

忽然間，清亮的來了一陣「阿彌陀佛」之聲，孟千行與司徒英怔了一怔，已發現岷江三怪已先後越窗而出，接着便是叱喝之聲音。

三怪之一道：「靜妙，妳來找我們做女婿嗎？」

慈悲庵靜妙師太哈哈笑道：「老尼要選女婿，也絕不會選你三個不成材的怪物。」

三怪的老大喝道：「這妖尼說得明白，是衝着我們而來的，當心，當心！」

司徒英已走近窗前，和師兄孟千行一起往窗外看。

只見岷江三怪圍攻着慈悲庵的靜妙師太，三條繩子揮擊之下，那繩上的銅鈴圍繞住繩子快捷飛舞，却沒有發出聲響。

但靜妙師太空手在繩子往來交織之中，似是飛蝴蝶般穿插，那身形步法，都快得出奇。

靜妙師太還是悠閒的冷笑道：「三個怪物聽着，乖乖的，你們的奪魂鈴也不見得怎麼出色，還不是與八卦門的少年弟子一樣不濟。」

三怪在劇鬥之中，也知道來者不善，沒有作聲只是全神揮動那「奪魂鈴」。

靜妙師太看見三怪的老二，頻頻摸着肚子，已知道岷江三怪得來的一包東西放在他懷中，連那司徒英也看到，也猜想到怎麼一回事了。

忽然間，靜妙師太身形一閃，撲向三怪老大身前，揮掌大喝一聲：「着！」

岷江三怪老大慌忙後退不迭，只因靜妙師太的掌法來勢又快又兇。

岷江三怪老二，正向着靜妙師太的背後，看到她背後空門大開，那「奪魂鈴」一揮，搭着老大的繩子，借力一拉，先把老大拉到斜出三步，更借着一拉之力，窮追上前去，右手翻上，向着靜妙師太光禿禿的頭頂上拍去。

可是靜妙師太一扭頭同時回轉身，不但不避開來掌，而且左手一探，便向老二的懷中摸去，掏出司徒英失掉那包東西，只一閃身，已是飛身十步以外。

岷江三怪恨得怪叫連連，頓足捶胸，讓老大老二追着靜妙師太，三怪自己却哭了起來，自言自語的道：「一場歡喜一場空了，倒霉之至。」

他收拾了手中的「奪魂鈴」，越窗回到房中，痛哭失聲。

司徒英和孟千行見到二怪向慈悲庵方向追去。

司徒英道：「靜妙師太不會回到慈悲庵中的，趕快追上這老尼姑。」

司徒英說時，已飛身出窗外，孟千行也跟着而去。

兩人却背着慈悲庵方向，月夜中過了幾條街後，已出了鎮外。

遠處有間不大的土地祠，孟千行一把拉着司徒英，低聲道：「這不是夜來那個叫門，着我等去慈悲庵的小乞丐？」

司徒英點點頭道：「不要走了，還有丐幫幫主千手佛盧百環，他在幹甚麼？」話剛出口，盧百環已飛身在十丈以外。

這時，陡然間靜妙師太從斜刺裡奔了出來，原來靜妙師太看來已擺脫了岷江兩怪，孟千行和司徒英所料果不差，只不過兩人所料的，沒有猜到盧百環會在土地祠等候靜妙師太，只猜到那狡猾的老尼姑，必然會經過這裡而已。

靜妙師太奔行甚速，這時，盧百環不過在她的身後，盧百環武功極高，這丐幫幫主緊貼在靜妙師太身後，忽然舉掌向前推了出去。

但靜妙師太在江湖上也是成名的人物，不等勁力追近，已是回過身來，也舉掌拍出。

那時雙掌相交，「啪！」的聲響過後，靜妙師太騰騰的倒退了三步，盧百環只是身子晃了一下。

由此，可見千手佛盧百環的功力，遠在靜妙師太之上，司徒英悄悄的對孟千行道：「螳螂捕蟬，我看千手佛必是贏到了靜妙師太，黃雀將會是把螳螂置於死地。」

靜妙師太雖然武功稍遜，但甫一站穩了，就厲聲喝道：「原來你也覬覦八卦門送到賈員外的那包東西？」

千手佛盧百環哈哈的笑道：「在當世之中，武林中有甚麼人不想要那個寶貝兒？」

靜妙師太與盧百環說話之間，已過了十招之外，掌風呼呼，在野外路上，激起的泥沙四散，可見兩人均是捨了性命作虎鬥龍爭的。

司徒英站着，這刻又悄聲的問孟千行道：「二哥，我們失掉的到底是甚麼寶貝？」

孟千行雙目注視着惡鬥的兩人，搖搖頭道：「我那裡知道是甚麼寶貝？」

忽地聽千手佛盧百環大喝一聲：「着！」

靜妙師太砰然一聲，立即倒下地來，可是千手佛盧百環仍然不放心，唯恐有詐，踏步上前，一脚踏在靜妙師太身上。

這一踏，靜妙師太慘叫了一聲，活不了。

丐幫幫主盧百環面露得意之色，立刻俯身，從老尼靜妙身上摸出了一包東西來了。

這包東西在盧百環手中，孟千行與司徒英雖站得很遠，但亦認得是自己失掉的「寶貝」。

司徒英不顧一切地衝出去，孟千行要攔阻亦來不及了，只有豁出了性命，跟着躍前。

但盧百環已聽到了脚步聲，回過頭來，笑道：「你兩人都看到了靜妙這老尼已在老夫掌底下喪生，何必自尋死路？」

司徒英望見千手佛正擬把那包東西揣入懷中，已顧不了許多，雙掌齊出，用盡了全力推出，想在這一招中，把千手佛盧百環手中的那包東西打跌，他可以乘機撿起，自有師兄孟千行應付盧百環，因爲孟千行已把隨身劍拔了出來。

可是千手佛武功比靜妙還高，那裡會害怕這兩個初涉江湖的年輕小輩。一轉身間，已躲過了司徒英的雙掌，再抬腿便把孟千行的寶劍也踢飛了。

孟千行中了盧百環一脚，手腕痲木，疼痛難耐，再也說不出聲，只有「呵呵呵」連聲，連再抬手也沒有辦法，痛得淚水奪眶而出。

可是，此刻有人喝道：「千手佛，你欺兩個小輩幹嗎？方老婆婆來了。」

聲到人到，突地裡陰陽手方老嫗已立在盧百環面前。

這一來，倒使千手佛盧百環極感意外，眼看着方老嫗伸出那烏黑的手，面色突變。

他想把那東西收藏，急忙右手拍出，左手却把包裏迅速的揣入懷中。

但陰陽手方老嫗倒不與千手佛盧百環爭這一個小包，而是翻手之間，把黑色的手掌迎上去。

雙掌甫一接上，便似有甚麼東西，把兩隻手掌貼在一起似的，千手佛盧百環那隻左手，却不能把那包東西放進懷裡去。

陰陽手方老嫗却在這刻，伸出了雪白的右手，輕易的把千手佛手中的那包東西搶了過來，桀桀地笑道：「老嫗不取你性命，那是害怕丐幫無人領導，變了乞丐世界。」

說完，把盧百環推倒在地上，突然閃身，如一縷輕烟的在月色之下消失了。

孟千行師兄弟到了這時候，只好兼程趕到萬家莊。當他們抵達之時，始知師傅已先到了，而且把眞的寶貝交到賈員外手中了，這是一着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一妙着也。

（完）

劍底鴛鴦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山中義救妙齡女　合手擊退骷髏人

黑暗中，有光亮一閃，亮了，蕭丹一聲歡呼：「有人家了！」

蕭丹，這無名山莊的嬌嬌女，自幼就在寵愛中長大起來，雖然已是大姑娘了，仍然天眞活潑，不識愁滋味。

齊女，這江湖風塵中長大，自幼失了怙恃，自幼不知歡樂，只識愁滋味的姑娘，自從結識了蕭丹，結伴兒闖蕩江湖，也活潑起來了，鎮日笑逐顏開。雖然易釵而弁，一雙假鳳虛凰，却鎮日罵俏打情。

兩個姑娘在北京城的天安門，一彈霞靂戲九門，從萬馬千軍，刀山槍林中，嘻嘻哈哈出京城，你追我趕，竟然趕過了宿頭，前不巴村，後不巴店，那天色却黑了下來，秋深夜更涼，尤其是蕭丹，寒風簡直像小刀兒刮在她的嫩臉上，是以，一見火光，就歡呼起來。

其實，那一帶雖然已近太行山區，却不十分荒涼，原野裡，仍多有人家，只不過天黑了，曠野一片夜沉沉。

蕭丹啐了一口，道：「若不是你自誇老江湖，咱們豈會錯過了宿頭。」

齊女冷不防，在蕭丹嫩臉蛋兒上擰了一下，笑道：「瞧你，這麼嬌嫩，竟也想闖蕩江湖，闖蕩江湖，餐風宿露，那是家常。」

「不用餐風了。」蕭丹喜孜孜，嗅了嗅，說：「你聞聞，好香，好像是有人在烤野味兒。」

齊女滑開一步，提起野味兒，生怕蕭丹就會聯想到洞房紅燭，就會牙癢癢。

兩個姑娘一般兒美，扮成了小相公，也一般兒瀟洒又風流，論功夫，竟也分不出軒輊來，誰要佔了機先，另一個必然也躲不過。

那知，蕭丹非但沒牙癢癢，而且使勁嗅了嗅，竟饞涎欲滴。

齊女噗嗤一聲，說：「罪過罪過，餓壞我的小娘子啦。」

「要我饒你這遭兒，還不去分一些來。」

「如此，小娘子，跟着我，來呀！」

誰是誰的小娘子，那是無休止的爭論，蕭丹此刻可沒爭論的勁兒，來到火光之處，原來是個破寮，蕭丹一怔！這景象，似曾相識，枯枝作架，一根枯枝穿着一隻野兔橫在火上烤，已然熟了。恨恨地一咬牙兒，反手就是一掌。

啊唷！齊女不防她此刻才發作起來，剛鬆了戒備，摸着肉厚的地方，蕭丹道：「原來又是你在作怪。」伸手就要取火上的烤兔。

齊女叫道：「且慢，我一步兒也沒離開你。」

當眞，蕭丹縮回手來，除非齊女有分身法兒？齊女已走到火堆傍

邊，繞着火堆轉，道：「這人必是驚弓之鳥，聽得有人前來，慌忙躲藏起來，看來，這人武功還眞不弱，若我猜得不錯，輕身功夫更好，而且是使劍的。」

蕭丹也走近火堆旁邊，但甚麼也看不出來，道：「你，怎麼曉得？」

齊女指着那架在火上的樹枝道：「敎你一個乖，這不是拾來的枯枝，而是樹上斬下來的，你看這斷口，就知利劍所斷。」

果然，蕭丹亦是慣用劍的，聽齊女一說，立即就明白了，道：「但你怎知這人有一身功夫，而且輕功不弱？」

齊女噗嗤一聲，道：「枉你聰明，怎會想不到，配使這樣利劍的人，武功豈會弱的了，黑夜中要把狡兔手到擒來，小娘子，不是輕視你，即使你能大象無形，擒狡兔，可沒那麼容易了，我猜這人不但劍術了得，而且輕身功夫不在你我之下。」

「當眞！」蕭丹向迷茫的黑夜裡四外望了望，道：「若眞如你所說，又爲何躲起來？」

「所以我說他是驚弓之鳥了。」

齊女道：「必定被比他更厲害的人追捕。」

蕭丹點了點頭，道：「當眞三分功，七分歷練，小娘子，你眞不愧是老江湖。」

「從小兒就在江湖闖蕩，在江湖中長大起來，經歷自然也累積得多了。來了，別出聲！」

蕭丹也聽到了，不是聽到脚步聲，而是曠野中，呼嘯的夜風有異！是當風一邊，夜風突然被阻擋了，本來吞吐搖晃的火舌，突然旺了起來。

蕭丹會意，暗暗點了一下頭兒。

明知身後有人來了，齊女却假裝不知，頭也不回，說道：「咱們雖然餓了，豈可不告而取。」

蕭丹說：「咱們多留下些銀兩也就是了，可就不是不告而取了，我眞餓啦。」

「不行。」齊女道：「這裡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有銀子，也買不到食物，人家若不是也餓了，也不會捉野兔來烤了，嘖嘖，這個人，可眞本事，好歹咱們等他回來，也許人家好心，分半隻給咱們，好大一隻兔兒，他一人，必也吃不了這許多。」

言尚未了，忽聽身後有個嬌嫩的聲音，說道：「好吧，既然你們腹中饑餓，我就分半隻給你們。讀書人，當眞明理，知道不可不告而取，若是你們敢……哼！」

火焰猛可裡劇晃，身後的人已轉到前面，只見俏生生，火堆傍邊，已站定一個姑娘，蕭丹啊呀一聲，因爲那姑娘不僅從她身邊掠過，而且火光掩映下，手中劍，閃出一片寒濤，齊女判斷得不錯，果然是把寶劍。

那姑娘的臉兒綳得緊緊地，眼兒一瞪，說：「你叫甚麼！」

「好怕人。」蕭丹說：「你把劍兒收起來行不行，小妹子，你的膽兒倒眞不小，姑娘家，怎麼也掄刀舞劍的，眞不怕割了手兒。」

那姑娘的眉兒揚了一下，但略一遲疑，已順手把劍插入身邊土中，只不過隨手一插，已沒入一半，

但忽然，那眉兒又揚了起來，呔！

「你叫我甚麼？誰是你的小妹子？」

齊女見蕭丹裝出害怕的模樣兒，心裡直樂，便不出聲了，倒要瞧她又怎麼戲弄這姑娘。蕭丹在滄州戲弄她，女山湖遇倩倩，又戲弄得不亦樂乎，上得山多終於遇虎，眞希望這姑娘給她點兒敎訓。果然她猜得不錯，隨手一插，雖是利劍，但秋深的泥土，何其堅硬，竟能入土一半，可知這姑娘內力不小。

蕭丹竟也綳起了臉兒來，一股正經，說：「怎麼不對啦，你眞有些像我那失散了的小妹子。而且，不是一個，有兩個。」她說得挺認眞，因爲她想到她的兩個丫頭，從小就當她們是小妹子的。說道：

「再說，深秋曠野夜深沉，千里有緣來相會，豈非無緣，你又比我小些，再又說啦，同時天涯饑餓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不叫你小妹子，豈不生分啦。」

那姑娘摸着劍柄的手又縮了回來，啐了一口，若蕭丹是出言調戲，是登徒浪子，哼！但不是，是一派天眞，聽蕭丹不但說同是天涯饑餓人，而且大大地嚥了一口口水，又不由噗嗤一聲，忍不住笑了，但只不過唇邊閃過一抹笑意而已，那臉兒又綳緊了。

那姑娘溜了蕭丹一眼，又溜了一眼，回到火邊，被火一烘，本已紅紅，突然又添了兩分羞紅，眞不信，世上會有這樣俊美的俏郎君，齊女是過來人，初遇蕭丹，不也是這般如此，被蕭丹的俊美吸引了，就是忍不住，一眼又一眼溜。

齊女非轉過頭去不可了，否則一定忍不住笑出聲來，再回過頭來時，那姑娘已在火上取下烤熟了的野兔，霍地掠過露在地面上的半截劍身，便成了半邊，好快的手法，簡直像變魔法兒一樣，挨近蕭丹身去，紅着臉兒，却垂着眼兒，把一半烤兔向蕭丹懷裡一塞，說道：「給你啦，瞧你那饞樣兒。」

「啊唷！」

蕭丹說，像是燙得她一縮手，接不穩牢，齊女却瞧得明白，蕭丹

一手縮，其實另一隻手已抓住那兔腿兒，眞像失手掉下去了。

那姑娘啐了一口，說：「眞沒用。」

却也不敢怠慢，本已半旋身的，忙回身彎腰，倏地伸手抓去。

說時遲，那可全是在同一瞬間，蕭丹也像慌了手脚，伸手一撈，而且緊緊抓住了，閉了眼兒，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差點兒掉下地，多可惜！」

那姑娘滿面通紅，跺脚道：「你！還不放手！」

「甚麼？」

甚麼？他握住的，不是兔兒，那半邊兔兒抓在人家姑娘手裡，她却抓住人家姑娘的手兒。

啊唷唷，罪過！罪過！眞像嚇壞了，像是嚇得她手脚無措，竟忘了放開人家姑娘的手兒。

那姑娘惱不是，笑也不是，羞是羞極，那臉兒自是紅像胭脂深透，跺脚道：「還不接住了，原來，你是個……呆相公。」

蕭丹這才放手，把兔兒接了過來，却眞呆了，把眼兒睁得大了，眉開眼笑起來。

「啊哈！原來你認得我的，可不是人家叫我呆相公。」

那姑娘見他呆模樣，滿嘴呆話，再也忍不住了，噗嗤一聲，笑了出來。

却見蕭丹眼兒發起直來，直勾勾，不瞬眼兒瞧着她，那臉兒立即又綳起來了，說：「誰認識你啦，你敢再……」

蕭丹一股正經，說：「你笑起來，眞好看，眞美，美極啦！」

好吧，她怎能惱一個眞心讚美她的人？何況這人是罕見的俏郎君，而且，一片淳樸天眞，眼裡半絲兒邪氣也沒有。

紅着臉、狠狠地、目光却柔柔地，瞪了她一眼，走去一邊，坐下來，背對着蕭丹，開始吃起來。

冷不防齊女走過來，在蕭丹臂上重重地擰了一把，蕭丹大叫一聲：啊呀！

那姑娘霍地一斜身，拔劍在手，好快的身手，同時也跳了起來，待見火堆邊只有她們兩人，別無他人，這才鬆了口氣，惱了，道：「你叫甚麼！」

蕭丹揉着臂，說：「一隻好大、好大的蚊子，咬我。」

那姑娘啐了一口，道：「這個天時，那來蚊子，這麼大個人啦，眞沒用。」

蕭丹咧着嘴兒一笑，說：「是麼，那必是甚麼該死的毛毛虫，早晚非捏死她不可，瞧她還敢不敢冷不防咬人。」

那姑娘沒好氣，用劍在枯草中撥弄。原來適才蕭丹陡然大叫一聲，驚得她跳了起來，慌忙拔起劍來，隨手也抛了手中兔兒，分明是抛在這枯草上，那知，竟然不見了！

齊女走了過來，說：「姑娘，你是找兔兒吧，就有那麼巧，被我接住啦。」

那姑娘見另半隻仍在蕭丹手，果然是她抛去的半隻，接了過來，却怔了一怔，瞧瞧手中的半邊兔兒，又瞧瞧齊女，說：「你……接住啦？」

怎麼可能？她適才分明抛在地上，這少年，却在火堆另一邊，少說也在一兩丈外。

「是呀，」齊女說：「幸是我接住了，要不然掉下地，髒了，可就沒得吃了。」

姑娘有些迷惑，但想：一時心慌，也許大力了些也說不定。她那目光一落在齊女臉上，可就收不回來了，心下不禁想：怎麼！竟也一般俊俏？

先前怎好意思仔細瞧，這麼一面對了面，不用仔細，也瞧得清楚了，不由又望了望蕭丹，目光又落到齊女面上來，把兩個少年比較起來，那眼兒就睁大了，說：「你們兩人，別是孿生兄弟吧？」

「不，」蕭丹搶着說道：「他是我的……」

「他是我的小兄弟。」齊女也搶着說道：「可不是有些呆裡呆氣，也總愛大驚小怪的，沒見過世面的書呆子，難免討人嫌，姑娘休怪。」

轉身向蕭丹走去，轉過背，就擠眉弄眼兒，恨得蕭丹瞪了她一眼，齊女到底要老成些，微微搖了搖頭，那意思是說：够啦。她看得出來，眞沒猜錯，這姑娘成了驚弓之鳥，一些兒風吹草動，也會驚得她跳了起來。

一時間，三人隔着火堆，坐了下來，吃起兔肉來。

蕭丹在齊女耳邊說：「只道你已沒了紫烟蘿，不但還有，而且，還妙用無窮。」

齊女頭兒也不抬，低聲道：「你明白就好，若不給我乖乖的……」

齊女忙住了口，因爲那姑娘顯然聽到了話聲，住口不吃，側起耳朵來。

原來先前那姑娘跳了起來，齊女早防到了，那兔兒才出手，齊女也揚了臂，袖中的紫煙蘿已激射而出，不待那兔兒落地，已被紫煙蘿網了過來。那姑娘驚惶向四外張望，蕭丹可瞧得明白。

齊女眞是自幼就在江湖闖蕩，才五六歲，已隨她爹爹賣藝了，飽一餐，餓兩頓，乃是家常，自也練成了神仙肚。

蕭丹見她吃得津津有味，心說

：可憐，這姑娘已不知餓了多久，見她竟然狠吞虎嚥，就可知道了，半隻兔兒，一會工夫，已只剩下了骨頭，兀自捨不得丟棄。心想：不知她被甚麼人迫害。

當下起身，走了過去，把剩下的兔肉遞了過去，說道：「多謝姑娘，我吃飽了，瞧，還剩下這許多。」

那姑娘尷尬地笑了笑，接了過去，見齊女老成又誠懇，也就老實不客氣了。

「你們讀書人，就是這麼斯文。」

那姑娘自然不是三步不出閨門的閨女！自有一身功夫，倒會忸怩麼，先前不過是因爲乍見蕭丹，罕見的俊俏，才不免有些兒忸怩，經過了這一陣廝混，已自然多了。

齊女向火堆上添了些枯枝，不着痕迹，就便在她身側坐了下來，說道：「不敢請問姑娘，爲何孤身一人，深夜在此荒郊野外？」

那姑娘迅速瞟了她一眼，忽然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正是，我正要問你們，看你們遍身綺羅，非富亦貴，分明是讀書人，怎會跑到窮山惡嶺來，又深夜在此留連？」

那蕭丹早溜了過來，在姑娘的另一邊坐下，更挨得近些，搶着答道：「先前我不是說，你像我的小妹子麼，就是這麼回事，我那個小妹子貪玩兒，本是一道兒，竟失散了。正要問姑娘，可見到兩個背劍的丫頭？」

「背劍的……丫頭？」

齊女忙道：「是眞的，會點兒武功，而且，眞是他的丫頭，不過，他當她是小妹子，若不是有她們陪同，我們那敢逛到這荒山惡嶺來。」

那姑娘點了點頭，道：「那就是了，我說呢，你兩個怎生這麼大膽，原來有兩個會武功的姑娘保護，哼！」

那一聲哼，有甚麼不明白的，年輕的相公，使喚的不是僮兒，竟是丫頭不說，還要丫頭來保護，教她那個眼兒瞧得上。

冷冷地，搖了搖頭，對蕭丹，再也不瞧一眼，齊女望了蕭丹一眼，好不得意，道：「姑娘，我們答覆你了，你可還沒告訴咱們。」

那姑娘又幽幽地嘆了口氣，有些兒遲疑，但仍說了，道：「我……要找一個人。」

「何不說來聽聽。」齊女道：「即使我們不知，亦可助你一臂之力。」

那姑娘搖了搖頭，道：「我要找的，是江湖中人，你們侯門貴戶人家的公子，怎會曉得，不說也吧。」

站了起來，道：「我得走了，趁這天黑，我還得趕路，却有一言，若遇到有人打聽我，休要相告。」

蕭丹忙道：「慢走，我知你要找甚麼人。」

那姑娘睬也不睬，頭也不回。

蕭丹道：「姑娘，你要找情俠希夷……那麼，我猜對啦。」

那姑娘霍轉身來，愕然更驚，道：「你……你怎會知道？你又……怎知情俠希夷？」

蕭丹嘻嘻一笑，說：「你都寫在臉上了，我怎會不曉得。」

「我……我寫在臉上？」愕然的姑娘不自覺，摸起臉來，眼睛睜大了。

齊女忙道：「休聽他胡說，不過，姑娘若眞是尋訪情俠希夷，咱們倒眞可指引你一條明路，而且，除了咱們，只怕再無人知道那希夷在何處了。」

「我沒胡說。」蕭丹道：「姑娘，你坐下了，聽我說來。」

那姑娘見齊女說得認眞，不由睜大了眼兒，再又打量起兩人來，雖沒坐下來，却停下步來。

蕭丹已繼續說道：「凄風冷夜，你怎會跑到這惡嶺窮山，荒郊曠野來，可知你是慌不擇路，被人追趕，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你，別瞪眼兒，雖然我說得直率了些，但你敢說不是麼？因聲風鶴唳，草木皆兵，你難道敢說不是成了驚弓之鳥？此其一。再說，你一而再，再而三，嘆聲也幽幽，有恨而不怒，有驚而不恐，有怨而不悲，可知你逃避的，不是性命之虞，而是逃情，說得明白些兒，是逃婚，必是你已有了心愛的情郎，是甚麼人，却迫你嫁一個你所不喜歡，甚至痛恨的賊！」

「你你……」那姑娘大吃一驚！驚得顧不得羞了，道：「你怎會知道……知道得這麼清楚！」

「因爲，你寫在臉上了。」蕭丹說：「要知心中事，但看面上情，你不自覺，但你一舉一動，莫不表露無遺。」

「但你們……又怎知我尋訪希夷。」

「是情俠希夷。」蕭丹道：「姑娘你爲情所困，獨力無援，情俠希夷義助那天下的怨女痴男，成其眷屬，傳爲美談，傳遍了遐邇，不久前才痛懲了忘恩負義的青州知府，義助那窮秀才，成就了美滿姻緣，這裡相距青州不遠，你豈有不曾聽聞的。」

「但……你們……你們又不是江湖中人，怎會知道，怎會認識情俠希夷？」

蕭丹眉兒揚了揚，眼珠子轉了轉，道：「你忘啦，我有兩個背劍

的小妹子。」

「那麼，」齊女說：「我們都猜對了？」

那姑娘默默地，點了點頭兒，沒有出聲，因爲她的牙兒咬緊了，那漸漸減弱下來火光，映得她淚光瑩瑩，可知她芳心悽苦。

但就在這刹那間，那噙着眼淚的眼兒睜大了，悽苦幽怨，變成了慌急驚恐，氣促之極，說：「追我的人，來了！不好了！」

蕭丹與齊女也聽到了風聲有異，蕭丹忙道：「你先躲起來，咱們來對付，放心，保證你沒事，沒人敢動你一根汗毛兒。」

那姑娘雖然驚惶，但仍一跺脚，說了話。

「那年輕的賊，簡直是……魔鬼，你們……可要小心些。」

好快的身法，只那麼一縮肩，已隱於夜色蒼茫中了，也因此那火更暗了下來。

兩人互點了一下頭兒，坐了下來，齊女向火上添了些枯枝，那火登時旺了起來，蕭丹繼續吃她兔肉，只剩下骨頭，竟然吃得津津有味。

來了，更近了，不論蕭丹還是齊女，只要一凝神，便已聽得出來，却像沒事人兒一樣，蕭丹說：「怎生再捉隻兔兒來就好了。」

齊女說：「看你斯斯文文，小娘子。」那一聲小娘子聲音，自然低得只有蕭丹才能聽得到，然後才又提高了聲音，道：「你的胃口兒還眞不小，天這麼黑，有兔兒也躲在窩裡，除非是烤鬼，不知你有膽兒吃沒有。」

蕭丹說：「你有膽兒捉將來，我就有膽兒吃。」

話聲未了，火焰陡然暴漲，隨着一聲炸響，即使是蕭丹齊女，也嚇了一大跳，尤其是蕭丹，更毛骨悚然。幸而都是好身手，跳避得快，那飛濺暴射的火舌，才沒着衣上！

說時遲，只聽一聲陰森森冷笑，火堆邊，已經從天而降，落下一人，一張青虛虛的臉，瘦得簡直像骷髏！

「鬼呀！」蕭丹大叫一聲，一斜身，抱着齊女的胳膊，而且躲到齊女身後，且還眞抖顫了一下，不是假裝。

那知身後竟然有聲，其聲蒼老，說道：「兩個小哥兒，不用驚嚇。」

也許那形如鬼怪的人一現身，不要說蕭丹了，便齊女久已在江湖中闖蕩，竟也吃了一驚，因是，身後來了人，竟也沒覺察出來。

兩人回身，却又是個善目慈眉的老人，其實不老，不過五十開外，也許眉目不展，擠出皺紋堆纍來，令人覺得老了。

那形如骷髏的人，繞着火堆轉了一轉，面對兩人了。陡然間，目射冷芒，厲喝道：「有個背着寶劍的姑娘，去了何處？」

齊女吠了一聲，眉兒一豎，也厲聲道：「你是甚麼人，敢對我們大聲呼叫！」

蕭丹從齊女的背後轉了出來，說：「背劍的姑娘，有啊……」

齊女說：「你你……胡說甚麼？」

蕭丹向四外瞧了瞧，道：「怎麼沒有，剛才還在這裡。」

只見那形如骷髏的青臉漢子嘿嘿一聲怪笑，說道：「果然我沒猜錯，向這方向來了。快說，饒你兩個不死。」

繞過火堆，向兩人逼近前來。

「我沒胡說，」蕭丹說，多一眼也不瞧那人，道：「胡說的是這個活死人，因爲是兩個，而不是一個，我那兩個丫頭難道不是背着寶劍，難道不是姑娘。」

齊女忍不住，噗嗤一聲，却見人影一晃，那老人竟也好身手，把那活死人攔阻住了，道：「休得魯莽，且問個明白。」

蕭丹與齊女那會有絲毫懼色，像不聞不見一般，齊女忍不住笑，蕭丹却嘿了一聲，道：「我明白了，我那兩個淘氣的丫頭，膽大包天，說是去捉鬼，必是把這活死人當鬼來捉了。罷罷，我可不敢吃了，即使烤過，這活死人的肉，必然又酸又臭。」

只見那老人急得直對她們搖手，那自是背對着那活死人，不讓他見到，說：「這麼說，不是我那女兒袁原了！這裡不當大道，袁原怎會走到這條道上來。」

蕭丹一再叫那人作活死人，加上齊女譏笑，如何不怒，霍地一翻掌，把老人推過一邊。

蕭丹一聲啊呀！叫道：「當眞活見鬼！鬼呀！」

齊女也一怔，說：

「我知道你是誰了，幽冥……鬼手！」

那人的右臂越伸越長，暴長了不只一尺，那是手指，簡直是爪子，不僅漆黑，而且在光照映之下，竟發出森森寒光！

那被一推差點兒倒地的老人渾身顫抖，惶急叫道：「不……不可，你不能……再殺人！」

那活鬼竟也一怔！不料這麼兩個俊美文弱的少年，竟然認出他來，陰森森一聲厲笑，說：「那更饒你們不得！」

蕭丹相距最近，也不禁駭然，只見這活死人不是飄身，亦不是跳躍，也不是撲來，但距離陡然間縮短了，眞像幽靈一樣，而且爪在身

先，已迎面向她抓來！那敢怠慢，大象無形，快逾閃電，竟從那爪下一鑽，轉到了那人身後，未落地，脚尖已向那人腿彎裡踢出，只道那人非倒地不可！

那知，却是她自己一聲啊呀，痛得她落地幾乎站立不穩，單脚一跳，再躍旋身，恰見齊女搶了過來，霍地一掌拍出，那人正轉過身來，又是爪在身先，齊女那一掌便拍在那人臂上了，只見兩人都退了一步，雖把那人的鬼爪蕩了開去，那人雖被帶動了，站立不穩，退了一步，但顯然齊女也被那人臂上的反震之力，迫退了一步！

齊女就勢扶住蕭丹，兩人互相借力，倒也站定了。

只聽老人啊了一聲，那瞬間，簡直快逾電光石火，快得只見人影乍合倏分，也都同時怔住了，顯然都大出意外，都不料對方竟能沒事，竟能逃出手去！

蕭丹的脚尖奇痛如折，咬緊了牙兒，才待叫出聲來，那一脚，簡直像踢在鐵腿上，人家簡直無覺，她却痛徹心肺，如何不大駭！

齊女心急救蕭丹，那一掌雖然倉卒發出，但也用上了五七成眞力，縱橫江湖數年，沒人能接得下來的，却不過只把這人逼退，只能把人家的鬼爪蕩開，不傷分毫，如何不驚！

那活死人果然是幽冥鬼手，從無人能逃出他爪下的，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其實腿彎痠痳，臂已不聽他使喚，還幸齊女那一掌，拍在他的鋼臂上，否則必已折斷了。

原來這幽靈鬼手，約在四年多前，右手被人連手掌，削去了五指，還幸逃得性命，但失血過多，倒臥在荒山上，當眞是九死一生，醒來才知在一個山洞中，被人救了，斷掌也被包紮起來。

那山洞陰暗，只有微光透入，勉强可見物，陰森得簡直像幽冥地府。若不是手掌雖然止了血，但劇痛差點又令他暈了過去，眞會以爲死了，已下了地獄。

那削斷他的手掌，以及追殺他的人，可不也以爲他必死無疑，那知兩年後，突然又現身出來，簡直成了個活死人，只有皮包骨頭，活脫是具骷髏。

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不僅把當年追殺他的人逐個殺死，而且磨折到死，簡直無人能敵，因爲他那斷手，成了可以伸縮的鋼臂，鋼爪箕張，不僅可突然暴伸出來，增長尺許，不懼刀劍，甚至可飛出丈許，把逃走的人抓回來，任他磨折，是以，人稱幽冥鬼手。

這還是不到半年前的事，但已瞬即傳遍了大江南北，齊女作旗女，在江湖上行走，豈有不聞的。

當然也聽得傳聞，不僅幽冥鬼手的鋼臂能飛出傷人，而且鋼筋鐵骨，渾身已練得刀槍不入。不料竟然遇上了。

她那一掌，雖把幽冥鬼手的鋼臂蕩開了，但也震得她的一條右臂劇痛，隨之痠痳，一時再也不能舉得起來！

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幸是那幽冥也相同，是以各自跳開，滑出兩步。

那老人早又奔了過來，見蕭丹與齊女竟能全身而退，雖然有些驚訝，但仍怕那幽冥鬼手再出手，好生惶急，道：「不不！你不能再殺人，再和官府作對了，你不見這兩個公子，非富亦大貴，而且，大有來歷，我……我全都答應了你，難道你眞要教我全莊玉石俱焚。」

顯然老人不知，亦不信幽冥鬼手亦極驚駭，因爲幽冥手上面如骷髏，皮包骨頭的面上，顯露不出來。

老人見不再出手進逼，不再惶急了，又道：「我們爲追尋袁原而來，不趕快追趕，被她去遠了，那時海闊天空，那裡去追尋，還不快上路。」

不容分說，拖了幽冥鬼手就走。

齊女放開蕭丹，這時也才鬆了口氣。

「幽冥……鬼手！」

經過一陣搓揉、舒筋、活血，蕭丹轉着脚尖兒，踢了兩踢，沒事了。

「我說你是嫩雛兒，承認了吧。」齊女說。

齊女在她臉蛋兒上擰了一把，那自是輕而又輕，第一遭兒，蕭丹非但沒躱，倒把頭靠在齊女肩上了。

「江湖之大，何奇沒有？正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齊女道：「你足不出無名山莊，你的天地，也就只有那麼大了。」

蕭丹一揚眉兒，道：「才不是哩，我雖沒離開過無名山莊，却放眼江湖，難道你沒聽說過：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麼？你忘啦，我有一雙眼兒在江湖上行走。」

「你是說鹿杖翁？」

「若不然，」蕭丹說：「我怎會知道有你這個紫烟蘿。」

齊女噗嗤一聲，說：「壓根兒你就不知，甚至你那一雙眼兒，你叫他賊鬼老兒的鹿杖翁，連紫煙蘿便是金鳳總鏢頭也不知道，更不知眞正的紫煙蘿是我，或者可說，十次之中，有九次是我。」

蕭丹聳了聳鼻哥兒，說：

「好一個老江湖，對這幽冥鬼手，你又知道多少，說來聽聽。」

「果然我所知有限，但眼前有

人知道得清清楚楚，由她來說吧。」齊女道：「袁原姑娘，追趕你的人去遠了，出來吧。」

「來，」蕭丹把身子兒挪了挪，說：「坐在這兒，挨着我。」

原來那袁原姑娘已從迷茫的夜色中走了近來，見兩人頭也不回，自以爲脚步不能再輕了，兩人都不覺察，那知並瞞不了人家，非但不走過來，倒退了一步。

齊女呸了一口，說：「你忘啦，你是臭小子，人家才不挨着你這臭小子坐哩。」

「爲甚麼不，」蕭丹說：「這小妹子冒死逃出來，是尋訪我呀。」

「你，眞不害臊。」

「你敢說大鬧青州的不是我，我不就是情俠希夷。」

顯然知道袁原從黑暗中走了出來，走近身來，當然知道適才的談話，已被她聽了去，也許，先前雖然乍合倏分，必也被她在暗中看得明白，那又何必再相瞞，何況便連齊女也急於知道這幽冥鬼手的來歷，當眞生平所遇，僅見的勁敵，如何不想了解得多些。

那袁原姑娘轉到她們面前來，分明又驚又喜，但又不由她不懷疑，這麼年輕，這這……這麼俊美，眞有些不信，一個竟是江湖中聞名喪膽的紫煙蘿，一個更年輕，也更美的一個，竟會是情俠希夷？

一雙瞪大了的眼兒，骨碌碌轉，嘴兒也張得大大的，望望這個，又望望挪個。

齊女一笑，點了點頭兒，道：「他說的不錯，這淘氣的小搗蛋，果然是他大鬧青州。」

蕭丹也笑了，道：「你可聽說過，紫煙蘿非男非女，不男不女，你說她像不像？」

當眞，傳說紫烟蘿不知是男是女，眼前這少年可不是比姑娘更俊俏，嗓音不粗而脆，情俠自然多情風流。

袁原姑娘瞪大了的眼兒瞬也不瞬，那細細長長的眉兒，蹙了又揚，揚了又蹙。

蕭丹拍了拍身邊的草地，說：「不挨着我坐下來，我可就走了。」

齊女忍住笑，說：「其實，袁原姑娘，不用躭心，她不過是嘴兒討人嫌。坐過來，咱們好說話，二來，你眞不怕那幽冥鬼手突然折回來？」

袁原姑娘的臉兒被火一烤，本已漸漸熱起來，現在，更紅了，紅着臉走了過來，不是在蕭丹身邊，而是在兩人之間，坐了下來。

啊呀！她心頭一陣狂跳，不見蕭丹動彈，怎生，這……怎麼會竟仍然挨着，而且挨緊了蕭丹坐下，心兒慌，那臉兒更紅了。

蕭丹却像沒事人兒一樣，竟嘖嘖兩聲，道：「神仙也是凡人做，小妹子，你眞好看，像花朵兒一樣嬌艷，不怪那鬼也動了心，神仙見了你也會動凡心，何況我情俠多情。」

袁原姑娘急得臉兒脹紅，但又驚駭，蕭丹把她的手握在掌中，而且，一急之下，她使出了全身的勁來，非但奪不出手來，且被化散於無形！

齊女皺了一下眉兒，道：「不許胡鬧了，我有話問她。」

蕭丹兀自不放手，說：「小妹子，你扭也沒用，美猴王逃不出如來佛的五指山，你這美嬌娘豈能逃得出我情俠的手掌，只要在我掌中，那幽冥鬼手便是像幽靈一樣突然掩來，也不用怕了。」

一句把齊女提醒，道：「妙極，當眞，我忘了大象無形，道隱無名，袁原姑娘，她握着你的手兒，最好，幽冥鬼手回頭來，準會嚇他一大跳。却是快快說來，那老人家是你的爹吧，怎倒幫同這幽冥鬼手來追趕你，這又到底是怎麼回事，好像你爹被他挾持住了？」

袁原姑娘不再掙扎了，雖然羞得滿臉通紅，見齊女說得正經，才知蕭丹把她的手握着，雖不懂甚麼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却已知是爲了保護她，那會再掙扎。

雖然羞人答答，却也顧不得了，再說，眞還沒見到過這樣俊美風流的少年郞。

瞟了蕭丹一眼，又瞧了瞧齊女，說：「你眞是……大鬧青州的情俠？」

「情俠希夷，」蕭丹說：「既然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你向那兒尋找，不怪來到了你身邊，握住了你的手兒，你也不信了。」

她如何不信，現在已千信萬信了，無人能逃得出幽冥鬼手的鬼手，她却親眼見到，幽冥鬼手並未在這兩個俊美少年的手下討得好去，竟然走了，分明也忌憚，何況，手兒被他一握，全身功勁化散，竟然掙扎不得，可知這美少年的功力是高深莫測。

蕭丹爲了要她安心，繼續說道：「你放心，紫煙蘿令人聞名喪膽，大概你已見到了，適才那幽冥鬼手，可不是鬼見也愁，乖乖走了，你把這鬼手的來歷說來聽聽，若他欺負你，咱們自有收拾他的法兒。」

那袁原姑娘興奮起來了，豈有沒聽說過紫煙蘿的，敢情不是壞人不說，竟這般俊美，她原想求助於情俠，不料紫煙蘿也會來到身邊，那麼她全莊的人都有救了。

當下不敢怠慢，一五一十，把幽冥鬼手的來歷，以及迫婚，殺了她三個師兄，更劫持她爹，威脅要

殺死她全莊五十餘口的經過，說了出來。

原來，這幽冥鬼手原是袁原姑娘的師兄，她爹，就是先前與幽冥鬼手同來的老人，名叫袁其方，共收了四個弟子，本是武林名宿，鷹爪門的第九代掌門，祖居在太行山紫荊關下，近着易水之源，世世代代，聚族而居，據說，明朝洪武年間，已建立莊園，是以莊也名洪莊。祖上是燕王的部將，隨同洪武爺打過江山，後來燕王兄弟鬩牆篡位，叔姪竟兵戎相見，一聲浩嘆，退隱山中，建莊隱居，隨同的還有兩個部將。後來雖子孫繁衍，人口多了，但皆三姓的後代，本是祖傳的武功，到了袁其方這一代，才發揚光大起來，在武林中嶄露了鋒芒，不僅鷹爪功，一十八手擒拿，七十二路梅花劍法，在北道上，端的未逢敵手。便有了慕名而來，投師學藝的，袁其方見一個姓呂名奇的少年，人物軒昂，確有資質，便收為徒。

原來袁其方見女兒已荳蔻年華，出落得竟是個美人胚子，好生喜愛，要為女兒擇一個佳婿，收呂奇為徒，其實已有了擇婿之心，只不過未說出口來。

這袁其方已有了兩個弟子，三姓歷代聚居，本來互通婚姻，儼然的一家人，兩個弟子乃在兩姓中各選其一，本是歷代相傳，成為規矩了，兩個弟子見小師妹已長成了個小美人兒，都以為將來師父選婿，非兩人莫屬。那知來了一個呂奇，甚得師傅喜愛，那呂奇更博得師傅和小師妹的歡心，醋意大生，從此洪莊多事了，不僅兩人在師傅面前，千方百計挑撥，那袁其方也漸漸發現，呂奇雖有些資質，却金玉其外，其實心術不正，只不過還未十分顯露出來，更令袁其方驚訝的是：呂奇不僅是帶藝投師，而且武功還不弱，若不是呂奇一連打傷了兩個師兄，他幾乎還蒙在鼓裡。

袁其方的兩個徒弟，既視呂奇為眼中之釘，又以師兄自居，不把呂奇放在眼裡，少不免時加欺凌，只不過礙着師傅，不敢公然動手而已。一日趁袁其方不在莊中，本來還不過只想把呂奇磨折，痛打一頓而已，那呂奇已忍無可忍！竟也趁師傅不在，現出眞面目來，反把兩個師兄痛打一頓，而且手法極巧妙，毫不見傷。

不料袁其方回莊，竟又帶回一個少年，原來是易縣名武師仇大鵬的獨生子，祖上兩家已是數代的交情，成了通家之好，在江湖中行走，人稱易水雙尊。那袁其方知仇大鵬有子，却從未見過，原來仇大鵬易子而教，數年前，已把兒子送去房山，從六合門的焦天雷學藝，恰好回轉家園，那袁其方就道：「賢弟，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以你我的交情，憑我手上這點功夫，可不輸給焦天雷，為何不送到我洪莊來。」

那仇大鵬呵呵大笑，道：「正所願也，不敢請耳。我一直以為你們是祖上傳下來的規矩，除了洪莊三姓，不收外人為徒，待見你收了外姓呂奇為徒，這才把他喚回，正等待老哥哥你開口。」

當下即命兒子仇彬拜袁其方為師，隨其來到洪莊。

那仇彬小小年紀，與袁原年歲相仿，英俊秀美，面如冠玉，尤其是六合劍，竟已有了幾分火候，袁原因是女孩兒，只在梅花劍上用功夫，而今來了仇彬，自然有了練劍的對手，兩個小人兒，情竇初開似又未開，一見投緣，乍看竟是兩小無猜，形影不離。

那袁其方的兩個徒兒，被呂奇痛打了一頓，那敢言語，兩個師兄竟被師弟打傷了，有多丟人，袁其方本來不知的，却被聰明的仇彬看破了，少年那知厲害，竟賣弄聰明，當面指證出來，袁其方大怒，雖不是欺師滅祖，大罪瀰天，但也是以下犯上，何況帶藝投師，亦是欺師，心懷不軌，初時收其為徒，不過是有擇婿之意，待發現他心術不正，非但念頭打消了，倒厭惡日增，何況對這仇彬越更喜愛了，是故一怒之下，將呂奇逐出門牆。

不用說，那兩個徒弟也被痛責一頓。

却不料呂奇含恨在心，一日趁袁其方不在莊中，潛入莊內，恨極了仇彬，非但因他的指証被逐，且奪去了小師妹的芳心，恨上加恨，滿以為這三個師兄弟皆不是他的敵手，全不放在眼裡，那知仇彬的六合劍，加上袁原的梅花劍，那兩個師兄那日不過是敗在輕敵，一旦師兄弟妹四人連手，被仇彬一劍，連手掌也削去了，總算逃得性命，逃入太行山中。

惡嶺窮山，綿亘千里，竟然搜尋不出，都以為呂奇必死無疑，便是不死，斷了手掌，也不放在心上。那袁其方回得莊來，却也知道了，不過嘆了口氣而已，說甚麼也是師徒一場，人死不能復生，也未深責四人。

「不料，不料四年多了，一天……」

袁原切齒咬牙，面容慘變，淚珠泉湧，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蕭丹點了點頭，道：「四年多了，不用說，無猜的兩小，已成了月下花前的儷影雙雙，那仇彬，你那情郎師兄，必也長大成人，更是秀拔英挺了。」

袁原切齒道：「一日，那呂奇突然現身出來，簡直是個活死人，若不是他自道姓名，任誰也認不出他來，我的兩個師哥鷹爪功都已了，十八擒拿手也已到家，步下功夫[illegible]不弱了，那知……」

[illegible]女也點了點頭，道：「這幽[illegible]手身法確是奇詭絕倫，我走遍江湖，遇到的高手已不少了，確是[illegible]僅見。」

蕭丹一揚眉兒，哼了一聲！齊[illegible]大了，道：「比起無名山莊的大無形來，那自是遜了一籌。」

兩人不是打岔兒，皆因袁原豈[illegible]容慘變，分明仍有餘悸，面露驚恐。

蕭丹把袁原的手兒握得更緊了些，道：「你不說，我也曉得了，幽冥鬼手的鬼手，陡然暴長尺許，聲已奪人，必是嚇壞了那兩個師哥，何況是鋼臂鋼爪。」

袁原即使回想起來，目光也流露出無限驚懼，顫聲說道：「我那……大……大師哥，簡直連手未出，已被……被那鬼手，活生生，把他的頭顱扭落下來，二師哥轉身要逃，被那……」

袁原再也說不下去了，好像那慘狀又出現在眼前，把臉埋在那另一隻手裡，才又顫聲說道：「二師哥死得更慘了，那鬼手……竟從他背後穿過前胸……把他……他的五臟六腑……都……」

蕭丹挨近了些，摟住了她的肩頭，道：「別怕，再不用怕了，說下去，後來如何？」

「後來，」袁原的頭抬起來了，非但不躲開，倒靠蕭丹胸上，靠得更緊了些。道：「我爹自是駭極，也怒極了，若不是……不是我即時搶出……」

本是慘變的臉上，出現了兩朵紅雲。

呔！蕭丹竟仍在人家的臉蛋兒上，擰了一下，說：「一見你這小師妹出落得嬌艷如花，幽冥鬼手不用說，舊情復熾了。於是，放過了你爹。」

「但這魔鬼……眞是個魔鬼，却不放過……放過……」

「你那情郎仇彬，」蕭丹說：「當眞，你還未提及那親親愛愛的仇彬。」

「那日，剛巧，天可見憐，他回轉易縣，去探望他的爹娘去了，因為……因為……」

一見袁原臉上的紅雲又出現，蕭丹就明白了，說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有甚麼害怕的，必是你爹遣他回去，向他的父母討婚期。」

袁原姑娘羞不自勝，但不是為了蕭丹說討婚期，紅着臉，咬着牙，說道：「為了怕他傷害我爹，也為了他，我我……我不得……不得不應允嫁給他，暗中派人去知會三師哥，趕快逃走，那知……」

袁原把牙兒咬得格格作响，再也說不下去了。

「難道，你那三師哥……」蕭丹也心往下沉，道：「仍未逃出他的鬼手？」

「不，」袁原只鬆了半口氣，切齒道：「他，逃走了，但他的父母，以及全家老幼二十餘口，二十……餘口……」

齊女大怒，跳了起來，道：「全死在幽冥鬼手的鋼爪下了！這些人無辜，竟也不放過。」怒得一跺脚：「若知他是這樣一個惡魔，適才就不容他走了！」

「且慢，」蕭丹道：「後來又如何？還有，這魔鬼是否眞練得刀槍不入？當年在山中救了他，並把他變成這樣一個活死人的，是甚麼人？眞難相信，天下之間，竟有這樣一個人物，自然也是一個大魔頭，怎生竟沒聽說過？」

齊女怒極，也恨得咬牙，道：「不錯，你虛與委蛇，忍辱含羞，勉强敷衍這鬼手，必也探聽出些來歷。」

「不不！」袁原脹紅了臉，說道：「我答應嫁給他，有言在先，不許他傷害我爹和三師哥，而且要明媒正娶，否則，我就死在他面前。因為易縣城中，已天翻地覆，官方豈會不調兵遣將，任他銅皮鐵骨，到底單人匹馬，怎敵得萬馬千軍，而且，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你想暗算他？」

「那知……那知……」袁原簡直恨得牙兒也要咬碎了，說道：「易縣城的捕快不但傾巢而出，且請來了鄰近州縣的高手，那知，死在那鬼手下的，已近二十人了。任何强弓硬弩，也傷不得他分毫，我雖能近他之身，但那敢妄動輕舉，且那魔鬼言道：我若反悔，要殺死我全莊五十餘口。」

「殺官如同造反，官方豈肯罷休？」

「但官兵尚未出動，已被他先發制人，那領兵的將佐，已被他斷髮示警了，何況他行踪飄忽，銅皮鐵骨，刀槍不入，那知……」

「京城之中，亦鶴唳風聲。」蕭丹道：「自然保衛皇宮要緊。」

「故爾，」袁原說：「連衙門的捕快，也躲藏了起來，易縣的縣官，也不敢坐堂了。」

齊女哼了一聲，道：「你還未回答我，這幽冥鬼手，端的是何人所救？」

袁原搖了搖頭，道：「一個幽冥鬼手，已奈何他不得了，又何必問，我豈能被這魔鬼糟蹋，早聽傳聞，情俠希夷大鬧青州，是以逃了出來尋訪，不料……」（未完・一）

上文提要：程小蝶和吳鐵峯到賭場查案，追查童老二關於王妃之事，其中一賭徒羊古纏住童老二，無法查到案情，二人詐作離去，暗中跟躡，羊古在路上將童老二殺死離去，跟着又被人狙殺，童老二臨死前說了幾聲水仙，原認爲這件宮廷命案只是一兩個人之事，現在看來好像是有組合的參與，滅口毀屍，一點綫索都沒有，既然在賭場放出風聲，只好由場主錢麻子的身上追下去……

女捕頭傳奇／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王妃之死

廠衞橫行霸道　刑部迎頭痛擊

四大名捕必需要先行統一意見，才能合力以赴。

于承志道：「對！我同意杜兄弟的看法。」

吳鐵峯、岑嘯虎齊齊點頭。

程小蝶道：「事情如此多變，只好隨機應變了，明天晚上我們就出動，會過宮廷高手之後，再作他圖。」

＊　＊　＊

這一夜，雪停風息，藍天上推出了一輪明月。但寒意更爲深濃。

程小蝶穿了一身玄衣勁裝，佩着了上方寶劍。

四大名捕也穿了緊身衣服，佩帶了兵刃、暗器。

今夜是準備會戰宮廷高手，查案是用作藉口了。

程小蝶的臉上稍作改變，她精擅易容手法，三扒兩抹，就把一張嬌艷春花的臉上，弄出一臉冷厲殺氣。

她不能不改變，今晚上事情鬧得太大了，很可能驚動到皇上，總不能讓皇上看到她的形貌，不是初見的程小蝶了。

小文、小雅請命同往，程小蝶原本不准，但杜望月却代兩人請命，說她們武功已列高手之林，多兩人增强了不少實力，對方昨夜出現四人，未能留下他和于承志，今夜可能調集更多的高手。

兩個丫頭，原本身受奇毒控制，毒性解除之後，技藝突飛猛進，她們練武之勤，尤在程小蝶之上，幾乎是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境界，在天下第一奇人吳一諤細心指點之下，劍術確已達相當高明的境界。

程小蝶知道她們技藝大進，但却不知道已到何等境界，由三位名捕一力推薦，想是非同小可了，也就答允她們同行入宮。

一行七人，携帶出入禁宮的腰牌，二更天直奔皇宮。

他們不走守衞森嚴的宮門，直接越牆而入。

地方也經過選擇，是離皇室寢宮較遠的御花園，也是皇宮中最適合放手一戰的地方。

果然，對方也有了準備，一進宮牆，就由四個佩帶兵刃的黑衣人現身阻攔。

他們穿着緊身勁裝，果然不是錦衣衞的人。

「膽大呀！明目張膽的闖進來了，」當面而立的黑衣人手橫秋水雁翎刀，冷冷的說道：「知道嗎？擅闖禁宮是死罪，驚擾到聖駕，更是抄家滅族。」

「咱們是奉旨查案，身帶着上方寶劍，阻擾查案者，就是蔑視朝廷，」程小蝶道：「上方劍先斬後奏。」

當先黑衣人冷冷說道：「一派

胡言，就算查案，也該白天入宮，夜入禁地，分明別有所圖，放下兵刃，束手就縛……」

程小蝶淡淡一笑，道：「然後呢？」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皇上早朝之後，自會呈奏聖上，依法處置。」

看樣子是很難善罷干休了？這些人絕不能信任。

四個黑衣人，已緩緩向前移動，準備包抄來。

杜望月運目看去，發覺了四人頭包黑布，在現出雙目之下，一半的頭臉，全被掩遮起來，是有意讓人無法看清楚他的臉型。

但杜望月仔細查看之下，發覺了這個人，就是作夜領頭圍襲他的人，笑一笑，道：「閣下雖把頭臉包住了一半，可惜仍無法掩盡本色，昨天，咱們似乎是交過一次手了。」

黑衣人突然右手一揚，秋水雁翎刀脫鞘而出，道：「漏網之魚，還敢夜犯禁宮，那就饒你不得。」

餘音未盡，一道冷寒刀光，已迎面劈向杜望月。

刀勢挾起了一股輕嘯，勢道凌厲，似誠心要把人一劈兩半了。

杜望月長劍還未遞出，一抹刀光，已斜裏飛了過來，硬碰硬，接住了雁翎刀。

兩隻百煉精鋼的利刃，互相撞擊之下，濺起了一道火光。

竟是半斤八兩，秋色平分。

出刀的是于承志，他號稱閃電刀，果然出刀奇快。

他原本還站在程小蝶身後三尺之處，只一晃身，人已越衆而前。

另外三個黑衣人突然由三面圍上于承志，一面大聲喝道：「夜鬧皇宮，可是滅門之罪。」

四大名捕昨夜已協商出應敵之法，也作生死無悔的決定，這些誅殺滅門的恐嚇，對他們已起不了作用。

杜望月迎了上去，道：「今夜，諸位就不會有昨夜那麼幸運了。」截下一個黑衣人，一出手就是七劍變攻，那手中之刃，只有接下兩劍，被迫退後三尺。

程小蝶心中忖道：「杜望月劍法精絕，只見出手就把敵人逼退，果是名非虛傳。

吳鐵峯、岑嘯虎也出了手，攔住另外兩個黑衣人。

四大名捕心中都有了充分的準備，雖身處皇宮，但却心無畏懼。

心中坦然，打起來就十分輕鬆。

四個黑衣人攻勢雖然極盡兇險惡猛，但這四大名捕各懷絕技，戰鬥經歷更是豐富，二十招之後，四個黑衣人都已露出敗象。

這還是四大名捕不敢施展絕技，痛下殺手，只想擊落敵人手中兵刃，逼他們棄械認輸。

程小蝶見識了四大名捕的本領，果是盛名非虛，也看出他們打得耐心忍性，不太敢放肆傷人。

但四個黑衣人，却是悶聲力拚，刀刀都攻向四大名捕的要害。

這一來，四大名捕必需花上數倍以上功力才能應付黑衣人的攻勢。

程小蝶下了決心，微微一笑，道：「四位，不用太小心吶！」

四大名捕似是就在等這一句話。

杜望月突然反擊，劍如流星飛渡，慘叫聲中，和他動手的黑衣人已棄刀於地。

不棄也不行了，一個握刀右手，一下斬削下來四個手指頭，那裏還能握得住刀。

他們拚戰時，十分神勇，但受傷斷指之痛，那股勇猛之氣就完全消退了，抱着右手，雙脚直跳。

十指連心啊！這種傷不會要命，但却疼徹心肺。

杜望月長劍一抖，抵在那黑衣人的咽喉上，道：「你們是甚麼身份？埋伏宮中，目的何在？」

黑衣人似是很想回答，但目光一掠那手執雁翎刀的人，仍在和于承志，作捨死忘生之戰，突然一閉雙目，咬緊牙關，不說話也不跳動了。

但他頭頂上汗水淋漓而下，不知是痛出的汗，還是劍芒在咽喉，隨時把命丟，嚇出的汗。

猛聽岑嘯虎大喝，一掌擊在對手右臂上。

靜夜中，可聽得清臂骨碎裂之聲。

岑嘯虎一掌能碎裂碑石，何況臂骨。

吳鐵峯也得了手，一支判官筆，洞穿對方右臂。

三人下手地方，都是在對方右臂，似乎只在暫消他們的抵抗能力。

這要比取他們的性命困難多了，顯然，幾人心中仍有顧忌。

施用秋水雁翎刀的大漢，武功非常高明，刀法詭變百出，和于承志全力搶攻。

這一場刀對刀的惡戰，是眞的勢均力敵之戰，于承志在對方全力進攻之下，逼得不得不全力迎擊。

但見雙刀交錯，光芒散佈出一丈方圓，連雙方的人影也分辨不清楚了。

程小蝶仔細看那人的刀法，緊密非常，未露一點敗象，如要鏖戰下去，還不知要打多少個回合，才能分出勝負。

奇怪的是，受傷的三個人，並

不逃走，他們已暫無戰鬥之力，留下來，也幫不上忙，爲甚麼不肯逃走呢？

程小蝶心中奇怪，連杜、吳、岑等閱歷豐富的三個名捕，也有些思解不透了。

「朋友如此糾纏，休怪于某出刀無情了。」

喝聲中刀法一變，人、刀並進，鮮血迸飛。

無法控制了，黑衣人人頭飛起，滾落在一丈開外。

但于承志也受了傷，左臂上一道血口子，足足有半尺長。

小雅急急奔過去，替于承志包紮傷勢，程小蝶也低聲問道：「于兄，傷到筋骨沒有？」

「不要緊，只是一點皮肉之傷。」于承志道：「這個人刀法詭奇，屬下如不拚出命取他之命，他這一刀，就會將我斜斬兩截。」

「我知道，高手拚命，絕不能手下留情。」程小蝶勉强笑，表面上笑得很自然，心中却在忖道：「下一仗攔截我們的不知是甚麼人物？錦衣衞，還是另一批武功更高的黑衣人？」

程小蝶在耐心等候。

這是御花園，再往前，就進內宮了，要打，這是內宮中最好一處搏殺之處。

奇怪，傷了三個人，殺了一條命，竟然是再無反應，沒有人趕來查問，也沒有人再現身攔阻。

程小蝶茫然了。

四大名捕也有些不知所措。

現在，最麻煩的就是這三個受傷的人，他們傷勢雖不算輕，當然可以逃命。

但他們却盤膝而坐，運功止血。

刀也撿回來，擺在面前，一旦恢復了再戰之能，就會突起拚命。

「是死士！」杜望月呼叫出聲，道：「爲甚麼呢？他們是皇宮中人，又不是江湖殺手。」

吳鐵峯突然行近盤膝而坐的三個人，用手中判官筆輕輕一撥，那人立刻倒臥在地上，口、鼻中流出血來。

三個人一個樣子，全都服下暗藏的毒葯死了。

程小蝶呆了一呆，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啊？」

「死無對証啊！我們先撤出這裏再說。」杜望月一面說話，一面以目示意。

程小蝶想不出如何處理這個局面，只好撤離了皇宮。

「總捕頭！」杜望月道：「要不要再進去瞧瞧？」

「瞧甚麼呢？」程小蝶道：「是不是要把屍體帶出來，查看他們的來歷出身？」

「如若屬下推斷得不錯，屍體不用咱們費心，」杜望月道：「想不通的是，深宮禁地，怎會出現了江湖上的殺手把戲。」

「適才那場激戰，肯定已驚動了宮中巡夜的人，」吳鐵峯道：「爲甚麼沒有人出面查問？」

程小蝶道：「我們去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陪總捕頭去，」杜望月道：「如若屍體眞的不見了，問題更爲複雜了。」

「唉！情勢多變，越變越詭奇了。」程小蝶飛身而起，重入御花園中。

果然不錯，四個人的屍體不見了。

杜望月低聲道：「回刑部去？」

「不！到我的住處。」

一行人回到程小蝶的宅院，酒菜香茗，早已備好。

而且，郭寶元也早已在廳中等候。

程小蝶放下上方寶劍，苦笑一下，道：「奇怪呀！我們在御花園中，惡戰數十合，殺了一個人，留下的三個活口，也吞毒自絕，這算甚麼呀？如此的大事，宮廷中竟也沒有巡夜查問。」

「這是一個佈局，」于承志道：「幕後有人主持，那個人在宮中還有相當的權勢，才能把宮中的巡守、警衛全部遣開，留下了這一片殺戮戰場。」

「如果，死傷的不是他們，」程小蝶道：「是我們呢？」

「他們也不留下我們一個活口。」吳鐵峯道：「對屍體的處置方式，會有不同，說不定會驚動皇上。」

「皇上指命我們破案，爲韓妃洗冤，」程小蝶道：「一定會追究下去。」

「怎麼追究？」杜望月道：「我們屍骨已寒，一切都寃沉海底，皇上會覺得我們辦案無能，連新任的尚書大人也可能受到牽連，說他學才無方，最後結果，是罷職歸里。」

程小蝶仰天吁一口氣，道：「這麼說來，我們還不能死，一定追下去！」

「而且，韓妃之案，一定要破！」岑嘯虎道：「現在，已不是威名受損的事，而是性命交關，破不了韓妃的案子，我們都很難生離京城。」

「如今夜死亡的，只是有人花錢僱請的殺手，」吳鐵峯道：「那個人會是誰呢？眞正用心，恐怕也不全爲了阻擾我們查案。」

程小蝶奇道：「怎麼說呢？我們現在追查案情，十分緊急，仗四位的經驗，可以說已稍有眉目，如

果我們現在突然放手，不查了，這件事就和我們沒有關係了，自然也不會有人阻擾我們，對麼？」

「我看不是！」吳鐵峯道：「阻擾我們查案的目的，是逼總捕頭死，許下兩個月的限期，能夠更改麼？」

程小蝶道：「不能。」

「對！妳死了，四大捕頭就算不追隨妳總捕頭於泉下，」吳鐵峯道：「我也無顏面再任職刑部，自然會星散了。」

「不盡然吶！」杜望月道：「韓貴妃密室命案，也出於他們設計，那就太高估他們了，第一，他們不能預料到皇上會對韓貴妃如此念念難忘，宮妃、才人，年年都有死傷，以身殉葬，是人間最悲慘的事，愈得帝寵，愈難逃殉葬的命運，所以，獲寵的才人、宮妃，不一定眞的快樂，韓貴妃逃出梧桐宮，可以理解，第二，他們未料到新任的總捕頭，竟是一個能讓鬚眉汗顏的女强人，立下死約，全力辦案，一旦破案，必獲聖寵，刑部的力量，就直達天顏了，他們就很難再一手遮天。」

程小蝶道：「多謝指教！」目光中滿是敬佩、溫柔。

對這個冷傲不馴的小白臉，忽然由內心中生出敬服了，笑一笑，接道：「聽杜兄的分析，似是有兩股力量在阻擾我們？」

「不錯，一股是韓妃案子的主謀，另一是怕妳成就氣候的另一股阻擾力量，」杜望月歎息一聲，道：「而後者的力量，又大於前者甚多。」

「杜老弟！」岑嘯虎道：「這兩股力量，會不會擰在一起呢？」

「不會！」杜望月道：「我們要破案，那一股阻擾我們的力量，可能也想破案，只是此一案，不同於其他案子，可以苦打成招，找人頂罪，而是要詳細查明，列舉証物，最好是能把韓妃抓到，至少也要說出案發經過，讓皇上心中信服。」

「我們越過阻擾我們那股力量，」吳鐵峯道：「全力投入案情，先破了案子，再回頭算賬。」

「找誰算呢？」

吳鐵峯微微一笑，道：「不是有一股阻擾我們的力量嗎？」

「是啊！但他們潛踪、隱形，無跡可尋，却又能無所不在。」杜望月道：「他們站在明處，却像穿了隱身衣一樣，你能指出他們麼？証據呢？」

「就是廠衞了！」程小蝶道：「汪直領導的廠衞……」

「也可能聯合了錦衣衞的人，」杜望月道：「最可怕的一招，是他們僱用了江湖殺手，他們只要付出銀子，生死却和他們無關，表面上，他們一直置身事外。」

全場人都聳然動容了，這個善於統計之學的杜望月，分析事情深入精闢，展現出了個人的才能，連三大名捕，也有些五體投地了。

「杜兄弟！」岑嘯虎道：「你這麼說，沒有辦法可想了？」

「咱們進入一個死胡同中，除了殺出一條血路之外，別無他途！」杜望月道：「本只是一個韓貴妃的密室命案，現在，却要先面對江湖上一場艱苦的惡戰。」

于承志道：「杜兄的意思是，我們每夜進入宮中，去對付一批殺手？」

「這方法當然不行。」杜望月道：「就算不怕皇上生氣，也無法引誘出他們的主要人物。」

「好好好！聽杜兄弟之言，好像已早有妙計了，」岑嘯虎道：「快些說出來聽聽啊！」

杜望月四顧了一眼，小文、小雅立刻警覺，飛身出廳而去。

片刻之後，已聽得兵刃撞擊之聲。

程小蝶低聲道：「杜兄高明。」

四大名捕，也緊隨而出。

只見一個黑衣人，手中一把單刀飛舞，力拒二女雙劍，鬥得十分激烈。

程小蝶火大了，喝道：「殺了他。」

小雅劍勢一變，第三劍已割斷了黑衣人的咽喉，道：「可以殺呀！早知道，那還耐得他纏鬥了這麼多時間！」

四大名捕眞正見到二婢的武功了，是出了他們意料之外的高强。

岑嘯虎一把抓起屍體，飛奔而出，程小蝶等回入廳中不久，岑嘯虎也回歸原位。

程小蝶沒有問他，岑嘯虎也未說明，有些事，還是不說的好，大家心照了。

小文、小雅沒有隨着回入廳中，有了這一次讓人追踪的失誤，二女更加小心了。

杜望月說明了引蛇出洞的辦法，雖然要花上幾天時間，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一股强大阻擾勢力，如不掃除，不但查案難以行動，四大名捕和程小蝶，也都有身受狙殺的危機。

郭寶元有很多事情要辦，起身欲行時，取出了一個封套，交給程小蝶，道：「大人的手示，小姐過目。」

也不待程小蝶拆閱，就轉身走了。

程小蝶雙手有點抖，想不出父親這封信中，會說些甚麼，父女倆同住一城中，竟然要以信函來通消息，程小蝶有着未盡孝心之感。

函箋中寫的是：

泰山壓頂，生死關頭，死中求生，放手施爲。

一共十六個字，下面是看後即焚，父字。

程小蝶略一沉思，即把手示傳閱了四大名捕。

「尚書大人也感到危機臨身了，」杜望月道：「讀書人自有他靈慧的一面，我們就望塵莫及了。」

「還要四位鼎力相助，」程小蝶道：「要破案，也要保住權勢，不能讓他們爲所欲爲，荼毒朝野。」

「總捕頭萬安，我們全力以赴，死而無悔。」四大名捕齊聲回應。

事實上，他們也成了狙殺的對象，就算想獨善其身，也是有所不能了。

* * *

錢麻子只說出了一個秘密，水仙。就被放了出來。

水仙是童老二的女兒。

兩個美麗的姑娘趕到了童家，送還了房契，也送了上千兩的銀子，但却請童大娘暫得搬離北京城，躲到百里外的遠親家去。

一輛馬車，載走了童大娘，趕車的竟是于承志。

還有岑嘯虎隨行護送，直送出五十里外，才讓童大娘換車上路。

兩個美姑娘是小文、小雅，她們護着童水仙直奔城郊。

沿途上發生了不少麻煩，鬧事有吳鐵峯、杜望月和郭寶元。

當然，他們也經過了一番裝扮，掩去了本來的面目。

本來，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乘車趕路的事，但經過這麼精密設計的一鬧，就顯得有些事非尋常了。

果然，車出了正陽門，已經有兩個人跟上了車子。

小文、小雅，路不熟，但刑部的張班頭熟。

張班頭加上了一把山羊鬍子，穿上一件棉皮長袍子，就成了一個形貌忠實的老僕人。

他和童水仙坐在車廂中。

車廂中也動過了手脚，分明、暗兩層，明處坐着童水仙，她雖只有十四歲，但高挑艷麗，本已有超越年齡成熟，再經過一番精細的化粧，華麗的衣衫，看上了就成了風韻迷人的美女了。

她粧扮的像誰？沒有人能說得出來，但她非常美麗，非常迷人，看一眼就能肯定。

張班頭坐在暗格裏，但視界很良好，前面可以和小文、小雅通話，後面可以看到正、側三面的景物。

這個人武功不靈，書也讀得不多，就是地頭熟，人面廣，門檻精得厲害。

車出正陽門，他就發現兩個年輕人跟了上來，立刻說道：「小文姑娘，有人跟上來了，車頭轉向白雲觀。」

由他在暗中指揮，自然不會走錯路。

行程也按着計劃路徑前進。

忽然間一條岔道上，轉出來兩匹快馬，直向篷車追過來。

「不得了，兩匹快馬追上來啦！」張班頭急得大聲叫，也伸手從棉袍子裏，摸出了傢伙，是兩把短刀，緊緊的握在手中。

「老爺子，你沉住氣。」小文道：「天塌了，也有我和小雅頂住。」

嬌聲細氣，但還眞管用，張班頭心情平靜了不少。

兩匹馬還眞是衝着篷車來的，也不知道他們用的甚麼方法，通知了埋伏在城外的人。

最可能的，大概是飛鴿傳書吧！

小雅吁一口氣，低聲道：「小文，你來駕車，我對付他們。」

「我……我也不會呀！」小文道：「還是你駕得穩定，比我靈光。」

兩個小姑娘的武功大進，動劍打架，一點也不怕，但駕車馳馬，可是頭一回，無法控制的得心應手。

「好吧！動上手就快一點。」小雅道：「讓他們驚了馬，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兩匹馬來勢奇快，只那麼一會工夫，已經逼到了馬車前面。

小雅應變的辦法，一收韁繩，乾脆把馳動的馬車停下來。

躲在暗格的張班頭直叫奇怪，爲甚麼不趕快一點，接近白雲觀，就有埋伏接應，却把車在途中停下來。

他當然不知道，小文、小雅不怕和人打架，却不敢加鞭催馬，飛車趕路。

翻了車，傷到童水仙，她們可沒法向程小蝶交代。

兩匹快馬到車前，是兩個三十左右的青袍大漢，腰裏橫束一條黑帶子，一面的棉袍衣襟掖在帶子上，看上去就帶了一份俐落。

「喲！是二個小姑娘在趕車呀！北京城，可是少見的吶！」

說話的是左首大漢，說着話，右腿一抬，人已從馬上飄落地面。

看出他騎術精良，也看出他有一身不錯的武功。

小文、小雅的寶劍，就在車轅上的紅毡下面，一伸手，就可以寶劍出鞘。

但她們沒有拔劍，因爲，來人也未亮兵刃，小雅想試試看，不打架，能不能闖過這一關。

所以，小雅笑了，笑得像一朵

盛開的梅花似的，道：「沒有辦法呀！窮人家的孩子，甚麼都得會……」

「這輛篷車很豪華，可不像窮人家的車。」青袍人站在五尺外，兩道目光盯着小雅看。

小雅心中暗道：「我經過的大風大浪多了，還會把這點小陣仗放在心上，姑娘逗着你們玩玩吧！眞不識趣，就要你挨一劍，呼爹叫娘了。」

心中盤算，口裏笑道：「車是主人的，當然豪華，我們是丫頭，只好趕車了。」

「這麼漂亮、動人的丫頭，還眞是少見，車裏的姑娘，就不知美得甚麼樣子了？」青袍人道：「掀開車簾子，給我瞧瞧好麼？」

小雅有點火了，但她還是忍了下去，笑道：「我們作丫頭沒有關係，小姐可不能開玩笑，你說我漂亮、好看，就多看兩眼！快點看完，我們還要趕路啊！」

她眞的伸出兩隻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讓那青袍人看了。

小雅本就生得美，這一賣弄風騷，可眞叫人心頭直跳，一個媚眼瞟過去，快把青袍人的魂魄勾走了。

兩個青袍人都看得呆住了，半晌沒有人說話。

小雅笑一笑，道：「兩位大哥呀！你們也很俊啊！可是我們今天有事情，過兩天再見，那時刻可要帶着我們出去買一點胭脂花粉，花不了多少錢啦，窮人家的女兒，不貪心。」

小文想笑，但咬咬牙忍住了，忖道：小雅有一套，我得跟她學。

但聞車聲轆轆，篷車向前走了。

前面一個青袍人自言自語的說道：「買胭脂花粉，是花不了幾個錢……」

「賣你媽的頭啊！快些追啊！」後面青袍人翻身上馬，接道：「回頭去丟了腦袋，就死在胭脂花粉上了。」

前面一個人突然一驚，整個人醒過來了，一躍上馬，道：「遇上鬼啦，那丫頭會用迷魂葯。」

兩個人一聲走！提韁縱馬。

但聞噗通一聲響，兩個人連馬一起栽倒雪地上。

栽得還是眞厲害，兩個人一口氣滾出了兩三丈才停下來。

但一個翻身就站起來了，他們沒有受傷。

但兩匹馬却起不來了。

原來，兩匹馬的八個蹄子，都被索繩細了起來，索套打的是死結，兩匹馬要起跑，活套一緊，就把四個馬蹄全細在一起了。

兩個青袍人不救馬，四下打量，但見大雪覆掩，遍地瑤瓊，那裏還有人踪。

就是那輛篷車，也已經轉過彎去不見了。

兩匹馬站不起來，但却受傷不重，總不能棄之不顧。這是岑嘯虎的絕技，飛索套馬，百發百中。

地上積雪半尺以上，馬也未摔傷。

第一個青袍人刷的一聲，抽出一把二尺長的鋒利刀子，割斷繩索，整整鞍轡，翻身上馬，兩個人縱騎如飛的追上去了。

隱身暗格的張班頭看不到兩個騎馬漢子吃豆腐，但却看到了另外一檔奇景。

是兩個追出正陽門的黑衣人，他眼見篷車加快了行速，也就放腿跑步跟上來。

忽然間道旁飛出來兩個繩索，那麼準的套住了兩人的脖子，跟着兩人一路轉，滾入丈餘外的雪層中不見了。

張班頭暗暗吁一口氣，原來沿途上有如此嚴密的部署，這一路高枕無憂了。

「姑娘，怎麼回頭啦……」話未說完，頓然住口，因爲，駁車不是姑娘，是一個重裘裹身、白髮、白鬚的老頭子。

篷車由兩人身邊馳過，兩個青袍人怎麼看，還是那輛車子。

只不過，駕車的人變了。

「喂！剛才馳車的小姑娘呢？」一個青袍人兩個箭步躍過去，攔在篷車前面。

「沒有啊！老漢一早駕車進城辦年貨，那裏來的馳車小姑娘。」

青袍人冷笑一聲，道：「你們要得很開心。」刷的一聲，抽出了短刀。

白鬚老人似是很害怕，連聲音也抖了起來，道：「剛才，倒有兩位姑娘駕了篷車一路趕，和老漢這輛車子差不多，但却和我迎面走，兩個小丫頭冒冒失失的，差一點撞上了我。」

青袍人道：「那輛車子呢？」

「馳入了白雲觀。」

青袍人呆了一呆，道：「眞的？」

「你手中拏着刀子，我還敢騙你麼？不信你進白雲觀去看看，老漢如若騙了你，回頭再追我，也還來得及，白雲觀離此不遠。」

青袍人有些半信半疑了，一伸手打開車簾子，只見車中舖着一條竹子編的蓆面，果然是裝載東西的車子。

兩個青袍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上馬馳向白雲觀。

（未完・四）

上文提要：葉桐與白大夫護送畢駒在金府避難，金震宇與何小鳳翁媳二人熱情款待客人，可是金公子尚孔一見到葉桐等人妒火中燒，視作眼中釘，暗中作弄，金震宇代兒賠罪，並嚴斥其子不是。郝力源得知白無恩大夫匿藏金家，威脅金府立即交人，否則手下無情，白大夫等怕殃及金府，故力求離去，金老爺翁媳只好應允，並安排三人離府，不料剛離金府不遠，即被郝力源攔截……



鳳棲梧桐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何小鳳匿身洞中　金尚孔氣走愛妻

鳳千千自屋頂躍下，見到何小鳳在人叢中，乃向她走去。

何小鳳見逃不過，只好硬着頭皮迎上去。「鳳姑娘幸會，你去而復返，今次還該到寒舍盤桓幾天吧！」其實葉桐一早已發現她，只是不願露面，直至此時方由柱後走出來，何小鳳見到他微微一怔。

杜一非也走過來，問道：「葉兄，兩位貴友傷勢如何？」

葉桐道：「畢駒還好，白大夫傷勢極重。」

杜一非道：「先去看看他們再說。」當下一行人向那小客棧走去，何小鳳略一猶疑，亦尾隨在後。

到房內，只見白尚書臉色如金，一個勁地喘氣。畢駒見到他們，高興地道：「你們來得正好，老白肋骨斷了，他這可是能治人，不能自治，何姑娘，寶地可有出名之接骨大夫麼？」

「有，我認識一個，醫術還挺高明的，這就去。」

當下一行人抬着白尚書走出客棧，何小鳳問道：「白大夫是給誰傷的？」葉桐這才將經過告訴她。

畢駒在後面嚷道：「小葉，你何必替他們隱瞞？」

何小鳳嬌軀一抖，轉頭問道：「葉大哥，你何事瞞着小妹？」葉桐輕嘆一聲，這才將金晉東的行為說了。何小鳳聞後更怒：「這斷好大的狗膽，竟敢做出這等事來，小妹回去便懲他。」

畢駒嘆息道：「你說金晉東背後無人支持他，他膽子會這般大麼？」

何小鳳忙道：「我家翁絕對不是這種人。」

「誰說你家翁？你家翁不是，你丈夫是不是？」畢駒冷笑道：「我們都懷疑金尚孔與郝力源勾結，因為他懷疑自己戴了綠帽，咱們住在金家，若非他將消息洩漏出去，誰會知道？若非有人通風報訊，為何咱們一離開金家便被郝力源截住？」

何小鳳嬌軀亂抖，有如風中擺柳般，一張粉臉比雪還白，半晌問道：「葉大哥，可是這樣麼？」

葉桐本不想在此時跟何小鳳談論此事，而且他們之間，事先根本不曾討論過，不過從種種跡象看來，金尚孔的確極有可能跟郝力源勾結起來，是以他沉吟一陣，答道：「有此可能，尚未有証據。」

恰在此時已至那大夫處，當下把白尚書抬進去，那大夫姓顏，受過金家不少好處，因此立即動手醫治，何小鳳悄悄將葉桐拉到一旁問道：「葉大哥，你憑甚麼認為尚孔與郝力源勾結？」

葉桐又沉吟了一下，走出店外方將郝力源的話說了一遍。若非金

尚孔，又有誰要託郝力源替他殺掉奸夫？何小鳳一張臉忽紅忽白，氣得她語不成句地道：「你為何不向他解釋？」

「越描越黑，葉某自信今生尚未做出這種事來，何必多說？況當時根本不容我解釋。」

「小妹想不到尚孔他會如此……」何小鳳倏地轉身而去，道：「葉大哥，你們且在東來客棧等我。」一句話說畢人已去遠。葉桐發了一陣楞方走進藥店。

顏大夫花了一個時辰方將白尚書腰上的傷口止住血，又將肋骨駁上，道：「病人最好在此躺三五天。」眾人自然沒有異議。當下鳳千千提議去吃早飯，畢駒首先讚成，葉桐心情複雜，無心飲食，又不便反對，只好跟着他們。

眾人吃得十分痛快，只有葉桐一人吃不知其味，鳳千千對他頗有好感，見狀問道：「葉大哥有何心事，不妨說出來，說不定咱們可以開解你。」

葉桐雙頰微紅，道：「小兄有何心事？只是想起今早發生的事，是以無心飲食罷了，鳳姑娘認為如何？」

鳳千千道：「畢大哥說得有理，那金晉東必早與郝力源勾結，否則郝力源決計不知你們之動向。」

畢駒插腔道：「還有一點，白大夫着他將梅花針塗上毒，結果針上無毒，害得白大夫險些喪命，他若非得到郝力源好處，又怎會如此？唉，想不到金老爺子臨死遇到這種無義的家僕！」

鳳千千道：「金晉東何來如此大膽？說不定是奉金尚孔指使，是以他的問題更大，只是金尚孔因何要與你們過不去？」

葉桐急道：「這也正是我想不通之處，按說白大夫對其妻有活命之恩，他即使不思回報，也不該落井下石。」

鳳千千冷哼一聲：「這種紈袴子弟，盡多不肖。」

杜一非至此才道：「金尚孔不是紈袴子弟。」

鳳千千不服地道：「如此你認為是何原因？」

杜一非沉吟道：「你們所言我大致同意，不過我相信裡面尚有別情，只是咱們還不知道。」

鳳千千噘着小嘴道：「就是不知道才要推測，哼！故作神秘，還道你知道內情。」

杜一非一笑置之。招手喚來店小二會帳。「咱們先回客棧吧，說不定何姑娘還要到客棧找咱們。」

葉桐道：「但我却怕郝力源去而復返，顏大夫不懂武功，沒法抵擋，則白尚書危矣，諸位先回去，待我到顏大夫那裡守護。」

杜一非嘴唇一動，忽又停住，點頭表示同意，當下分道揚鑣，葉桐持刀匿在顏大夫店內。一個上午過去，未有絲毫動靜，白尚書氣脈比上午强多了，他這才稍稍放心。

奇怪的是杜一非他們三個人，在客棧內等了一個上午，亦不見何小鳳之影踪，畢駒頷首道：「金家可能出了事，郝力源不會去找他吧。」

鳳千千一聽再也耐不住，拉着杜一非的衣袖，「杜大哥，咱們快去金家看看。」

畢駒道：「你倆去吧，畢某去陪小葉。」他不管他倆同意與否，首先去了，杜一非想了一下，便隨鳳千千去金家。

金家大門緊閉，連守護在大門外之家丁也不見，杜一非與鳳千千交換了一下眼色，鳳千千首先耐不住，走上石階拍門，過了好一陣，裡面才有人問道：「甚麼人？」

杜一非應道：「在下乃杜一非，有事求見金老爺，盼您通報一聲。」

門聲自內回道：「對不起，老爺身子欠安，暫停見客，尚請原諒。」

鳳千千急道：「咱們對老爺子並無惡意，你且開門……」不料裡面再無回音。鳳千千焦急起來，回首向杜一非：「大哥，你看金家是否出了事？」

杜一非沉吟道：「大事情該不會發生，只擔心郝力源在他家裡……」

鳳千千截口道：「如此咱們還不趕快進去。」杜一非望着那堵高墻，猶疑難決，忽然大門拉開，自內跑出一個人來，鳳千千目光一及，脫口呼道：「小鳳姐姐。」出門的正是何小鳳，只見她臉上有淚痕，她顯然不知杜一非和鳳千千在門外，見狀吃了一驚，尷尬地轉首舉袖拭淚。

鳳千千上前問道：「姐姐，是誰欺負你？」何小鳳搖搖頭。鳳千千又道：「咱們是好朋友，有事為何不說，教咱們也好替你拿個主意。」

何小鳳雙眼又湧出一串淚珠，嗚咽道：「離開這裡再說。」她首先跑了出去，鳳千千向杜一非打了個眼色，兩人急隨其後。

何小鳳一直向東來客棧跑去，杜一非忙着去打開葉桐的房門，何小鳳一進房便撲上床痛哭，杜一非悄悄退了出去，留下鳳千千安慰她。

鳳千千待她哭了一陣才輕聲道：「姐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你受了委屈？」

何小鳳哭道：「金尚孔簡直不是人！」

鳳千千又問道：「他攆你出來？」何小鳳這才坐在床上，舉袖拭去淚珠，猶在抽泣，「姐姐慢慢說來，他若太可惡，小妹一定代妳出頭，找他算賬！咦，他回家了麼？」何小鳳這才斷斷續續說出原委。

原來何小鳳氣衝衝地回去，準備向金晉東興問罪之師，不料金晉東在外院一見到她，便道：「大少奶奶，大少爺在他書房等你，他有事找你！」

何小鳳怒道：「他的事慢慢再說，你爲何出賣我金家？爲何出賣我的救命恩人？老爺子待你不薄，你存心陷他於不義，於心何忍？」

金晉東面不改容，淡淡地道：「我那有這份膽子？一切問大少爺，少奶奶便淸楚！」她見他話中有話，又有恃無恐，心頭猛地一沉，隨即泛上不祥之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便走向金尚孔書房。

書房之門虛掩，何小鳳推門而入，金尚孔背向着房門，負手立在窗前，望着外面，頭也不回地道：「把門關上。」何小鳳又是一怔，乖乖將房門關上，金尚孔這才回過頭來，幾天不見，容顏亦無多大改變，但何小鳳却覺得他有太大的變化，尤其是眼神。

金尚孔雙眼緊緊地瞪着她，何小鳳挺一挺胸，問道：「你幾時回來的？」

金尚孔冷笑道：「你根本不希望我回來，很失望？」

何小鳳反問：「你這是甚麼意思？尚孔，我覺得你最近整個人都變了，以前你不是這樣子的……」

「我變了？是我變了還是你變了？」金尚孔咆哮起來。「自從你出外回來之後便變了，你人在這裡，心已在外邊，在另一個人身上，我承認我是變了，但那是因你的變而變的，你認爲我說得對不對？」

何小鳳似被人刺了一刀，金尚孔所言並非空穴來風，刹那間，她覺得自己的心房似被丈夫割開，她羞怒交集，眼淚似河堤決口般瀉了下來。金尚孔冷笑一聲：「我沒說錯吧！」

「你放屁！」何小鳳費了很大的勁才自喉底迸出這三個字來，接着開始數說丈夫之錯誤。「你勾結郝力源出賣朋友，陷金家於不義，虧你還敢將罪名派到我頭上來。」

「金家之聲譽，你會放在心上麼？你若放在心上，又怎會姘上葉桐那小子。」

何小鳳像被火燒心般，嗥叫起來。「金尚孔，你嘴裡放乾淨一點。」

金尚孔一把抓住其衣襟，惡狠狠地問道：「老實答我，你是否已送了綠帽子給我戴？」

何小鳳淚已乾了，挺起胸膛道：「想不到你內心這般骯髒，你以爲人人都與你一般麼？以前我眞是看錯了你。」

「你不是常說我是位好丈夫麼？」

「以前是，如今完全不是，我覺得你很卑鄙。」

「因爲我跟郝力源勾結的事？那也是因爲你，因爲我很愛你，我不能讓別人將你搶走。」

何小鳳道：「任何人都不能迫我做不願意的事，尤其是感情，以前誰也不能將我搶走，但經過今日……」

金尚孔厲聲道：「經過今日你便要走了麼？你生是我金家人，死也是我金家鬼，你敢踏出我金家一步……哼，我便不客氣。」

何小鳳氣往上衝，道：「我今日便要離開，金尚孔，從此之後，你我兩人一刀兩斷。」她一陣風似衝出書房。

金尚孔一向覺得她很溫順，料不到她敢反抗，不由呆了一呆，高聲呼道：「何小鳳，你走出金家一步，便別想回來。」何小鳳頭也不回地走了。他像被人刺了一刀，再也坐不住，長身出房，不料却傳來父親的威嚴的聲音。

「尚孔，你幾時回來的？」

金震宇在房門口出現，雙眼似欲噴出火來。「你可知道家裡發生甚麼事？你可知有強敵在外環伺？可知家內有小鳳的救命恩人？爲何去如黃鶴？爲何回來也不來見老父？哼哼，看來在你心目中你早已沒有我這個父親了。」

「爹……」金尚孔一腔怒火，刹那之間已爲害怕及羞慚所代替，只呼了一聲便低下頭去。

金震宇怒氣未息，喘着氣問道：「小鳳呢？她知道你回家麼？」

金尚孔結結巴巴地道：「她……不知道。」

金震宇回頭喊道：「傳大少奶奶過來一下。」

遠處傳來一個丫環的聲音：「老爺子……少奶奶剛才自大少爺書房內出來……便，便出去了。」

金震宇雙眼瞪着兒子，金尚孔想起何小鳳妒火中燒，這次並不迴避父親的目光。

金震宇問道：「你跟她吵架？」

金尚孔惡狠狠地道：「那賊人存心給孩兒戴綠帽子，還要她來作甚麼？爹爹，你老了，甚麼都不知道，她姘上了葉桐。」金震宇身子一震，刹那之間似老了十年，呆呆地站立在原地不能動彈。

鳳千千聽了何小鳳說出原委，嘆息道：「姐姐眞是命苦，不過離開一個臭男人，其實是件好事，你應該高興才對，何須哭泣？姐姐才

多大？往後好日子還長哩，一切可以從頭開始！」

何小鳳這才慢慢收淚，却覺得前途茫茫，內心又恨不得一頭投進葉桐懷抱中，痛快地哭一頓。不料鳳千千不能了解，低聲道：「葉桐是個正人君子，這件事你還是先別告訴他。」

何小鳳呆了一呆，心中突然有個奇怪的念頭，道：「鳳妹妹，我身子不舒，你替我向小二要些手紙……」鳳千千不虞有他，待拿了手紙回房，房中已空空如也，不知何小鳳走了何處，她怔了一下才把手紙丟掉，一陣風般衝出去。

何小鳳認爲自己留下來，實在十分尷尬，她雖然很想跟葉桐在一起，但一來又有外人在一旁，二來又不想在此時讓洛陽的人看到，傳之出去，必然名譽掃地。

她一個人走了，靜悄悄地走了。天下茫茫，何處是存身之地？她沒有個去處，但雙腳却不由自主地向龍門石窟走去。這是她遇難之地，亦是由此而認識葉桐的。認識了葉桐才有今日之變化，而今日之變化，亦可能是她好日子的開始。

龍門石窟對何小鳳來說，是有特殊意義的，由洛陽城步行至龍門石窟，路途並不短，何況她走得這麼慢，直至第二天才到達。到了古陽洞，想起前事，百感交集，忽又湧出一大串淚珠來。

到此又如何？空山寂寂，連個遊人也不見，找誰傾訴心中之鬱悶？下一步又該去何處？何小鳳只覺得腦海裡一片空白，心中只望能再見到葉桐，假如葉桐如今在身邊，那又多好，只要能遙遙望他看幾眼，也已心滿意足。

她這次出來，沒有帶多少銀子，只在路上買了幾個燒餅，如今只吃剩一個，她邊啃邊望着山路，希望奇蹟能夠出現，但失望却隨着黑暗而來。

當龍門被黑暗籠罩住時，何小鳳便縮進古陽洞裡，黑暗之中看不到佛像，她長跪在地上，也不知該禱告或祈求甚麼，直至陽光照射進來，她才瞿然一醒，却因雙腿長時間屈曲，幾乎站不起來。

陽光又爲何小鳳帶來了希望，她跟蹌地跑出洞外，晨曦中，只見鳥兒站在樹枝上歌唱，未見人影，她凄然一嘆，坐在岩石上，暗自道：「老天爺，難道我連一隻小鳥還不如？」

她又開始胡思亂想了，以前的事，除了與葉桐有關之外，只有兒子會出現腦海中，除此之外，金家之一切，似乎跟她毫無關係。

日頭已移至中央，她自昨日至今，只吃過一塊燒餅，却不覺得餓，口渴時，掬了些泉水喝幾口，便又呆呆地坐回在岩石上。

下午有幾個遊客經過，見到這樣的一位少婦，心中却詫異又有點害怕，只道她是位瘋婦，都快步走開，避之唯恐不及，何小鳳連看也不看他們一眼。

太陽又將落山了，西天像血一般艷紅。何小鳳望着天心頭却有滴血之感覺，暗自問：「葉郎啊葉郎，你可知我在此等你麼？」

無人能答覆她，一忽她又忖道：「我就死在這裡吧，假如他對我還有點情意，將有一日，他將會尋覓到此，便知道我對他的……」

轉頭望向古陽洞內，壁上之佛像，有的似對她冷笑，有的似鄙視她，有的似可憐她，只有一尊發出慈祥的目光。何小鳳一陣風般衝了進去，霍地跪下，咚咚咚地叩起頭來，她雖去過寺廟，但從未有像今次這般虔誠。

也不知叩了多少個響頭，她在緩緩抬起頭來，望着佛像，喃喃地道：「菩薩啊，只有你憐憫我，同情我，只有你才了解我，您能在我臨死之前，讓我達成願望麼？」

菩薩笑得更慈祥，似乎已答應了她，何小鳳慢慢吸了一口氣，正想向祂傾訴哀情，猛然覺得有人走進石洞，她不由自主地轉過頭去，倏地叫了一聲。

洞口正站着一個漢子，太像葉桐了，他簡直就是葉桐了，他目光跟菩薩一模一樣。

何小鳳只道在夢中，用力擦着雙眼，那漢子走了進來，低聲道：「瑞，你果然在這裡！」

「你是葉大哥？菩薩沒有騙我？」

那漢子呆了一呆，道：「我確是葉桐，怎地你認不出我了？」

這確是葉桐的聲音，何小鳳霍地自地上跳了起來，撲進葉桐的懷內，口中猶不斷地道：「你眞的是葉大哥，菩薩有靈，讓我達成願望。」

尚未待葉桐弄清是怎麼一回事，何小鳳又掙脫葉桐，再度跪在佛像之前，猛力叩頭。「大哥，快過來，你也跪下來叩幾個頭，快多謝菩薩。」

葉桐鬧不清爲何要多謝菩薩，但依言跪在她身邊，也叩了幾個頭，何小鳳心中如打翻了一瓶蜜糖，甜滋滋的。頭一歪，便靠在他肩上了。

葉桐輕輕扶着她，他不見她不過三天，却覺得她憔悴和蒼老似有十年，心疼地問道：「你一個人躲在此多久了？」何小鳳只笑笑，只要能等到他，就算等一年也值得。

葉桐輕輕將她拉了起來，再扶她走出洞外，天上之紅霞已開始黯淡，一片褐黑色，但落在何小鳳眼

中却鮮麗之至，忍不住呼道：「眞美！」

葉桐扶她坐下，掏出乾糧來。

「你一定餓了，先吃點東西吧！」

何小鳳任他把燒餅送至嘴邊，却不張口吃，問道：「大哥，你是特地來找我的，還是偶然經過巧遇我的？」

「來找你的！」

何小鳳又急問：「你怎知道我會在此等你！」她說這句話，毫無忸怩之態，就像是一對舊情侶。

葉桐心頭一蕩，道：「你不來此，還會去那裡？」

何小鳳頭又靠在他肩上再問：「大哥，你猜我在此幹甚麼？」

葉桐輕輕捧着她臉，低聲道：「你不是來此等我麼？」何小鳳輕笑一聲，只這幾句話已足夠了，她整個人都倚在他懷內，覺得這些日子所受的苦，已全部得到補償。葉桐溫柔地餵她吃燒餅，何小鳳這才覺得肚子餓了。

兩人互相依偎，不覺天已全黑，伸手不見五指。夜裡除了風聲，只有夜鳥叫聲陪伴他倆。也不知過了多久，何小鳳才問道：「大哥，你怎知道小妹會在此等你？」

葉桐微微一笑。「我自己也不清楚，反正我一離開洛陽城便畢直向這邊走來了！你認爲我一定會來麼？」

「一定會來！」何小鳳幽幽地一嘆。「假如你不來，小妹也不會到別的地方去，就死在這裡。」

葉桐忍不住在她粉頰上香了一口，道：「你不會死的，因爲我一定會來，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覺得活着有意思，你也一樣麼？」

「嗯。」稍頓，何小鳳又問道：「大哥，你怎樣撇掉他們獨自來找我？」

「鳳姑娘來找我，將你的情況告訴我，問我對你是否有意思……」葉桐說至此忽然停住。

何小鳳急不及待地問道：「你怎樣回答她？」

葉桐沉吟道：「我顧左右而言他，倒是她十分熱心，叫我去追你，我道不知你去向……心中却惦記着白大夫和畢駒之傷勢……」

何小鳳心中不是味道，忖道：「哼，原來他還是把朋友看得比我重要。」回心一想，葉桐最後還是來了，才好受一點。「大哥，你再說下去。」

「鳳姑娘的確十分熱心，九成是她把一切告訴白大夫，次日下午輪到我去守護他時，白大夫也勸我去找妳，最後連畢駒和杜一非也來說勸，杜一非還表示願意替我負起保護白大夫的責任。」

何小鳳冷冷地道：「因爲沒有後顧之憂，你才來麼？假如他們不勸你，你便不來了？」

葉桐微微一怔，道：「我是怕影响你的清譽才如此，事實上我一知道你跑離金家，便恨不得背插雙翅，飛去找你。」

何小鳳這才回嗔作喜。「眞的？你如今便不怕毀我清譽？」

葉桐道：「還是有點擔心，是以我才正襟危坐，因爲我還不知道你有何打算！」

何小鳳遲疑地反問：「大哥，你又有何打算？」

葉桐直截了當地道：「我想要你，不管別人會有甚麼閑言閑語。你不必急於答覆我，因爲你一跟上我，日後不但有危險，而且你會失去你的兒子。」

這一點何小鳳還未想到，聞言不由微微一怔，心中亂糟糟的，理不出頭緒來，要心上人便會失去兒子，要兒子便不能跟心上人長相廝守，教她左右爲難。

良久何小鳳都不作聲，葉桐關懷地道：「慢慢再考慮，這是大事，不能草草決定，你冷麼？要否回洞內坐？」

何小鳳搖搖頭，輕聲道：「目前小妹只想跟你在一起……你不知道跟你在一起，內心便有股說不出的快樂，是甚麼原因，我自己也不知道……以前我從未試過。」

「我也是……也許這便是緣份！上天既然安排了咱們相識，便要咱們在一起。」

「大哥，我有點冷，你抱緊我。」

「外面風大，到洞裡去吧！」

「傻瓜。」一頓，何小鳳又道：「我喜歡在外面。」葉桐這才有點明白，雙臂一環，緊緊將她抱住。何小鳳一轉身，也將他抱住，葉桐再也忍不住，嘴唇像雨點般，落在她臉上。

也不知過了多久，東方天際已泛起一片魚肚白，葉桐這才問道：「瑞妹，咱們該去那裡？」

何小鳳笑道：「沒出息，你是男子漢，怎地反而問我這個問題，海闊天空任你翱翔，天涯海角都伴君側。」葉桐又一陣激動，捧着她的粉臉，親了又親，最後才戀戀不捨地將她拉了起來，覓路下山，却走向河畔。

清晨，河畔一片幽靜，兩人便坐在河邊等候，直至近午才見到一艘小船駛過，兩人忙跳上小船，原來船上還有其他乘客，兩人都有點尷尬，不發一言。

晌午，船停靠下來，乘客都上岸吃飯。那是個小鎮，大概地理關係，集上食肆特多，葉桐帶何小鳳進入一家小飯館，飽餐了一番，然後再度上船，直至白尚書以前隱居的那條小村，葉桐方決定棄舟。

時已黃昏，葉桐道：「瑞妹，咱們到白大夫家過一宿吧！」何小鳳自然不加反對，她向農戶買了一隻雞一些菜，手上的活魚則是向舟子購來的。

兩人潛進白家，葉桐先打了幾桶水，把灰塵抹淨，又收拾起來，何小鳳則在灶房燒菜。

弄了一個多時辰，總算把白家整理好，而何小鳳亦燒好了飯。「大哥吃飯啦！」她看了四周幾眼，又道：「雖然還不合理想，總算也能居住。」

葉桐問道：「你打算在此居住？」

何小鳳白了他一眼。「傻瓜！我早說過一切由你主意，不過還是先休息兩天再上路吧！」

「這菜很香。」心上人燒的菜格外香，葉桐狼吞虎嚥起來。

何小鳳看他那副饞相，不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瞧你，你喜歡吃，日後我天天都燒這幾樣菜給你吃，就怕你人看厭了，菜也吃膩了。」葉桐只是笑笑。

兩人吃了飯，何小鳳把碗筷收拾起來，葉桐又去整理床鋪，他剛自客房出來，正想去整理白尚書的床，却與何小鳳碰了個滿懷。

「大哥，你急急要去何處？」

「去整理白大夫的床鋪。」

「這不是已整理好了麼？」何小鳳一把將他拉了進去，兩人又坐在床上，互相依偎着。半晌何小鳳才問道：「大哥，你去過黃山麼？前年黃山老叟來找……咳咳，他到金家閑聊，恰好小妹在場，聽他介紹黃山的風景，眞教人神往。」

「我亦早已响往黃山醉人的景色了，過兩天咱們便去黃山遊一趟吧。」

何小鳳快口道：「最好便去那裡結廬隱居。」話說出以後，又有點後悔，因爲葉桐即使深愛自己，也不可能拋妻棄子。

葉桐果然沒有答覆她，兩人一直依偎着，葉桐低聲道：「瑞妹，你已幾天未曾好好睡過，早點休息吧。」

何小鳳嬌憨地道：「這不是休息麼？我要你抱着……你一走開，小妹便睡不着。」

「那好吧！」葉桐輕輕將她拉過去，他自己靠着床背，何小鳳則倚在他懷內，未久便酣然入睡，葉桐聽到她均勻的呼吸聲，心中又是憐愛又是甜蜜，可是思緒如亂草一般，理不出一個頭緒來，不久亦矇矇朧朧地睡着了。

他做了一個甜蜜的夢，夢見自己結識了一個仙女，那仙女帶他飛上天去。葉桐未曾有過此般經歷，有點吃驚，使勁地拉住那仙女，不料仙女忽然將他推倒，葉桐自九霄雲外掉下來，不由醒來。

醒來才發覺推他的是懷中的何小鳳，她嬌嗔道：「大哥，你摟得小妹喘不過氣來。」

葉桐噓了一口氣，道：「我做了一個夢。」

「甚麼夢？快說來聽聽。」

葉桐把夢境告訴她，何小鳳答道：「小妹可不是仙女！」

葉桐涎着臉道：「你就是我的仙女，眞怕你將我推開。」

何小鳳將頭埋在他懷內。「大哥，你沒騙我？小妹也做了一個夢，夢見你要招死我，醒來時才發現你摟得我喘不過氣來，大哥，你會招死我麼？」

葉桐笑道：「傻話，我怎捨得招死你。」

「小妹早知道你捨不得，招死了我，誰來陪你？沒有小妹，你活着也沒多大意思。小妹也一樣，失去了你，死了也就罷了，沒甚麼好可惜的。」

葉桐心頭一蕩，火熱的嘴唇落在她櫻桃小嘴上，一股如蘭似麝直往鼻子裡鑽，何小鳳放軟了身子，輕閉雙眼，任由心上人輕薄。

葉桐只適可而止，便仰起頭來，何小鳳問道：「大哥，你喜歡吃甚麼，今日小妹燒給你吃。」

「只要是你燒的，我都喜歡吃。」

何小鳳在他額上親了一口，道：「起床吧，小妹去打水給你洗臉。」

兩人在白家又恩恩愛愛地過了一天，晚上兩人仍然在客房偎着睡，第三天午飯後，菜和米都吃光了，葉桐便提議起程去黃山。當下收拾了一下，翻墻出去，在路上漫步。如此走了半個多月，便到了淮河地帶，這才歇了下來，休息了幾天，才開始向黃山進發。

古代旅行家徐霞客有云：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那是說黃山集合了五嶽之優點，遊罷黃山後，其他山景已不放在眼內了。

他倆先到徽州，再步行至山下，先由後山上去，山上有崎嶇之羊腸小徑，却難不住他倆，兩人也不着急，邊走邊觀賞兩旁之景物，餓了便取出乾糧裹腹，至黃昏才抵達始信峯。

何謂始信峯？黃山素稱三奇：岩石、山松、雲海，均與別處有別，遊人至始信峯，才相信黃山的確有三奇！始信峯下之石筍峯，怪石嶙峋，岩石千奇百怪，爲別處所無，但乍看又像極一根竹筍，故有石筍峯之名。

石筍峯左首有奇松，形態各異，令人嘆爲觀止。忽聞何小鳳呼道：「大哥，快看。」

葉桐循其玉臂望去，只見遠處之白雲就像是一頭剛睡醒之獅子，一陣山風吹來，帶來了一片白濛濛的霧氣，霧中之雲獅子也變動了，眨眼間，就像一位仙女在霧中翩翩起舞。

葉桐忍不住讚嘆道：「黃山之美眞是名不虛傳。」

何小鳳道：「趁天色未晚，咱們快上始信峯。」始信峯在石筍峯之右側，有山路蜿蜒而上，先過懸空石橋，至另一塊大岩石上，低頭一望，脚底下雲霧繚繞，底下尚不斷在滾滾翻騰着，人就如在仙境中。

峯頂石隙之間，尚有不少松樹伸探出來，有的衝天而立，有的橫伸至那霧海中，站在峯頂遠瞻，適才之雲中仙子，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踪，碧空中只掛着一抹夕陽之殘紅，鮮艷欲滴。

回首望向另一端，霧已逐漸變灰，遠處無數之山峯，有的在霧海中探首傲立，有的早已被淹沒，西天之殘紅已成黑褐色，山上的一切變化實在太快，天一黑，便覺得涼颼颼的。

下峯時，連練過武的何小鳳亦忍不住打了個冷顫，而且天氣越來越冷，竟有刺骨之感。「大哥，快找個地方避寒。」

天黑路險，葉桐晃亮了火摺子，可是只一眨眼便被山風吹熄。他恐何小鳳失足，一隻猿臂緊緊地勾着她蜂腰，許多地方山路都在懸崖邊緣，葉桐實在擔心，到了一塊大石處，乃道：「瑞妹，別走啦，咱們便在此過一宿吧！」

何小鳳冷得說話也發顫，「大哥，我好冷。」

葉桐一邊摟着她，邊着她把另一套衣服也穿上，同時跑了開去，找了些松枝來，費了好大的勁才把火點燃。山上濕氣重，雖是枯枝，燃燒時「畢畢剝剝」地响着，猛冒白烟，嗆得兩人不斷咳嗽着。

何小鳳像小猫一般，蜷縮在葉桐懷內，低聲道：「大哥，咱們明早先下山，買些厚衣再上來吧！」

「好，你快盤膝坐下運功！」葉桐搓熱了雙掌運勁按在她後背上，正想運功助她禦寒，不料一吸氣，白烟鑽進鼻子裡去，又不停地咳起來。

何小鳳還心疼地道：「算啦大哥，把火踩熄吧！」

「沒有火你會更加寒冷！」

「你抱緊我就好。」

葉桐只好把火踩熄，兩人坐在大石後面，緊緊地擁抱着，一忽，黑暗之中，忽然現出一點螢光，那點螢光，慢慢向他倆藏身之處移動，何小鳳不知就裡，不由自主地鬆開雙手。

過了一陣，螢光越來越大，看得出是一團火，葉桐道：「好像有人提燈走過來。」未幾果然看得出是一盞燈，隨着一團黑影，向前移動。

忽然黑影發出聲音，「喂，是有人被困在此麼？」

何小鳳急道：「不錯，咱們頭一遭來黃山，不知就裡，被困在此處，閣下是本地人麼？」

那人呵呵笑道：「說是也行，說不是也對，待老夫來引你們。」那人走近，看得出是位枯瘦頎長之老人，那老人把燈提高，何小鳳忽然發出一道驚呼。

那老人聽到她之叫聲，邊問邊將燈移近：「甚麼事？咦，你……你不是金震宇的媳婦？怎會在此？」他一對眼睛不斷在葉桐身上掃射。

葉桐心中已料到他必是黃山老叟，他輕輕吸了一口氣，道：「在下葉桐，在山下巧遇何姑娘，據說她是追踪幾個人……是以在下陪她上山。」

「哦！」黃山老叟目光又落在何小鳳身上，「你追踪甚麼人？」

何小鳳一時之間無詞以對，葉桐忙提醒她，却問黃山老叟：「前輩可曾知道江湖上一位女俠，人稱湘江女俠的。」

黃山老叟道：「老夫對江湖上的事不感興趣，這女人來至黃山？」

何小鳳已想好了答詞，從容地道：「家翁七十大壽那天，蕭女俠到寒舍作客，但半夜却失了踪的，老爺子認爲此事大爲損其面子，因此把家裡的人都派了出去追查，晚輩費了不少工夫，才查到蕭女俠被三個漢子一路挾持向這邊走過來，恰好葉大俠自另一端走過來，他謂不曾見過，咱們便懷疑蕭女俠被人挾持上山。」

黃山老叟又問：「你爲何不與尚孔賢侄一道？」

「咱們在來路，因遇到惡魔郝力源襲擊，分頭逃跑便分散了。」

黃山老叟急問：「如此他會否落在郝魔頭手中？」

「不會，那惡魔去追另一個人，因爲天黑，晚輩走錯了路，待去到約定地點，已不見了尚孔，但他有留言向南方搜索。晚輩本來也去南，因路上聽到蕭女俠之消息，才折向東行的。」

黃山老叟揮揮手。「老夫無心聽你們說江湖事，且引你倆到老夫居所避寒吧！」何小鳳暗中噓了一口氣，同時直至此刻才發覺黃山老叟竟穿着山羊皮襖。

黃山老叟在前帶路，他走得很慢，邊叮囑他倆小心。何小鳳問道：「前輩怎知道咱們被困於此？」

黃山老叟冷哼一聲：「你們自己不知道，深夜在空山裡咳嗽，聲音可以傳到多遠。」何小鳳又擔心他把他倆的事都聽去。

三人走得很慢，何小鳳手脚都快僵硬了，幸好只走了兩三里路，便見岩石下有一座用石板砌成的屋子，裡面透出燈光。

黃山老叟取出鑰匙，把門打開，但見裡面燒着炭爐，室內暖洋洋的，說不出的舒服。黃山老叟關好大門，問道：「你們吃過飯沒有？」

何小鳳道：「咱們吃過乾糧，不餓。」黃山老叟却不管，在灶厨裡燒起火來，蒸了一籠包子，再泡了一壺茶，何小鳳和葉桐連聲多謝。

黃山老叟道：「你們慢慢用吧，老夫要進房歇息了，還有，此處只有一間卧室，兩位只好在廳裡委屈一宿。」

何小鳳見他進房，要開腔，葉桐做了個噤聲的手勢，以指代筆，在桌面上慢慢寫了幾個字：他老奸巨滑，說話小心。

何小鳳點點頭，故意道：「葉大俠，你也餓了，快趁熱吃吧！累你受了一夜的風寒，實在不好意思。」

葉桐道：「何姑娘這樣說，倒教在下不好意思了，莫說在下一向敬佩老爺子爲人，就是知道湘江女俠被人劫持，也會挺身而出。」

兩人吃了包子喝了茶，身子才有暖意，葉桐恐言多必失，吃飽之後，便盤膝於地，運功調息，何小鳳也一樣運功調息。

次日，黃山老叟問道：「兩位準備去何處追查，老夫對黃山之一草一木均瞭如指掌，可作你倆之响導。」

何小鳳遇到他之後，早已興趣大減，乃道：「咱們想不到山上天氣這般寒冷，想先下山購買厚衣，再作打算。」

黃山老叟點點頭，「假如你們要老夫協助，可隨時來找我。」兩人又謝了一番，然後告別。

走出黃山老叟家，葉桐低聲問道：「瑞妹，你打算如何？」

何小鳳早已興趣索然，道：「下山去吧，沒想到在此碰到老叟，眞是掃興！」葉桐無可無不可，當下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由原路下山。經「仙人指路」、「喜雀望梅」、「佛學峯」等名勝，却無心觀賞，直抵山脚。

葉桐見她悶悶不樂，乃道：「瑞妹，咱們不去黃山，可到別的地方遊玩，就去杭州遊西湖如何？」

何小鳳精神一振，道：「早就想遊一遊西子湖了，既然來到此處，少不免要去一趟。」當下兩人又聯袂走向杭州，一路上談笑甚歡，但彼此心中都因遇到黃山老叟，而存下一抹陰影。

由黃山至杭州三百多里，路又不大好走，加上兩人走得慢，直至第四天黃昏才進城，葉桐曾來過杭州兩三趟，對城中地形位置，頗爲熟悉，引她至西湖之旁的湖畔客棧投宿。

由於走了幾天路，又風塵僕僕，何小鳳無心夜遊，洗了澡裹過腹便上床歇息，次日一早，葉桐便來敲門：「瑞妹，清晨遊覽蘇白兩堤，別有風味，不可錯過。」

何小鳳應道：「小妹梳洗後便出去。」兩人換了衣服，也不急於吃早飯，便匆匆去白堤。初秋的清晨，天高雲淡，堤上兩旁之楊柳，依然吐着翠綠，樹下之紅花在朝露的滋潤下，顯得格外嬌艷。鳥兒正從夢中醒來，引頸歡唱，教人置身其間，煩惱全消。

何小鳳忍不住嘆道：「西子湖果然名不虛傳，與黃山比較，另有一番風姿。」

「是的，遊西湖比遊黃山舒服多了，但我仍喜歡黃山，那種雄偉磅礡之氣勢，不是小氣的西湖，所能比較。」

何小鳳嬌態地道：「不許你這樣說，我不喜歡變化太大的事物，黃山令人難以揣測，西湖却是永恒的。」

葉桐聳肩一笑。「這也許是男人和女人之分別吧。」走至「平湖秋月」，水榭裡有人賣花生湯油條，兩人各要了一碗，坐在欄後，邊啜甜湯，邊欣賞湖上之風光，心曠神怡，幾爲仙中人。「瑞妹，待咱們遊了蘇堤，下午便乘舟去湖中盪漾吧！」

何小鳳喜道：「不仔細品賞西子湖之美景，豈非白走一趟。」吃了東西，兩人又走至蘇堤漫步，一路上鳥語花香，徐風送爽，眞是美不勝收，最後才到「柳浪聞鶯」。那對面有家麵店，何小鳳道：「大哥，咱們吃了東西再下船吧。」

葉桐自然不會反對，但兩人吃了麵出來，天色已變了，烏雲密佈，葉桐道：「看來似要下雨了，眞是掃興！」

「誰說的，雨天遨遊西湖，更有風味，說不定西子湖在雨中更加迷人呢！」

葉桐含笑道：「你既然有此雅興，我就更加高興了，我一向很喜歡雨景。」他租了一艘有斗篷的小舟，不要舟子，親自運槳，向「三潭印月」駛去。

天未下雨，但已是一片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景象，船至三潭印月，將船泊好，剛走上九曲橋，便開始下雨了。

（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丁天仁等人由輕雲領帶進入地道，輕雲指導丁天仁用指按小孔，果然有人啓門入內，過圓洞後，旁有兩排房屋且有品字形花壇圍成的小天地。原來溫如春與五矮等人住此，溫如春才是眞正院主，見六位護法不聽他指揮，便用迷天香將六位迷倒，丁天仁帶來的數人與五矮等打鬥，雙方打得激烈萬狀，突然丁天仁感到手臂發痲，不聽使喚，似是中了毒……



玉辟邪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輕雲驗證丁天仁　當面交還紫虹劍

孔老三雙掌一拍即分，疾如殞星，掌先人後朝宋青雯當頭撲落。

宋青雯臉上不禁綻出輕微的笑意，連長劍也忽然收轉。

只見當頭撲來的孔老三當眞有若殞星，往下直落，啪達一聲，摔到地上。這下他自然怒不可遏，脚尖點地，一下躍起，但人還未站穩，又一屁股往地上跌坐下去。

原來宋青雯在和他動手之時，手中早已拈了兩支酆婆婆的「封穴金針」，孔老三縱身躍起，正好成了她的飛靶，兩支金針分別打中他腳彎，叫他如何還站得起來，難怪他連長劍都已收轉，只是微笑的看着他。

丁天仁一指點了李健的穴道，宋青雯這邊也正好制住了孔老三，另一邊也正是溫如春使出「迷天香」，迷翻了六位老護法的同時。

丁天仁眼看六位老護法被溫和春迷倒，心頭一急，急忙以「傳音入密」朝宋青雯道：「妳去協助他們，務必把崆峒五矮拏下，我去會會溫和春。」

話聲一落，人如一道飛虹，凌空橫掠，一下落到溫如春面前！

溫如春連人影還沒有看清，驟覺疾風颯然迎面飛來，迅即後退了兩步，定睛看去，原來衝着自己來的竟然會是總管任貴，心頭也大感意外，迷天尺當胸，冷冷的道：「任貴，原來是你。」

丁天仁傲然道：「不錯，你要李健把我拏下，可惜李健沒有這份能耐，無法把我拏下，現在我是奉院主之命，來把你拏下的，你是束手成擒，還是想頑抗呢？」

剛說到這裡，宋青雯、金少泉、白少雲、王小七四人也一起跟了過來。

丁天仁回頭問道：「都解決了嗎？」

宋青雯嫣然笑道：「總管吩咐把他們全數都拏下，自然全數都拏下了。」

梁山二矮聽說五位師兄被人拏下，心頭一急，正待雙雙縱出！

溫如春一擺手道：「妳們不用過去。」一面冷冷的朝丁天仁看了一眼，說道：「任貴，你好大的膽子，敢在我面前賣狂，背叛本教的人，天下之大，今後會沒有你容身之地，你想清楚了？」

丁天仁道：「任某並沒有背叛本教，我是院主手下的總管，院主吩咐把你拏下，自會送請教主發落，你假冒院主，才是本教叛徒。」說到這裡，伸出一指溫如春，喝道：「小七，去把他拏下了。」

王小七仗劍走出，喝道：「溫如春，來，你不甘心束手成擒，就出手吧！」

溫如春當眞被他氣破了膽，一個西莊管事(眞正總管是李健)手下，居然敢向自己叫陣，手中迷天尺一舉，大笑一聲道：「任貴，你們幾個一起上，

本公子也不在乎。」

王小七怒叱道：「好小子，你口氣倒不小，本公子一個就足夠打發你。」

長劍一掄，刷的一劍直刺過去。

如春心頭怒極，右手迷天尺朝圈，這是一記硬壓對方刺來長劍招數，左手早已準備好「透骨陰指」，要長劍被他壓住，「透骨陰指」即下。

怎知王小七使的是「天錦劍法」，劍出手，劍身倏地翻起，一點劍影射溫如春「天突穴」。

丁天仁等王小七和溫如春動上手，即以「傳音入密」朝金少泉、白少雲二人說道：「金兄、白兄，現在快去救人要緊。」

金少泉、白少雲早就看到自己父昏倒在地，只是不便出聲而已，這時聽到丁天仁的話聲，急忙朝六位老護法走去。

梁山二矮雙劍乍展，兩人一下搶到六人面前，喝道：「你們還不站住？」

金少泉盛怒喝道：「妳們兩個女矮子還不給我滾開？」

梁若珍、梁若眞同聲叱道：「好個狂徒，你找死！」

雙劍疾發，同時朝金少泉飛刺過來。(她們人矮，所以每次發劍都要縱起身子才夠得上對手部位)。

宋青雯閃身而出，說道：「錢管事，這兩個人交給我就好。」長劍一展，把梁山二矮的攻勢接了過去。

金少泉、白少雲立即動手把昏迷的人抱到一邊。

溫如春和王小七一連打了三個回合，發現對方劍法十分精妙，自己幾乎被他逼得無法招架，心頭又驚又怒，左手抬處，正待點出「透骨陰指」。

突聽一聲冷笑，堪堪入耳，人影倏然欺近，但覺左肩驟然一痲，再也使不出力道來，定睛看去，那有甚麼人影欺近過來，只有任貴依然站在原處。冷冷的道：「溫如春，雙方動手，以招術取勝，你想使透骨陰指偷襲，我才出手的。」

原來出手的會是任貴，他那來這麼高深的武功？

溫如春左手經穴受制的一瞬間，又連遇險招，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右手中指朝尺中連按了兩按，「迷天香」無色無形，一縷淡淡幽香已經迅快的四散開來。

但和他動手的王小七依然長劍揮洒，劍光流動，攻勢極銳，好像絲毫沒有聞到，沒被迷翻，連站在王小七身後七八尺遠的任貴(丁天仁)也若無其事。

「迷天香」送出的香氣，可達到三丈光景，是以三丈以內應該都是有效範圍，何以他們絲毫沒有被迷昏過去的迹象呢？溫如春眞不敢相信嶺南溫家最厲害的「迷天香」，竟會失去效能？

原來丁天仁知道溫如春善於使迷，他手中那柄迷天尺，連溫九姑都不敢造次，因此，在出發之前，給兩人服了一顆「溫氏清靈丹」，所以不懼迷香。

就在他一怔之際，陡覺右肩一陣刺痛，被王小七劍鋒劃破了三寸許一條，鮮血從肩頭衣衫直滲出來，急忙往後疾退了三步！

這一瞬間，宋青雯施展「閉穴金針」，制住了梁山二矮。

丁天仁喝道：「溫如春，現在只剩你一個了，再不束手投降，眞要血濺三步，把命送在這裡嗎？」

溫如春左手經穴受制，右肩又中了劍傷，心知自己一人斷難是他們的對手，一時之間，眞把金贊臣、任貴二人恨得牙癢癢的，突然雙腳一頓，身發如風，往屏後投去。

丁天仁大喝一聲：「你還往那裡走？」

縱身朝他身後追去。他明明看到溫如春朝一道石屏風後閃去，但等自己追到之時，那道石屏風竟然前移了數尺，和門戶闔成一體，變成一堵石壁，心知這道石屏風必有機關操縱，自己不懂開關之法，就無法把它移開，這一耽擱，溫如春只怕已經逃出很遠了。

王小七也及時掠到，怒聲道：「給他逃跑了？」

丁天仁道：「我們不懂消息，打不開的，由他去吧！」

宋青雯道：「拏下了李健，他一定知道的。」

丁天仁道：「先把昏迷的人救醒了再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瓶「溫氏清靈丹」交給宋青雯，又道：「妳餵每人三粒，大概夠了。」

宋青雯接過清靈丹，分別給六位老護法服下。

丁天仁忽然想到金贊臣好久沒有出聲了，忍不住回頭朝他看去，金贊臣依舊大馬金刀的坐在上首太師椅上，只是雙目微闔，似在打盹！

心中暗暗覺得有些不對，他雖然神志被迷，但還有六七分是清醒的，聽上大家正在動手，他不可能一個人打起盹來。

再一回顧，本來一直伺立在金贊臣身側的輕雲也不見了，心中已經猜到了幾分，急忙一個箭步，掠到金贊臣身邊，叫道：「院主，你怎麼了？」

金贊臣沒有作聲。

丁天仁在他肩頭輕輕拍了兩下，叫道：「院主，你醒一醒！」

金贊臣好像睡得正酣，依然沒有醒來。

宋青雯輕悄悄的走到他身邊，說道：「院主是不是着了他們的道？」

「唔！」丁天仁道：「伺候他的輕雲不見了，可能是這小丫頭使的手腳。」

宋青雯問道：「要不要餵他三粒清

靈丹試試？」

「也好！」丁天仁剛說到這裡，忽然咦道：「六位老護法怎麼還沒清醒過來？」

宋青雯傾了三粒清靈丹塞入金贊臣口中，一面問道：「服下清靈丹，要多少時間才會清醒過來？」

丁天仁道：「應該很快，迷葯不同於毒葯，據石老哥說，解迷葯物是入口即可解的……哦，不對，看來清靈丹葯力不夠，解不了溫如春的迷香。」

宋青雯道：「但我們只預服了一粒清靈丹，怎麼就不懼他的迷香呢？」

丁天仁道：「我們是預服，體內有了解迷的葯，所以可以無事，等到中了迷香，大概清靈丹就解不了。」

宋青雯道：「那該怎麼辦？」

丁天仁道：「我們去問李健。」

舉步走近李健身邊，只見李健佈滿直紋的臉上，色如土灰，雙目微睜，也像死魚眼一樣，心中不由一怔，問道：「他情形有些不對！」

宋青雯道：「我已經替他起下封穴針，只點了他兩處穴道。」

口中說着，右手抬處，在他肩背上連拍了兩掌。

她不拍還好，這一拍，李健身子僵直，竟然應手而倒，口角間緩緩流出黑血！

宋青雯吃驚的道：「他會是中毒死的。」

丁天仁道：「他好像是被淬毒暗器所殺。」

宋青雯驚疑的道：「這會是甚麼人下的毒手呢？」

丁天仁道：「除了輕雲，還會是誰？」

宋青雯道：「輕雲她只是一個小鬟。」

她想起在地道中，只有輕雲知道地道秘室的暗門，由此可見這小丫頭果然大有問題，接着唔道：「看來這丫頭果然有問題。」

丁天仁道：「豈止有問題，她讓我在石穴中刺上毒針，我就早該發現她了。」

「她讓你在石穴中刺上毒針？」

宋青雯心頭猛然一驚，急急問道：「你沒有事吧？」

丁天仁笑了笑道：「怎麼會沒有事？」

當下就把中毒針經過說出。

宋青雯氣道：「這該死的小丫頭，哦，那你……怎麼辦？」

丁天仁看她急得臉紅了，不覺微微一笑道：「不要緊，我已經服了解毒金丹，大概不礙事了。」

宋青雯道：「解毒金丹管用嗎？」

丁天仁道：「我這瓶解毒金丹是巫山神女宮精製的，就是唐門毒葯暗器，也一樣可解。」

宋青雯道：「你還是運氣試試的好，千萬大意不得！」

丁天仁道：「好，好，我試試！」

他默默運了回氣，覺得確已無事，才舒了口氣道：「眞的沒事了，妳可以放心了。」

宋青雯臉上一紅，輕啐道：「說得這麼大聲，也不怕給他們聽見了。」

金贊臣和六位護法服下清靈丹，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清醒過來，金少泉、白少雲守在那裡，不知如何是好。眼看丁天仁、宋青雯雙雙走來，金少泉道：「總管，你看怎麼辦？」

宋青雯不待丁天仁開口，忙道：「總管，依我之見，院主和六位老護法，中了溫如春的迷香，只有找到溫如春，才有解葯，而且這屏風後面可能另有秘室，囚禁了拿來的人，我們既已來了，自然非進去瞧瞧不可，可能溫如春就躲在裡面也說不定，這裡有許多人中迷未醒，不如就由錢兄(金少泉)簡帳房(白少雲)和王小七三位留在這裡，總管和我先找找開啓屏風的機關，能夠找到，就可以進去找人了。」

丁天仁點頭道：「這樣也好。」

白少雲道：「總管，我覺得崆峒五矮，可能知道石屏風開啓之法，何不先問問他們？」

金少泉道：「不錯，方才是孔老大進去通報的，他一定知道。」

丁天仁朝被制住的崆峒五矮看去，他們面貌衣着全都一般無二，認不出他們之中誰是老大？不覺攢攢眉道：「他們之中誰是老大呢？」

金少泉道：「這個不難，我們一個個的來問好了。」

說完，走到五矮身邊，舉手推開一人穴道，又迅疾落指如風點了他四肢穴道。

這人雙目乍睜，看到丁天仁等人站在他面前，再一掙動，發現手腳都動彈不得，不由哼了一聲，閉上眼睛。

金少泉道：「朋友，你們崆峒五矮，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你們全被溫如春在身上下了迷葯，把你們視同僕傭……」

那人怒聲道：「胡說，溫公子和我們像兄弟一樣，你少挑撥。」

金少泉道：「這事只有你們老大知道，你們幾個自然不清楚了。」

那人倏地睜開眼來，大聲道：「我就是孔老大。」

金少泉笑了，回頭道：「總管，他就是孔老大。」

丁天仁從懷中取出溫氏清靈丹，傾了三粒，朝孔老大遞去，一面推開他手腳穴道，說道：「孔老大，我知道我們說的，你未必相信，這是解迷丹，你服下之後，也許可解你身中之迷，你試試總可以吧？」

孔老大冷哼一聲道：「我落在你們手裡，你拿出來的就是毒葯，我能不服嗎？」

他果然伸手接過，一下納入口中，吞了下去。

丁天仁道：「孔老大，你等一回就

可以分曉了。」

過了不到盞茶工夫，孔老大再次睜開眼來，望着丁天仁道：「任總管，你說的不錯，兄弟現在果然覺得頭腦清爽多了，難道文如春眞的在我們身上使了迷葯？」

丁天仁含笑道：「他要利用你們，自然要在你們身上下迷了。」

孔老大怒聲道：「這狗娘養的，好卑鄙的手段！」

宋青雯喜道：「總管，這清靈丹對他們怎麼會有效的？」

丁天仁笑了笑道：「清靈丹專解迷葯，只有對溫如春那柄尺中暗藏的迷香無效罷了！」(其實清靈丹也不能解迷信丹)。

孔老大忽然朝丁天仁抱抱拳道：「任總管，在下四個兄弟，兩個義妹，可能也被文如春下了迷葯，不知可否……」

丁天仁沒待他說下去，伸手把一瓶清靈丹遞了過去，含笑道：「孔兄先把這瓶解葯拿去，給令弟等人服下，解去迷葯再說。」

孔老大一臉感激之色，接過藥瓶，就去分給六人服下，過了片刻，他領着四個兄弟和梁山二矮走了過來，送還葯瓶，神色恭敬的朝丁天仁拱手道：「我孔家五兄弟和梁氏二姐妹多蒙總管惠賜解葯，得以恢復清明，不再受制於人，這份大德，不敢言謝，我等願意追隨任總管，赴湯蹈火，唯命是從。」

丁天仁連忙還禮，說着不敢，一面接着問道：「目前連同院主令嫒，只怕有三五個人被囚禁在這裡，不知孔老大知不知道？」

孔老大道：「當日擒來的有桂花庵主和她六個徒弟，後來又擒下溫九姑和她三個徒弟，但囚禁在那裡，兄弟就不知道了。」

丁天仁又道：「方才溫如春往後逃走，石屏風忽然闔攏，無法開啓，不知孔老大知不知道開啓之法？」

孔老大愕然道：「石屏風會自動闔起，兄弟一點也不知。」

他獨自走上前去，果然看到本來通往後院的門戶，已被一方大石堵住，變成一堵大石壁，連四周石縫都只有依稀可辨，不禁哼道：「文如春果然狡獪，這裡的機關，連咱們兄弟都秘而不言。」

宋青雯道：「我們雖然不知啓閉的機關，也許就在這大廳之上，大家不妨分頭找找看。」

丁天仁道：「不錯，我們一起找。」

這回人可多了，除了原來的幾人之外，又加入了崆峒七矮，大家分頭找尋，凡是廳上一磚一石，或是柱上雕刻之處，一點也不肯放過，一時之間，到處都在敲敲打打的，每個人都搜索得十分仔細。

就在此時，突聽白少雲的聲音叫道：「在這裡了！」

同時也响起孔老三的叫道：「老大，我找到了。」

大家聞聲看去，原來大廳上首，左右兩邊石壁上，同時露出兩個門戶。(大廳上首中間是石屏風，闔起來的一堵石壁，現在露出門戶的是左右兩堵牆上)。

白少雲站在左首一道門戶之前，他連自己也不知道觸摸到那裡，竟然打開了牆上門戶。孔老三站在右首一道門戶前面，他也同樣弄不清是如何打開的。

兩道門戶，遙遙相對，中間隔着一座大廳。門戶裡面望去黑黝黝的，像是一條地道。

丁天仁和宋青雯迅快走近左首門口，正在察看之際，金少泉悄悄走來，說道：「丁兄，我看這道門戶，並不是我們的人找到開啓的機關打開的。」

宋青雯瞿然說道：「你說這是溫如春的誘敵之計？」

丁天仁笑道：「我也這麼想，但既已發現門戶，豈有不進去之理？」

宋青雯道：「既是誘敵之計，裡面一定有極厲害的埋伏！」

丁天仁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找到溫如春，院主和六位老護法就無法得到解葯……」

金少泉道：「我隨總管進去。」

白少雲搶着道：「我也去。」

丁天仁知道他們因父親中了迷香，身爲人子最危險也不能讓別人進去，這就含笑道：「溫如春開啓這兩道門戶，雖是誘敵之計，但我們也不能不防範他突然施襲，因爲廳上有院主和六位老護法昏迷不醒，需要人保護，你們兩個自是在此留守爲宜……」

「留守爲宜」就是暗示兩人留下來保護父親。接着又道：「這左右兩道門戶同時開啓，萬一敵人從左右湧出，向中間夾擊，要保護七位昏迷的人，也不是易事，所以最好把現有人手分成兩撥，可以隨時分頭迎敵，我看青雯和小七都留下的好。」

宋青雯望着他道：「總管要一個人進去嗎？」

丁天仁道：「門戶雖有兩道，但到了裡面，說不定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從那一道門戶進去都是一樣，再說，溫如春如果是誘敵之計，這地道中說不定就有埋伏，一個人進去可以進退自如，人去多了，難免礙手礙腳，何況找溫如春我一個人就夠了……」

宋青雯道：「我不管，總管要進去，我也要去。」

這話說得很堅決，也很露骨，她已經不在乎旁人怎麼說了。

丁天仁看了她一眼，還沒開口。

金少泉道：「總管一人涉險，不如就讓宋姑娘和小七同去，我們也放心得多，就這樣吧！」

「好吧！」丁天仁道：「你們這裡，多加小心，我們走吧！」

他走在前面，快要行近左首一道門時，腳下一停，回身道：「這地道相當黝黑，說不定有甚麼埋伏，我們每個人之間最好保持一丈距離，那麼一旦遇上甚麼事故，也可以有迴旋的餘地，不致妨礙行動了。」

宋青雯道：「你放心，我們會照顧自己的。」

當下就由丁天仁在先，宋青雯居中，王小七斷後，每人相距一丈，依次進入地道。

丁天仁目能暗視，他沒拿火筒，連長劍也沒出鞘，只是舉步朝前行去。宋青雯和王小七早已手持長劍，一手舉着火筒，小心翼翼的前進，但因有丁天仁走在前面，前面沒有甚麼情況，他們自然不會發生事情。

這條地道，最多只能容兩人並肩而行，進入裡面之後，在感覺上這條甬道好像是在逐漸朝左首環繞過去，就好像一個大的圓圈，在循着圓圈外面而行一般。

差幸這一路上並未遇上埋伏，不過片刻工夫，就已走到盡頭，前面已有一道石壁堵住了去路。

丁天仁腳下方自一停，宋青雯已迅快的走了過來，說道：「如果我猜測得不錯，這道石壁上應該有一個門戶，只是現在已經闔上了。」

丁天仁問道：「妳怎麼會有這樣猜測的呢？」

宋青雯微微一笑道：「方才大廳左右各有一道門戶，我們是從左首牆上那個門進來的，經過兜了一個圓圈，這堵石壁上闔起來的門戶，應該就是右首牆上的那個門戶了。」

丁天仁唔了一聲道：「妳說得很對。」

宋青雯道：「如果我們再循着原路回過去，我們進來的那道門戶只怕也闔起來了。」

丁天仁雙眉微皺，說道：「他誘我們進來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困在這裡了。」

宋青雯道：「因爲這地底石室，並沒有裝置埋伏，只有這條圓環地道，只要把兩邊出口闔起，就可以把人困在裡面，才誘我們進來的。」

王小七道：「我們既然知道門戶所在，就可以破門而出。」

宋青雯笑道：「這堵石壁有多厚，我們如何能破門而出？」

丁天仁道：「我們既然被困在裡面，不知何時才能出去，你們不如先熄去火筒，慢慢的想辦法，否則火筒用完了，你們就看不見了。」

宋青雯、王小七果然熄去了火筒，地道中登時一片漆黑！

王小七問道：「丁兄，你看要如何才能出去？」

丁天仁那有甚麼辦法，只是安慰着道：「一時之間急也沒用，只有慢慢設法了。」

宋青雯緩緩的靠近丁天仁身邊，說道：「溫如春把我們誘進來了，至少也要過上幾天，待我們支持不住，他才會進來……」

丁天仁一手環住她纖細的腰肢，一面問道：「青雯，妳說，當初建造這條圓環地道有甚麼用途呢？」

宋青雯低頭靠在他寬闊的肩上，輕嗯道：「如果以常理推測，前面是大廳的話，大廳左右兩邊各有一道門戶，應該是通往後進的通道了，但何以要做成圓環形呢？」

丁天仁忽然笑道：「我也這麼想，如果不是地下，大廳後面應該還有第二進，現在我們暫且不管它是不是在地下，既然從大廳左右門戶進來，就認定它有第二進，第二進的大門，必然是從左右兩邊通道進來的中心點，現在你們隨我來。」

說完，當先回身往原來的路上走去，一面說道：「你們現在不要說話了。」

他從盡頭石壁，一路右轉，也一路默默的計算着腳步。快走到三百步光景，就回頭道：「你們就在這裡等我，我馬上就會回來的。」

說完，一路往前走去，也一路默默的數去，走到盡頭，果然又有一堵石壁擋住了去路，可見兩邊門戶果然都闔上了，要把自己困在這地道之中了。

丁天仁數到這裡，正好是五百零五步，由此推算，第二進的門戶，（兩邊的中心點）應該在兩百五十步之間，於是又回頭默默的邊走邊數，行經兩人站立之處，說了聲：「你們快過來。」

宋青雯跟在他身後，問道：「你在做甚麼？」

丁天仁行到兩百五十步處，站定下來，笑道：「好了，第二進門戶，應該就是從這裡過去五步之間了。」

宋青雯道：「我們不知道門戶如何開啓，知道門戶所在又有甚麼用呢？」

丁天仁笑道：「我想，從大廳進來，是一個圓形的房屋，那可能就是主人住的地方，那是屬於第一進的，如果要進入第二進去，那就是要從外面開進來的了，所以這開啓第二進門戶的機關，可能就在這五步之間，而且我這推想不錯的話，這第二進也可能是囚禁擒來之人的地方了。」

宋青雯嫣然笑道：「你眞聰明！」

丁天仁笑道：「我那裡聰明了？」

宋青雯道：「舉一反三，還不聰明嗎？好了，我們快找了。」

丁天仁舉步朝前跨出三步，心想這裡應該是門戶中央了，腳下一停，舉目看法，臉上不期有了笑容！

原來他目光轉動之際，看到北首一片石砌高牆的左側，約莫在肩頭光景，有一個凹處，情形和進入地道，叫門時一般無二，這就功運指尖，往裡撳去。但不同的是上次撳下之際，指端像是被針尖刺了一下，微微發麻

，這回他功運手指，撳下去的只是指勁，而不是眞正的手指。

耳中果然聽到「篤」的一聲輕響，凹處就露出一個約莫筆孔大的小孔，就有人粗聲問道：「甚麼人？」

丁天仁道：「快開門，總管來了。」

「啊，啊！」裡面的人似是吃了一驚，連聲恭敬的應着：「是，是！」

緊接着就聽到一陣沉重的軋軋之聲，就是丁天仁方才計算的五步之間，緩緩從中裂開一條壁縫，漸漸形成一道寬敞的門戶，從裡面迎出一名青衣漢子，躬着身道：「屬下見過總管……」

他這一躬下身去之際，忽然直起腰來，後退一步，望着丁天仁喝道：「你不是總管，你是甚麼人？」

宋青雯喝道：「大膽，你以爲總管是李健嗎？李健不過是地下秘室的一名管事而已，這位任總管才是西莊的大總管。」

那青衣漢子給宋青雯這一喝，慌忙再次躬下身去，說道：「小的不知道，請總管多多恕罪。」

丁天仁只唔了一聲，當先進入大門，宋青雯和王小七一左一右跟着走入。

這石門之內，只是四方形的一間石室，四周空無所有，就在三人走入之後，身後就發出一聲砰然輕響，石門已經自動闔起。那青衣漢子也在此時，身形飛快的向左閃去，一下就隱沒不見！

宋青雯急道：「總管，這裡果然是一個陷阱。」

丁天仁哼道：「溫如春果然狡獪得很。」

只聽一個清脆的少女聲音接口道：「任總管錯怪人了，這不關溫如春的事，是小婢有意把總管請來的。」

聲音中從石壁中傳出，卻不見其人！

宋青雯叱道：「妳是輕雲？」

輕雲應道：「正是小婢。」

丁天仁道：「既然是妳有意把本座請來的，怎不出來見我？」

「小婢就站在這裡呀！」

輕雲的聲音忽然從右首傳來，三人聞聲回頭看去，輕雲笑靨如花，眉眼盈盈，不是就站在右首石壁之下？

四周石壁間根本沒有一點門戶的痕迹，不知她是如何出來的？

丁天仁目光一注，冷然道：「妳有甚麼事，現在可以說了？」

輕雲一雙秋水般眼神瞟了丁天仁一眼，欠身道：「小婢有機密之事奉告，不知總管可否請到裡面一間去？」

宋青雯看不慣她妖嬈模樣，冷哼道：「妳又想使甚麼詭計？」

輕雲道：「小婢已經說了，是有機密之事奉告，那有甚麼詭計？」

宋青雯道：「那妳爲甚麼要請總管到裡面去？」

輕雲望着她笑了笑道：「宋姑娘好像挺關心總管的，是不是怕小婢把他勾引走了？其實小婢只是有機密事兒奉告罷了，既是機密事兒，自然不能言傳六耳，所以只好請總管到裡首一間去了。」

宋青雯被她說得又羞又氣，但又無法反駁。

丁天仁道：「好，妳去把門打開了。」

輕雲看了宋青雯、王小七二人一眼，又道：「宋姑娘二位只好暫時留在這裡了。」

宋青雯道：「這小丫頭口齒刁鑽，詭計多端，總管可得小心。」

輕雲扭動腰肢，俏生生走近壁下，回身道：「放心，我不會搶妳男人的。」

一面伸出纖纖玉手，朝牆上推去，說道：「總管請隨小婢來，這道門戶，推一次只能進去一個人，門就闔上了，總管要再推一次，才能進去。」

她口中說着，牆上果然有一道門戶應手而啓，輕雲從容舉步，朝門中跨入。

原來這一扇石板門，就像翻板一般，你推門而入，石板門就翻了過去，一下闔上了。

丁天仁聽她說過，也就跟着跨上一步，伸手推去，石板門果然甚是靈活，應手開啓，這就舉步跨入，門板隨着自動闔上。

這間石室，佈置得像是起居室，中間有一方白石鏤花屏風，一張紫檀茶几上放一盆蘭花，正有一串花蕊含苞欲放，是以室內就聞到一陣幽香，茶几兩旁，放了兩張大師椅，（這是上首）左右兩邊也各有兩椅一几，陳設雖然簡單，卻極爲幽緻！

輕雲就站在門口，恭候着丁天仁，欠身道：「總管請上坐。」

丁天仁也不客氣，在上首一張椅子坐下，問道：「妳現在可以說了。」

輕雲嫣然一笑，不慌不忙的往屏後走去，接着雙手端着一盞茶走出，放到几上，說道：「總管請用茶。」

丁天仁道：「妳有話快說。」

輕雲眼波一抬，說道：「總管可是懷疑小婢在茶水中暗使手腳了？小婢爲了總管要來，特地先泡好了放着的，這是最好的雲霧茶，你一喝就知，小婢決不敢在總管的茶中下毒……」

丁天仁笑道：「就算妳眞的在茶水中下了唐門奇毒，本座也不在乎。」

說完，果然拿起茶盞，掀了下碗蓋，輕輕喝了一口，說道：「果然是好茶。」

輕雲看着他，咭的笑道：「看來總管受不起激的，尤其當着女孩子的面前，結果眞的相信我沒在茶水中使手腳了？」

丁天仁被她說得臉上一熱，心想：自己確實看着她貌相清純，一雙眼睛一霎不霎的望着自己，才會對她毫

無戒心，喝這口茶的，自己也不知道怎麼看到她就如此着迷的？心頭這一凜，登時清醒了許多，哼道：「妳到底有甚麼事，快說吧。」

輕雲甜甜一笑道：「我在茶水裡下了唐門毒葯，你信不信？」

丁天仁攢攢眉道：「妳想怎的？」

輕雲在他面前輕盈的轉了個身，嬌聲道：「其實就算我沒在茶水裡下毒，你也中了奇毒，無法和人動手了。」

丁天仁心中一動，問道：「妳如何知道的？」

輕雲笑道：「你第一次在石門前叫門的時候，右手食指被針尖刺了一下，剛才叫門的時候，那個小孔是要左手食指按的，所以你左手食指也被針尖刺了一下，這兩支針尖上，都塗有痲木關節的一種毒草汁，沒有解葯，毒性會一直留在關節裡，你一用勁，就會手腕發痲，用不出力氣來，運氣檢查，也不易查得出來。」

丁天仁故意沉哼了一聲：「小丫頭，原來是妳使的手腳！」

輕雲道：「針尖上的毒草汁，是我設計的，但我又不是爲你一個人才設計的。」

丁天仁道：「妳既知本座中毒，故意要本座進來，那是爲了甚麼？」

輕雲粉臉微紅，說道：「就是因爲任總管雙手都不能使力，小婢才要把你請進來，希望總管能和我合作咯！」

丁天仁道：「合作甚麼？」

輕雲笑道：「有問必答咯，我問你甚麼，你必須從實回答。」

丁天仁微哂道：「本座要是不從實回答呢？」

輕雲朝他進來的牆壁看了一眼，說道：「總管進來的這道門，好像只要一推就開，其實總管進來之後，外面的人，就休想推得開了。」

丁天仁道：「妳這話甚麼意思？」

輕雲眉眼盈盈，淺笑道：「這是說，總管雖有兩名武功高强的隨從，但他們是進不來的，所以總管只有乖乖的和小婢合作了。」

丁天仁問道：「妳想問甚麼呢？」

輕雲道：「先說，你是甚麼人？」

丁天仁笑道：「本座叫任貴，妳還不知道嗎？」

輕雲搖搖頭，說道：「你不是任貴。」

丁天仁大笑道：「本座不是任貴，那是甚麼人？」

輕雲忽然臉色一寒，冷聲道：「你最好實話實說，否則……」

「否則如何？」丁天仁大笑道：「輕雲，妳以爲本座眞的中了關節痲木的毒草之毒嗎？」

輕雲曾經看到他和李健動手之際，兩次發指只是虛晃一招，沒使出力道來，（當時李健因他指法精妙被唬住了，但輕雲是旁觀者淸）因此只當丁天仁故意唬自己的，聞言披披櫻唇，說道：「難道你還能和人動手？」

丁天仁嘿然道：「妳是不是不相信？」

左手作勢輕揚，食指朝她迎面點出一指，這一指雖是漫不經意的點出，但却嘶然有聲，破空生嘯！

輕雲沒想到他中了關節痲木毒草，竟然和沒中毒一樣，心頭一驚，急急往左閃出。

丁天仁道：「妳再試試我右手，是不是中毒了？」

話聲中，右手輕揚，食指朝前點來，同樣嘶的一聲，指風破空生嘯，迎面射出。

輕雲心頭慌張，只得再次朝右閃出。

丁天仁冷笑道：「這是本座証明給妳看的，眞要向妳出手，妳能躲閃得開嗎？說，妳爲甚麼要問本座是甚麼人？又是如何認爲本座不是任貴的？」

輕雲道：「小婢只是認爲任總管的武功好像很高，才……才……問問的。」

丁天仁道：「妳不肯實話實說？」

輕雲道：「小婢說的是實話……」

丁天仁逼上一步，嘿然道：「方才妳說過，這裡外人是不能進來的，妳不實話實說，能逃得出本座的手去嗎？」

輕雲心知自己不是他的對手，但到了此時，要避也避不開，只得雙手倏揚，纖纖十指幻起一片錯落指影，朝丁天仁迎面洒去，指影之中，還夾雜着十幾縷肉眼無法辨認的藍影閃電襲到！

丁天仁冷笑一聲，左手揮起，輕輕一格，把輕雲襲來的一片指影化解無遺，同時那十幾縷藍影也在襲上丁天仁胸前衣衫，一起滑落，竟是淬過劇毒，細如牛毛的藍色鋼針！

輕雲右手經丁天仁輕輕一格，但覺右首半邊身軀驟然一痲，再也動彈不得，心下不由大驚，急忙往後退下。

丁天仁跟着又逼上一步，說道：「妳再不說實話，本座便不客氣了。」右手作勢要待抓出！

輕雲後退了兩步，背後已經抵到牆壁，這堵牆上可沒有活動的門戶，眼看丁天仁舉手作勢，正待朝自己抓來，她畢竟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心頭又急又怕，急忙叫道：「慢點！」

丁天仁道：「妳還有甚麼花樣？」

輕雲右手經穴受制，左手握拳，忽然舉起，朝丁天仁連點了三點。

丁天仁看得不由一怔，這是石破衣和自己約定的記號，目注輕雲問道：「妳究竟是甚麼人？」

輕雲緊張的神情，終於爲之一鬆，吁了口氣道：「你認識就好。」

丁天仁道：「妳……」

輕雲嬌嗔道：「你既然認識，還不快給我解開穴道，我半邊身子動彈不得，難受死了。」

丁天仁只得揮手替她解開右臂穴道，說道：「妳現在可以說了？」

輕雲輕盈的轉過身子，說道：「你隨我來。」

說完舉步朝右首牆角走去，伸手一推，壁間給她推開一道門戶，走了進去。

丁天仁弄不懂她又要自己進去，究竟爲了甚麼，但她既已進去，自己只好跟着過去，伸手一推，舉步走入，這扇石板門和方才一樣，靈活的翻了過去，等自己走入，正好闔上。

跨進門，丁天仁不由怔住了！

因爲這是一間女孩子的閨房，房間並不大，但佈置得相當精美，繡帳錦衾，粧奩鸞鏡，都收拾得一塵不染，同時鼻中也可隱隱聞到非蘭非麝的幽香。

輕雲嬌艷如花的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暈，看着丁天仁問道：「任總管，你應該不姓任吧？」

丁天仁唔了一聲，笑道：「姑娘也不是輕雲姑娘吧？」

輕雲道：「我叫輕雲，一點也沒錯，不過我叫唐輕雲。」

丁天仁只哦了一聲。

輕雲又道：「這裡是我的卧房。」

丁天仁道：「本座看得出來。」

輕雲道：「我請總管到這裡來，是因爲我的談話，絕不能讓外人聽到。」

丁天仁道：「姑娘到底要和我說甚麼呢？」

輕雲道：「我希望總管告訴我一個字。」

丁天仁道：「甚麼字？」

輕雲道：「我已經告訴你姓唐了，現在應該你告訴我姓甚麼，我才能告訴你。」

丁天仁道：「好吧，我姓丁。」

「你早說出來不就好了？」

輕雲輕嗔着轉過身去，從粧奩抽斗裡取出一件東西，遞了過來，說道：「你收好了。」

丁天仁接到手中，不由又是一怔，原來輕雲交給自己的，竟是自己的辟邪玉珮，望着她問道：「這玉珮妳從那裡來的？」

輕雲道：「這是石伯伯昨晚交給我的，那一招『鳳凰三點頭』也是他教我的。」

丁天仁道：「妳怎不早說？」

輕雲道：「他說你身邊有神女宮的解毒金丹，可解唐門毒葯暗器，所以我要試試你是不是能解唐門劇毒，才能把玉珮交給你，這是唯一能解溫家迷天香的東西……」

她又從床墊底下，取出一柄兩尺長的短劍，說道：「石伯伯要你藏在身邊，目前還不宜給人家看到，否則就會暴露了身份。」

丁天仁接過紫虹劍，貼身藏好，問道：「姑娘……」

輕雲道：「我爹叫唐承祖，是唐門掌人，被教主擒去，逼他交出唐門祖傳秘方，我爹只好服下唐氏保業散……」

丁天仁問道：「那是毒葯嗎？」

「也可以這麼說，服了會完全喪失記憶，變成白痴的葯。」

輕雲接着道：「這是沒有人知道的秘密，教主精通醫術，仔細診察，確定我爹是被逼瘋的，變成了白痴，也就無可奈何了，於是就以我爹爲人質，逼我服下他們的寧神丹，派到這裡來擔任地室管事，文如春來了之後，把我提升爲他的助理，昨晚石伯伯就是以辟邪玉珮替我解了寧神丹，還說將來要你才能救我爹……」

說到這裡，雙膝一屈，盈盈拜了下去。

丁天仁手足無措，忙道：「姑娘快快請起，這事既是石老哥說的，在下義不容辭。」

輕雲喜孜孜的站起身道：「多謝丁大哥。」

丁天仁道：「姑娘知道溫如春在那裏？」

輕雲道：「他已經懷疑你不是任貴，而且院主和六位老護法都不聽令牌指揮，感到事態嚴重，連逼問溫九姑交出溫家秘方都來不及，就匆匆走了。」

丁天仁道：「那麼妳知道被溫如春拿來的人，囚禁在那裡了？」

輕雲點點頭，說道：「石伯伯也交代過我，要我領你去放人，但我暫時還要待在這裡，不能離開，你要假裝點了我穴道，押着我領你去的就好了。」

丁天仁道：「多謝姑娘。」

輕雲道：「石伯伯說的，大家都叫你丁大哥，也要我叫你丁大哥，我已經叫你丁大哥了，你叫人家姑娘姑娘的，你是不是不肯答應了？」

丁天仁看她噘起小嘴，一副小女兒的嬌憨模樣，心裡也着實有些喜歡，忙道：「石老哥哥說的，我怎麼會不承認，妳就叫我丁大哥好了。」

輕雲眼珠一轉，俏皮的問道：「那你該叫我甚麼呢？」

丁天仁心中暗道：「好個小妮子，妳這是跟我要心眼了！」一面低聲道：「妳自然是我的小妹子了。」

輕雲臉上一紅，輕嗯了聲，心頭却有着一股說不出的喜悅。

丁天仁催道：「我們現在可以出去了。」

輕雲有點捨不得走似的，但只好走在前面，一手推開房門，回頭道：「從現在起，你就是點了我的穴道，押着我出去的，說話要冷一些，也要兇一些才行。」

丁天仁含笑道：「我知道。」

輕雲是丁天仁押着出去的，她雙手下垂，神情顯得既狼狽，又氣惱，只是心不甘情不願的走着。

宋青雯和王小七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但推遍每一堵牆壁，都是堅實的石牆，那有門戶。（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寒蟾得來雖然代價巨大，但確有神效，納入龍翔口內，轉瞬間臉色紅潤，高燒立退，劇毒立解，頓飯工夫已可下地走動。但此時愛妻鳳凰却已在外廳與胡小狂雙雙拜堂結爲夫婦，鼓樂喧天，龍翔無奈，便帶着小丁與莫愁悄離鳳城而去。往邙山途中荒山上遇到雷氏兄妹，熱情邀宴，吃至中途，端上一盆炖雞，却是病丐痳六之頭顱……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夫妻母女齊相逢　心硬如鐵拒庵外

阿翔指着爐子道：「山鷄是在此燒的？」

「對。」

「鍋呢？」

「搬到那邊去熬湯。」

「也就是說，在雷兄來端之前燒鷄便已裝盤？」

「本來就是這樣。」

「盤中當眞是山鷄？」

「一點不差。」

「不是人頭？」

「絕對不是。」

「既已裝盤，爲何不立刻上桌？」

「是怕燙了各位的嘴。」

* * *

這樣的解釋可謂合情合理，三小不再懷疑雷峯兄妹。

然而，問題來了，病丐痳六的人頭究竟從何而來？

不可能是從天而降。

也不會從地裡蹦出來。

無疑是趁大家吃喝不備間，有人暗中摸上來掉了包。

而且時間不久，來人不可能走太遠。

五人反應好快，一齊展目四望。

說也邪門，此處的地形並不複雜，視線尚稱良好，一眼便可望出去數里之遙，却並未發現半個可疑之人。

大家四出搜尋，查遍了所有可資藏身之處，同樣一無所獲。

唯一尚未查到的就剩下眼前的這一棵老樹。

老樹枝葉繁茂，遮天蔽日，黑壓壓的什麼也看不見。

別說一個，就算有三五人隱身其間也不易察覺。

好聰明的龍傳人，昂首揚聲道：「下來！」

莫愁蘭心慧質，與阿翔的默契又一向良好，亦道：「朋友形藏已露，別再藏頭露尾，是英雄就乖乖的下來俯首就擒。」

小丁是個鬼才，反應快，點子多，口齒又極犀利，虛張聲勢道：「別以爲那地方隱密別人看不見，告訴你，天衣尚有隙縫，幽靈還有影子，閣下藏得住腦袋藏不住脚，小爺已經發現你了，再不下來我們就要發暗器了，保証叫你變成馬蜂窩。」

其實三小什麼也沒看見，純粹是虛聲恫嚇。

却不料歪打正着，假戲成眞，老樹之上眞的有人，枝葉一陣搖晃，箭也似的射出去一條黑影。

並未俯首就擒，落地之後隨即縱起，一陣風似的逃之夭夭。

「站住！」

「不要動！」

「把命留下來！」

五人一條心，去勢如風，拔腿就追。

龍傳人是何等人物，輕功造詣甚高，已達爐火純青之境，那人逃沒十

丈，便做了阿翔的階下之囚。

阿翔露了一手絕妙的隔空打穴手法，利用一塊石子打中了那人的痳穴，當場木偶似的杵在原地不動了。

黑衣裳，骷髏頭，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骷髏人。

額頭上有兩顆黃色的星星。

龍翔跨步而上，一把扯下骷髏人的蒙面頭套，露出一張年輕、惶恐、邪惡而又醜陋的臉，沉聲道：「病丐痳六是你殺的？」

骷髏人怒目而視，牙關緊閉，一言不發。

小丁睹狀大怒，啪！啪！先賞了他兩個耳光子，飛揚跋扈的道：「媽的，小爺就不信你是鐵打的羅漢，銅鑄的狗熊，再狠的角色也見多了，識相的最好實話實說，早開金口。」

偏偏，骷髏人彷彿吃了秤鉈鐵了心，依舊不肯開口說話。

小丁不禁火冒三丈，刷！亮出一柄匕首，指着骷髏人的右眼道：「喂，朋友，我警告你，再不開口放屁，馬上叫你變成獨眼龍。」

可不是嚇唬人，玩眞的，匕首一挺，刀尖已觸及下眼皮，冒出來一股血。

妙書生雷峯在一旁助威道：「對付這種魔崽子，就得心狠手辣，不肯招供就挖他的眼珠子，看看他的骨頭到底有多硬。」

「好，挖……」

一語未了，匕首未動，骷髏人已豎起白旗，惶聲道：「小爺別挖，我說就是。」

龍傳人舊話重提道：「病丐痳六是不是你殺的？」

骷髏人道：「不是。」

「那是誰殺的？」

「雙使。」

「雙使？骷髏門的雌雄雙使？」

「正是他倆。」

「在那裡下的手？」

「洛陽大牢之中。」

「這一對狗男女能混進大牢？」

「雙使藝業超羣，無所不能。」

莫愁道：「那張字條又是何人所書？」

骷髏人道：「我家門主。」

「赫，白骨令主也到洛陽來了？」

「洛陽羣雄雲集，大痳子又躲進牢裡去，我家門主怕殺不了病丐痳六，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故而親自坐陣指揮。」

「快說老魔的落脚之地在那裡？」

「小的位卑職小，這就不得而知了。」

小丁厲聲道：「你娘，總該知道病丐的人頭是誰送來的吧？」

骷髏人道：「是區區在下。」

「來此多久了？」

「剛到不久。」

「可有同夥？」

「就在下一人。」

「眞的？」

「區區斗膽也不敢說假話。」

龍傳人道：「我問你，你們頭上的星星代表什麼？爲何會有紅、黃、金色之分？老巢位於何處？共有多少嘍囉？」

莫愁道：「雌雄雙使究係何許人？林清風是否確已投靠了骷髏門？爲什麼要毀滅龍城，殺害病丐、醉俠、野和尚？」

小丁的問題也不少：「白骨令主是男是女？姓甚名誰？與白骨魔尊有無淵源？跟霸城胡家是何關係？同路人？合夥人？還是穿一條褲子的一家人？」

一口氣提出了一籮筐的問題，靜待骷髏人一一作答，骷髏人却又閉上了嘴，一句話也沒有說。

不是他甘願眼珠被挖，不肯開口，而是已經一命嗚呼，再也開不了口了。

兇器是一支白骨令，插在背後。

顯然淬有劇毒，見血封喉，是以未見徵兆。

白骨令由何人所發？人在那裡？大家如在五里霧中，一片空白。

「什麼人？」

只能盲人瞎馬，亂追亂尋一通。

登上山坡，雖然發現一個可疑的人影，却早已去遠，追已無及。

明知追不上，阿翔、莫愁、小丁還是不肯放棄，告別雷峯兄妹，踩着夕陽追下去。

* * *

想追的沒追到，意外地，夜幕降臨時，在洛陽街頭遇見一位不該遇見的人。

是鳳凰，胡小狂的新婚嬌妻。

小丁看得呆住了，首先開言道：「大小姐，怎麼搞的？不在洞房陪新郎倌，跑到街上來作甚麼？須知洞房花燭夜，乃人生至樂之事，今宵一刻值千金。」

莫愁也頗覺意外，臉色驟變道：「是嘛，洞房花燭夜乃人倫大事，讓新郎倌『獨守空闈』，胡小狂會不高興的。」

「哼，他敢！」鳳凰冷哼一聲，道：「我是出來找你們的。」

龍傳人道：「有事？」

「是有一件事想告訴龍哥哥。」

「請說。」

「小妹與胡小狂只有夫妻之名，並無夫妻之實。」

小丁大驚失色的道：「大小姐的意思是你們還沒有……」

鳳凰點了點頭，沒說話。

莫愁追問道：「胡小狂肯嗎？」

「他不肯也得肯。」

「鳳姐是如何跟他說的？」

「跟他談判，說假如一定要在今夜得到我的身子就死給他看。」

「胡小狂怎麼說？」

鳳凰比手劃脚的道：「我拿着刀子

，抵住心口，胡小狂嚇壞了，只好屈服。」

阿翔道：「姓胡的是個色鬼，對妳又垂涎已久，這麼容易就放過妳？」

鳳凰幽幽怨怨的道：「姓胡的當然不可能這麼簡單便就範，要求小妹給他一個期限。」

鳳凰道：「鳳姐如何作答？」

鳳凰道：「我答應他，等龍哥哥的血仇報完，龍城重建，與莫妹妹拜堂成婚後再跟他同床共枕。」

小丁喜孜孜的道：「妙，妙極了，這樣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

突聞有人接口道：「不行，鳳凰現在已經是胡家的人了，不可以跟外人結伴同行。」

話落人現，正是鳳凰的夫婿胡小狂。

小丁對他沒好感，言詞冷而硬：「你來幹什麼？」

胡小狂的語氣也很傲：「來抓逃妻。」

「放屁，大小姐與你分房而居，現在還不是你老婆，少來瞎胡纏。」

「既已拜堂成親，就是胡家的媳婦，雖無夫妻之實，已有夫妻之名，自當夫唱婦隨，跟着本公子走。」

莫愁道：「假如鳳姐不肯走，你又能怎樣？」

胡小狂怒道：「到衙門裡告你們拐帶民婦。」

小丁馬上還以顏色：「有種就去告呀，不告就不姓胡！」

胡小狂眞是個怪人，對別人很兇，對自己的嬌妻則軟得像一團麵，柔得像一灘水，輕聲細語的道：「鳳妹妹，快跟我回去吧，二老心急如焚，許多親朋好友還在等着鬧洞房哩。」

阿翔是個明理的人，也覺得此時不該離家出走，應該回到城去。畢竟新娘夜奔會遭人非議，破壞鳳凰的美好形象。

鳳凰思慮許久後道：「胡小狂，我可以隨你回去，但你也一定要履行諾言。」

胡小狂明知故問道：「什麼諾言？」

「咱們只有夫妻之名，沒有夫妻之實。」

「沒問題，但期限一到妳必須履行夫妻的義務。」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先把今夜的事情講清楚。」

「今夜有甚麼事？」

「我睡床上，你睡地下，彼此河水不犯井水！」

「成。」

「今後，不論在霸城或鳳城，均不得越此楚河漢界。」

「可以，未得心肝寶貝的許可，我胡小狂不會突破防線。」

「跟龍哥哥化敵爲友，不得再惡言相向。」

胡小狂堪稱是一隻道行頗深的小狐狸，臉上的顏色比天氣的變化還要快，虛情假意的拉一下阿翔的手，拍一拍肩膀道：「放心，鳳妹妹投懷送抱，我們之間的芥蒂已除，今後非但不會處處與少城主爲敵，還會大力幫他報仇雪恨，重建龍城。」

小丁報以一聲冷笑，馬上拆穿了他的西洋鏡：「哼，黃鼠狼給鷄拜年，沒安好心，誰不曉得你是想把大小姐早點弄到手，成其好事。」

胡小狂表現得很坦白，聳一下肩膀奸笑道：「好說，好說，美色當前，可望而不可及，說多難受就有多難受，誰不想早點弄上床，雙宿雙飛。」

一扭頭，拉住了鳳凰的玉手，又道：「三位，再見了，晚安，我們夫妻要回家睡覺了。」

＊　＊　＊

鳳凰被胡小狂帶走了，阿翔不禁又是一陣心酸，既爲鳳姑娘叫屈，更引爲是自己的奇耻大辱。

小丁衝着胡小狂的背影臭罵道：「哼，什麼玩意兒，要不是白骨令幫你的忙，連鳳姑娘的邊都摸不到，眞是狂人行大運，好花插在牛糞上。」

莫愁昂首望一下天色道：「阿狗，別放馬後炮，先找個地方把肚子塞飽，然後再決定是去邙山找天殘老人，還是留在洛陽尋雌雄雙使與白骨令主。」

一提到吃，小丁的精神就來了，嚷嚷道：「奶奶的，是該大吃一頓了，一隻大山鷄突然變成了死人頭，倒足了胃口，到現在還在鬧空城計……」

話說一半，被人打斷了：「這是個好主意，吃飽了肚子才好辦事，我請客。」

發話之初尚不知人在何處，話一落地，從一條狹窄的陋巷內冒出來一個人。

大家有目共睹，認得是霸城的三城主胡百成。

小丁覺得很新鮮，拉一下耳朵追問道：「三城主說要請客，小可有沒有聽錯？」

胡百成一向不開金口，此刻却似換了一個人似的，一掃冷漠的臉孔，笑呵呵的道：「沒錯，胡某早就想請三位吃一頓飯了。」

小丁白眼一翻，道：「我看宴無好宴，八成是有事求咱們。」

胡百成滿臉堆笑的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跟三位隨便聊聊交個朋友嘛。」

龍傳人心裡有數，知道他是爲莫愁而來，也想藉此機會探隱索秘，於是，在盛情難却的情況下，半推半就的跟着胡三城主走進附近的一家小館去。

酒過三巡，菜上五道，說了一些無關痛癢的題外話之後，胡百成隨即轉入正題，瞧着莫愁，一字一句的道：「莫姑娘，記得妳曾經說過，是一個孤女，從小在尼姑庵裡長大？」

莫愁道：「是啊，小時候在尼姑庵，長大以後便跟着我乾爹三不先生。」

「妳爹是誰？」

「不知道。」

「妳娘又是那位？」

「也不清楚。」

「收養妳的那位師太沒告訴妳？」

「隻字不提。」

「爲何不問一下？」

「問過，師太說她自己也不甚了了。」

阿翔插言道：「許是一個棄嬰，莫妹的母親有不得已的苦衷？」

胡百成想了想，道：「話雖不錯，但似乎有悖常情，想那母愛乃是與生俱來，縱然有難言之隱，不得不將親生的骨肉遺棄，也會把孩子的身世交代清楚。」

小丁驚噫道：「奇怪，前輩對莫姑娘的身世爲何這樣有興趣？莫非……」

胡百成截口道：「坦白說，是因爲莫姑娘的相貌與老夫的一位故人十分相似。」

「故人！什麼樣的故人？」

「以你們年輕人的語言來說就是情人。」

「赫，眞看不透，冷人也會發熱。」

「每一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會有許多值得回憶的夢。」

龍傳人道：「還沒有請教三城主的情人叫什麼？」

胡百成道：「寒梅。」

「寒梅？有姓寒的？」

「有，但不多。」

「想必不是武林世家的女俠客，必係豪門巨富家的千金女？」

胡百成歎了一口氣，悲不自勝的道：「問題就發生在這裡，寒梅既非武林世家的女俠，亦非豪門巨富的千金，只是一個小門小戶人家的小家碧玉。」

莫愁道：「小家碧玉也很好呀，娶妻娶德，沒有斤斤計較的必要。」

三城主苦笑道：「先父可不這樣想，老一輩的人都很重視門當戶對，當我決定要把寒梅娶回霸城時，却被他老人家斷然拒絕。」

小丁是個直性子，脫口就說：「這太過份了，不該嫌貧愛富，你們怎麼辦？」

「身爲人子，我能怎麼辦？只好忍痛分手。」

「也好，長痛不如短痛，反正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

「可是，事情並未結束。」

「噢，還有戲唱？」

「那時候寒梅已身懷六甲。」

「糟了，你們先上車後補票，票買不成，寒梅這下可災情慘重了。」

阿翔道：「生男？生女？」

胡百成搖頭道：「至今不明。」

「分手之後三城主沒再去看過寒梅？」

「迄今未再見面。」

「這就是三城主的不對了，未免太絕情。」

「少俠有所不知，老夫身不由己。」

莫愁道：「三城主此話怎講？」

「當時被先父禁足三年。」

「三年後可以再去呀。」

「老夫去了，然而寒梅却早已不在原處。」

小丁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問一下寒家的人也一樣。」

胡百成黯然神傷的道：「寒家的人也一起遷走了。」

「遷往何處？」

「去向不明。」

「鄰居怎麼說？」

「一概不知。」

「這下慘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三城主變成了負心漢，寒梅可能會恨你一輩子。」

龍翔尋思少頃後道：「三城主的意思，好像認爲莫愁有可能是寒梅所生。」

胡百成一面端詳着莫愁，一面道：「她倆的相貌的確太相似了，寒梅年輕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小丁道：「天下的人千千萬，模樣相似的人多得是，三城主別佔人家莫姑娘的便宜。」

胡百成歘然一笑，道：「老夫絕無此意，只是想查明眞相，若有唐突之處尚請莫姑娘海涵。」

舉杯在手，一飲而盡，又道：「敢問撫養莫姑娘的這位師太上下如何稱呼？」

莫愁微頓道：「了凡。」

「了凡？了却凡塵俗事？」

「可能正是此意。」

「俗家的名字叫什麼？」

「了凡師太從來不提過去。」

「庵名呢？」

「養心庵。」

「在何處？」

「對不起，師太性喜安靜，不願外人打擾，不准我將養心庵的地址告訴任何人。」

胡百成聞言甚感失望，長吁短歎道：「人各有志，老夫不敢强求，但盼日後見到了凡師太時，能將胡某人的這個故事說給她聽，並代我求情，請她網開一面，允許霸城胡家的老三造訪養心庵。」

莫愁道：「話一定傳到，師太肯不肯我可沒有把握。」

胡百成的神態轉趨凝重，且有幾許傷感的道：「莫姑娘只要把話傳到即可，至於能否如願只能聽天由命。老夫言盡於此，就此告辭，但願後會有期。」

當即起身付帳，獨自揚長而去。

＊　＊　＊

洛陽之東。

鄭州之西。

黃河邊上。

一處鳥不生蛋，狗不拉屎，十分荒蕪偏僻的山窪裡建有一座尼姑庵，正是了凡師太修身養性的「養心庵」。

養心庵不大，正殿、配殿、佛堂、禪房加起來總共才五六間。

環境倒很優雅，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塵不染。

了凡年紀不大，僅四十出頭，儘管灰袍一件，芒鞋一雙，頭上又光禿禿的，臉上脂粉不施，眉宇之間仍然流露出一股雍容華貴的氣質，想當年必然是一位絕色美女無疑。

正端坐蒲團之上，一手敲木魚，一手撥唸珠，口中唸唸有詞的在佛堂內唸經禮佛。

沒有香客，不見小尼，上上下下只有了凡一個比丘尼。

山門之外却施施然來了二男一女。

男的是阿翔、小丁。

女的自然是莫愁姑娘。

他們曾重遊邙山，沒見天殘老人的踪影，搜遍洛陽亦未發現白骨令主與雌雄雙使，於是兼程東來，欲揭開莫姑娘的身世之謎。

「師太，師太，莫愁回來了。」

人未至，聲先到，莫愁領着阿翔、小丁直奔佛堂。

了凡先是一喜，但當她發現龍翔、小丁也走進佛堂時，臉色馬上就有了變化，語冷如冰的道：「莫愁，妳忘了貧尼的話了。」

莫愁一時沒聽懂了凡的意思，詢問道：「師太是指那一句話？」

了凡師太寒臉道：「養心庵是禁地，外人非請莫入。」

莫愁鬆了一口氣，道：「他們兩位都不是外人。」

了凡霍地站了起來，道：「那是何許人？」

莫愁指着阿翔、小丁道：「這位是我的師兄龍傳人，那位是劍僮小丁、莫愁常在師太面前提起他倆，算起來都是一家人。」

身份已明，了凡的臉色緩和許多，但言詞還是不客氣：「看在三不先生的份上，貧尼不再追究，也不想下逐客令，但以後再來必須先取得我的同意。」

小丁聽得刺耳，暗道：「哼，一個老尼姑，有什麼好神氣的，下次用大花轎請我也不來了。」

儘管心裡不痛快，却不敢溢於言表，只好藏在肚裡生悶氣。

了凡師太道：「莫愁，妳不是陪着妳大師兄爲龍城的事到處奔跑嗎，回養心庵來作甚麼？」

莫愁遲疑一下，硬着頭皮說：「想向師太打聽一件事。」

「什麼事？」

「師太的俗家名諱可是上寒下梅？」

此話一出，了凡的臉色大變，聲音也提高了許多：「是那一個教妳來問貧尼的？」

「是我自己要問，沒人教唆。」

「寒梅二字難道也是妳自己想出來的？」

「不，是別人告訴莫愁的。」

「誰？」

「霸城胡家的老三。」

「胡百成？」

「對，就是他。」

「他還說了些什麼？」

「很多，很多。」

「說給貧尼聽聽。」

龍傳人代答道：「三城主認爲莫妹的長相很像他的意中人寒梅。」

小丁的話更明白：「胡百成懷疑師太就是寒梅，莫姑娘是前輩與三城主的親生女兒。」

了凡聽在耳中，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連說了兩聲：「荒唐！荒唐！」並未正面作答。

阿翔鼓足勇氣追問道：「前輩到底是不是寒梅？」

了凡師太的話很堅決：「不是！」

「師太是否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

「可知寒梅的去處？」

「一無所知。」

小丁瞧瞧了凡，望望莫愁，發覺二人的貌相確有許多相似之處，道：

「莫姑娘可是前輩所生？」

了凡師太大怒道：「放肆，佛門女尼怎會生兒育女。」

「可是，兩位的音容笑貌的確十分相似。」

「貧尼倒不覺得。」

「假如莫姑娘也剃光了頭，年紀再大一些，簡直就是一個樣兒。」

「許是巧合，休得亂猜。」

莫愁道：「三城主來養心庵見見師太，不知妳老人家意下如何？」

了凡不假思索，立即斷然拒絕：「告訴他，養心庵不歡迎外人搔擾，貧尼並非他要尋找的人。」

「歡迎也好，不歡迎也吧，反正人已到養心庵，非要見師太一面不可。」

聲音來自佛堂外面，餘音未落，人已邁步而入，乃霸城的三城主胡百成是也。

胡百成一現，了凡師太更加惱怒，指着莫愁的鼻尖道：「妳幹的好事。」

莫愁辯道：「師太請別誤會，三城主不是我們引來的，莫愁亦未將養心庵的地址告他。」

胡百成也從旁替莫愁解圍道：「莫姑娘之言不假，老夫是暗中跟踪而來，並非有人帶領。」

了凡杏眼圓睜的道：「你是誰？」

「胡百成，霸城胡家的老三。」

「來養心庵何事？」

「找妳。」

「你以爲貧尼是誰？」

「寒梅。」

「抱歉，你認錯人了。」

「錯不了，雖然年歲稍長，衣著也不同，胡某還是認得妳。」

了凡師太毫不客氣，疾言厲色道：「貧尼說不是就不是，送客！」

乖乖，了凡好大的火氣，一言不合便下了逐客令，身子也跟着別轉過去，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模樣。

胡百成却不肯走，苦口哀求道：「寒梅，我知道，妳受了很多委屈，先父一念之差，斷送了妳一生的幸福，妳可以打我，罵我，甚至殺了我，但千萬不要不理我，事實上我也是受害人，不爲我們自己想，也該爲孩子想一想，孩子是無辜的。」

了凡忽又轉過頭來，咬着牙根吼叫道：「住口，貧尼聽不懂你在說些什麼，請吧，養心庵不歡迎你這一號人物。」

胡百成不肯走，道：「寒梅，我好不容易找到這裡來，一定要把話說清楚，除非妳殺了我抬走，胡百成絕不會自己走出去。」

了凡吼聲如雷：「胡百成，你簡直是個無賴，再不走貧尼就要動手了。」

「動吧，胡某保証，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哼，別以爲擺低姿態貧尼就不會用武！」

「寒梅，聽我說，家父已死，妳這一口氣也該消了……」

「閉上你的嘴，貧尼了凡，不叫寒梅，也不要聽你的胡言亂語，滾！滾！滾！」

隨着這三聲吼，了凡出手如電，打出三記劈空掌。

威力出乎意料之外的剛猛强勁，胡百成拿樁不穩，退撞到身後的牆。

胡百成言而有信，並未還手，驚疑不迭的道：「寒梅，妳是幾時習武的？功力絕不在一流高手之下。」

「貧尼習武已久，打從兒時便開始了。」

「不對，不對。」

「那裡不對？」

「寒梅乃是小家碧玉，並非江湖中人，對武技一竅不通。」

「貧尼本來就不是寒梅。」

「寒梅，說了半天妳還是不承認。」

「虛假的事叫貧尼如何承認。」

「妳是寒梅。」

「不是！」

「妳一定是寒梅。」

「不是！不是！」

「錯不了，妳絕對是寒梅。」

「不是！不是！不是！」

「是！」

「不是！」

「滾！」

「不滾！」

「再不滾貧尼就要動手了！」

「寒梅，妳打吧，我情願死在養心庵，也不願與妳再分離！」

從未見過這麼激烈的爭執，針鋒相對，互不相讓，胡三城主一口咬定了凡是他昔日的戀人，師太却矢口否認，也不知這位身在佛門，地處荒野，修身養性的比丘尼那來這麼大的火氣，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竟如發瘋也似的揚掌攻上來。

簡直把胡百成當成了深仇大敵，或是積怨甚深的死對頭，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緊，也一招比一招狠，拳打腳踢，出掌如風，彷如暴雨般落在胡百成的身上。

胡百成仍然堅守原則，打不還手，罵不還口。

這下可慘了，不一時便被了凡打倒在地，口吐鮮血，狀甚狼狽。

了凡怒氣未消，仍不肯罷休，下令道：「把這個無賴抬出去！」

阿翔、小丁不敢違抗，勉爲其難的走向胡三城主。

命都快要完了，胡百成還是不肯改口，聲淚俱下的道：「寒梅，我知道，我們胡家虧欠妳太多太多，妳殺了我吧，但是，無論如何，千萬別趕我走，死也要跟妳死在一起，再也不離開妳了。」

了凡師太心堅如鐵，吼聲不斷：「瘋子、流氓、無賴、惡棍，貧尼不是寒梅，休得辱我名節，滾！把他抬出去，馬上抬出去，滾得越遠越好。」

師太令出如山，阿翔斗膽也不敢抗命，但內心却思潮洶湧，疑雲重重。

假如胡百成所言非虛，了凡師太確是寒梅，而莫愁又確爲寒梅所生，那麼這顯然是一齣人倫悲劇，說不定會把阿翔也捲進去，甚至會在江湖上掀起軒然大波。

寒梅是莫愁的娘。

胡百成是她親爹。

換言之，莫愁也是霸城胡家的一份子。

無形中把龍傳人也捲進這個旋渦之中，使龍城、鳳城、霸王城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

又假如白骨令主確與霸城掛鈎，是同路人，合夥人，或者互爲化身，果不幸而言中，事情就更加麻煩了。

心裡思緒紛沓，動作遲緩了一些，馬上遭到了凡師太的喝斥：「阿翔、小丁，還有莫愁，你們好大的膽子，竟敢不聽貧尼的命令，再不動手就連你們三個也一起趕出去，以後休想再來養心庵！」

事實如此，無可迴避，三人只好一齊動手，準備把胡百成抬出去。

胡三城主却不肯就範，聲嘶力竭的道：「住手，不要動我，老夫死也要死在養心庵，與寒梅長相守。」

小丁道：「前輩，師太已經說過好幾次，她不是寒梅。」

「她就是寒梅，寒梅就是她，絕對錯不了，即使骨化飛灰也認得出，而且……」

（未完・十二）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美艷幫主汪玉人　金釵十二作助手

西山看日出，東山看月落，日日看紅日，夜夜賞明月！

江湖有條龍，傳言却是鳳，原因究何在，刀出驚四海。

這不算一首詩，也不是順口溜，但眞正明白其中之意的人，大概只有快活幫中幾個人而已。

快活幫在甚麼地方？

如果有人知道姑蘇寒山寺，那麼我就指給你看，呶！就在寒山寺東面三十二里處那座大宅院就是。

有一座小山坡，快活幫的大宅院便建立在山坡一端，如果人在西坡站定，便會發覺旭日好像自水面升上來似的美極了。

如果是夜晚，只要站在山坡另一端看月落，就好像月亮被洗過一樣的光柔而漂亮。

天底下還有甚麼比這景緻更美好的？

天底下如果有更美的東西，那大概只有快活幫的十二金釵吧！

不，還有個比十二金釵更美的人，那就是快活幫幫主汪玉人了。

前往快活幫，一共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西邊的石子大路，可由太湖繞到快活幫；另一條路是通往大江的那條河邊道路。

西面的道路近山邊處有一座兩間瓦屋，這屋子裡住的可不是普通的人，江南的「無影殺手」方中天便孤獨一人住在這裡。

東邊山端近大道處也同樣有兩間精緻的小瓦屋，屋子裡面也住了個厲害人物，當年的中原刀客，「八臂快刀」席人鳳就住在裡面。

快活幫有這兩大高手分別把守在前後兩條大道上，她們的日子太平極了。

＊　＊　＊

快活幫的那扇紅漆大門拉開了，從門裡面走出個少女，她拉着一匹純白壯馬。

那是一匹白得如雪的千里良駒，如果馬行雪地，很難被人分辨出雪地上有匹馬。

只見少女把馬拴在大門外的馬樁上，又匆匆的奔進大門裡，不旋踵間，她雙手托拿着淨亮的皮鞍金蹬套放在馬背上，手攏馬韁俏生生的站在一邊。

於是大門內走出一位披着絨白外罩的俏女人，只見她抬頭看看遠方，立刻輕身坐在馬背上。

她好像十分愉快的樣子對馬前的少女，道：「一切準備最好的，我很快回來。」

那少女立刻彎腰施禮，道：「是。」

直待騎馬女人馳遠，那少女才匆匆忙忙的奔回大門內。

＊　＊　＊

騎馬的女人很美，美得叫人以爲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女，外罩微露

，露出一身粉紅襖，褲子也是綠緞絲棉。天空中有些灰黯，好像今年第一場大雪就要落下來似的，西北風帶着呼嘯，當然，今天西邊也別看日出了，便東邊也休想觀賞落月了。

這女人騎馬經過東面的那幢獨立小瓦屋的時候，她甩了一下手上的小皮鞭子，好像放小鞭炮一樣。

她沒有對小屋內的席人鳳呼叫，便輕快的策馬往前行。

小屋內正在喝酒的席人鳳出現了。

席人鳳也不看白馬，更不看白馬上的女人，因爲他早已知道那是誰了。

席人鳳只把一頂斗帽往頭頂一扣，立刻往大道上走去，看起來是匆忙的，因爲他連門也未關上。

席人鳳並未追趕前面的白馬，不論前面的白馬是快是慢，他總是與白馬保持着半里地距離。

席人鳳看上去臉上略顯蒼白，身材稍瘦，但雙目却十分有神，他只不過三十左右吧，一張嘴巴總是閉得緊緊的，就好像他有太多不如意事似的。

遠處，白馬已沿着黃浦江邊小道往東去了，從這條小道看去，騎馬的女人是往上海村的。

上海，原本是個漁村，這兩年才似乎開埠了，因爲有許多洋人乘大洋船來了。

＊　＊　＊

從黃浦江邊往北三里半，就在一條泥濘的街北邊，一幢兩層樓房大門口掛着一塊大招牌，上面寫的「永安客棧」，大門是大木塊拼凑的，客棧的左面是個大馬場，三個馬匠正在修補幾匹馬蹄子，那鐵錘敲得「叭叭」响。

騎白馬的女人剛露面，有個伙計早迎上去了。

「幫主，妳一路辛苦！」

騎馬的女人正是快活幫幫主汪玉人。

汪玉人抛過馬韁繩便往大門內走進去，進了大門穿過大廳堂，後面便是二十多間大客房，再往後便是個十分清靜的大院。

汪玉人走入正面大廳上，甩着長辮子的大掌櫃便已匆忙的走進來了。

兩個姑娘爲汪玉人侍候茶水，還忙着舖床被，汪玉人却在椅子上坐下來了。

「老李，人呢？」

掌櫃姓李，五十來歲，從他那精靈的眸芒看，這人必然是個會辦事的人物。

「幫主，人在咱們賭坊，先施賭坊……」

「去賭了？」

「過午去的，怕正賭在興頭上。」

冷然一笑，汪玉人道：「那就叫他賭個痛快吧！」

四果點心端上桌，蓮子稀飯加冰糖，汪玉人喝了半碗，便對一旁侍候的李掌櫃吩咐：「把你管帳的找來，他半年未向我報帳了。」

姓李的忙點頭，道：「是，是，幫主稍待，屬下立刻把王大立叫來。」

王大立就是永安客棧的管帳先生。

李掌櫃很快便把王大立找來了，姓王的雙手端着一個大算盤，兩本帳簿在上面，匆匆的便走進來了。

「幫主，王大立給幫主請安。」

汪玉人手指一邊的凳子，道：「你坐着，不用撥算盤了，給我報個總帳吧！」

王大立歪着屁股坐下來，他端正身子打開帳簿，道：「回幫主的話，半年來除了開銷外，咱們淨餘白銀三萬陸仟柒佰貳拾兩，幫主如有空閒，屬下列細帳立刻呈上。」

汪玉人揮揮手，道：「不用了，你下去吧！」

王大立剛剛走出門，從門外急匆匆的奔進一個漢子，這人的頭上在冒汗珠子，大冷的天他出汗，想必是跑了一段長路趕過來的。

李掌櫃迎上去，他吆喝道：「瞎子不是？沒見幫主在此，也不先報個名請個安……」

那人也看到汪玉人了。

汪玉人在喝她的蓮子稀飯，臉上一片冷漠。

只見那人單膝朝汪玉人一跪，木然的道：「小子給幫主請安！」

汪玉人眨動一下美眸，道：「起來吧，有甚麼急事嗎？」

那人立刻手指外面，道：「幫主，咱們先施賭坊來了個年輕小伙子，牌九桌前站天門，他盡下大的。」

汪玉人道：「他也贏大的！」

那人忙點頭，道：「幫主，妳……都知道了？」

汪玉人道：「見你這副模樣，還用猜嗎？」

一邊侍候的李掌櫃叱道：「小丁，你小子又去賭呀？」

那人吃吃一笑，道：「我小丁只愛摸幾把，贏不過三五兩，輸了也是輸給自己人，便也不會放在心上。」

汪玉人站起來了。

她對小丁道：「帶路！」

小丁的精神大了，伸手抹去額上汗水，道：「幫主，妳是坐拉車，還是騎馬？」

汪玉人道：「走路。」

李掌櫃道：「我陪幫主去。」

汪玉人道：「不用，那人回來

叫他等我。」

李掌櫃恭敬的送到棧門外，特別囑咐小丁小心侍候。

還不到半個時辰，小丁已指着前面大街，道：「幫主，快到了。」

汪玉人當然知道快到了，先施賭坊也是快活幫的一個大堂口。

汪玉人跨上台階，便聽得二樓上傳來一陣驚呼聲，汪玉人走進門，不見有人來迎接她。

那小丁快步往二樓奔去，他奔到一個矮胖子身後。

那矮胖子回頭瞧，也發現汪玉人來了。

胖子抹去額上汗水，匆匆忙忙的走到樓梯口：「幫……」

汪玉人一瞪眼，矮胖不敢再說下去了。

汪玉人細聲的問：「怎麼回事？」

胖子回聲也低，道：「似郎中又非郎中，可是……」

汪玉人立刻往中央的桌子走過去，小丁撥開人羣，汪玉人已站在桌邊了。

她發現，面對莊家的是個身材適中的年輕人，年輕人的臉上笑呵呵，當然他面前也堆了不少銀子，便銀票也有十幾張，還是上百兩的。

汪玉人出現，令年輕人一怔，他的雙目一亮間，那莊家的牌又推出來了。

年輕人隨手一撥，便是幾十兩銀子押出去，他不看莊家，却轉而看着汪玉人。

就在莊家擲出骰子的利那間，年輕人右手微揚，口中低呼：「五個點。」

果然，那骰子出現二與三。五是自己先，莊家伸手取第一副牌。

那年輕人吃吃一笑，伸手把第三付牌摸過來，他也把牌翻在面前，嗬，雜六雜七是一副雜三牌，只不過年輕人並不在意，他仍然微微笑。

眞就那麼巧，莊家偏是個天牌配大十，好大的一個兩點都比不過年輕人的爛眼三。

年輕人又贏了，他又對汪玉人吃吃地笑。

汪玉人也笑了，她冷笑。

她也對推莊的再看一眼，微點着頭。

於是，莊家又推出四副牌，且把骰子抓在手中搖。

年輕人的面前不是銀子，他押了一張百兩銀票。

這時候圍看的人也跟進了，算一算天門少說也有三百多兩銀子，另外兩門加起來還不到二十兩。

莊家一聲厲吼：「離手！」

就在莊家的骰子抛出去在桌面上翻滾的時候，年輕人的右手又在虛空撥着，他口中低呼：「六個點……六……」

他的面上出現驚楞，因爲暗中有一股指風挾過來，指風宛如利刃，令他的腕門一痛。

桌面上的骰子不是六。

桌面上的點數是七，乃莊家先拿第一副牌。

年輕人翻開來，嗬，猴子坐板凳，好大的一個憋十。

這一把莊家通吃！

年輕人看看四週圍的二三十人，他不知是何人對他下的陰手。

年輕人哈哈一聲笑，他淡淡的又把一張更大面額的銀票押上去了。

那是一張二百兩銀票，引得衆人一聲呼叫。

年輕人不看四週的人，他只看莊家洗牌疊牌與出牌。

他也看向汪玉人。

「姑娘，怎麼不下呀？」

汪玉人淡淡的，道：「還不到時候！」

莊家又抛出骰子了，年輕人暗中運功，右手又去撥弄那兩粒跳動的骰子了。

年輕人的口中還低呼：「二家喜……二家……唷……」

他忽然收起右手，左手不停的撫摸着右腕，顯然他痛得難以忍受。

但他也看到汪玉人的右手正併着食中二指。

兩粒骰子穩住了，不是二點是四點。

年輕人取過牌翻開來，只見是大錘趕鵝，又是個憋十……

莊家的整八點，又是一個大通吃。

年輕人冲着汪玉人笑笑，道：「姑娘，賭坊的點心不錯，咱們客房吃點心，完了我陪姑娘大賭一場，如何？」

汪玉人道：「贏了銀子要走？」

年輕人哈哈一笑，道：「姑娘，這點銀子也算贏？哈……不值石某一笑……」

汪玉人微微一笑，道：「你好像很有錢。」

姓石的道：「我有花不完的銀子。」

汪玉人道：「石先生，請……」

姓石的對莊家點點頭，撿起桌上銀子塞入袋中便往外走去。

汪玉人與姓石的走進一間客廂中，矮胖子便也命兩個侍女把吃的喝的送上來了。

汪玉人對矮胖子揮揮手，那矮胖子轉身與侍女走出客廂中，他三人沒走開，守在客房門外面。

年輕人舉着一杯甜酒，對汪玉人道：「姑娘，請……」

汪玉人也舉杯，却淡淡的道：「那條道上發財？」

年輕人一笑，道：「太湖龍。」

汪玉人雙眉一挑，道：「大門

年輕人一笑，道：「妳多誇。」

汪玉人道：「你在龍幫的身份：」

年輕人嘿嘿一笑，道：「暫時爲第二把交椅吧！」

汪玉人道：「龍幫副幫主？」

年輕人冷冷道：「我說過那是暫時。」

汪玉人笑笑，她笑得十分好看，也十分迷人。

「我曾聽過，龍幫出了一位年人物，他率領龍幫人船已把勢力推向大江，不少小門派也倒向龍幫，這人大概就是閣下了？」

汪玉人的話甫落，年輕人已哈哈笑了。

汪玉人又道：「那麼，石敬山就是閣下了？」

姓石的不笑了，他雙目一亮，道：「姑娘，妳是……」

汪玉人道：「如果你是石敬山，你不應該來到先施賭坊的，你的身份……」

石敬山哈哈一笑，道：「偶爾逢場作戲罷了。」

他一頓，又道：「我是有重要大事才來上海的！」

汪玉人道：「重要大事？」

石敬山忽然站起來了。

他看看外面，臉上有些發急的道：「糟，我玩忘懷了，我有急事！」

汪玉人道：「你好像要走了！」

石敬山果然要走。

汪玉人一笑，道：「我說過，你贏了就想走了。」

石敬山已走到門口，他忽然回過頭，道：「我會回來的，我馬上就會回來的！」

汪玉人揮揮手，道：「你走吧，沒人叫你不走，先施賭坊不會玩霸王賭。」

石敬山匆匆的走了。

汪玉人一聲叫：「錢通。」

門外的矮胖子急忙奔進來，道：「幫主。」

汪玉人道：「備車，我馬上回永安客棧。」

姓錢的立刻往賭坊後門奔去，汪玉人隨之也往後門走，很快的一輛馬車馳過來了。

汪玉人跳上車，立刻往大道上奔馳而去。

＊　＊　＊

石敬山一路到了永安客棧大門，只見他急匆匆的大步走進客棧門，李掌櫃已微微笑了。

「我要見的人來了沒有？」

「在你房中吶，石先生！」

石敬山邊走邊喃喃的道：「賭得正興，差點沒忘了我來上海是幹甚麼的了。」

姓石的前面走，李掌櫃緊跟上，走入二道大院中，石敬山回身抓住李掌櫃一臂，道：「不用你進去了，沒有呼喚，誰也不許走進我房門。」

笑了，李掌櫃道：「石先生，你放心，我保証不會有人聽墻根，哈……」

李掌櫃回身便走，往前院去了。

石敬山走到最邊的大客房門外，他還十分細心的向左右院中再瞧一番，這才「呀」的一聲走入房門中。

石敬山只見一個女人的背影。

那女人的身材好美，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

那女人朝後窗往外看，她未回過身來。

石敬山開口了。

他的聲音帶着些許深沉的道：「快活幫幫主嗎？」

女的便在這時候回轉過身來了。

石敬山立刻楞然的道：「妳……」

不錯，汪玉人看着吃驚的石敬山微微一笑，道：「石副幫主，坐呀！」

石敬山舉步沉重的坐在椅子上了。

他的兩隻眼睛一直盯在汪玉人的臉上，就好像他要看透面前這女人似的！

他永遠也看不透汪玉人這個女人，只不過石敬山看了一陣之後，他嘆了一口氣。

汪玉人却坐在石敬山對面，道：「先告訴我，你是怎麼知道快活幫的？」

笑笑，石敬山道：「這兩年上海漁村開埠了，甚麼樣的消息道兒都能打聽到。」

汪玉人道：「你知道快活幫是幹甚麼的？」

石敬山道：「快活幫不僅開客棧與賭坊的，快活幫眞正的工作是爲他人製造快活……」

他忽然對汪玉人低聲又道：「妳的人專爲他人解決困難，你們有一批刺客，是嗎？」

汪玉人一笑，道：「你果然已打探明白了！」

石敬山道：「否則我怎麼會找來？」

汪玉人道：「見你在賭桌上玩弄天罡掌力撥弄骰子，石副幫主，你也一定以掌力在牌上做了手脚，是嗎？」

石敬山道：「所以我連輸兩把，既被看穿，我退還贏來的銀子。」

汪玉人道：「不是贏的銀子，是詐的銀子！」

她一頓，又道：「這點銀子不算甚麼。」

石敬山道：「妳……快活幫幫主吧！」

汪玉人道：「不錯！」

石敬山道：「妳那手大力金剛指高明！」

淡淡的，汪玉人道：「石副幫主，你還是說正題吧，憑你的武功，你需要我派殺手爲你出刀？」

石敬山道：「極需要！」

「刺殺誰？」

「太湖龍幫幫主白長江。」

汪玉人雙目一亮，半帶驚訝的道：「你們的龍頭老大？」

「不錯。」

「爲甚麼？」

「這話似乎不是妳應問的吧？」

汪玉人道：「毫無理由的刺殺，我是會回絕的。」

石敬山道：「妳就把它當做權利鬥爭吧，只不過我不想叫外人以爲咱們龍幫在鬧窩裡翻。」

汪玉人微微笑了。

她仔細的看看石敬山，道：「好，你這筆生意我接了！」

石敬山臉現喜色，他雙掌互擊，一副快活的樣子。

快活幫果然能令人快活。

汪玉人淡淡的道：「你定個時間吧！」

石敬山道：「當然是越快越好。」

汪玉人搖搖頭，道：「定下時限，那是你的權利，我也會依你的時限喊價。」

石敬山怔了一下，道：「怎麼說？」

汪玉人道：「限期三天的價碼，比之限期一個月的價碼就相差兩倍之多，你琢磨。」

石敬山道：「幫主，妳開價吧！」

汪玉人道：「一個月之限白銀十萬兩，三日之限白銀五十萬兩，而且先收一半。」

石敬山道：「幫主，我選擇一個月爲限，十萬兩白銀立刻付妳。」

汪玉人笑笑，道：「限期一到，任務失敗，我們的規矩是退還你二十萬兩白銀。」

石敬山道：「行有行規，石某信得過妳們！」

他從內衣袋掏出一個大皮夾子，從裡面抓出一把銀票，數一數正好十萬兩。

他相當爽快的放在汪玉人面前，又道：「幫主，妳數一數。」

汪玉人沒有數，因爲石敬山數的時候她已看到了。

她只把銀票往她的提袋中塞着，淡淡的道：「敝幫貪財了。」

石敬山道：「白長江今已上了船，他往……」

汪玉人伸手一攔，道：「不用石先生多費唇舌，姓白的活不過一個月！」

石敬山一聽便哈哈笑了。

他笑着便往外走去，他也不再同汪玉人多說甚麼，走得十分瀟洒自在，彷彿他已經當上太湖龍幫的龍頭老大了。

＊　＊　＊

汪玉人也走了。

汪玉人騎着她的白馬緩緩的往回馳着。

沿着黃浦江岸，她不時的看看江中的木船，那些從太湖與蘇州放出的船，最大的只有兩張帆，汪玉人一看便知道很少有龍幫的大船。

前面轉入一道山坡林子了，路上似乎人也少多了。

汪玉人抬頭看遠處，快活幫的那個山坡還遠遠着。

她把手袋掛在馬鞍上，十分愉快地往林中馳去。

她已進入林中半里地了，那夕陽已往山坡那面落下去了，有些地方的彩霞變成了黃灰色。

突然間，從林梢間飛撲下兩團人影，冷焰激流閃現中直往汪玉人殺去。

這光景來得突然，汪玉人尖叱一聲猛挾白馬。

那白馬一聲嘶叫，四蹄疾彈出五丈遠。

汪玉人只冷冷的聳動一下她的外罩，方攏住她的白馬回頭瞧去。

兩團黑影撲殺落空，二人雙雙剛站定，忽然從斜刺裡躍出一個青衣怒漢，那人的動作更快，快得讓人以爲是個幽靈。

這人不但身法快，出刀更快。

就在他閃動着怪異的身法自那二人之間穿過的時候，立刻傳出兩聲「啊！」

鮮血未標上青衣人的身子，却見一個壯漢飛一般的奔上前來了。

汪玉人正欲回身，那人已開口了。

「怎麼出刀就要人的命呀！」

汪玉人再看着那人，她笑了。

「啊，是你呀，石副幫主。」

是的，匆匆趕來的正是石敬山。

他奔到已氣絕的兩人身邊低頭看，不由得心中吃一驚，因爲二人都是脖子上挨刀，很難救活了。

「眞狠呀，妳……」

石敬山也看向青衣漢子，臉上一片忿怒之色。

汪玉人道：「石副幫主，你怎

麼會做出這麼笨的事來？你派人對我下手？」

石敬山怒道：「對妳下手是假，掂一掂妳的實力才是石某的目的。」

汪玉人淡淡的道：「既然不信任，爲何還找我？」

石敬山道：「如果妳連我這兩個兄弟也殺不過，我只好另求他途了。」

汪玉人道：「你這項証明的代價是兩條人命！」

石敬山道：「想不到妳的人出刀就要人命。」

汪玉人道：「如果他二人活着，我的人就得死。」

石敬山楞然了。

汪玉人手一揮，道：「石副幫主，你請回吧，你的船不就停在岸邊嗎？」

石敬山咬牙了，他十分不高興的往山林外走了。

他走地有聲，出氣也有聲，宛似要找人拚命的樣子。

汪玉人看看青衣人，她低聲的道：「席人鳳，你幹得很好，我會叫阿月今夜去陪你的！」

席人鳳，不錯，青衣人正是「八臂快刀」席人鳳，他聽得汪玉人的話，立刻恭敬的施禮了。

汪玉人却撥馬往前走了。

席人鳳却往他住的小瓦屋走去。

他就快到他住的小瓦屋了，但他忽然奔向高處，這時候也正是月出之時。

天氣有些寒冷，從遠處的太湖湖面上颷來的涼風更冷，但席人鳳却敞開胸前衣扣，愉快的望向東方天際的月亮，他發覺初升的明月比他常看的西山落月更美了。

是的，他今夜就會與他的阿月在一起了。

席人鳳似乎看不厭似的直直的遙望向天空中的月亮，偶而，他會自言自語的。

「美呀，眞美呀，玉潔冰清、高貴不凡，人間吶……能有幾個如此美的喲！」

他看着天空中的月亮，口中說的却是他心目中仰慕的阿月。

阿月，那是與汪玉人生活在快活幫總堂口的十二金釵之一，她長得美，美得令「八臂快刀」席人鳳甘願爲汪玉人使喚而毫無怨言。

阿月，這個女人很難叫人看出她的年紀有多大。

看上去她好像二十出頭吧，只不過想眞正知道她年紀，那就不容易了，因爲她太美了。

這世上美麗的女子便過了四十也好像二十幾許。

席人鳳根本不會計較阿月的年紀，他只是深愛着阿月，阿月才是他認爲世上最美的女人。

＊　＊　＊

席人鳳站在高處不動，他仍然看着高空。

高空中的月亮就彷彿他心中的阿月，他就是在等他的阿月。

他已經很多天未有看到阿月了，他相信阿月也會思念他的，就如同他思念阿月一樣。

林道邊有一條快速的影子移動，月光下奔來一佳人，高處附近傳來十分清脆的聲音。

「人鳳。」

席人鳳忙側身，他低頭看去，不由大叫了。

「阿月……妳來了！」

這兩個男女往對方奔去了。

兩個人刹時間停峙在三尺遠處，四目相對未說話，但忽然間二人撞在一起了。

席人鳳那有力的雙臂，狠狠的摟緊軟綿綿的阿月，阿月却發出嚶嚀之聲。

兩個人都未開口說話。

席人鳳沒說話，阿月也沒有。

這時候抱在一起多好呀，偶爾，席人鳳還會看看天空，他看天空中的月亮。

他半帶抱的把阿月抱在懷中往小瓦屋走去，彷彿他抱的是天空中的月亮。

阿月那美而嬌的面上流露出滿足的模樣，那也正是每一個男人都企望看到的表情。

女人如果對男人表現出柔情蜜意與滿足愉快，這個男人就會有着無比的滿足感。

席人鳳此刻滿足極了。

他對汪玉人身邊的所有十二金釵中，他最中意抱阿月，他眞的爲阿月而迷惘了。

三年多了，他絕對不想別的女人，他更不想離開這裡，因爲他心中塞滿了阿月的影子。

此刻，阿月就依偎在席人鳳的懷裡。

席人鳳摟扶着阿月走入他的小瓦屋中，却是阿月吃吃的笑了。

她燃上燈的時候，便開始笑了。

她笑起來是迷人的，引得生冷無表情的席人鳳也笑起來了。

阿月笑着指指桌上地下，道：「男人啊，住的地方永遠是這麼亂糟糟的。」

席人鳳道：「現在，妳來了。」

阿月道：「我爲你整理吧，你呀！」

席人鳳突然拉住阿月，道：「妳告訴我，她叫妳陪我幾天？」

「她」，當然指的是汪玉人，快活幫主。

阿月道：「日出我回去。」

席人鳳立刻抱緊阿月，道：

「妳不用把我們最寶貴的時間用在清理上了。」

阿月道：「你是要……」

席人鳳已抱起阿月了。

他抱起阿月往內室中走去，他的口中在喃喃的……

「她……太殘忍了，天亮妳就必須回去。」

阿月道：「幫主的話我們都必須遵從呀！」

席人鳳嘆口氣，道：「受制於人的人，這個人就沒有愉快可言了。」

阿月道：「人鳳，有一天你會得到我的！」

席人鳳道：「這也是我的希望。」

阿月道：「而且這個希望會實現的……」

她在席人鳳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又道：「你知道嗎，這世上有太多的人希望落空的，有些人希望一輩子，到後來仍然是空的！」

席人鳳道：「是的，許多人希望落空，但人們都是活在希望之中，我也是……」

阿月又吻了席人鳳一下，道：「如果你希望落空，我會先你而死的。」

席人鳳愉快了。

懷中這女人眞心的喜歡他了。

而阿月確也想着，一個女人，如果有男人赤心的愛上她，她是幸福的。

阿月又為甚麼會拒絕幸福？

* * *

緩緩的，席人鳳把阿月放在床沿上，阿月抬頭，摸着席人鳳的肚子，道：「吃過了嗎？」

席人鳳道：「我不餓……」

阿月道：「這話表示你尚未吃飯了。」

席人鳳道：「也許我忘了餓吧！」

吃的一笑，阿月把手撫摸着席人鳳面頰，道：「有甚麼事情比餓肚子還重要的？」

席人鳳道：「妳……」

阿月怔了一下，道：「我？」

席人鳳目注阿月，道：「妳知道嗎？當我在東山坡上席地而坐，看着每日不同的月亮往下滑落的時候，我心中一片茫茫然，不知所以……」

阿月道：「為甚麼？」

席人鳳道：「我心中怕，怕月亮會一直沉淪下去，怕我再也看不到妳了。」

阿月雙目一睒，笑了，道：「月亮永遠也不會消失的，月亮怎麼會消失？」

席人鳳道：「是的，月亮不會消失，妳又在我的身邊出現了，我也放心了。」

阿月吃吃一笑，道：「很令我感動呀，人鳳……」

席人鳳道：「當我面向西方山坡，看着月亮往下滾去的光景，我便想到了妳，阿月，我擔心妳有一天再也不會出現在我面前了。」

阿月一笑，道：「怎麼會呢？我現在不是在你的身邊嗎？人鳳！」

她說着，便去撫摸席人鳳的胸膛。

席人鳳不動，他的胸膛不高，但按上去彷彿是石雕一般很堅硬。

席人鳳猛可裡握住阿月的雙手，他的雙目也睜得大大的，似乎呼吸也急促了。

「阿月，我怕失去妳啊！」

「不會的！」

「我怕，我們只有在幾次短暫的時刻會面，那光景就如同西沉的月亮似的，那是令人不安的。」

他那麼溫柔的摸着阿月的秀髮，不時的還把臉貼在秀髮上磨蹭着。

阿月道：「人鳳哥，我早已知道你每日會站在東山坡上看月亮，我也知道那是你對我的思念，我怎麼會不知道？我眞的很想一直伴着你，我相信同你一起，一定會幸福快樂，可是……」

席人鳳道：「我們都是幫主的殺手。」

阿月道：「是的，我們身不由己呀！」

席人鳳道：「有時候我以為我們很悲哀。」

阿月一笑，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席人鳳道：「難道不是嗎？我們相愛，我們却又不能天天在一起，這是殘酷啊！」

阿月搖頭了。

她抽回雙手，再摸着席人鳳的臉，道：「人鳳，我却已經滿足了，當我投入你懷中時候我便滿足了。」

席人鳳咬着牙，道：「不，我不能滿足。」

阿月道：「你應該滿足才對，當你覺得滿足，你就會快樂了。」

席人鳳道：「如果我們天天在一起，我便會眞正的快樂了。」

阿月道：「你不懂幫主的苦心啊，人鳳。」

席人鳳哈哈的笑了。

他笑得十分悲壯，也帶着幾分自嘲。

阿月便在他的笑聲中用力的抱緊席人鳳，道：「別笑了，我不喜歡這種笑。」

席人鳳果然不笑了，他却低頭吻了一下阿月，道：「我會不懂嗎？我太懂了。」

阿月道：「你懂幫主的苦心？」

席人鳳道：「阿月，我不只會出刀，我也是有頭腦的人吶。」

阿月道：「你眞的知道？」

席人鳳道：「當然，阿月，幫主不能讓我們天天廝守在一起，那是因為咱們的工作，阿月，幫主很注重工作，她要咱們永遠把持着出刀的心情，唉，這就是悲哀。」

阿月道：「人鳳，幫主在叫咱們培養忿怒的情緒，人在忿怒中會不安的，唯有如此，方有出刀的心，更有搏殺的念頭。」

她再一次摸摸席人鳳的臉，輕柔的道：「人鳳，幫主要保持我們的忿怒，在這種情況下，你不是常常在東山坡上忿怒的對着西沉的明月而舞刀嗎？」

席人鳳道：「原來妳也知道了。」

阿月道：「不是我，是幫主。」

席人鳳道：「她甚麼都知道？」

阿月道：「幫主已至無所不知。」

席人鳳道：「咱們快活幫很神通，阿月，我相信不久我們……也許只有我，又有任務了。」

阿月俏生生的一笑，道：「這一次猜錯了。」

席人鳳道：「怎麼說？」

阿月道：「我來的時候，阿紅曾告訴我。人鳳，你知道阿紅嗎？」

席人鳳道：「也是總堂十二金釵之一的阿紅？」

「不錯，阿紅她告訴我，她帶去幫主的命令，那才是一項任務。」

席人鳳雙目一亮，道：「眞的？」

阿月道：「我怎麼會對我心愛的人說謊？」

席人鳳臉上笑了。

這一回的笑便也自然多了。

阿月便也笑了，她攀住席人鳳的脖子，輕輕的吻着，又道：「我這次來雖也是任務，但是對你的慰勞，幫主對你是公平的，你這次上海之行，暗中保護幫主，很令幫主滿意，所以……」

席人鳳回吻，愉快的道：「所以派我的心上人來安慰我了，是嗎？哈……」

阿月道：「我會克盡職責，令你滿意的。」

席人鳳又笑，道：「妳準備如何對我加以慰勞？」

阿月道：「隨你呀，人鳳，你知道，我們除了盡職，我們更相愛呀，是嗎？」

席人鳳道：「如果愛得純眞，愛得赤裸而不滲雜甚麼可憎的任務，就太好了。」

阿月不開口了。

她抱緊了席人鳳身體慢慢的躁

熱起來了。

月光從窗外洒進屋子裡，一片銀光照床上，床上的兩人便也注視着移動的月光。

床上的席人鳳面皮也在扭曲不已，尤其當他的雙目由懷中的阿月移向月光的時候，他的面皮扭曲得更厲害。

雖然如此，但屋內床上的兩人都是愉快的。

阿月本來就是為了席人鳳的愉快才來的，只不過天一亮，她就得趕回快活幫總堂去了。

* * *

就在阿月來到席人鳳這裡一個時辰之後，快活幫的另一面，那座臨近太湖只不過數里之遙的兩間瓦屋外，婷婷娜娜的來了一個人。

那當然是一位十分苗條美艷的女人。

她，頭上挽着高髻，兩隻銀簪插頭上，一張秀氣的面龐上似乎塗了一層濃濃的胭脂，那紅得宛似成熟透了的櫻桃般俏嘴，稍帶微翹的令人看了遐思，她那幾乎沾地的長裙，淡綠得好看極了，上身的窄小薄襖上面，繡的都是一朵朵的花兒在綻放着。

現在，她站在門外面了。

她剛站定，便回頭去看東方。

東方只有月亮，而月亮正往高空中爬升着。

小瓦屋內便在這時候傳來了人聲。

「誰？」

「我……」

立刻，室內傳來男子堅硬得似石頭的聲音，道：「妳，阿紅？」

「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

門外正是快活幫的十二金釵之一的阿紅。

阿紅的話剛落，那兩扇門已開了，只見門內站着一個細眉細目細鼻子的青年人，他，正是江南的「無影殺手」方中天。

門外的阿紅未動，她只是眨動着美眸看向屋內。

屋中的方中天就在一霎間伸出雙手用力拉，他生生地把阿紅抱進他的懷中了。

「啊，我的阿紅，我的阿紅來了，我的阿紅眞的來看我了，啊……」

他把臉頰貼上阿紅的秀髮，甚麼叫耳鬢厮磨？方中天與阿紅就是在耳鬢厮磨。

「中天吶，我們很久未在一起了。」

「是的，已有四十七天了！」

「你記得眞清楚，你一直在思念着我？」

「我每天五更天便站在山坡上遙望着東方。」

「我知道，你在看日出，因為……」

方中天更用力的摟緊了阿紅，道：「別笑我……」

阿紅道：「怎麼會呢？你令我好感動啊，你……你把我比做太陽……」

方中天道：「妳的熱情比太陽還令我愉快。」

阿紅道：「你看到了太陽，就彷彿領受到我對你的熱情了，是嗎？」

方中天道：「阿紅，妳說對了，妳的熱烘烘赤裸裸的熱情動作，眞叫人全身都融化了。每天，我彷彿在初升的太陽中看到妳生活在火紅的光芒之中，因為，唯有從那熊熊的烈焰中才會有妳這麼美妙的人兒啊……」

阿紅聽得吃吃笑了。

於是，方中天抱起阿紅，他以脚把門再踢上，緩緩的，一步一個熱吻的直往內室中走去。

阿紅也把個粉頭抵在方中天的胸口上。

她的口中仍然在吃吃的笑。

* * *

方中天抱着阿紅到了床前，阿紅反而把方中天拉在床上斜看着。

她就像個小婦人似的拍拍方中天，道：「你忘了，咱們應該舉杯慶祝歡聚呀！」

方中天道：「我去取酒。」

阿紅道：「我去，因為……」

她在方中天的唇上吻了一下，又道：「今夜我……至少今夜我們像夫妻吧？」

方中天道：「我們不能永遠是夫妻呀！」

阿紅道：「我們都知道不可能永遠是夫妻呀！」

方中天道：「這就是悲哀呀！」

阿紅却搖頭了。

她很平常的道：「天下夫妻永遠守在一起，天下夫妻便也永遠沒有我們這般的熱愛。中天，我們的愛才是天下最熱烈的呀！」

她轉身去取酒，也取來幾樣小菜。

她也走到床邊，拉起發楞的方中天，笑笑道：「起來，我們喝酒。」

方中天道：「阿紅，妳打算侍候我喝酒？」

阿紅在斟酒，她笑笑道：「我只叫你同我乾三杯。」

方中天道：「我……唉，我怎能對妳加以拒絕？」

他挺起來了，也木然的往桌邊走着。

他宛似拖着重鉛一般，每走一步是那麼的沉重。

阿紅已拿起一杯酒，她往方中天的身邊坐下來。「來，你先乾一杯。」

（未完・一）

亡命怪俠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姜雪紅失歡跳崖　司徒聖捨命相救

上文提要：余懷芝等被白雲截鬥，雖有鄺海和清虛協助，仍被青苗幫的人困住捱打，幸得白骨居士拯救，脫離困境，回到靜修的石窟中，並將「玄牛一炁功」的下半部爲小余補全，主要是對付遲先覺的，另外還傳授一套劍法，代師祖清理門戶，小余拜辭師祖下山，來到一家賭坊，坊主鳳九娘協助小余和賭仙的師弟吳平豪賭，互相鬥智贏了數十萬兩，原來這家賭坊由青苗幫包的……

紅豆道：「司徒大俠，放他一馬算了。」

「甚麼？放他一馬？你甘願放棄了？」

紅豆道：「我和他無緣，勉強也不成。」

「這孩子總要有父親哪！」

「司徒大俠就不必再管小女子的事了。」

「我怎麼可以不管？」

「如果司徒大俠不管，也許他還能回頭。」

「我看未必，他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的！」

「總而言之一句話，今後小女子的事，請司徒大俠別管了，我們十分感激，容後回報。」

司徒聖看出紅豆很不願他再插手，就懶得管了。

固然，他管此事也是爲自己着想，也不能說他無助人之心。

紅豆背着孩子離開了司徒聖的別墅。

此刻余、燕和梁七仍然尾隨着魏薇。

＊　＊　＊

「屠龍手」上官實剛剛上了床，窗子微响，人已進屋，而他也已有所準備，站在床前。

「甚麼人？」

來人蒙面，道：「訪賢者。」

上官實自嘲地道：「尊駕八成走錯了門！」

「甚麼意思？」

「因爲在下不配稱爲賢者。」

「在下却以爲上官大俠稱得上是武林賢士。」

「哈哈！」他大笑道：「武林賢士會和『笑面羅刹』魏薇那浪女胡搞亂整，鬧得滿城風雨？」

來人道：「人生在世，誰也離不開女人。」

上官實道：「尊駕此來的意思是……」

「邀上官大俠入伙，共襄盛舉。」

「入甚麼伙？」

「『青苗幫』朝氣蓬勃，前途無限，但成員都太年輕，需要老成持重的中年人領導，會更有作爲。」

上官實道：「在下不學無術，虛名浪得。」

「在下却以爲上官大俠有此資格。」

「如果在下暫時不打算入幫呢？」

「在下回去就無法交代了。」

「難道就沒有拒絕的自由？」

「最好不要拒絕。」

「在下並不太排斥入幫的事，但不願任人牽着走。」

蒙面人道：「你是不是要試試看？」

「正是，試試看尊駕有無資格強人所難。」

「那好極了！在下很佩服上官大俠

這種人。」

「尊駕佩服在下甚麼？」

「是一位不輕易隨波逐流却又能體認大局之人。」

上官實出了手，他的絕學是「屠龍三十六大式」。

他的絕學幾乎未遇上敵手，但是今夜……

他終於體會到，人家「訪賢」的人不是等閒之輩。

蒙面人道：「咱們可以湊足五十招。」

上官實較上勁，他非突破五十招不可。

但是到了五十招時，他只守不攻，希望突破。但對方攻出一招，他本以爲是「野馬分鬃」，一接之下，忽然變爲「分花拂柳」。

「蓬」地一聲，肩背上中了一掌，但却一點也不痛。

身上不痛，內心却很痛。

五十招內被擊敗，而且還挨了一下，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

上官實慨然道：「技不如人，罷了……罷了……」

蒙面人道：「上官大俠不必氣餒。」

「此話怎說？」

「在本幫中的高手，能接下本人五十招的絕對沒有。」

「莫非尊駕就是幫主？」

「不敢當。」

「可是貴幫幫主不是一位年輕人嗎？」

「本人比他高一級。」

「那就是太上幫主了？」

蒙面人道：「上官大俠，十日內本幫內見。」蒙面人穿窗而出，上官實默默地站了半盞茶工夫。

蒙面人出了上官實的莊院，奔出不遠，遇上了以黃天保爲首的七個一級一品的人物，他們在全力搜索余懷芝和燕翎。

當然，他們也在找紅豆和梁七。

「報告太上幫主，余懷芝、燕翎和梁七就在前面。」

「噢？梁七也和他們在一起。」

「是的，本來在燕翎未叛之前，梁七就和她走得很近。」

蒙面人道：「今夜大家要全力以赴，不能再讓他們跑了。」

「是，」衆高手來了一次轟喏。

蒙面人道：「帶路！」

「是……」黃天保領先向前掠去。

其餘人都在蒙面人身後。

他們都不免會想，余懷芝已非吳下阿蒙，就算太上幫主出手，若無這七個人協助，只怕也奈何不了他們三人。

的確，他們都有這種想法。

余、燕、梁三人在林中小徑上被攔住。

梁七心中直叫「媽」，他以爲今夜八成要昇天歸位了。

余懷芝道：「陰惡禍深，陽善功小。我已知你是誰，而你如有良知，也該知昨非而今是痛悟前非。」

蒙面人手一揮，道：「拿下！」

「慢着！」余懷芝道：「齊師父昔年誠心教你絕技，你却疑心太重，以爲他留下一半未教你。」

蒙面人道：「這些話是誰說的？」

「當然是目擊者說的！」

「是皇甫桐？」

「不錯。」

「怎知不是他殺了齊天洪嫁禍別人的？」

「二師叔不是那種人！」

「誰來保證皇甫桐不是那種人？」

「當然還有上面的長輩……」

蒙面人冷冷地道：「那位長輩是誰？」

「三老之一，你去猜吧！」

蒙面人出了手，另外七人也把燕、梁二人包圍起來。

蒙面人到此，已不再留情，他的招式和過去大不相同。

小余這才相信「白骨居士」的話，遲先覺藏了拙。

藏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尤其是這種高手藏拙。

好在小余已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未吃大虧。

遲先覺施出的掌法，大多是小余未學過的。

只有極少數的小余能認出是甚麼招式。

此刻他又施出皇甫桐教的兩招，威力已經大減。

這樣打下去，小余只怕支持不了六十招。

一個人要毀掉了自己所塑造的東西，內心是否總會有點難過？應該是如此，不論是多麼狠的人都會如此。

小余承受了空前未有的壓力。

在遲先覺的眼目中，小余好像一條透明的魚蝦，心肝五臟一目瞭然，這樣打下去後果可想而知。

此刻七人困住燕、梁兩人，要是他們想立刻得手，或者重創他們，甚至立斃當場，大概五十招內就可以辦到了。

五十招以後，兩人被制住穴道躺在地上。

小余眼看他們倒下，七大高手在一邊觀戰，內心焦急萬分，而遲先覺已動了殺機，絕不會讓他離開此地。

小余挨了一掌，接着被逼得連連後退。

七大高手不由心服口服，他們這才知道太上幫主藏了拙。

小余連連中掌，眼看三五招內就會嚴重失招。

就在這時，小余突然發出一聲吽叫。

在吽叫的同時，他突然變招，施出奇怪的一招。

這當然大出遲先覺的意外，也是

七大高手所未想到的。遲先覺疾退五步。

他內心的驚凜是可想而知的。

他只知道空空道長臨終前把此學傳了齊天洪。

他並不知道空空道長也傳了「白骨居士」。

武林三老的武學傳來傳去，誰研出絕學，必然傳給另外兩人，所以三人的身手是不分高下的。

余懷芝雖恨他逼死了齊師父，却也不便主動逼他。

畢竟遲先覺也是他的師父。

甚至遲先覺教他的比齊師父還多。

遲先覺沉聲道：「這是誰教你的？」

「皇甫師叔。」

「不對，昔年他沒有學這奇學。」

「你不信那就算了。」

「是不是『白骨居士』教你的？」

「『白骨居士』是你的授業恩師，你居然提名道姓如此稱呼？」

遲先覺道：「快說！」

小余道：「不，是皇甫師叔教的。」

遲先覺並不知道是誰教的，只是詐小余而已。

他以為三老都已經死了。

正因為他已相信是皇甫桐教小余的，他更恨三老。

這很明顯，三老把絕學傳了齊天洪，也傳皇甫桐。都傳了，就是不傳給他。

齊為空空道長之徒，而「玄牛一炁功」又是空空研出的，傳給齊天洪自是天經地義的事。

只不過再傳給皇甫桐，就該傳給遲先覺。

反之，就一個也別傳。

事實上，當然並未傳皇甫桐，是小余說謊。

他不願讓遲先覺知道「白骨居士」未死。

如果他知道「白骨居士」未死，他會收斂，暗地去作壞事。

那樣一來，要知道他的惡行更難。

遲先覺以為齊天洪昔年只學了一半，自剝指甲，以明心志，諒不會假，那麼皇甫桐就算也學了，大約也不會超過一半。

於是遲先覺又攻了上來。

可以想像，再次反撲，必是更精純的。

小余再次吽叫一聲，再出奇招。

遲先覺低估了小余，他以為就算小余學了後半部，等於是皇甫桐再傳之學，也不會厲害到那裡去。

他這想法就錯了，一接之下似乎心頭一凜。

無儔的奇勁不帶風聲當胸壓到。

遲先覺吸胸縮腹，斜斜疾退。即使如此，也被震出六步。

這就是絕世奇學「玄牛一炁功」。

「吽」字是梵語，密宗多用此字，即「一切如來菩提心。恆沙功德由此生」之意。

總之，這是一門至高的內功。

習此內功有了火候的人，可以連帶影响輕功及招術，使輕功更輕更快，使招術更圓活成熟。」

七大高手要上，遲先覺揮手制止。帶人離去。

小余愕在當地，連他自己幾乎也不信有此威力。

遲先覺是眞的接不下？抑是仍然藏拙？

如果他們非要生擒他不可，剛才七人再上一定可以辦到。

遲先覺似乎並不是為了身份名譽之故。事實上，他現在根本就無法維持他的名譽和身份了。

遲先生的形象已被破壞。

而最早懷疑他的人格之人，當然是他的部下。

小余雙拳緊握，長嘯了一聲。這當然是內心的舒發興奮。

就在這時，他一轉身，不由一怔，一個穿了旗裝的美貌少女站在燕、梁兩人不遠處，向小余打量着。

小余心頭微驚，許是剛才自己太興奮，有人到了身後七八步內都未覺察，這算甚麼高手。

「請問姑娘是……」

「我叫秦純純！」

「秦姑娘好高的輕功。」

「過獎了！」

小余走近，解了兩人的穴道，心想，如果這少女是遲先覺的人，豈不危險？以後還是要小心的。

那知穴道解是解了，兩人還躺在地上。

小余一凜，發現這點穴手法很絕，竟未能解開。

燕、梁兩人和七大高手搏殺，點他們穴道的也必是七大高手中的一人或二人，他們點的穴道應能解開。

小余再次解穴，還是一樣。

他立刻就想到少女有嫌疑了。

如果是遲先覺點的穴，他解不開是有可能的。

那七人點的穴，他自信難不倒他。

「姑娘又點了他們兩人的穴道？」

「是的。」

「姑娘為甚麼要這樣？」

「我只是想讓你求我，以便和你交個朋友。」

小余有點不悅道：「要交朋友，還不是閑話一句。」

「那也不一定，說不定你會端起來的。」

「不會的。」

「只是這辦法比較可靠，你非求我不可。」

小余很惱火，偏不求她，仔細打量兩人一會，再解一兩次，還是沒有

解開，不由驚怒不已，一流高手解不開穴道。

這少女雖可惡，但說話也很實在。

她的希望也只是交個朋友而已。

只要小余求她，她會立刻解穴，只不過，這也未免太霸道了，如此交朋友，只怕會有相反的效果。

被點穴很痛苦，解穴也痛苦。往往穴被解了以後還會痛半天。

如果把兩人的衣服剝光，研究一下，也許能解穴。

但此刻又怎能脫光他們的衣衫？

秦純純道：「余大俠交不交我這個朋友？」

「不交！」他扶起兩人疾奔而去。

他決定找個隱蔽之處，脫了兩人的衣衫看一下。

被制住的穴道處，可以看出來，肌肉多會凹進去。

小余回頭望去，那少女沒有跟來，但向他揮揮手。

小余心想，也許不該如此吧？何必和她一般見識。

她也不過是交個朋友而已。

萬一研究過仍然解不了兩人的穴道呢？當然，他以為不會如此。

奔出十二三里，進入一小鎮。

他特別找了個不起眼的小客棧，叫了個偏僻的小院落，閉起門來，先在一個屋中脫了燕翎衣衫。

燕翎的胴體太美了，小余眞的有點後悔。

萬一不能解，而又找不到那秦純純怎麼辦？

找了半天，她的身體上沒有陷進去的穴道和部位。

小余急出一身汗，道：「眞正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林中竟有這等奇絕的點穴手法……」

這工夫窗外有人道：「余大俠，現在求我還不算晚。」

小余心頭一喜，但更覺得這少女很壞也很絕。

如果再拒絕，後果會如何？

為了燕翎，他不能不低頭。他覺得這少女很天眞也很任性。

小余道：「秦姑娘，一切仰仗。」

秦純純走了進來，道：「如果我為你解了穴道，你不理我了呢？我豈不是吃虧上當了。」

「不會，在下不答應則已，一旦點了頭就不敢反悔。」

秦純純道：「余大俠，朋友有好多種，你知道我要的是哪一種？」

小余道：「我們初次相識，我們的友情自然是初交的。」

「你第一次認識我，我却早就認識你了！」

「多久？」

「最少也有一年了！至少比燕翎早些。」

「未必吧！」

「我為甚麼要騙你？比喻說，你和魏薇對付江靜，那一手很有趣，以後又和『青苗幫』敵對，進入『青苗幫』策反等等，我都知道。」

小余不由愕然道：「姑娘眞是一位有心人。」

「我只是以為你很有男人味！如此而已。」

「姑娘把穴道解開吧！」

「你答應我作好朋友了？」

「當然。」

秦純純出指如電，解了燕翎的穴道，接着又到另一屋去解了梁七的穴道，當兩人弄清是秦純純點的穴道時，兩人立刻就出了手。

那知秦純純很輕鬆地破解了兩人的攻勢。

兩人還要再攻，小余阻止了道：「要交朋友，必須坦誠，姑娘是何門派？上一代必是武林名宿了。」

秦純純道：「我無門無派，上一代也不是武林名宿。」

小余道：「這樣不實在，交朋友能行嗎？」

秦純純道：「我說的全是實話呀！」

「要說姑娘無門無派，而上一代又不是武林名人，誰信？」

「眞的如此！」

燕翎道：「哥，是怎麼回事？」

小余說了少女點了兩人穴道，要求交朋友解穴的事。

燕翎道：「先打人一巴掌，再給塊糖吃，這種朋友交不得，哥，我們走吧！」

秦純純道：「走吧！一定要走，我也不強留！」

燕翎道：「哥，我們走。」

秦純純道：「再出了甚麼毛病我可不負責。」

梁七道：「還有甚麼毛病？除非妳留了手。」

「是啊！那穴道可以說是解了，也可以說是沒有解！」

燕翎不由驚怒，試運眞炁，有點滯礙不暢。

小余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了，道：「秦姑娘這一手就不高明了，為甚麼要留個尾巴？」

「我知道要和你交朋友會有阻力。」

「有甚麼阻力？」

「這位燕姑娘很『護食』！她一定會反對的！所以我不得不留手。這叫着防小人而不防君子。」

燕翎道：「妳才是十足的小人。」

小余道：「秦姑娘，有所謂：殺人殺死，救人救活。」

「當然，他們不是活了？」

「可是眞炁不暢。」

「那也沒有甚麼關係，與人動手，也不會有問題，但是要練內功時就有點痲煩，眞炁會像扭蔴花一樣分不清。」

「所以妳這人很卑鄙。」

秦純純以「蟻語蝶音」道：「余大哥也以爲我卑鄙？」

「也不能不這麼想。」

「我要交你這朋友，也是想幫助你。」

「好意心領。」

「你以爲這只是藉口？」

「姑娘一定要幫助在下，却又是素不相識，在下實在想不通。」

「因爲你要消滅『青苗幫』，須我幫忙。」

「我不信沒有姑娘幫忙就辦不到！」

「我說的並不是武功方面，而是另有所指。」

「何不說明白些。」

「我對該幫的太上幫主太清楚了。」

「清楚到甚麼程度？」

「幾乎就像一碗清水一眼可以看到底一樣。」

「姑娘是不是有吹牛之嫌？」

「我現在不想進一步解釋，只能告訴你，他也會你那種牛吽的功夫，只是他的城府深，並未施展出來。」

「他爲甚麼不施展？」小余心頭震動，半信半疑。

「因爲他弄不清『三老』是不是眞的都死了！」

以上都是以「蟻語蝶音」說的，這時小余大聲道：「只要姑娘把他們的穴道都解了，我們就是好朋友了。」

燕翎道：「我寧願眞氣不暢也不求她。」

梁七道：「求求她也無妨。」

燕翎道：「你要求她你自管去求。」竟出屋而去。

梁七跟出，道：「燕翎，妳怎麼了。」

「你看不出，大哥對那女人的樣子？」

「這箇妳可別多心，余大俠絕不會負妳。」

「那可不一定，以前是沒有遇上狐狸精！」

梁七道：「燕翎，我看得出，余大俠是想利用她。」

「誰敢說是誰利用誰？」

「燕翎，千萬別多心，我知道余大俠有多麼愛妳。」

「哼……」

這工夫余懷芝呼叫道：「燕翎、梁七，請進來一下。」

梁七道：「燕翎，她大概要爲我們解穴了，進去。」

燕翎道：「如果這穴只有她能解，我就永遠不解。」

梁七道：「燕翎，你怎麼哩！」

「不怎麼，我就是討厭她。」

她說的是實話，她打心底厭惡這個撿現成的女人。

這也正是所謂「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鼻」？

梁七進去，秦純純爲他解了穴，

秦純純走出來，出手就攻，燕翎立刻招架，儘管燕翎不服人家，却非人家的敵手，小余知道秦純純要幹甚麼。

不管燕翎如何不遺餘力，也只是勉强地守而不能攻。

不過三十五招，「啪」地一聲，肩背上中了一掌。

燕翎往前一栽，秦純純也上了屋面，道：「燕妹，多有得罪，後會有期！」一閃就不見了。

燕翎大怒，上屋去追，那有秦純純的影子？

余懷芝道：「燕翎，算了！她已經走了。」

「哥，她很會貼男人是不是？」

余懷芝拉她下屋，進入房中，道：「燕翎，我是爲了解穴，若非如此，我才不會向她低頭。」

「我不是說過，解不解無所謂嗎？」

「燕翎，她的手法奇特，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甚麼人？」

「『小龍女』胡天雪。」

「我沒聽過這名字。」

「這可能是因爲你們太年輕，而且在『青苗幫』中不與外界及長輩接觸之故，她在三十年前就紅透半邊天。」

「胡天雪是這女人的甚麼人？」

「不知道，只知道『小龍女』的武功奇特，輕功奇特，就連點穴及解穴的手法也極爲特別。」

「『小龍女』是好人還是壞人。」

「好人，當時的風評極佳，我以爲她可能是『小龍女』或她的徒弟。」

「這和我們有甚麼關連？」

「據傳小龍女昔年被一武林高手玷汚，一氣去了邊陲，再也沒有消息，那高手是誰無人知道。」

燕翎道：「怎能說無人知道，至少大哥知道。」

「我是聽酈海說的。」

「就算此女是胡天雪之徒又如何？」

「秦純純曾說過，他對遲先覺太清楚了，可以利用。」

燕翎不出聲了。

余懷芝道：「她對遲先覺如此清楚，武功又怪異，八成就是『小龍女』胡天雪的門人，這對我是一大助力。」

「是啊！」梁七道：「咱們這邊太孤了，能多一個有力幫手是非常需要的。」

燕翎道：「我躭心她是敵非友。」

余懷芝道：「怎見得？」

燕翎道：「大哥未注意她穿的是甚麼衣裝。」

余懷芝道：「一個人的衣冠和他的心術是不可相提並論的，滿清入關，『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命令雷厲風行，也就是說不剃髮就砍頭。但是，天下有幾人心服？就算是身穿滿裝的人，只怕也未必心服口服！」

* * *

紅豆住入一家大鎮上最大的一家客棧。

巧的是另一人也住入這一家。

這到底是不是巧合，因爲還有一個和她相關的人也住入了這一家客棧，這就不大可能是巧合了吧！

這工夫夕陽西下，西天一片火紅。

店小二在紅豆院中道：「姑娘召喚小的有甚麼吩咐？」

紅豆道：「請小二哥幫個忙。」

店小二道：「小的能做的一定幫忙。」

紅豆刻意打扮了一下，還眞有十七八歲大姑娘那麼成熟，原因是她已是婦人之身，而且還生了孩子。

她的字寫得很差，勉强可以看就是了。

小二也識字，看了半天却大搖其頭，道：「姑娘，這些字怎麼我一句也不懂？是甚麼意思？」

紅豆道：「你不懂，很多人都不懂，懂的人却也有，但很少，請你把這字條給每一位客人看一下。」

小二茫然道：「這是幹甚麼？」

「你不必管，請不要漏掉，貴店中每一位客人都要看一下，辦成之後，小女子以十兩紋銀相贈。」

辦這麼一件事就有十兩紋銀收入，小二立刻就笑得見牙不見眼了。

可是小二懷疑，是否有人看得懂。

「姑娘，如果沒有人看得懂呢？」

「不會的，總有人看得懂。」

「萬一都看不懂呢？」

「小女子仍付你十兩，絕不食言。」

原來紙條上是這樣寫的：各位仁人君子，小女子的「顯財賣」和「梨山老」數年「拖羅漢」，剛剛「返聖」。所以急需「拖腰」萬「血」。小女子願意「掩扇子」或作「大夫小」……

不但小二不懂，即使是武林中人，懂的人也不很多。

這是江湖隱語，也是幫會的黑話。

小二看在十兩銀子份上，自然照辦。

有人看了字條罵他吃飽了飯沒事作，八成交這字條給他傳閱的女人有失心瘋。也有極少數看得懂的人不由眉飛色舞，好像骨頭都酥了。

此刻，小二來到最後一位客人門外。

這位客人很年輕，但衣着頗爲講究。

此人雖然易過容，仍可看出不超過二十歲。

客人道：「小二，甚麼事？」

小二道：「有張字條請貴客過目。」

他本以爲這位年輕客人會罵他幾句，那知這客人十分驚奇，道：「小二，這女人是甚麼樣子？」

「很美，客官。」

「有多大年紀。」

「大約十七八歲，最多這年紀……」

「她叫甚麼名字？」

「這位姑娘在旅客登記簿上登記的是紅豆。」

年輕客人陡然一震，道：「她住在哪個客房中。」

「東偏院，貴客。」

「好，我知道了！還有，她有沒有帶個孩子？」

「有，貴客能不能告訴小的，這字條上寫的是甚麼意思？」

客人道：「我也不知道。」

小二心道：「去你娘的，你不知道會在看過之後一副猴色相？八成不是甚麼好事。要不，爲甚麼極少數能看得懂的人，都會有眉飛色舞的現象。」

原來這年輕客人正是小藍。

而字條上寫的一些隱語是這樣的：

「各位仁人君子，小女子的『顯財賣』（父親）和『梨山老』（母親），數年『拖羅漢』（重病），剛剛『返聖』（去世），急需『拖腰』（幫忙）萬『血』（錢，也作銀兩解）。小女子願『掩扇子』（關門）或作『大夫小』（妻子）。

這麼幾句話，在懂黑話的人，一目瞭然。

意思是她的父母病後死亡，一籌莫展，任何仁人君子只要能幫她一萬兩銀子，她就可以「掩扇子」（關門，也可以說上床），或者嫁給他。

小藍幾乎可以確定，這個女人正是紅豆。

因爲他認識她寫的怪字。全天下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況且，這麼年輕，身邊還有個孩子。

小藍本來時時在逃避紅豆。可是現在，他很想見她。

儘管他一直不承認她是他的妻子，想甩了她。

只不過看了這字條，却又無法忍受。

他不能讓她和別人上床。

也不願她嫁給別人，因爲嫁給別人非上床不可。

怎麼辦呢？

他一定要阻止她和人上床，但他又拿不出一萬兩銀子。

最後還是找到了紅豆的偏院，未敲門越墻而入。

屋中紅燭高燒。

原來紅豆盛裝艷抹，完全是新娘子打扮，坐在迎門桌邊，桌上有許多大菜和美酒，一位文士背向門外而坐。

文士道：「紅豆妹子，能結識你，眞是有幸，來，乾一杯。」

二人舉杯一飲而盡。口音有點熟。

小藍看不見此人的面貌，就繞到

後窗外。

他把窗紙弄了個孔向內望，心頭酸酸地。

小藍以為，這位文士不過二十八九左右，十分俊俏。

他以為他如果是個女人，也會喜歡這個男人。

紅豆道：「張大哥，你不嫌我蒲柳之姿，又生了孩子，仍願幫我一萬両，又不要我作你的老婆，我眞想不通。」

小藍長長地鬆了口氣，世上竟有這麼好的人。

紅豆又道：「張大哥只要我陪你一次……」

文士道：「本來一次也不要，紅妹一定要陪我一次，盛情難却，一次就一次吧！明天我就要走了。」

紅豆道：「小妹願陪張大哥三夜。」

「不……不，一夜就夠了。」

「我知道，張大哥嫌我已為人婦，拋頭露面。」

「不是，老實說，妳很好，要不，一次我也不要。」

「我好嗎？張大哥。」

「當然，妳身上的尺碼都是標準的。」

「張大哥能這樣誇讚我，我就有了信心。本來我以為，張大哥只是可憐我呢！」

「不不，能和妳一夜纏綿，今生不虛此行。」

窗外的小藍五臟翻騰，殺機大起。

他忘了，此刻他已經沒有資格吃醋了。

就在這時，文士抱起紅豆進入內間。

紅豆躺在床上，道：「張大哥，你沒有成過親？」

「沒有。」

「還是第一次嗎？」

「是的。」

「這麼說，小妹沾了你的便宜，我已辭退了其他應徵的人。」

「怎麼可以這樣說？妳以前的男人是幹甚麼的？」

「別提他了。」

「怎麼？他不負責任？」

「那是個賊，專門偷女人騙女人的賊，我不願提起他的名字，我怕汚了我的嘴。」

「是武林中人？」

「是的，是個雜種，可能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誰，所以這可能是出身低賤之故。」

小藍氣炸了肺。

仔細想想，自己的確作錯了事，既然非姜姐不可，為何要佔有紅豆，即使她主動也可以拒絕呀。

他以為紅豆罵得不過份，他的出身不高。

現在紅豆的衣衫脫得差不多了。

文士伸手撫摸着紅豆的酥胸和玉腿，小藍的眼珠子都快要爆炸了，此刻，他才知道紅豆對他也很重要。

文士雙手按在紅豆的雙峯上，兩人笑成一團。

小藍恨紅豆輕佻、浪漫，更恨這文士下流。

文士此刻伏下身子，嗅着、吻着紅豆溜光水滑的玉腿，還連連叫「香」！好像面前不是一個幾乎全裸的人，而是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名菜。

小藍忍無可忍，破窗而入，道：「淫賊，你滾！」

文士退了三步道：「你是甚麼人？」

小藍厲聲道：「她是我的老婆。」

「她眞是你的妻子嗎？你承認這一點嗎？」

「我當然承認，因為那孩子就是我和她生的。」

「好，那你不會再遺棄她了？」

「當然不會。」

「紅豆。」文士道：「我祝福你們白頭偕老，今後他再也沒有任何理由甩掉妳了！」

文士穿窗而出。

紅豆淚下如雨，疾呼道：「雪紅姐……雪紅姐……妳太好了，妳不要走，那妳怎麼辦？」

文士早就走遠了，她正是姜雪紅。

說來也是巧合，三人同住一家客棧。

姜雪紅找上了紅豆，和她商量好，演一齣戲考驗小藍一下，也可以說決定小藍留在誰的身邊？

如果小藍對紅豆的「賣身」無動於衷，那就等於他對紅豆不再有興趣，而且此心已死，不再强求。

那樣，姜雪紅就會考慮接受小藍。

因為她三十多歲還是小姑居處，第一個開懷的男人是絕對不同的，絕對沒想到，小藍的表現那麼激烈。

這是不是表示他愛紅豆超越了姜雪紅？

表面看來的確如此，但事實未必如此。

只不過姜雪紅却寒了心，也把男人都看穿了。

她不再回頭，她要遠走。

小藍站在床前，他沒有去追姜雪紅。

他怎會想到這文士是姜雪紅扮演的？居然連她的口音都未聽出來，儘管剛開始時覺得口音似乎有點熟。

小藍十分後悔，如果放在秤上，姜雪紅還是重些。

只不過這是一次試金石，他終於現了原形。

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訴了姜雪紅，他喜歡紅豆。

他能再次離開紅豆嗎？紅豆不也很好嗎？

要不，剛才看到那文士摸她、吻她，為何忍無可忍。

姜雪紅一口氣奔出十七八里。

她終於死了心，本來她以為小藍是絕對可靠的。

她必須收心了，這本來就是一件極不相稱的男女關係。

她下定了決心，就此離開中原，沒有甚麼可以留戀的了。

現在最使她牽腸掛肚的是她的孩子——一個只有三個月大的女嬰。

她為了去找小藍，把孩子交給了她的師姪林小秋。

世上眞有所謂「禍不單行」的說法。當她進入這客棧後院院門時，她忽然有一種不祥的感覺。

她隱隱聽到林小秋的抽泣聲。

林小秋是個堅强的姑娘，她怎麼會哭？

姜雪紅一脚踏進屋中，她看到一個摧心裂膽的場面。那就是林小秋懷中托着一個軟軟的、一動不動的嬰兒。

「小秋，是怎麼回事？」

「師叔，我幾乎也不知道，昨天晚上孩子有點燒，我還請大夫看過，說是受了點風寒，想不到我夜半稍過醒來一摸，有如火燙，找來大夫，藥還沒煎好，她已經……已經不行了！」

姜雪紅接過孩子，這不能怪林小秋，她沒有經驗。

即使是她自己，也會如此。

唯一的精神寄託也消失了，她萬念俱灰。

不論是如何堅强的人，一旦失去了目標或希望，都會走上一條絕路。

她木然地抱着孩子出了客棧後門。

「師叔，你要去哪裡？」

姜雪紅沒有反應，她也不知道，茫茫人海，何處是歸宿？

在以前，一個人從不以為孤獨。

但她曾經有過男人，也曾經擁有自己的女兒。

現在甚麼都沒有了，出了客棧後門之後不久，她忽然全力奔掠。

林小秋如何能跟得上她，不久就把林小秋拋得遠遠的了。

現在，她站在絕崖之上，下臨萬丈山澗。

下面，澗水泛濫高漲，她相信一跳下去，不久她們母女就會流入大河，然後注入大海之中了。

就在她即將縱身一跳時，她的右肩上突然放了一隻手，道：「雪紅，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

姜雪紅聽出是司徒聖的口音，道：「不要管我的事。」

「如果小藍仍然對你好，我絕對不管。」

「我的事不要你管！」她嘶吼着。

「雪紅，不要這樣，我總以為，你這樣太傻。」

「我本來就不是個聰明人，聰明人不會有此下場。」

「並非如此，而是你太純潔也太痴了。」

「司徒聖，你走吧！你管不了我的事。」

「雪紅，請你信任我，我並非想趁你不如意時得到你，我只是為你不平，因而，不希望你為他作出傻事來。」

「司徒聖，我不想再走這漫無目標的路了。」

「不要衝動，果眞那樣，你對不起生身父母，也對不起你的授業恩師，更對不起你自己，那小子只是個淫徒。」

「不要你管，不要你管！」

「雪紅，眞的，他只是一個不斷更換新鮮女人的色狼，一個是未成年的人芽兒，一個是三十以上的成熟女人。」

「不要你管！」

「他可以在兩種不同年齡、不同典型的兩個女人身上得到不同的樂趣。」

他說得不錯，小藍可能就是這樣的人。

「司徒聖，收回你的手！」

「你還要作一個色狼的殉情者嗎？」

「不，我不為任何人殉情，我只是厭了人生。」

「雪紅，武林中需要你，而我，如你不嫌我老邁，我永遠喜歡你，其實我也不過是四十五歲。」

「司徒聖，你要一起下去嗎？」

「雪紅，如果你一定要下去，我陪你下去。」

她忽然回掌一撩，震開他那隻放在她肩上的手，抱着死嬰跳了下去，她眞是太想不開了。

司徒聖幾乎也沒有考慮，也跳了下去。

姜雪紅早跳那麼一會，已距他有五七丈左右。

司徒聖急打千斤墜，不一會就到了她的身旁。

姜雪紅此刻萬念俱灰，閉目等死。

她忽然聽到耳邊呼喚着：「雪紅……雪紅……」

她以為是幻覺，或者是崖上司徒聖的呼叫聲。

但是，她的右臂已被抓住，而且又聽到那呼喚。

她睜眼一看，忽然激動地驚叫一聲。

任何人在這萬念俱灰時乍見此景，都會失聲驚叫的。

「司徒聖，你……」

「不要說話，落水前要提氣，儘量減少下落的力道。」

「卜通」一聲，沉入水底，她感覺司徒聖仍然抓住她，然後二人又浮出水面，游向岸邊。

此刻正是雨泛期，澗水暴漲，淹沒了亂石。

如果是乾季，澗的面積只有三分

之一的寬度。

那就太危險了，即使能落在水中，由於水淺，還是危險。

此刻二人伏在對岸沙灘上猛喘着氣。

人在死裡逃生之後，總會覺得生命的可貴。

想想看，宇宙之大，固然有人稱之爲無限(有限宇宙和無限宇宙學說)，但有人類的地方只有地球。至少到目前爲止是如此的，而地球上的生物，何止千百萬種？其中最高級的也最幸運的就是人類。

有幸能生而爲人，降臨世上，總是前生修來的，怎可不加珍惜？

如果讓你托生一頭豬或者條魚又如何？

有所謂：人怕出名豬怕肥。豬肥了會被殺掉。

魚肥了會被釣上來下鍋。

「司徒聖，你眞傻……」她喘着氣道。

「我傻嗎？也許，但至少現在我又不以爲自己傻了。」

「司徒聖，我……我很感激你。」

「你明知我並不要你感激我。」

「可是到現在爲止，我只能付出感激。」

「雪紅，我當然也不能勉强你，但是……」

「不必多說了。」

「你想想看，你犯得着爲那小色狼守節嗎？」

「這不是爲誰守節的問題，而是我不考慮再……」

「雪紅，還是那句話，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我不逼你。」

「司徒聖，我發現你比以前我想像中的好得多了。」

「我一直就是這樣的人，只是我不大會美化我自己。」

姜雪紅看看懷中的孩子，道：「她到人間走這一趟，眞是師出無名。司徒聖，幫我埋了她！」

二人埋了女嬰，正要離去，大約有七八騎揚塵而來。

「雪紅，可能是『青苗幫』的人。」

「咱們不招惹別人，又能把咱們怎麼樣？」

司徒聖道：「只怕『青苗幫』不講這個道理。」

一共是十一騎，其中至少有六七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爲首的是鄒勤，他打量二人一陣，道：「兩位可是司徒聖和姜雪紅大俠？」

司徒聖道：「正是區區。」

鄒勤道：「本幫非常歡迎二人參與。」

司徒聖道：「謝謝貴幫的藉重，不過我等投閑置散慣了，不願受拘束，請多多原諒。」

另一漢子道：「請你們入伙是瞧得起你們。」

司徒聖道：「這個我們知道，可惜我們不識抬舉。」

鄒勤道：「二位要三思，事後後悔就來不及了。」

姜雪紅道：「太狂了！這種幫會誰會參加？」

司徒聖道：「凡是參加的，大概也不會有幾個好人！」

鄒勤揮手，領先攻了上來。

司徒聖和姜雪紅聯手，眞正是非同小可。

只不過遇上十一個高手，其中一級一品的就有六個。其餘多爲一級二品和三品的，二人自是接不下來。

不到六十招，二人都掛了彩。

以他們二人的身手來說，每人只能接下兩個一級一品的人物。

實力相差太懸殊，後果自然會十分悲慘。

這工夫鄒勤大聲道：「二位改變主意了沒有？」

姜雪紅道：「不必枉費心機，永遠不會改變！」

鄒勤正要下令放手搏殺、不必再留情時，忽然有人大聲道：「他們沒有改變，我們却改變了。」

鄒勤望去，不由心頭一凜，怎麼如此倒楣，居然是燕翎、梁七和名震武林的余懷芝，已來到近前。

梁七道：「余大俠，聽說大內正在招募太監啊！」

小余道：「沒聽說過。」

梁七道：「我聽說過，當太監沒有多大出息，除了少數幾個人倍邀聖眷之外，大多老死宮中，默默無聞。」

小余道：「那是一些可憐的人，有的是天閹，有的是後天人爲閹了送進宮去的，他們的父母眞狠心。」

梁七道：「聽說割下的東西要炸一下收藏起來。」

小余道：「也有人說要鹽起來，再風乾。」

「不，我聽說是用油炸的。」

「好像是用鹽鹽起來再風乾，比較容易收藏，然後在死後和遺體一起安葬，好像是這樣的。」

梁七道：「鄒大俠，你說說看，是油炸還是用鹽鹽起來？」

鄒勤的一張臉忽地紅到耳根。

他被「飛刀王」削去一半，沒有告訴任何人。

一旦說了，必然變成同事間奚落的對象。

剛剛一見面，梁七就談到太監，他就知道不妙。

果然，這小子好像知道那件事，大喝一聲道：「兄弟們，這都是和本幫作對或叛離的人，上！」

五對十一，在人數上「青苗幫」這邊仍然佔盡上風。

這五個人當中，還有二人差得多。

那就是燕翎和梁七二人，眞正的高手只有三人。

（未完．十七）

廣西玉林牌

金裝 正骨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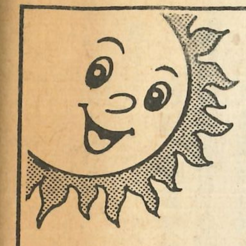


王林 YULIN

購買時請認明
廣西玉林牌才是正貨

玉林牌金裝正骨水，曾兩度榮獲國家頒發優質獎。對骨折、脫臼和跌打扭傷，運動後肌肉疲勞，風濕酸痛均有特效。搽後能迅速鎮痛，消腫去瘀和旺盛局部血液循環，促進新陳代謝，消除疲勞，加速痊癒。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